丹麦王国史

帕利·劳林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丹麦王国史

帕 利 · 劳 林 著

华中师范学院《丹麦王国史》翻译组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A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

by

Palle Lauring

TRANSLATED FROM THE DANISH BY

DAVID HOHNEN

丹麦王国史

帕利·劳林著

华中师范学院《丹麦王国史》翻译组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统一书号：11106·99　定价：1.54元

内部读物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史…………1

陆地的形成…………1

巨大的森林…………2

森林沉没…………8

海岸人和渔民…………11

大石冢…………13

战斧…………25

青铜…………26

黄金国土…………30

早期的航海…………33

凯尔特人…………39

民族大迁移…………44

罗马人…………46

第二章　海盗时代…………57

王国的统一…………64

征服英格兰…………68

卡努特大帝…………73

丹麦帝国的崩溃…………78

第三章 早期中世纪……84
基督教……86
圣王卡努特……89
十字军——教堂建筑物……93
骑士时代——觊觎王位者的争夺……96
瓦耳德马王族的伟大时期……103
丹麦的教堂……112
胜利王瓦耳德马……116
征服爱沙尼亚……123
丹麦的英格堡……127
崩溃……131
日德兰法典……134
瓦耳德马的子孙……139
国王对抗教会……141
大宪章——对国王的杀害……143
王国的瓦解……148
格特伯爵被害……150
瓦耳德马·阿特达格……150
征服果特兰岛……152
反瓦耳德马·阿特达格的联盟……158
马格丽特女王……162
斯堪的纳维亚联盟……165
马格丽特女王死后的联盟……169
海峡税……170

第四章 晚期中世纪 ……176
奥尔登堡王朝 ……177
在迪特马希地区的失败 ……182
北方造反 ……187
晚期哥特式时期的教会 ……188
农民和城镇居民 ……193
克里斯田二世 ……195
征服瑞典 ……200
贵族叛乱 ……204
第五章 从宗教改革到克里斯田四世之死 ……210
教会里的骚动 ……214
伯爵之战 ……219
天主教会的崩溃 ……223
挪威和石勒苏益格 ……228
复兴时期 ……229
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盾形徽章的七年战争 ……231
精神生活 ……235
“国王陛下的海洋” ……237
克里斯田四世 ……239
伟大的建设者 ……244
决定性的转折点 ……250
第六章 对瑞典的战争及君主专制政体 ……256
君主专制政体 ……264

斯堪尼亚战争——格里芬菲尔德 ……267
莫尔斯沃思 ……270
北方大战 ……272
精神生活 ……277
格陵兰岛 ……280
第七章　丹麦的罗可可式 ……282
航运与瓷器 ……282
国王、王后和医生 ……289
政变 ……299
第八章　抗英战争 ……303
哥本哈根之战 ……304
战争间的和平 ……309
炮轰哥本哈根——舰队的丧失 ……310
北方的七年战争 ……318
二元王国的分离 ……321
第九章　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后年代 ……331
第十章　宪法　石勒苏益格战争 ……339
两次战争之间 ……348
第十一章　失败和复兴 ……357
政治斗争 ……371
复兴 ……374
第十二章　世界大战和今日丹麦 ……379
石勒苏益格北部归还丹麦 ……380

国家的危机和两次大战之间 ……38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占领 ……388
一个更为明确的策略 ……395
总罢工 ……400
德国的崩溃 ……405
战争的后果 ……411
现状 ……417
附录：英国及丹麦的国王和女王 ……419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427
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 ……435

图　　片

复制在图片第3、7、9、13、14页和第22页图Ⅱ的图片均为英格·艾斯特鲁普摄制。其余的图片得自下列机构：

腓德烈斯堡博物馆：第16页，第21页图Ⅰ，第27页图Ⅰ，第28页图Ⅰ和第30页图Ⅱ

自由博物馆(FRIHEDSMUSEET)：第390页和第399页

克朗堡商品和船舶陈列馆(HANDELS OG-SφFARTS-MUSEET)：第25页图Ⅰ，第26页图Ⅱ，第29页图Ⅱ和第31页图Ⅰ

王家图书馆：第21页图Ⅱ，第24、26页图Ⅰ和第30页图Ⅰ

国立博物馆：第1、2、4、5、6、8页，第10页图Ⅱ，第11、12页，第17页图Ⅰ，第18、19页，第20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帕利·劳林是丹麦的资产阶级作家、历史学家。先后著有《维铁里乌斯》、《公民亚历山大》等历史小说和《丹麦游记》。关于帕利·劳林的历史著作，除本书外，尚有1968年出版的作为广播用的《丹麦史》。

本书是一部叙述丹麦从远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概况的简明通史。作者对丹麦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宗教、艺术以及文教卫生各方面的历史发展，都作了轮廓式的描绘与重点的述评，特别着力于说明航运业、渔业在丹麦的经济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作者在论述国内政治斗争的同时，还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对丹麦两次抗英战争以及丹麦与英国新老关系的叙述非常细致、生动。对人民群众为生活与生存而作的斗争、政教冲突和考古文物，也作了一些介绍。书中关于丹麦的国家建立、

民族形成、社会制度变革、科学文化源流等方面的简述，对于我们了解丹麦的过去与现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应该指出，本书也还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它的思想内容反映出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作者公开宣称丹麦国王中没有暴君，极力美化丹麦的帝王将相和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他们歌颂备至，把他们描写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对于丹麦劳动人民，却放在极不重要的地位，即使有时写到劳动人民的活动，也只是放在赞美王公贵人的背景上描写，作为突出王公贵人的陪衬。作者写的是丹麦王朝更迭史，仍然是王朝体系，并从政治改革之“实效”与人民暴动之“无效”两方面宣传丹麦的和平演进及改良主义，从而掩盖并否定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作者叙述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末前后丹麦的资本主义“繁荣”时，大肆渲染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运动”，夸张那种合作社遍及全国，为全体农民共同所有。其实，当时丹麦大部分土地与合作社都被控制在少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手里，而劳动人民大批地无产阶级化，连小私有者也感到

日子不好过。列宁早在《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一文中指出：**“丹麦资本家变得愈来愈富，工农则变得日益贫苦。”**作者关于历史上丹麦殖民地问题的述评也是抱有阶级偏见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对于当时丹麦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和对殖民地人民的贩卖，总是设法予以开脱，极尽辩护之能事。此外，本书在材料安排上，详远略近，偏重于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丹麦当代状况的叙述过于简单。

本书中文译本，是根据戴维·霍嫩的英译本（哥本哈根赫斯特父子出版公司 1960 年版）转译过来的。书中插图、图片及其标题，均按原书原图译制。关于地图、“英国及丹麦的国王和女王”对照表，也都根据原书的图、表译制。英译本排印屡有错误，凡已发现的，都在中译本中予以改正；重要的问题，中译本已分别加注说明。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与参考，书后附有“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和“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

1973 年 5 月

前　言

两年前我告诉一位英国朋友，说我正打算写 7
一本供给英国读者阅读的丹麦史。他的意见是：“你的想法很好——但何必为此操心呢？”

在这里，没有必要对海盗远征或千年以前移居到英国去的数不清的丹麦农民和城镇居民作传奇式的引证。是一位英国作家偶然地指出，约莫在公元 900 年时，四分之一以上的英国居民是丹麦人或丹麦人的后裔，可是这种大量的移入是由农民、城镇居民而不是上层阶级（象事实上为数不多的法国移入者的那种情况）所组成的，结果丹麦人所作出的贡献就或多或少地给忘掉了。更为重要的是：虽在好几世纪中，曾有船只经常不断地往来于北海，可是在公元 1000 年之后不久，这种交往却突然终止。文化及商务的联系断绝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彼此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各写各的历史。中世纪及近世在英国和丹

麦王室之间也曾有过偶然的婚姻关系，但并没有从而产生两国间的政治或文化的新联系。他们觉察到尽管两国是近邻，但是共同性非常小，彼此简直不了解。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的混乱年代，这些昔日的亲族又在海上相遇——很有点激烈——这对丹麦和挪威来说是一次痛苦的相遇。以后又沉寂下来了，直到十九世纪的后半叶，这时丹麦的贸易又开始沿着北海旧日的航线进行；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对于英国文化生活的兴趣加强了。在这一千年中，这两个北欧的世界——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断绝了联系，发生了许多事情。英国成了一个大强国，英国人变得有远见，惯于向欧洲以外的遥远的地平线注视，注视着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一半以上的英国历史就是写于英国海岸以外；在许多英国人的心目中欧洲只是意味着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危急时还加上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只不过是“在北方的某地”而已。

对那些住“在北方的某地”的人们来说，这是有点难以理解的——这倒不是真的难以理解，因为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无论就历史或起

源来说都各自完全不同。斯堪的纳维亚总是停留在欧洲活动的主流之外，而冲洗欧洲的历史巨浪流到斯堪的纳维亚时，只不过是粼粼微波。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本国历史，以致他们对此总是津津乐道，不感厌烦。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人民说来，这样的想法是非常自然的：自从石器时代以来，他们就世世代代继续生活在北方的这些国土上——只有轻微的移民浪潮涌进来，并为他们所吸收。英国就遭受到完全不同的命运。她是一个古老的国家，起先为古代的不列颠人所居住，为凯尔特人所侵占，继而被罗马人征服、占领达四百年之久，又被盎格鲁人及撒克逊人侵占、征服，然后被丹麦人侵占、征服，最后又为诺曼骑士所侵占、征服——英国人的来源是如此复杂，这就不能指望他们对于那些征服人的民族及部落各自原来的出生地逐一表现出兴趣——这牵涉几乎半个欧洲。丹麦人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于英国的命运所起过的作用不过是微小的一部分，而且是留下了隐隐约约可见痕迹的一部分。千年以前丹麦的西方远征冒险活动，在英国人看来，一定

好象是一段简短、混乱的插曲，笼统地说，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插曲，在语言方面——以及在每个英国人的将近四分之一的气质方面，不管他会怎样忿怒地提出抗议——也许是最为明显的。英国人声称可以吃丹麦的奶油和咸肉，却不愿勉强费神去认真追溯丹麦农民或挤奶人的祖先，这也是合法的。

9 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民，除开本土人以外，却把英国人当作自己的至亲——这的确不是由于海盗等事，而是因为英国语言、文化、思想、人生哲学以及气质都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到异常熟悉。越过这一千年的时间，直到今天在英国发现有两千多个地名是用斯堪的纳维亚文，其中大部分为丹麦文，这样的事实深使丹麦人具有亲切之感，这是不足为怪的。正如一个丹麦农民在英国作了一次短暂的旅游之后向一个丹麦记者所说的那样，"他们差不多剽窃了我们乡村所有的古老名字——就是不知道怎样发音！"

这对英国人却毫无意义。不管你怎样试图摆事实，关系仍然是一边倒、不平衡的。过去百年中，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于英国历史和文学所表现

出的热烈兴趣，简直得不到英国人对斯堪的纳维亚发生相应的兴趣的反响。这种现象不难解释：斯堪的纳维亚并不是三个强大的国家。英国人用不着了解她们。因而剩下的只是一种说明丹麦人到底是什么样人的愿望(关于愿望我不想多作解释)。本书就是试图这么做的。

我得向戴维·霍嫩先生(他将此书译成了英语)的热情关怀和许多既俏皮又严肃的宝贵意见表示谢意。凡由于我过于固执而没遵循的地方，英国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承蒙哥本哈根英国文化协会杰玛·斯塔克夫人费心为我校稿，深致谢意。彼德·汉森硕士也为我校稿，并引起我一方面注意到一些可争论之点，一方面注意到一些错误，从而使我能够据此予以改正，我也向他致谢。

帕利·劳林

1960年4月于维拉姆

第一章　古代史

陆地的形成

丹麦是欧洲形成陆地最迟的国家之一。惟有波恩荷尔姆岛的花岗岩同地球本身一样古老。国家的其他地区不是十分古老的。在白垩纪时期①没有陆地，只有不十分深的海；在千万年的过程中，无数微小动物的甲壳堆积于海底。这些动物死亡时，它们的小小的白色骨胳静静地下沉海底，一个连续移动的沉积层继续不断地下沉，于是使海底的白垩粘土层渐渐增高而厚达数百呎。这个白垩层延伸到今日丹麦、德国北部、法国北部以及英国的底下。在多佛尔的白色悬岩上、诺曼底的白垩质丘原地带、吕根岛上以及丹麦的几

①白垩纪时期，地质时代中中生代的最后一个纪。因欧洲西部在该时代的地层主要为白垩沉积而得名。约开始于一亿四千万年前，结束于七千万年前。—— 译者

个地方，特别是在光泽夺目的默恩岛的白色悬岩上，都可看到这种白垩层。

巨 大 的 森 林

稍后这里的陆地可能变成了一片平坦无树的大草原；在这以后，几次冰川期最后都从欧洲经过。浩瀚的冰川从北方、从挪威山脉奔流下来，而且在间冰期①融化了。最后一次冰川期开始时，约略早于公元前三万年，冰并没有覆盖今日丹麦全境。冰川的边缘通过日德兰中部形成巨大的通称为“日德兰山脊”的粘土沙洲。在冰覆盖过的东边和北边丘陵起伏，这一带由粘土、砂砾和石头所构成。西边还是最后一次冰川期以前所遗留下来的较早的陆地，而处在这些遗迹中间的是由冰碛沙形成起来的日德兰泥炭沼泽地。

在丹麦看不见为法兰西、西班牙的洞壁画和刻在骨胳与石头上的短小精悍的人物画所证实的那种古代冰川期文化的遗迹。我们在丹麦发现了

①冰川期与间冰期：地质史上出现大规模冰川的时期称为冰川期；两个冰川期之间的气候温暖、冰川消融退缩的时期则为间冰期。——译者

一堆显然是被杀了吃掉的鹿的骨胳，人们为了骨髓，把这些骨胳弄得支离破碎。这些骨胳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①餐后的残存物——谁也不能肯定这一点。但是它们成了迄今为止在丹麦或其附近所发现的、属于最后一次冰川期以前仅有的少得可怜的人类遗迹。

当冰最后一次在公元前12000—14000年②开始融化时，陆地逐渐露出。它主要由冰从北方运来而到处淤积的大块大块的粘土和砾石所组成。冰的融化是缓慢的：自"日德兰山脊"全部从冰里脱离出来，让它蜿蜒伸延、闪耀在阳光下面，直到冰充分融化而使今日的瑞典南部成为无冰地区为止，经过了好几千年。但是直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冰才向北方退缩，那时人类已进入丹麦。

当然，这里用丹麦一词是错误的。那时既没有这个名称，也不存在象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

①尼安德特人，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尼安德特河流域附近洞穴中发现，后在其他地区也有所发现。为"古人"的一种，是介于猿人和新人之间的人类。生存于约十至四万年以前。——译者

②应为公元前14000—12000年。——译者

国家。从现今的波罗的海有个海峡越过瑞典穿过一些大湖到卡特加特海峡；但丹麦是一片连绵不断的陆地。波罗的海的西部还不存在，没有松德海峡,也没有贝耳特海峡(大贝耳特和小贝耳特);并且大部分卡特加特海峡还是干燥的陆地。在后来大小贝耳特海峡出现的那一带地方，有过两条大河通过一望无际的苔原和桦木丛林向北方流去；　森林和苔原从日德兰一直延伸到今日的英格兰。仅仅在北海的北部才有水；海岸线约略从现今的斯卡晏角到接近弗兰伯勒角的英格兰海岸。这条线以南是陆地。

人类生活在这块广阔无垠的陆地上。

他们是从南方来的，因为他们是来自中欧的驯鹿猎人。驯鹿不喜欢温暖的天气，于是随着冰的退缩向北方移动，也许是为了逃避诸如北极蚊之类的东西，这种北极蚊很可能象现在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冬季驯鹿在森林里生活。每当夏季它们尽可能地跑到大山里，或尽可能地跑到靠近冰的地方；猎人也就跟踪追赶它们。驯鹿年复一年地越来越向北迁移，并吸引着人类追随其后。我们在荷尔斯泰因，即正在现今丹麦边境的南边发

现了他们最早的遗迹；这批首先到达较远的北方的人，可能就是些夏季追踪驯鹿的人。



驯鹿猎人的武器是用驯鹿角制成的。针叶林里的猎人用骨胳制矛尖。

同时欧洲的天气变得温和些了。冰川期已告结束,确切些说：冰川向北方退得非常遥远，以致德国、丹麦和瑞典南部长满了针叶林，大部分是松树，形成一片漫延极广的乱杂的丛林，其中分布着大河、湖泊和沼泽地；但也有长着灌木和浆果的一片片的空旷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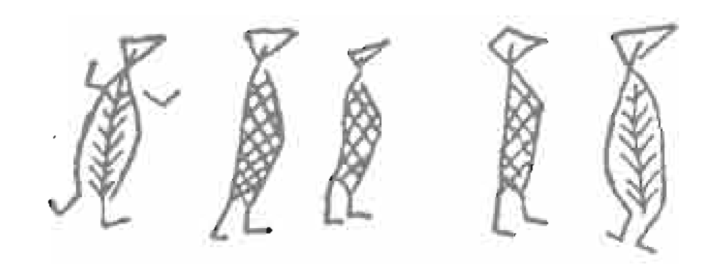
约公元前 8000 年，不仅在丹麦，而且在大"诺尔兰"①全境,从陆地封闭的波罗的海一直横越至英格兰，都居住着在森林里寻找食物的猎人。驯鹿早已绝迹。有大角鹿和赤鹿、獐、熊、山猫、狼和海狸，以及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的北欧森林

①大"诺尔兰"，指瑞典北部和挪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不是单指挪威的诺兰郡或瑞典的诺尔兰。——译者

中的其他各类动物；还有早已绝灭的凶猛的古代野牛。

猎人们在一些小的集体中生活，通常居住在用树枝造的小屋里，屋内地上铺着树皮，可能是为了防止潮湿。他们的工具和武器是原始的，比最古老的驯鹿猎人的工具和武器好不了多少，但他们的矛枪的骨制尖端是光滑的，而且精细地加以雕琢，形式很美观；人们已亲切地关心到对居住地居民生命攸关的工具的制作。

他们不大可能创造过我们从中欧较早的文化中所了解到的那种艺术，我们怎么也未曾发现过他们在这方面一试身手的痕迹。我们发现一些骨胳，上面刻画着人物，但这种在丹麦或其周围的最古老的人形画是非常幼稚的，不过是一些表现“人”的模糊的符号。这种符号意图是什么，我们



远古丹麦人的人形画，同儿童的图画一样幼稚。三个是侧面人形画，两个是正面人形画，只有一个人形画上了手。

并不知道；或许是魔法的符号，因为狩猎魔法在猎人生活中一定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生死全看他们渔猎的结果而定。

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他们依然居住在他们的村庄里；世世代代，他们的炉火里冒着烟，他们的孩子们长大、成熟、衰老以至死亡。于是在这些分散的、荒凉的居住地里，新的一代继承着老的一代。从一个村庄到邻近的村庄通常是一天的路程，因为猎人们想要有足够的食物，就得有一个大的区域。他们不大可能老是呆在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有时(或许按照季节)他们可能迁移到其他处所，因而在欧洲广阔的丛林中引起人群缓慢的转移。

在今日船舶来往于丹麦和英国之间的北海的范围内，六至八千年前人类一度居住在这儿，这是不可思议的。今日大约水深三百呎的海底，当时却是松树林。如今当我们夜间从哈里季到埃斯堡航行时，我们正浮游在早已淹没的古老居住地的三百呎的上面；在这些居住地里，人类一度在阳光和煦、茂林飘香之中生息繁衍。有一次(可是仅有一次）一只拖网渔船从几千年的森林海底碰

巧把一个骨制矛头连同一些泥炭弄到拖网里；这是古代的猎人从海底传递给我们的唯一的生活信息。

森　林　沉　没

松树林陆地下沉。

当冰川期的浩瀚的冰川伸展横亘北欧时，巨大的压力施加在地球上，无数万吨的冰作用于地壳，使地壳凹陷下去。当冰开始融化，从而压力减轻时，凹陷的地壳开始回升；而当坚固的冰块继续从瑞典中部向北方扩展时，周围的陆地受挤压而上升，成为环绕着被冰覆盖地区的坡度平缓的山脊。冰最后完全消失时，最后的大盆地开始上升。这就是波的尼亚湾和瑞典的斜坡地带，后者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在上升。同时稍微偏南的陆地开始下沉，而且这个升降运动一直还没有停止。广阔的森林地带下沉，海水就浸透进来，因为当陆地下沉时，地球上所有海洋的水位增高，原因是冰川期的巨大冰块都在融化过程中。

当然，这并不是那么突然地发生的。但是，人们可以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看到海洋是在向陆

地侵入。有些海岸被冲垮，许多居住地的居民不得不迁到较远的内地，进入森林之内。在那些非常平坦的地方，灾难性的猛烈的洪水往往吞没大片大片的地区。海水汹涌澎湃，流入树林，冲掉整个村庄，淹死人畜；要不然所有活着的动物就惊惶失措地奔逃到森林深处，咆哮的海水紧跟在它们的后面。这些是自然的大灾难，其危害程度只能推测得知，因为关于丹麦远古历史没有一点记载。没有名目，没有具体情节；所知道的只是陆地沉没到海下去了，慢慢地、全部地改变了。在石器时代结束以前，今日北海的大部分就灌进了海水，从此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丹麦开始形成，这是一片全新的陆地。海水冲进了丘陵地带；日德兰山脊及其附近地区保留下来，日德兰以外有几百个粘土沙洲，地势高，足够使其免遭灭顶之灾。它们没有被淹没。但是海水奔流进来，灌入旧河道直至溢出河岸。波罗的海经过松德海峡、大贝耳特海峡与小贝耳特海峡同大洋相沟通；而丹麦则变成一个受海水冲洗的拥有五百个地势低的绿岛的国家。

由于这样广阔的土地沉入大海，北欧肯定大

受影响。这意味着地盘缩小。猎人们不得不向南或向东移动，不得不逃到剩下来的森林地带上去；而且他们人数太多。狩猎已不够维持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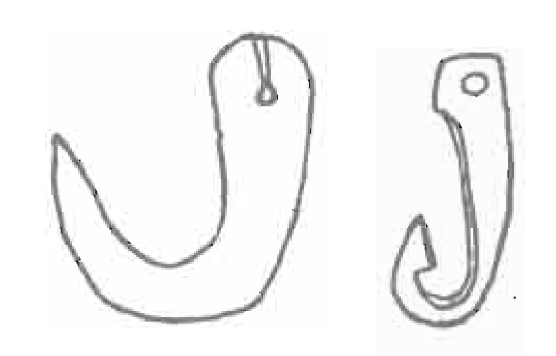
我们已经注意到，陆地下沉过后的数千年当中较大的动物越来越少。野牛变为稀有的动物，大角鹿差不多绝迹了，而且由于过多的捕捉，一般各种可作肉食的大猎物消耗净尽。但是新的境界打开了。或许新种族到来了，因为沿旧的海岸线——现已消失在北海里——一定居住过海岸人种。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们的居住地已消失在波浪之中。不管情况怎样，当丹麦外貌改变时，准确地说，当丹麦最后形成差不多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状态并成为一个环海的国家时，因为陆地和海水有趣地穿插在一起，从而产生许多峡湾、海湾，以及大大小小的岛屿；这时候一定有人类沿着她的海岸居住，这是一些已经学会在海里寻找食物的人们。

其中有些人或许仅仅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古代海岸人的后裔。

海岸人和渔民

我们在沿丹麦海岸地带发现他们的居住地。确切地说来，在丹麦北部他们的居住地伸向内地一小段路，在丹麦南部他们的居住地则向海面伸出一小段距离，因为丹麦仍然不是十分固定的：北方的陆地升高，南方的陆地下沉。这种居住地是很容易找到的，一定有成千上万个。光是沿罗斯基勒峡湾岸边，已经查明的就有一百多处。几乎全部居住地可依唯一的特征予以鉴定：牡蛎壳。因为那时在较远的内地发现了许多牡蛎。今日只是在日德兰半岛利姆峡湾找到牡蛎。丹麦首批海岸居民，在公元前五千多年定居这里，靠牡蛎、鱼类和海豹肉生活；他们同时又是猎人，也以山林野兽当食物。但在这个时期中，较远的内地还有森林猎人。

连远古的山林居民也知道怎样航行。他们有航行于江河湖泊的独木舟。可是那些靠近海洋居住的人们不得不发展较高的航行技能，因为海上航行困难得多，也危险得多。星星点点地散布在碧绿的大海中的许多丹麦小岛，会诱使人们从这



骨制鱼钩可能一直用到很晚——直至金属便宜到人人都能使用时为止。即使在石器时代，鱼钩的形状同今日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个岛上迁移到那个岛上；另一方面，这些岛屿也许自古以来就一直有人居住，而被大海隔绝。岛屿之间的交通往来一定是使用船只，尽管冬季大有可能踏冰而过。

海岸居住地的居民显然学会使用一些新工具和武器。他们已经更加精通燧石切削（这里有很多燧石）。尽管如此，居住地还是显得贫乏和原始。在一些大的垃圾堆里，许多厚厚的牡蛎壳层使土壤变成白垩质，以致动物的骨胳无法分解；只要通过发掘就可能查清许多事情。各种动物的骨胳，海上动物、鹿类、鸟类的骨胳已经被发掘出土。甚至还可能计算出各类动物的比较数目；自然，进行计算时务须谨慎。例如，野兔的骨胳是很少的，因而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野兔在这些森

林地带无疑是不多的。这并不确切。我们知道上古时代不吃野兔，实际上这是一种禁忌。 德国直至较晚的近代，野兔还被视为神圣的动物。正象现在全世界都有狩猎禁忌一样，那时很可能有过这类性质的狩猎禁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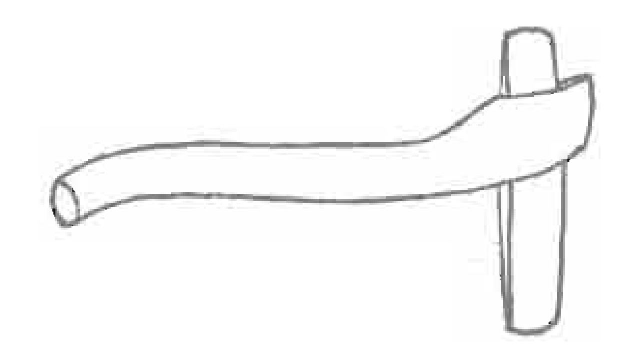
公元前五千多年，当海岸人渐渐熟悉海洋，丹麦人的航海传统形成起来时，陆地起了变化。随着海、水深入各地，气候变得更为湿润。这对松树说来是太难适应了。橡树连同梣木、菩提树以及其他落叶树成了森林中的矫健者。森林中的动物与以前大致相同，不过，现在陆地仅有荷尔斯泰因的狭窄地带同欧洲其余部分相连， 从而使丹麦部落孤立。移居不能再起过去那样的重要作用；当然一般说来，人们常常是在自己的岛上定居不动，因为航海术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整个居民迁移。

大　石　冢

即使如此,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却发生了带决定性的大事。直到这时为止吃牡蛎的人们幸运地居留于海岸地区，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但是，接近公元前 3000 年，某种新事物来到这儿。很可能，新事物是随同来自南方的一次移民浪潮而来的，它是我们知道得很多的几次移民浪潮之一。它并非意味着这地方的人口全部变换，甚至也不是这里明显地增添了人口；新的居民仅仅是渗透进来的，可是，他们随身带来某种新事物：农业。

这件事情在原有居民生活上引起了剧变——一次几乎是不可抗拒的革命。显然，人们现在用不着那样在野外流浪，寻找可吃的浆果和块根了，因为人们现在能够在自己住宅外面播种庄稼。并且跟随农业而来的是家畜的豢养。人们不必要整天呆在外面打猎了，而是在身边养起动物来，让它们繁殖。那时人们还可能挤牛奶，需要什么就屠宰什么，并用皮革做成衣服。许多本地猎人了解这些前所未知的新生活方式，一定有过某些困难。但是，即使如此，人们的印象是：这些新的生活方式迅速地普及起来了。可能是狩猎已逐渐变得如此稀少，也可能是在人口过剩的地区（从猎人观点来看），猎人们又如此互相干扰，以至这种革新对于他们确是一种解救。



磨得很美观的森林大斧的燧石斧头被嵌在把手的顶端。

尽管如此，海岸部落停留在他们所在的沿海一带。他们继续依照老样子生活，在海上捕鱼。森林的深处显然还有部落继续按老样子以狩猎为生，他们不愿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在丹麦全境，首批农民认真从事劳动。

耕种提出了要求。首先得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必须清除森林。开始从较稀疏的灌木林地区着手，往后向大森林进攻。没有人敢于试图开辟泥泞的粘土地带，因为可供应用的细小的工具在这些地带无济于事。可是，为了清除森林，就必须有适当的工具。斧头解决了这个问题。火也给利用起来，那就是简单地把森林烧掉；但是落叶林不象松柏林那样容易燃烧，因此斧头是不可缺少的。使用猎人的易损的、旧式刀刃的小手斧已不

能胜任，于是人们创造出一种新工具：大的磨光燧石斧。

直到今天，在丹麦全境都发现有燧石斧头埋在地里。在这个国家，没有多少农庄的周围不藏有几个标本的。它们成千成万地被发见，有时是在泥炭田里发见的，配有木制的把手—— 把手不是简简单单的木棍。它们是正式工具的把手，惊人的是，同今天一个好的斧头把手相比，形式一模一样，弯曲度也全无差异。大燧石斧是一种优良的工具。运用得法的话，砍伐新鲜树木几乎同今天的钢斧一样锐利。石斧能够对付大树。



农民文化产生多种形式的陶土容器。

与此同时，斧头显然被奉为神物。曾发现过一把斧头给“安置”在石器时代小茅屋地下的一小块低凹处，斧头口朝上放着，前面有个献祭的小

碗，因为斧头对居住地说来意味着生命，对大树却意味着死亡；没有斧头，农民不可能把森林和灌木林改造为可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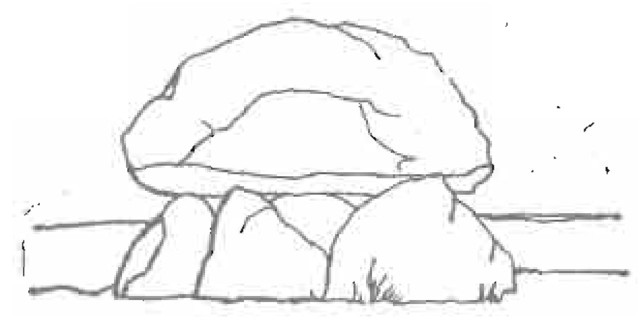
日常生活采取了新方式。母牛即使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森林里吃草，还得有人照料；肉类和牛奶必须经过处理以保持新鲜。远古猎人可能已经知道腌制、干制肉类的技能，但是乳品要求一种新的知识，尤其是需要使用容器。在海岸的居住地人们较早地知道陶土容器，已经使用厚壁的粗土容器，这种容器底部是尖的，便于放在沙地上。可是这时家庭贮存的容器大为增加，而且在其制造过程中，达到了更高的熟练程度。这是妇女的制作。容器上的装饰性的、精心讲究的图案表明出自妇女之手，还可能是出自主妇之手；因为随着这种新式生活的推行，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猎人的妻子大概时常跟随其丈夫出猎，可是一到烤制鹿腿时，她的丈夫能够自己动手，她就可能给打发去采集食用植物和块根。农民的妻子得到了重视。她懂得烹饪的较深奥的诀窍，知道怎样把牛奶制成奶油，怎样用牛奶制乳酪，怎样贮藏奶油、乳酪，乃至将它们保存起

来—— 至少保存一个短时期。而且，许多容器还成为她引以自豪的东西，成为家里的财富。她用亲切的爱护心情管理这些容器，以便保持它们的美观。

丈夫的工作是砍伐森林，在温暖的灰土上播种谷物，用篱笆围住田地以防止森林野兽闯进来吃掉庄稼。大概人人都用燧石镰刀参加谷物的收割;因为当时已有这样一种器具,一种带有特殊把柄的贵重的小工具，再一次在设计上高度发展的工具。森林里响起了叮叮的斧头声，树木哗啦啦地倒在地下，出现了一片新的垦殖地；田地是小块的，生产的东西是低级的，收获量也不多，但是猎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随着农业生活方式的到来，人们对当令的神祇有了新的看法。人们不得不去了解、认识和诚恳乞求的已不是萨门鱼和公鹿的灵魂。庄稼、 萌芽的幼苗的神秘，和可能遭到的损失，即种子撒在地上,等待数月,也许只见满地充塞着杂草,或是一个晚上一些鹿冲破篱笆把农作物吃个精光，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更大的主宰者加以保护的事情。耕地要引起土地的苦痛，砍伐森林要冒犯树

木，因此，对树木和石块都得供奉祭品——而且必须跟太阳处理好关系。太阳显然是对谷物发芽施以恩泽的力量。同新的生活方式一道而来的是新的思想方法,我们称它为一种新的宗教,因为人们对于土壤化学一无所知，对于排涝知识一无所知,对于种子发芽的生物学一无所知,对于谷物的病害也一无所知。任何事的成功或失败都是命运问题。当令的神祇决定着人们的运气，为此人们必须安抚它们，防止它们侵害，而且,如有可能，必须同它们相处得很好。有无真正的神，当时几乎尚未成为问题。神灵住在河流沼泽之中，到处陈设着供给神的物品。树林地区的湖泊阴森黑暗而显得可怕，因此人们把装有食物和琥珀珠的陶土容器沉入泥塘和沼泽里，把精美的大石斧抛到河流里，把肉放在神圣的石头上；在春季和秋季这决定一切事情的关键时刻，似乎都要安排献祭



石室遍布整个丹麦。

的祝典。

同时对死者正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猎人把死者埋葬在地下，通常是非常简单的。用一把刀和一支矛给死者殉葬，这里面还有一些简易的推理：让死去的男女带走他或她所有的东西，因为在来生，他们需要他们的东西，没有人希望死者再回来要求原有的财产。死者是危险的。

比起猎人来，农民更是固定居住的人们。每块田地毕竟需要照料，尽管可以时常变换耕地，但需要较大的住宅，为牲畜、收获物提供房间，而且在实际砍伐森林的工作中，一定要有相当多的人。居住地扩展起来了，出现了新的风俗：修建石室掩埋死者。

这不是丹麦独有的风俗。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石室都是闻名的：在地中海沿岸，在法国、德国和英国都有石室。但是极为奇怪，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丹麦这样多的石室。简简单单的石室——在四块石头中，用一块大石放在其他三块上面，当作盖顶——在丹麦是如此普遍，至今还有不下五千个散布在乡村四野。人们发现这些石室

竖立在田野，有的微微倾斜，但一般差不多都是直立的。石室的周围，通常有一个半截用土掩盖的、竖立起来的石头圆圈，只有顶端一块重的石头留着突出在外面，这样，在石室下面一块小小的封闭起来的空间形成墓室。就在这里埋下死人。

自然不可能每次死了人都兴建一个石室，一方面因为这样做，石室就会把这个地方弄得狼藉



巨石坟墓的葬室隐藏在丘垄内。

不堪；一方面因为太费工夫。说实在的，我们没有确切地弄清楚这些石室的目的是什么。它们或许是酋长或“祭司”的坟墓;但每一石室也许是一个神坛，在祭品下面的死人，旨在给神坛灌注力量。

石室是首先出现的，但是不久它们就为更引人注目的东西——巨石坟墓——所替代。这些巨石坟墓是由许多直立的石头排成长方形，并在上面放着由一些巨大的石板所构成的顶板而建筑起来的。它是一种有点夸张的建筑形式，部分地是

因为需要找到大到足够跨过整个空间的顶板石。较为复杂的建造技术，人们尚未掌握。

一个巨石坟墓的建成意味着整个村庄多少岁月的辛劳。石头必须从其被发现的地方拖运出来，仅仅用绳索、橇棍就能完成这种拖运，这是几乎难以置信的。坟墓一经造成，便全部用土覆盖。总是有一条石头建成的通道直达死者的漆黑的冥室，这些冥室的顶板常常足有一人那么高。许多死人安葬在一个这样的坟墓里，大概同一地区的死人都安葬在这里，因为曾经发现有男人、女人和小孩的骨胳，他们都适当地配给了各自的随葬物和盛有食物的土容器。虽然这些巨大的石室是足以令人惊叹的了，但应该记住同一时期的埃及人正在建筑他们的最大的最奇异的金字塔。

一般的农民居住地是富庶的，建立得牢固，而且不久就成为全国的一个一般的特征。但是农业和畜牧业不是唯一的职业。自从丹麦成为一个海运国家以来，丹麦人就能从海滩上拾起叫做琥珀的物质，一种产生于第三纪时期①松柏科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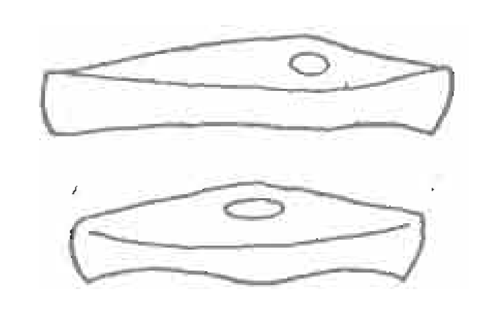
①第三纪时期，地质时代中新生代的第一个纪。约开始于七千万年前，结束于一百万年前。——译者

的金色树脂。它从德国的土壤里给冲洗出来，流入大海，然后漂流到丹麦海滩上。有时它从北海底给冲洗上来，而后落到日德兰西海岸。

在这些坟墓内，我们有时发现许多由几百个琥珀珠组成的巨大装饰品。女孩们佩戴着巨大的、中心有一些大琥珀珠的连锁链条形状的丹麦“海金”,也很可能把它们作为腰带。但是，这时从丹麦坟墓中突然地几乎一点琥珀也看不到了。其原因不是因为琥珀变得不时髦了，而是由于它变成了更为重要得多的东西：它正出卖给较远的南方各国。南方人民感到这种产于海里的奇异物质美观，因为地中海沿岸连一块琥珀也找不到。这时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埃及形成国家差不多已有一千年，在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方，文化长足地发展着，人们对于仅能从波罗的海、北海周围地区获得的这种奇异的物质的需求逐渐增长起来。早期的海船船长可能经过河流和绕过西班牙与布里塔尼进入北海到达琥珀产地，这地方后来希腊人称之为巴西利亚(*Basileia*)。

于是丹麦开始经营商业，就是说，地中海沿岸诸国从波罗的海沿岸获取商品正如百年前欧洲

从非洲取回货物一样。然而，商业的创始不仅仅是源于海外。丹麦有另一种出口物，即燧石。丹麦燧石是容易获得的，而且一般质量良好。丹麦燧石过去(今日仍然是这样)在波罗的海沿岸可以找到，远至挪威和瑞典都有所发见。输出燧石，既有制成品如斧、刀，也有削成小方块的燧石原料，外国人可以把方块制成他们随心所欲的物品。这时，丹麦燧石工艺达到了熟练的程度，在旧世界仅次于埃及人，尽管在新世界某些石制的工具与其他物品，无疑地超过由较地道的丹麦燧石匠所试作的产品。



单人坟墓文化的随从者的战斧，象美洲印第安人的战斧，是美观的、可怕的武器。

切削石器现已成为一种工业。并不是每个丹麦农民都制造自己的斧头，因为有专业工匠。斧头头部的切削、磨光和燧石刀的制造都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所以只有那些专心致力于这种工艺的

人才能掌握这种技能。我们已经发现古代燧石切削场的遗迹，而且不难设想，大批从事贸易的农庄主使许多燧石工匠忙个不停。

战　　斧

然后，约公元前2000年，美好的、古老的石器时代的农民居住地遭到一个新的移民浪潮的冲击。如以往一样，它并不是横扫全国、消灭原有居民的狂风暴雨。新来者的涌入更具有一点一点地渗透的性质。尽管如此，各种事实似乎表明，并不是一切都是完全和平地进行的。新来者带来了能说明事情本身的某种东西：战斧。

过去的农民可能知道小战斧的使用，但它不过是安稳地放在手中的一种可爱的、鲁钝的小家伙。新来者有一种农民从未见过的武器，而且它非常奇妙：一种战斧，即一种制作到家的石器雕刻，外表精巧、华丽、美观，制造细致；一种杰作和艺术品；也是人们花费了许多心血所制造的一种杀人武器——只有意图充分利用这种武器的人才会这样做。战争紧随着农业而来。猎人可能经历过他们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可是猎人的居住

地几乎值不得侵占，充其量人们可能从这里抢夺几个女人，假如刚巧缺少女人的话。农民有自己的牲口和谷物，这是辛勤劳动的果实；这些果实竟让那样一些人去霸占。他们自己不愿吃苦劳动，而又蛮横无理地霸占别人所创造的财富，这种人因此表现了盗贼的心理状态，具有残忍的兽性。

新来者通过日德兰闯了进来，看来过了几世纪，全国才察觉到他们的到来。他们同原有居民一块居住，可是殷实的农民居住地改变了生活习惯。人们不再建立宏大的巨石坟墓，而是设法用十多个人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小一点的石冢勉强代替。这不一定是受新来者的影响。建立巨石坟墓是一项艰苦的工程；而且这种特殊的发明物终于会退化，也许只是意料中的事。新来者在丹麦同原有居民一块居住，尽管有各种情况，原有居民显然还是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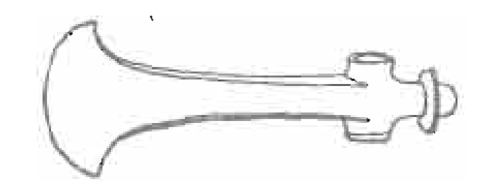
青　　铜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丹麦开始传进另一新事物：青铜。

在巨石坟墓时期，金属已经出现。一对爱尔

兰出产的纯金的半月形的装饰品传入丹麦——情况如何，没有人知道。这些装饰品不可能是很晚才偶然地给带进来的，因为它们被发现在丹麦石器时代的坟墓中。当时人们果真设法横渡了北海吗？北海南半部的一部分在那时是否仍然是陆地？这些金项圈是作为交换的货物从这个岛上一路上经过大西洋旁边的通路而来的呢？还是行商们颈项上佩戴着的呢？

纯铜制成的斧头出现了。在巨石坟墓曾发现一块似乎被青铜制的矛所刺伤的人的坐骨。破折的矛尖显然没有从坐骨中拔出来，从而使大腿受到很大的损伤，以致此人很长时间患着大创口化脓症。



青铜时代的大斧头是中空的，仅供礼仪上使用。

丹麦进入青铜时代是在又称之为“匕首时代”（因为在坟墓内尸体的旁边曾发现华丽的大燧石匕首）的期间，或者就在这个时期之后。匕首显然是一种值得拥有的武器。

有些疑点。一方面，毫无疑问这些华丽的石匕首是青铜匕首的仿制品，而且，不难设想，如果丹麦这时还不知有青铜匕首，就差不多不可能有青铜仿制品。必须假定，匕首时代同丹麦的早期青铜时代是同时的，就是说，青铜开始显示它的重要性的时候，石器切削匠仍然竭尽全力去改进他们的工艺，企图跟上新式样，同金属武器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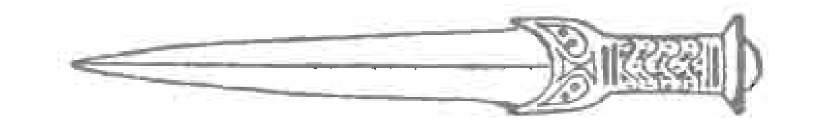
石匠在这个过渡时期设法生产出来的东西的确是令人惊奇的。我们曾发现燧石制成的所有的剑的复制品给制造得这样精美，那时一定有把握地掌握了切削的实际技术。两边刀口变得单薄，燧石箭头几乎象纸一般；它们整齐划一，结构精美而又十分对称。

问题是石器时代后期的“匕首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同青铜时代初期是否可以不相吻合。新事物终归不见得是在全国同时引进。

大概只有富裕的农民（他们或许同样控制了全国的商业）经历了“青铜时代”。新金属一定是非常昂贵的，只有少数人才能备办它。另外（也适合于整个青铜时代）缺乏某些工具。没有发现青铜

制成的、林区用的大斧头。人们似乎还是继续使用他们已经熟悉了的精巧的大燧石斧头。

而且，所有早期青铜什物都是输入品，就所能确定的来说，大部分来源于意大利。我们曾看到坚固的剑、小战斧和珠宝。但是不久以后丹麦获



青铜时代，妇女用作武器的坚固的匕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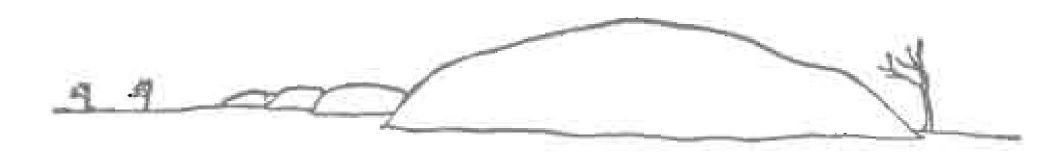
得了自己的青铜工匠。她的石匠改变行业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创立丹麦金属工业的人大概是定居于丹麦的外来的工匠。从一开头这种工作就带有专业的性质。不久青铜时代的人类集团在波罗的海西部沿岸地区定居下来，这是一个由丹麦诸岛屿和斯堪尼亚在一起构成其灿烂中心的社区。在这方面丹麦有特别值得夸耀的地方，因为没有一个北欧博物馆所收藏的青铜时代的搜集品比得上在国立哥本哈根博物馆所能见到的搜集品——这里不断地从全国其他博物馆增补偶然可以得到的一切搜集品。

丹麦还谈不上是什么统一的国家，但有一定

的结合力量，就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而论，这时丹麦领先。挪威与瑞典试图追赶上来，可是她们还是远远掉在后面。

黄　金　国　土

青铜时代的丹麦国土是富庶的。不仅出现了青铜，还有黄金。粗略地计算丹麦博物馆保存下来的属于青铜时代的黄金，甚至还不到当时实有黄金的1%；黄金之多确是惊人的。青铜时代的居住地一定对外国商人有支配权力。货物还是从意大利及其他南欧国家运到丹麦，而斯堪的纳维亚的琥珀还是运往地中海。丹麦连一㖊铜和锡都没有；这意味着制造青铜的金属原料必须取之于国外。把许多精美的青铜弄到这个国家也是惊人的。



青铜时代，大致沿着古代的道路排列成行的坟丘。

在丹麦曾进行过一些属于青铜时代上半叶的十分独特的考古发掘。这些发掘给予我们三千年

前，即公元前一千多年人类生活的十分生动的图景。当时埃及已经进入到阿孟霍特普四世（埃赫那顿）和吐坦哈蒙统治时期。丹麦青铜时代的贵族死后，被安葬在一副橡树棺材里，这种棺材是用简单的办法做的，即把刚砍来的大橡树正干劈开挖空而成。给死者穿上日常衣服，连同他的随葬物一起放进棺材；然后将棺材的两半又合拢起来，再在棺材上面堆成圆屋顶形的坟丘。在多数情况下，棺材同其他所有各种东西自然早已消失；最多也不过残留着一些生了铜锈的青铜碎片。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日德兰的坟丘里面形成了硬质地层。这种情况发生在土丘上长满着石南的时候。如果在原先被石南覆盖的地上建立土丘，这就使土丘的上面和下面都将会有一层硬质地层,这样,土丘逐渐盛满不能流失的雨水。棺材停放在水里，于是橡树的鞣酸开始起作用，结果棺材、尸体以及一起埋进去的所有东西简直变成了鞣制品。是从这样一些棺材里重新找到了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欧洲服装。埃及的服装很少有和它同样古老或比它更古老的了。

我们看到男人们穿一件围绕着臀部的衣服，

用皮带系着。这种衣服有时上延直到胳肢窝下，裁剪式样偶尔象某些埃及服装。肩膀的周围披上闪烁发光的披肩，披肩上面有磨损了的、使之看起来象野兽毛皮的流苏；头上戴顶无边圆帽，帽



一些属于青铜时代的小偶像。其中有些大概是神，可是关于青铜时代的诸神，我们弄不清楚。

上同样地有很多小绳结，就象最漂亮的厚绒布。胳膊和大腿露出来。他们还有皮带鞋。

妇女穿半截袖的罩衫，式样同今天的完全相象。有时在领口的周围绣花。她还穿宽而多褶的长达地面的裙子，还有毛线做的绳子裙，上下用一条编带系起来，有点象羊毛格子花样。妇女和女孩们将这种很通风的裙子围绕着腰部穿上，有时将毛线裙子和罩衫一起穿上（要是人们愿意相

信活人与死者穿戴没有不同的话）;但是从一些很小的青铜像看来，我们知道青铜时代的女孩们有时穿上一条绳子裙，此外不穿别的衣服，光着腿和上身。青铜像同时表明男子有时戴着有边的帽子，并且他们还穿着有点象内短裤或无腿裤之类的东西，但衣服可能是一种非常紧的裹身的腰衣，大致象今天在东方所看到的衣服。伊达拉里亚人①的青铜器表明了这种同样的短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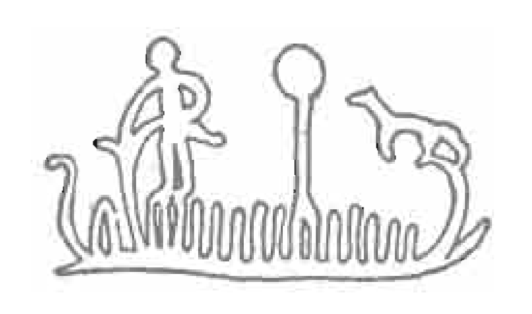
听起来或许是奇异的，因为丹麦气候几乎同这样单薄的穿着不相协调。但青铜时代的天气比今天的要温暖得多；天气干燥些，差不多一年到头都是夏天，大约象今天中欧南部的气候。人们不知道为牲畜盖有屋顶的栅栏。轻便的绳子裙就无疑是舒适的夏令服装。

早 期 的 航 海

在青铜时代已知道船只；从此以后航海是应该予以考虑的一个因素。我们至今还没有发掘到

①伊达拉里亚人，公元前八世纪居住在意大利西北部（约今托斯卡纳）。他们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曾对早期罗马有较深影响。—— 译者

任何属于青铜时代的船只，但是我们有许多船只的图画，一部分刻在石头上，一部分刻在武器和



石刻向我们揭示的事物，其中有那个时代的船只。这里可能是一种桅杆上有日形圆盘的祭礼船。

小巧玲珑的剃刀上——因为男人们的面容要修饰得干干净净，通常把他们的剃刀一道带进坟墓。

航运业无疑地与商业密切关连，但船只也可能是一种宗教的象征。砍伐森林时，斧头成了神圣物品；因此，船只悄悄地挤入与斧头相等的地位而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是不足为奇的。青铜时代的船只是怎样造成的，还不能作出任何确切的说明，可是它一定能载运许多人。船身长并有形如天鹅颈而上面刻有各类动物头像的、十分高大的船首。它还可能有帆。之所以可能，因为我们现有的看来象帆船的图画，都只是画着一些在中央竖起了一株树的船只。这种习惯在俄罗斯的湖泊里仍保存着，即某人的船只顺风行驶时，用

上一株多叶的小树兼作桅杆和帆。但是船上的树木也是宗教的象征。在迈锡尼①发现过带有树木的船只的图画。

许多事物指明，丹麦拥有远至南方的贸易关系。在坟墓中发现过小折凳；图样是埃及的，却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出品。同意大利的贸易来往仍然是活跃的。

在西兰岛特伦德荷尔姆发现的太阳车，可能是一种马拉的受崇拜的太阳大偶像的小模型。

由于贸易、航运业以及同远方较大世界联系的种种缘故，信仰再一次发生变化。太阳在当时显然不是一般的无关重要的神祇。一个完整的神像给发掘出来了，一个马拉的金色圆盘，全部装载在六个车轮上面。它大概表现着太阳越过天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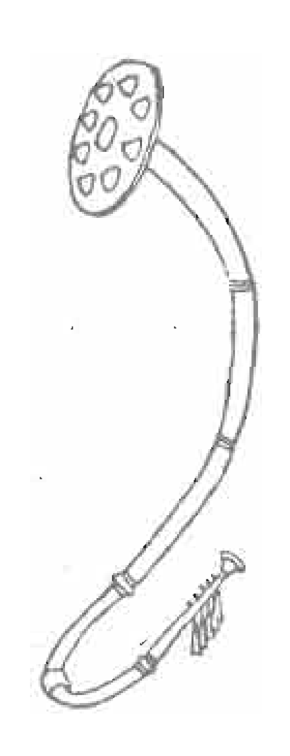
①迈锡尼，南希腊东北部的古城。十九世纪考古学者发掘该城，获得大批古物和金银器具。迈锡尼及其附近太林斯等地的考古成就，通称“迈锡尼文化”。——译者

路的图像。载着太阳偶像的受崇拜的灵车很可能是围绕着田野奔驰。

在青铜时代，出现图画文字的一种奇异形式，其实这完全不是文字，不过是动物和人、船只和雪车的图画，是耕种和神圣礼仪的图画。在挪威，在今日挪威王国和古代挪威的博胡斯伦境内，这样的图画最普遍、最好。瑞典有这种图画，丹麦也有。其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不能说清楚。但是这些图画可能画的是有关种种宗教事件，或许是在宗教的节日里画的；也可能有画在木头上的图画，这些图画却没有留下来。

信仰发展了并且改变了，随之而来的，采用一种我们现在深深地引为遗憾的埋葬风俗：实行火葬。用火烧的方法打发死者到阴间地府去——这样一来，就不再有橡木棺材以及保存得好的尸体、武器、服装和随葬物了。用作装死者骨灰的瓦罐里存在着的是珠宝玉石和零星的随葬物的灰烬，譬如剑的小模型；因为鉴于火葬的人自己已经变为一个象征，即化为灰烬的这个情况，他不需要自己的贵重的大武器；他的真正的剑太好了，不能让他带在身边，这种剑毕竟也不是他所迫切





在圣物贮存库和陆地泥土里发现各种金制容器。丹麦的青铜卢尔（Lurs）通常成对地发现于泥炭地，它们是献给神祇的。

需要的。

青铜的大卢尔已经在泥炭地里发现，一般是成对的，是一种弯曲度优美的号角，证明人们对音乐并非一无所知。

在挪威南部和瑞典也偶尔发现过卢尔，而在德国北部发现了一个原始的卢尔。但是卢尔的历史上的著名产地是丹麦，包括斯堪尼亚。仅在今日的丹麦境内就找到了约三十个，其中几个显然多少有点损坏，但其余的却保存得很好，到今天

人们还能用以吹奏，这就使我们能听到三千年前曾经鸣响过的那种音调。卢尔发出非常强的音调，清晰和宏亮极似法国的一种号角，但更为雄壮。卢尔标志着斯堪的纳维亚铸造青铜器技术的熟练程度所达到的高峰，因为它们不是由锻造的青铜板构成的。整个圆锥形的管子，是先铸成几块而后合拢起来的。铸件非常薄，用上了几种青铜合金—— 至少有三种。它们甚至是现代也很难复制的名艺术品。

但是，除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富庶的国土显然从事稳定的贸易之外，其农民居住地也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关于这个黄金似的北方青铜时代的国土,我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通过贸易获取黄金



所发现的空心盘绕的颈圈，是青铜铸造的杰作。

与青铜，燧石大概还是向那些需要用它的地区输出，琥珀卖给南方。或许还有其他物品供应交换，

如奴隶、皮毛、鱼，还可能有牲畜。气候很好，如上面所提到的，家畜终年放在户外；因此，豢养远远多于农民居住地本身所需要的家畜，无论如何，大概既不会惹起额外的麻烦，也不存在资金问题—— 但是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情况。

我们所知道的却是这个乐园突然被粉碎了。

凯　尔　特　人①

正在这时，凯尔特人开始遍历欧洲。一个拥有他们自己特殊文化的新种族震撼着欧洲世界。他们闯进希腊，征服罗马，在中欧南部牢固地定居下来,征服整个高卢(这个地区后来因他们而开始闻名)②，并且在不列颠群岛登陆，企图扑灭这里青铜时代的灿烂的光辉。

当凯尔特人成为横跨欧洲直抵大西洋这一广阔地带的许多地区的主人时，他们从来没有向北

①凯尔特人，一译“克尔特人”，公元前1000年左右居住在欧洲来因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和多瑙河上游的部落集团。——译者

② 高卢，古地名。包括今法国、意大利北部等地。由于罗马人称凯尔特人为高卢人，因而被他们占领的这一地区也就称为高卢。——译者

方挺进。横贯德国北部的一连串的古老防御工程——农民碉堡，大概标志着凯尔特人从来无法越过它向北方深入的那条边界。可是同时凯尔特人在欧洲南部和北部之间形成了一种障碍，这意味着斯堪的纳维亚青铜时代同奥地利、意大利以及其他南方各国的贸易关系中断下来。

差不多与此同时，“诺尔兰”遭受另一大灾难的打击。温和的夏季般的气候终止了，寒冷的天气随同雨、雾和更严酷的冬天开始了。即使南边没有任何敌国外患，青铜时代的国土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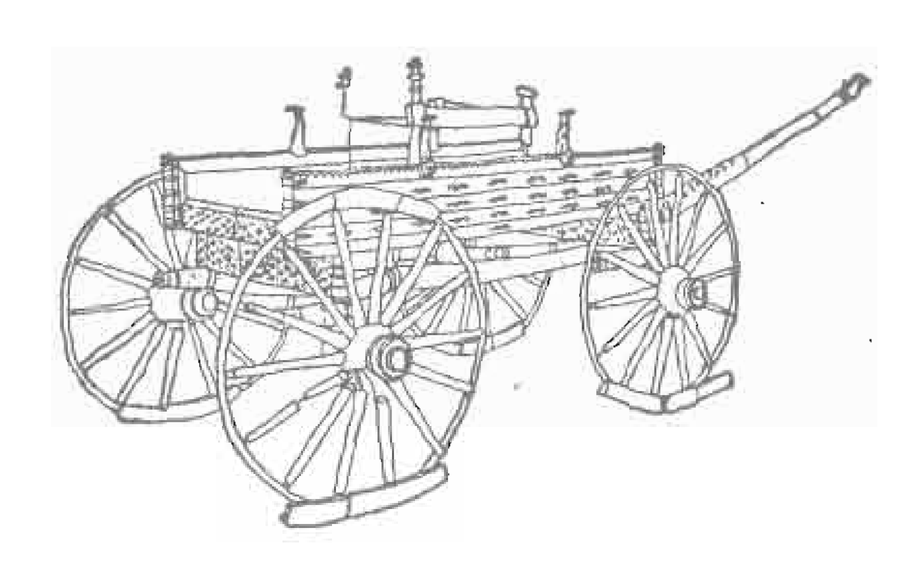
看起来这样或那样一些情况似乎事先已经发生，譬如不可遏制的人口外流（这或许是些上层家族的出境）；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情况。尽管如此，北方诸国，至少是丹麦（这里成为青铜时代的坚强的中心）的人口显然比以往稀少得多。有好几个地方——在斯堪的纳维亚，在英格兰——人口消失或减少，可能是新来者凯尔特人带来了疾病，某种瘟疫，可是我们毫无所知。

凯尔特人把一种新事物随身带来欧洲，即某种隐藏在他们的胜利和优势背后的秘密（或秘密

之一）：铁。有几种铁制物品可能在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就传入斯堪的纳维亚，但凯尔特人运用铁制武器：剑和刀，还有斧头。

斯堪的纳维亚进入了我们称之为“凯尔特铁器时代”的阶段。如上所述，它并不意味着凯尔特人定居在这个国家。可是，似乎不久就同新来者开始贸易来往，并且在丹麦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一样，许多事物开始表现出凯尔特人的影响。丹麦本身不能生产青铜。另一方面，听起来可能奇怪，她能为自己提供铁。丹麦境内任何地方都没有铁矿苗，但是沼泽和泥炭地里有所谓“沼铁矿”，一种当水分渗出时已经沉淀很长时间的铁矿层。把沼铁采掘出来，加以熔化，只要冶炼得法，它就能成为优质铁。不过这是相当复杂的，因此，丹麦人自己要发现它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南方从凯尔特人那里学会了它，并且不久丹麦全境沼泽地区的熔炼炉就开始冒烟了。另一方面，开始时他们似乎是在努力地摸索掌握铁匠手艺的要领，因为我们发觉最古老的武器低劣、非常笨拙。青铜铸匠似乎没有学会新的手艺，说来奇怪，丹麦仍然可以获得她所要的全部青铜。并不是金

属的缺乏激励了铁的生产，只不过是希望拥有这种新金属制成的武器。青铜用来做珠宝、钮扣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把青铜节省下来的企图——而是恰恰相反。



在日德兰的德别尔格(“死亡山”)发现两乘凯尔特人的四轮战车，摆在潮湿的沼泽里作为祭品。

最奇异的是这个国家受冲击后又以惊人的速度设法站起来了。而且，整个国家并不是突然地采取这种转变的。新的影响在日德兰本土扩展起来以后，青铜时代还在丹麦的主要岛屿上继续昌盛了一个长的时期。但是不久同凯尔特人的贸易来往十分活跃，因此我们在丹麦土地上有机会发现来源于凯尔特人的物品，这些物品就是全欧洲非常有名的凯尔特人的发掘物的一部分。十九世纪

末，在日德兰靠近德别尔格的沼泽里发现两乘大四轮战车。它们已被拆散，各部分放置在沼泽里的湿草地上作为献给神的祭品。在沼泽附近一定有一个圣地，因为德别尔格(*Dejbjærg*或*Døddebjærg*)意即“死亡山”，附近是沃恩别尔格(*Vognbjærg*)，意即“战车山”。战车在那时一定是华丽的车辆，镶着许多青铜，运转时闪耀着灿烂的金光。使人们想起后来塔西佗①不得不提及的条顿人②的那种驾车女神，因为战车大半是被奉为神圣的车辆。在日德兰稍北靠近贡德斯特鲁普的一个沼泽里发现了一个大银壶。它直径长三十二吋，用纯银铸成，内外装饰着雕镂的神和女神的头像、圣礼的场面、成队的战士或神兵，而有趣的地方是：这些图画所涉及的全部背景都是凯尔特人的。这个银壶是在国外铸造而输入国内的，还是在丹麦制造的，都无法断定。可能凯尔特工匠不是作为战俘(即买来的奴隶)，就是因为这里有个好市场而来到丹麦的。丹麦显然又将成为一个富裕的商业

① 塔西佗(约55—约117)，古罗马历史学家。——译者

② 条顿人，以及后面提到的森布利亚人，汪达尔人等均为日耳曼人的部落。——译者

国，并且丹麦大概仍然可以供给较远的南方所需要的商品——首先而主要的是琥珀，还可能有奴隶。

民族大迁移

国家这时动乱不安。青铜时代看来一定是比较太平的。所发现的许多武器从来没有使用的痕迹，而进到青铜时代末，剑变得小些了，只是作为装饰品、等级徽章。在凯尔特铁器时代，各州显然有许多纷争。保卫国土免遭外人侵略也许成为必需的了，而且公元前约一百年北方传来一则消息，大意是森布利亚人和条顿人正向南推进。

罗马作家认为(流动部落的传说也是这样)这些部落绝大多数来自北方。这种情况适合于哈拉德人与汪达尔人。

假定汪达尔人同日德兰北部有某些关系，特别是同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叫做芬德济萨的地方有关系，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已经证实，居住在丹麦芬德济萨的，同居住在德国北部靠近奥得河地方的一定是同一民族。南移的可能就是芬德济萨部落。不管怎样，后来忽然分散的汪达尔人，他

们通过法兰西到西班牙，并在仍然是以汪达尔命名的省区即安达卢西亚省(以前叫汪达卢西亚)定居下来。他们从那里前进到达非洲，创立汪达尔帝国，并且攻克罗马。

但是芬德济萨居民(假定是他们的话)从日德兰北部分散时起至汪达尔帝国以它的劫掠行为震撼地中海世界时为止，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另一方面，森布利亚人和条顿人新从他们的北方村庄而来。条顿人是否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真的来自日德兰北部的泰伊（Ty),那是难以断定的。再一方面，森布利亚人十之八九确是来自日德兰北部的欣默兰。他们南下要求土地，要求新的居住地。他们打败一个又一个的罗马部队，在整个帝国内散布恐慌，一直到两个民族分离并消灭在一个叫做马略①的粗野的小军官手里。条顿人于公元前102年在阿奎塞克斯替②被击败，森布利亚人在维切利③被击败。

①马略（公元前157—86)，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译者

② 阿奎塞克斯替，即今法国马赛以北二十哩的埃克斯。——译者

③ 维切利，在今意大利西部，离米兰城三十九哩。——译者

凯尔特人的大帝国决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在法兰西和英格兰获得了巩固，但在其他地方，整个凯尔特人的领域组合得这样松弛，以致外来部落可以长驱直入他们的领土；大约公元前后，凯尔特人的光荣便成了历史的陈迹。

罗　马　人

罗马掌握了世界统治权，恺撒[1]占领高卢并且侵入不列颠群岛，此后不久，它们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达四百年之久。罗马军团向东、向南、向西进军，并通过高卢。他们的道路如蛛网密布于英格兰境内，可是他们从未真正地深入德意志，也没有北上到斯堪的纳维亚。斯堪的纳维亚的史前史和古代史与西欧的历史其所以完全不同，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从未设法到达斯堪的纳维亚。显然，只是偶然有罗马船长在他归来时能说他曾经到过“森布利亚人的地方”（即日德兰），可是罗马商人来过这里，罗马商人运送货物到北

① 恺撒（约公元前101—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译者

方交换琥珀、皮毛、奴隶，还可能有其他货物，于是丹麦进入了我们通称为“罗马铁器时代”的阶段。

因为随着凯尔特人的衰落和罗马人统治世界，势力的均衡再一次明显地受到威胁。但有两个因素使斯堪的纳维亚保持一种特殊地位：第一，罗马文化经由长途的和平贸易在这里传播；第二，大规模的移民（它后来牵涉到整个欧洲），在斯堪的纳维亚只引起轻微的反响。



从洛兰岛上的霍比（Hoby）发现的完好的罗马银制饮器之一。

看到丹麦为她自己设法获得的极好的罗马商品，再次使人惊讶。落入黑暗而又低矮的斯堪的纳维亚农舍的罗马青铜器是第一流的，并且欧洲的值得注意的罗马发掘物之一出土于丹麦的洛兰岛，就在霍比的酋长坟墓内。一个斯堪的纳维亚

贵族尸体旁有一套罗马制造的精细的饮具，包括一个青铜盘、一个玲珑的小水罐、一只桶、一把酒杓和两只大银杯；甚至在邦贝城①也没有发现更精美的饮用器具方面的东西。丹麦农民村社通过贸易替他们自己安排得很好；他们并不穷困。

即使这样，生活看来还是有点贫困，因为罗马大都市文化从未到达这个遥远的北方。在丹麦的房屋不是按南方样式建筑的。不象在英格兰，在丹麦没有一栋石料房屋，没有一座罗马式的桥梁，没有戏院和罗马式的浴室。丹麦人居住在矮小、黑暗、无窗户的茅屋中，屋顶的桁条上有个小洞出烟。地面是泥土或粘土做的；房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养牛马，一部分住人。还有一种情况：只有上层阶级穿好的衣服，佩戴饰针和珠宝。普通丹麦人时兴粗羊毛衣，或兽皮——例如羊皮。

在丹麦曾经有许多属于大约是耶稣诞生时的发现物，这些发现物曾经轰动一时：泥炭地里的尸体。在许多情况下，尸体及其衣服由于泥炭酸类而保存下来，因而再一次使我们能够弄清楚一

①邦贝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罗马时代的古城。——译者

些流行于当时的服装。许多尸体保存得很好，可以不夸张地说,仍然保存着完整的人体。托隆德人（Tollund man）头部的照片迅速地传遍全世界，因为我们在这里同一个二千年前沉落在泥炭地里的人面面相对了。他的面貌比那些埃及木乃伊的面貌还要保存得好些。他外表庄严安祥，略带微笑，宛如他是睡觉一样——今天在日德兰或许会碰上这种人。

但是罗马贸易时期结束了。罗马衰落了，更大的动乱袭击着欧洲。随着来自东方的主要压力而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民族迁移的时期。那时在丹麦境内发生了一些迁移，这种迁移大部分或许是属于地方性质的。似乎斯堪的纳维亚诸部落彼此互相排斥。这是一个混乱和战争的时代，泥炭地里的重大发现物就属于这一时期。

罗马作家告诉我们,条顿人在一个战役后,有把战利品献祭给他们的神祇的习惯。曾经被委弃于泥炭地和沼泽里的这样一些战利品，在丹麦的好几个地方有所发现。黑色泥沼的土壤中一定充满着剑和盾牌、铠甲、枪矛、马匹骨胳以及其他较具有本国特征的东西，因为那些斗志昂扬的人

常常是迁移的民族。

许多神圣的泥炭地长期处于“使用”之中,实际上他们继续把东西安置在这些泥炭地达数百年之久。最著名的发现物出自维莫塞(*Viemose*)、克腊格赫耳(*Kragehul*)、靠近奥尔胡斯的伊勒鲁普(*Illerup*)以及在日德兰南部的托尔斯别尔格(*Thorsbjærg*)和尼达姆(*Nydam*)。

在托尔斯别尔格的泥炭地发现一套完整的条顿人的服装,包括裤子、袍子、华丽的披肩和几个头盔。在尼达姆发现两只大船——同后来发现的海盗船一样长——和许多武器。这是在1863年发现的;当德国人征服日德兰南部时,他们要求把这种发现物交过去,于是这些发现物就交给了德国人。1920年当日德兰南部的北方地区归还丹麦时,丹麦适时地收回了尼达姆泥炭地,却没有收回在尼达姆泥炭地中的发现物。它至今仍在石勒苏益格的一个博物馆里。

许多发现物,包括许多大船中的一只,在1864年战争中被破坏,因为发掘工作那时尚未完成。但是一只小船至今尚在,它表明丹麦那时的造船术取得了很大进步。大约属于耶稣诞生时的一只较



在阿耳斯岛的约尔斯普林（Hjortspring）发现的
一只船的模型，象在青铜时代石刻上所见到的那种船。

古老的船，在日德兰南部的约尔斯普林沼泽里发见，这是一种很象我们从青铜时代图画中所知道的船：一只长四十二呎的细长的小船，建造得精美巧妙如竞赛快艇一般，但自然较为原始。它的窄船板从没有钉拢来过，不过是合缝后绑缚在骨架上。尼达姆的船约迟五百年，却是一只正式的船，象在英格兰萨汤胡所发现的船。尼达姆的船长六十多呎，是一种外表上象今天大船的完好的船。它用桨划行，或许能带一个风帆；另一方面它实际上没有龙骨，有点带圆形，因此它可能很容易翻掉。正是乘这类船只，日德兰南部的盎格鲁人同撒克逊人一起向西航行，并占领英格兰。

这大约发生于公元400或500年，构成斯堪的纳维亚部落迁移的一部分。虽然撒克逊人是条顿族，但盎格鲁人却来自更远的北方。同他们一起带到英格兰的重要事物是关于北欧神话的知

识——例如贝沃尔夫之歌①。

丹麦的“罗马铁器时代”以后的一段时间称为“条顿时代”。这个时期，在条顿人从凯尔特人和罗马人那里学习的遗风上，在他们自己的、甚至更古老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一种独立的日耳曼文化成长起来了。

在日德兰南部的加利胡斯发现的有名的金号角，是公元400—450年这个阶段的文物，这正是盎格鲁人向外迁移的时候。

两个纯金的重号角，上面有象贡德斯特鲁普壶一样奇异的雕镂图画，先后于1634年和1736年在同一地方被发现，并交给了国王的收集馆，它们珍藏在那里直至十九世纪初被一个工匠盗窃并熔化为止。这些号角在当时是一笔财产，大概也是奉为神圣的。它们或许是在一个部落决定放弃其土地和神祇时给埋藏起来的。

这两个号角，其中一个上有铭刻。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文字，即北欧古文字。

①贝沃尔夫之歌，英国最早的史诗，约在公元八世纪初编成。史诗主要是取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民间故事和神话。——译者

他们在南方学习了这种技艺，他们不是单纯地修改文字形体，而是发展一整套新字母用以表达斯堪的纳维亚的语音。北欧古文字笔划象刀刃，特别适于刻在木头上。这种文字被用于意图使武器具有威力的神圣咒语中，又用于在武器和珠宝上刻写物主的名字，还用于刻写死者的墓碑。

到这时，丹麦人已出现于德国北部和弗朗德勒海岸一带，直达法国海滨。他们是后来的海盗的先驱者，并已发现通过航行到国外进行侵袭的简单方法可以获得劫掠品。图尔的格雷高里①提到一个丹麦王死于出征法国北部的战役中。

但同时还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一切都始于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②。迁都打乱了欧洲全部贸易体系,在南方寻求其贸易已经几千年的丹麦,发觉这种贸易现在也已向东移至波罗的海，然后经

①图尔的格雷高里（538—594），法国历史学家，从573年起任图尔（卢瓦尔河北岸城市）的主教。主要著作有《法兰克历史》。——译者

②君士坦丁大帝（约274—337），古罗马帝国皇帝（306—337），公元330年迁都拜占庭，并将此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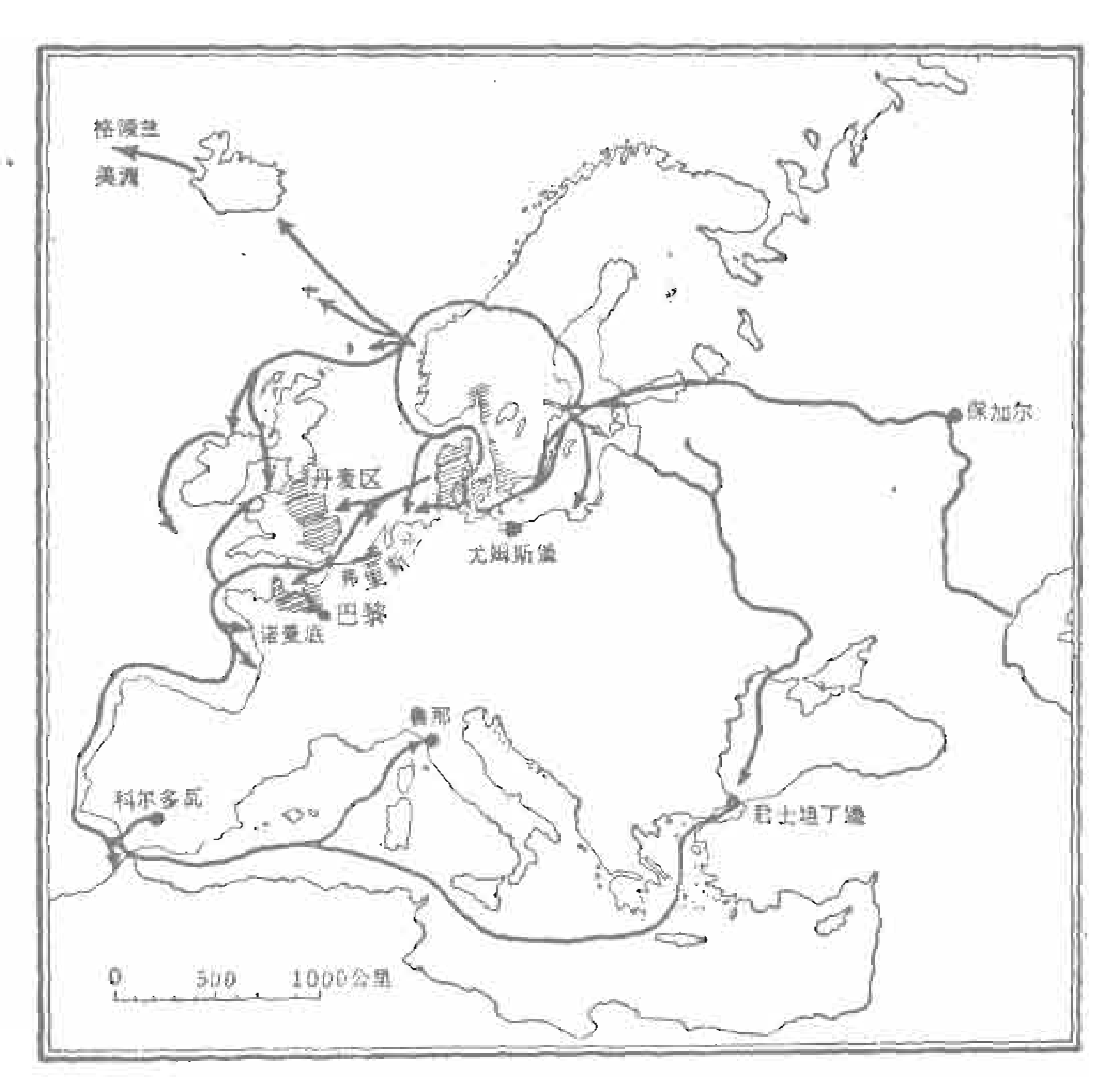
过俄罗斯河道南达地中海这一新的中心。这样贸易路线开始通过波罗的海从东向西转移①，因此丹麦突然不再处于一种贸易的有利地位。这引起了波罗的海的纠纷。诸如果特兰岛和波恩荷尔姆岛成了沿途的贸易站，同时意味着这些岛屿是值得劫掠的，而且看来这些岛屿真的时常被海贼抢劫。这时丹麦有着非常丰富的黄金。白银出现了，并且似乎实价货币(罗马的)在斯堪的纳维亚被用为“部分支付”的一种手段。在海上谋生逐渐成了风气。无疑地自从丹麦成为环海的国家以来，在一定程度上早已是这样，不过现在成为一种确定的职业。

显然这是海盗时代②发展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其他原因：据我们推断，丹麦在很长的时间里人口过剩，她不得不摆脱这种人口过剩。以前用向南大规模移民的办法（如森布利亚人的迁移）

①应是从西向东转移。——译者

②海盗时代，海盗(Viking)系指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半商海盗。他们侵扰欧洲沿海及不列颠群岛约始于公元九世纪（丹麦人向外侵袭开始于八世纪末），至公元十一世纪为止。这个时期称为“海盗时代”。——译者

作过努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日耳曼部落控制了他们的领土时，各个部落再也不能南下通过欧洲自由地流动。于是他们跨越海洋，向东、向西、向北寻找其他途径。



斯堪的纳维亚三国海盗远征的主要路线，丹麦和丹麦的扩张地区用线条画有阴影。

在波罗的海范围内，逐渐展开了一场反瑞典人的竞争，瑞典人对沿俄罗斯河道的贸易特别感兴趣。因此丹麦人和瑞典人在他们争夺贸易霸权的斗争中不断地互相冲突。尽管如此，丹麦一挪威人却大力向西推进，这种推动力在西方产生了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上最新奇的篇章之一：海盗时代。

第二章　海 盗 时 代

海盗时代，一般认为始于 793 年 6 月 8 日海盗对英格兰东北海岸林第斯法恩的进攻。这次进攻造成了恐怖，尽管这决不是海盗对英国或法国海岸的第一次侵袭，然而在这次侵袭中掠夺者居然以一个著名的寺院、一个主教的邸宅和有名的讲学场所作为目标，而住在里面的献身于宗教的人们竟遭到杀戮或被掳去当奴隶，这些事实引起了震动。消息迅速地传遍西欧，人人感到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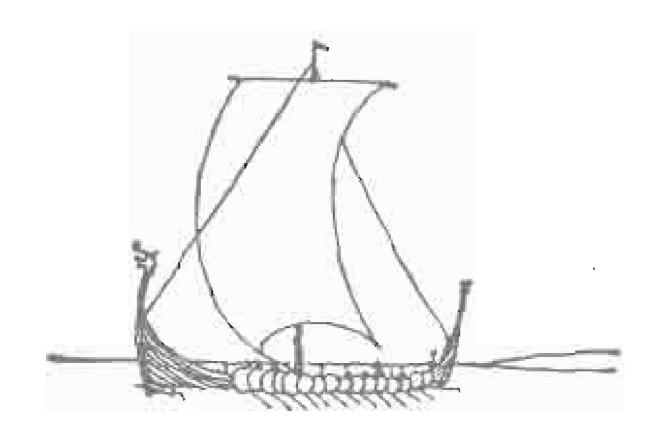
这不过是开端而已。丹麦人和挪威人已经懂得渡过海洋就有可以夺取的战利品，而沿海的侵袭又不冒多大的风险。英格兰、法兰西国王的军队不可能同时到处防守。海盗舰队会突然出现在海岸附近的海面，其战士会一跃登岸，抢劫一个村庄或一个寺院、或两个大庄园；发生事情的消息还没传到内地，他们却已扬长而去。

后来他们更是胆大妄为。他们联合起来组成

巨大的舰队，进攻弗朗德勒、英格兰和法兰西沿海商站。这样，这些强盗舰队就一年又一年地总是在春季从北方下来。

“外琴”(Viking)一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可能是指“从峡湾来的人”,因为“vik”或“vig”在丹麦文和挪威文中都是指一个小峡湾或海岸小湾。在西方，他们常以“诺曼人”著称，因为丹麦海盗同挪威海盗之间的区别不容易弄清楚,尽管在苏格兰对于“黑色”和“白色”的洛赫兰人(Lochlans)是加以区分的。颜色可能是指船、帆或他们是怎样给涂上颜色的。

但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并不仅仅以这种军事侵袭的方式出现于西欧。他们很快就开始定居了。丹麦的一些酋长成为弗朗德勒相当大的地区的统治者，并且获得好几个商业港口的控制权。他们简直是成群地涌进英格兰，不久丹麦的移居农民非常多，甚至包括英格兰北部、米德兰兹和英格兰东部的整个地区从英格兰的共同体中分离出去，组成一个叫做“丹麦区”的独立的海盗王国。它成为一个“酋长国”或王国,这是按照丹麦国内自由自耕农的农民居住地的同样方式组织的；而



斯堪的纳维亚人用“海盗船”沿着欧洲海岸造成恐怖。

自由的自耕农在他们的“会场”(*thingsteads*)集会并且在这里解决所有法律上的纠纷。丹麦农民继续向西流动，同时海盗侵袭并未停止。于是对英格兰的威胁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后来，英国人有了阿尔弗烈德大王（871—901）①，此人能够制止斯堪的纳维亚人横冲直撞的势力。他根据在海盗自己的范围内擒住他们的原则，组织防御体系。

海盗时代背后的秘密之一就是船。在几千年的航行过程中，斯堪的纳维亚各族人民已经制造

①阿尔弗烈德(849—约901)，威撒克斯国王（871—约901)，曾多次击败入侵的丹麦人，879年迫使丹麦人首领葛斯任姆签订威摩尔和约，886年再次击败丹麦人，取得英格兰西南部。——译者

成功在当时欧洲无疑是最好的一种船。这种船轻便、快速、宜于航海、建造精美、结实坚固，同时船身细长；连一时多余的木料也没有。每一细微的构件都是世世代代消磨在海上的生活的成果。而且斯堪的纳维亚人民是天生的水手，毫无畏惧。他们乘船航行于各个大海，尽管这些船是牢靠的，毕竟都是一些没有甲板的敞船。他们习惯了海上生活，并且懂得怎样一夜又一夜地湿淋淋地睡在寒冷的船上，一直到抵达他们的目的地。

但是阿尔弗烈德大王建造了一支英国舰队，并在海盗到达英国海滨以前，就下手在海上拦截他们。

同时，居住在丹麦区、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丹麦人和挪威人也开始认为，从他们故国来的这些野蛮客人，不再是那么可喜的了。盎格鲁一丹麦人和盎格鲁一挪威人到这时已经完全定居下来，拥有他们自己的农庄和土地，不愿意参加纷争和战争。开头他们欢迎从家乡来的新移民，而且也必须承认，当侵袭者于春季在英格兰登陆时，他们又常常同侵袭者合作。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整个事情就成了对丹麦区的一种威胁。

这变成阿尔弗烈德同丹麦人之间力量的真正较量，看来阿尔弗烈德行将失败。他损失了大批人员，差不多损失了他所有的土地；当来自丹麦区的军队开始加入从他们家乡来的本国人的队伍时，他几乎不知道怎么办。整个事情似乎是绝望了，可是这时丹麦人的运气开始转变。人们本来指望在英吉利海峡中的一支丹麦舰队追随丹麦人的陆上部队并和它们配合，不料给风暴冲散，于是阿尔弗烈德赢得了一些决定性的胜利。丹麦区被迫投降，重新处在英王统治之下，但设法坚持保留它自己的丹麦法律和风俗。英王在其本国北部的决定权很小。丹麦人现在开始向南方流动以资补偿。他们许多人成了英国国王最高咨询会议的成员。丹麦人的几个后裔当了主教；事实上有一个时期，约克和坎特伯雷的大主教都由丹麦海盗的后裔充任。

尽管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在西方的行动没有为共同的计划所支持，也没有战略上和政治上的目的，但直到这时为止，其事业却有惊人的成就。每件事的发生,势不可当——而最后的结果,无论如何却是一样。法兰西国王丧失了整个诺曼底。

他每年在其国境海岸线上都遇到海盗舰队；实际上，他们最后竟厚着脸皮在海岸上扎营过冬，这样，他的唯一办法只好是收买他们。他不顾一切危险，于 911 年同一个名叫罗耳夫（法国称为罗洛）的丹麦酋长（可能属于丹麦王室）谈判，并以诺曼底作为公国与采邑授给他，条件是罗耳夫得保护国土以免遭到海盗进一步的侵略。罗耳夫接受了条件，可是对待他的忠顺誓言极为轻率。实际上，在法兰西北部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土地上，他是一个独立的首领；不久这里就住满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他们大部分是丹麦人；他们按照英格兰丹麦区的办法，着手创立一个组织健全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居住地。他们简直是毫不留情。雷纳尔·洛德布罗格这个人，T·D·肯德里克（T·D·Kendrick）在其《海盗史》一书中称他是“全部海盗史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丹麦王族的苗裔”（雷纳尔的父亲可能是西兰王），他于 845 年春率领一百二十艘船航行，沿塞纳河而上，抢劫巴黎，蹂躏塞纳河两岸；当查理王以一支分为两半（河的两岸各一半）的军队同他应战时，雷纳尔上岸先打败其中的一半，接着把一百一十一个俘虏

吊死，向北欧神献祭，然后渡河去击败另一半军队。结果法王不得不逃难到一个寺院。雷纳尔带领他的舰队又顺塞纳河而下。查理王想去阻止他，但不知怎么的,不敢这样做。相反地,查理王只得付给雷纳尔白银七千磅使之远离，于是雷纳尔胜利地返航西兰岛，他的船舶满载着战利品和俘虏。

一个叫做黑斯廷斯的丹麦海盗沿法兰西海岸航行，顺西班牙海岸而下，入地中海后对意大利的鲁那城发动一次突然的进攻，并进行了抢劫。一支又一支的舰队来往于法、英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瑞典人在东方也行动起来。他们溯俄罗斯诸河而上，控制了广大地区，远达黑海。挪威的海盗航至冰岛，前进到格陵兰，又由此抵达美洲,他们称美洲为"文兰"(意即"酒地")。但是他们不能保持这个离本国那么远的阵地。尽管如此，约莫有五百年之久，在遥远的格陵兰保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居住地；一些殷实的经营商业的农民团体把商品运回欧洲市场：极好的羊毛呢、海象牙、极坚韧的海象皮制成的船用大缆以及其他物品。

挪威人也在爱尔兰长期地定居下来，并且创

建王国。丹麦人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北部保持他们的据点。事实上，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丹麦农民的后代，不愿呆在家里，倒是比较喜欢当水手或自力更生地寻找那些在西方可以得到的优良土地。这是因为尽管许多新的土地已经耕种，而丹麦仍然人口过剩。

王 国 的 统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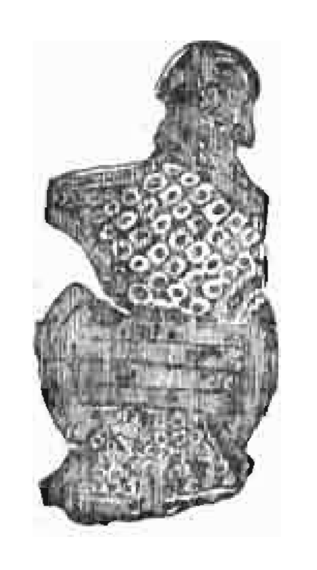
但这时丹麦国内形势有所转变；无休止的对外侵袭，其本身应负大部分责任。显然丹麦是富庶的，城镇正在发展，特别是在石勒苏益格南部，贸易很活跃，因为西欧和东欧之间的贸易是经由海道，而向北绕过日德兰半岛航行是有危险的。因此大多数商船宁愿航行到日德兰半岛根部，在那里装卸其货物，然后使货物经过短距离的陆路从一个海运到另一个海。这为恰好在丹麦南方边境的海德比贸易中心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个富庶的城市曾经数度易主。有个时期一个秘密的海盗王(根据传闻,是一个瑞典人)曾经在这个地方作威作福，并坐收优厚的商业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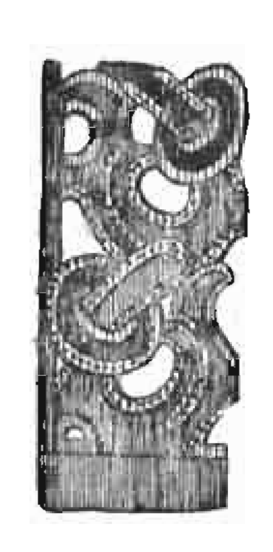
是一个叫做青齿王哈拉尔德（约 935—985)

的丹麦国王(老王戈姆之子),首先察觉到随时有危险发生。他本人青年时参加过海盗侵袭;但对经常冒险的海盗舰队差不多是没有设防的西欧，开始发觉每当夏季丹麦本身几乎是空虚的。德国皇帝鄂图便袭击海盗本国根据地，而且向北推进到日德兰。显然鄂图又进军南方，并未占领土地，可是哈拉尔德王意识到这种形势中所包含的危险性。传闻他对保证丹麦的安全变得深切地关怀起来，并放慢对外移民的速度。

到这时，丹麦已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尽管如此，她也曾分为几个王国（正如英格兰一度分成几个王国那样），对于一个由两个分离的大地区(日德兰与斯堪尼亚)加上五百个岛屿形成的国家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哈拉尔德在为他父亲于耶林①古老的异教神龛所建立的北欧古字石碑上记载，他“曾把全丹麦和挪威统一于他本人统治之下,并使丹麦人成为基督教徒”。他统治整个丹麦，有个时期实际上也是挪威的国王。他本人改奉了基督教。

①耶林，日德兰半岛瓦伊勒城西北部的一个镇。——译者





国王戈姆在耶林的独轮车的木头残骸。

丹麦人知道西欧的宗教已经几百年了。他们在其侵袭过程中已经熟悉西欧的宗教，以前修道士曾经来到丹麦当传教士。尽管如此，当英格兰已有一些稳固的基督教教会达数百年的时候，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却仍然是异教徒。当他们在国外时，他们在洗礼①前，正式同意给自己“画上十字架的符号”，可是据说他们一回到本国，就“洗掉洗礼”，又成为敬奉奥丁、梭尔和弗雷②的

①基督教的入教仪式。行礼时，主礼者口诵规定的经文，给受洗人注水额上或头上。也有将受洗人全身浸入水中的，因此也叫“浸礼”。—— 译者

②在北欧神话中奥丁是战争、智慧之神，梭尔是雷神，弗雷是丰收之神。——译者

异教徒。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虚伪，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基督是西欧的神，因而在西欧国家里，也得同他搞好关系。可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本土，梭尔和奥丁仍然是神，当然每个人都不能忘记他们。

基督教现在来到斯堪的纳维亚，不可能使受传统束缚的农民和水手们的整个社会一下子改变信仰，这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国王哈拉尔德在国内的利害关系导致人民之间的意见分歧。国家分裂为两派：一方面是赞同国王的关于留在国内享受和平的意见的人们；另方面是认为海盗行径更富有乐趣的、爱好战争的人们。后者拥戴国王哈拉尔德的年轻的儿子八字须王斯汶为头目,结果父子间发生了冲突。最后的战争在海上发生，因为当海盗们自己打起来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在陆地上进行，而是登上船只，在水面战斗——只要战斗持续下去，即使他们在海岸附近，也是在水面战斗。对他们来说，战争主要是海战，这是他们最熟悉的；因为他们对比较新的西欧的战斗方式并不那么熟悉。

双方都没有取得胜利。可是那天晚上国王哈

拉尔德已经上岸，却被一支从黑暗里飕地飞来的箭射中了。几天后他死在尤姆斯堡—— 他自己在“文得王国”即现今德意志北部沿海地区所建造的海盗堡垒。

尤姆斯堡是酋长们的后代组成的一个兄弟会或帮会。它有很严格的法规，而且是一个非常固定的宗族团体。尤姆斯堡的海盗们决定为他们死去的国王复仇，因此就把年轻的斯汶俘虏起来。斯汶不得不付给他们大量的白银罚款，以赎取他的自由。

征 服 英 格 兰

此后,八字须王斯汶成了丹麦国土上的王(约985—1014)，好战的海盗找到了他这样一个称心如意的头目。斯汶首先处理国内问题。 他收回海德比，然后将注意力转向同他争夺斯堪的纳维亚霸权的对手—— 挪威国王奥拉夫·特里格维逊。他们在斯伏耳德岛①附近海上交锋—— 挪威人被打败了。奥拉夫阵亡，这样就听任斯汶自由行动

①斯伏耳德岛，波罗的海中的一小岛，靠近德国北部海上的吕根岛。——译者

了。于是他转向西方。

近年来发现了一些很可能是属于斯汶王和他的儿子卡努特大帝时代的、散布在丹麦全境的“海盗营盘”,这些营盘给予我们对丹麦海盗所作的最后的巨大努力以一种新的见识。这时驶向西方的海盗舰队是丹麦国王本人命令居住地的酋长和农民武装起来的，而不再是由个别农民居住地所派遣的独立的侵略舰队。这时“营盘”是一些城堡。每个“营盘”由围绕着一些“兵营大厅”的强大壁垒构成，壁垒和大厅都建筑得异常严谨并具有工事效能。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兰岛的特雷勒堡,壁垒内外各有十六个大厅，而靠近利姆峡湾的阿格尔堡有特雷勒堡两倍那样大。这些“营盘”说明这时发生的冒险事业的成就：在对英格兰的第一次征服时有着一个组织得很出色的军事机构作为后盾。

斯汶连续几年向西方派遣舰队，不幸的英王傻子爱泽尔来德想不出较好的对付办法，只得以支付大量白银换取和平，后来称它为“丹麦金”。斯汶立即利用白银进行新的军备——爱泽尔来德就永远得不到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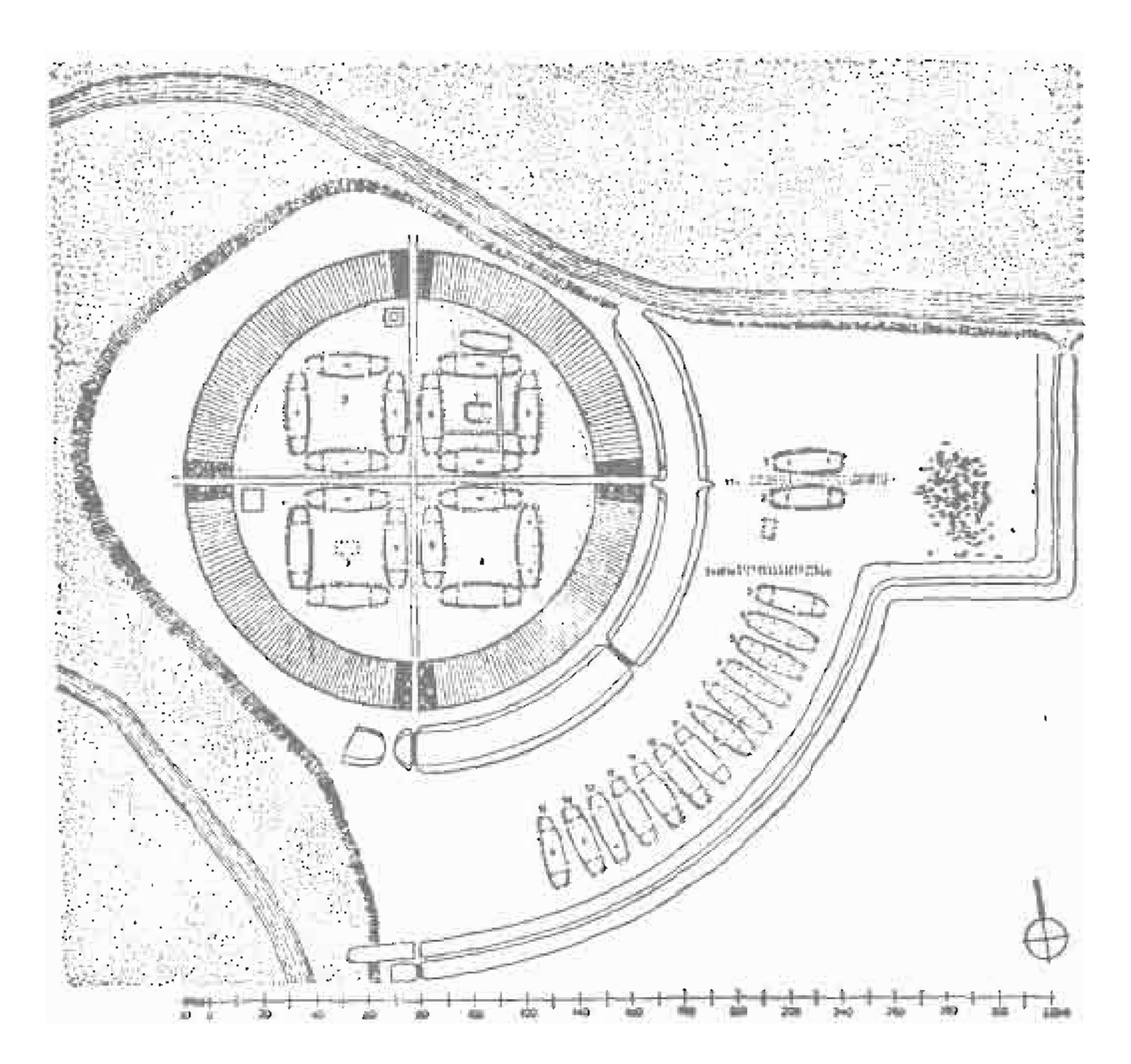
随后爱泽尔来德采取了他一生中最愚蠢的措

施：在 1002 年11月13 日圣布赖斯之夜，他把“所有的丹麦人”杀害了。然而，这只是指丹麦区边界外的丹麦人被杀害，概括地说是指瓦特林街①以南的丹麦人被杀害，即使他未能把他们全部杀掉，这仍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英国编年史家将这次屠杀评为“残忍得可怕”。在被杀者中间有斯汶王的姊妹（她嫁给了在英格兰的一个酋长）。

从丹麦区，从在英格兰的其他丹麦人那里向丹麦传回了一片哀号声，要求为“圣布赖斯之夜”的恐怖事件复仇。在丹麦几乎没有一个贵族家庭不受感动，因而有责任去讨还血债。这样，英格兰的命运就注定了。

在英格兰的丹麦人对这种情景不是那么很高兴的，它毕竟也威胁着丹麦人的地区。可是事情已经决定，斯汶王一心一意地要报仇。1003 和 1004 两年内他停留在英格兰，蹂躏、破坏整个无防守的地区。1007 年爱泽尔来德不得不第四次拿出丹麦金。于是斯汶能带着三万六千磅白银返航本国。

①瓦特林街，由伦敦向西北通往希鲁兹布里附近的罗马大街（修于罗马征服之后），一说由多佛尔起，经坎特伯雷至伦敦，并通过希鲁兹布里再延续到切斯特。——译者



西兰岛“特雷勒堡”海盗军营平面图。整个设计有一种近乎学究式的军事上的精确。延伸到外层壁垒的广场是坟地。迄今为止，在丹麦发现了四个这一类型的军营，其中最大的是“阿格尔堡”军营，在它的中央圆形壁垒之内有四十八个大厅。

爱泽尔来德象他祖先阿尔弗烈德那样想建造船舶，以便在海上打败丹麦人。可是这个组织失败了，水手们内部开始互相斗争，于是舰队撤回伦敦。

斯汶在丹麦国内呆了两年。他派遣他的尤姆斯堡海盗到英格兰去，由他们的酋长高个子托基尔指挥，同去的还有挪威国王的儿子胖子奥拉夫。爱泽尔来德最后答应付给他们第五次丹麦金，即四万五千磅白银；连同这笔款项，他不得不筹集的总数至少有十三万四千磅，相当于今日价值数百万的财产。可是在他设法从苦于沉重赋税的英国人那儿征收全部款项以前，海盗们为了报复“圣布赖斯之夜”的仇恨,就占领了坎特伯雷,并杀死了主教。随后大多数海盗又返航本国，而托基尔和奥拉夫则在英国任职。

第二年斯汶亲自再来，他的尤姆斯堡海盗酋长在英格兰拥有他尽可能获得的一切钱财，而斯汶再一次成为最高的军事首领。

他向伦敦进攻，可是这个城市设法防守。因此，他没有花费时间去围攻，却征服了英国所有各郡，很快地到处都欢迎他为英国国王。伦敦终于被断绝外援，甚至未经一战就投降了。爱泽尔来德逃往诺曼底。八字须王斯汶当了丹麦和英国的王,并因此坚定地就任为“北方的恺撒”。

但是他的好景不长。第二年即1014年他从马

上坠落身亡。英国人认为圣埃德蒙杀死了他。可能他真的是被人谋害死的。

卡 努 特 大 帝

斯汶的儿子卡努特年仅十八岁。斯汶死时他在英国，而且可能给欢呼为王，但英国人还是决定请爱泽尔来德回来。卡努特被迫回到丹麦，而他的兄弟哈拉尔德在丹麦已宣告为王。

卡努特回丹麦后，准备一次远征。在1015年，他带领一支总共拥有二百艘船的舰队向西航行，这支舰队得到由埃里克·贾尔所指挥的挪威军队的分遣队的支持。海军在散威奇登陆。根据传闻，爱泽尔来德王那时生病了，因此卡努特蹂躏了这个国家。在当时的编年史中，一个名叫伊德里奇·斯特雷昂的英国伯爵被认为起了叛徒和坏人的作用，似乎有许多人与卡努特合作。埃里克·贾尔被任命为约克伯爵，这样整个诺森布里亚就变为丹麦的了。爱泽尔来德突然死去，其年轻的儿子铁汉埃德蒙登上英国王位。卡努特带着他的军队包围伦敦，并且围攻这个城市。但卡努特没有他父亲的那种战略才能，因而误了戎机，

这样埃德蒙就把军队集合起来了。流动的丹麦部队好几次被击败。可是两个青年国王之间的决定性战役发生在阿散登（可能是在埃撒克斯的阿兴登）,在这里丹麦人却取得了胜利。英国人失败后，要求和平。卡努特和埃德蒙两人瓜分了英格兰。卡努特获得瓦特林街以北的所有土地，主要是指丹麦区，而埃德蒙得到瓦特林街以南的土地。但



海盗时代的金丝凸面圆形装饰品。

此后不久，埃德蒙也突然死去。据说他是被毒死的，可是没有人弄得明白。卡努特给宣布为整个英格兰的国王，并加冕登位。

卡努特刚刚设法巩固他在英格兰的权力，他在丹麦的兄弟恰好死去（什么原因不十分清楚），因此卡努特也成了丹麦国王。后来他当了挪威王，而且把他的试探性的手臂伸向瑞典。卡努特创建

了奇异的北海帝国，因而他成为“卡努特大帝”。

在英格兰还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使所有的征服者都感到棘手的问题：卡努特必须作出安排，把他的军队再运返本国。恺撒把土地给予他的士兵，并设法把他们妥善地分散在他的罗马帝国的周围，这样，士兵们就不会造成威胁。卡努特最后一次征集丹麦金，并付给饷金遣散他的军队。于是他们回到斯堪的纳维亚。在瑞典的好些墓碑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大意如下的词句：这里所纪念的瑞典的善良农民，年轻时在英格兰卡努特王手下当兵，并得到过丹麦金。

卡努特遣散了他的军队，仅保留在他身旁的一支小的精锐部队，然后着手组织其庞大帝国。

他喜爱英格兰，把它看作他的主要王国。他为消除丹麦人和英国人之间存在的差别而努力。这个工作或许不十分困难，因为成千成万住在英格兰的丹麦人习惯于同原来就在那里的英国人和睦共处，而且老的盎格鲁人，特别是定居在米德兰兹和英格兰北部的盎格鲁人，他们本身毕竟就是北欧人。所以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异不是很大（除开基督教问题，而且在英格兰的丹麦人很快

地成了基督教徒)。在英格兰有好几千个地名使人想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虽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几千个地名证实了老的异教信仰，而在英格兰却只能从少数地方找到这些异教的名称。

卡努特真的成了一个英国人。仅有一次他不得不回到本国去粉碎一个在丹麦的阴谋暴乱。丹麦人对他们的国王从来不在家这一点是不满意的，因而卡努特在丹麦的总督乌尔夫·贾尔有个夺取权力的计划（这个计划牵涉到卡努特的小儿子)。可是卡努特在罗斯基勒大教堂(或在王室宫廷)把乌尔夫·贾尔杀死，并再一次回到英格兰。这个北欧最强大的统治者卡努特王，于1027年复活节①作为康拉德(那天他加冕为皇帝)②的贵宾和见证人，随同康拉德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的走道上漫步。这是海盗们最大的胜利，难以置信的斯堪的纳维亚冒险事业的顶点，几世纪连续不断的航海和与西方交战的成果。

①复活节，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译者

②康拉德(约990—103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027—1039)。——译者

卡努特是一位善良、谨慎的国王。他曾在挪威安置他的一个儿子作幼主，身边用了些权贵，这在那里引起了人们的一些不满。但是卡努特的幸运也是比较短暂的。1035 年11月11日他突然死于夏弗特斯堡，年龄不过三十几岁，葬于温契斯特。

这样新体制在斯堪的纳维亚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西欧君主国的体制。

只要海盗舰队“不受拘束”,只要居住地的酋长们主动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海盗对于西欧仍旧是可怕的威胁。国王一人既经按照西欧方式掌握大权，而当这个君主离开时又没有留下强有力的代理人，或者留下一个懦弱的人，那末斯堪的纳维亚的远征力量就因而受到致命的削弱。

卡努特的两个儿子，尽管十分无能，却都被宣布为英国国王。但在 1042 年 6 月 8 日，卡努特第二个儿子哈迪卡努特在丹麦酋长托维·普鲁德的太晤士河边的漂亮的邸宅作客，当他为主人和女主人喝干角状杯里的祝酒时，却倒地而死。他是被毒死还是中风而死，无法弄清楚。随着他的死，强大的“丹麦帝国”即告终结。

丹麦帝国的崩溃

帝国简直是土崩瓦解。英格兰选出一个英国人的国王（他的家庭半属丹麦血统），即使如此，在丹麦本国甚至没有选出一个丹麦人为国王。挪威已经摆脱了丹麦的强固的羁绊，并且，哈迪卡努特和挪威青年国王善良王马格努斯之间正在不断地酝酿战争，因为哈迪卡努特仿照其父卡努特大帝对挪威提出王位的要求。但是丹麦和挪威的贵族不想进行战争。他们使两个年轻的国王接受妥协，即两人暂时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看谁的寿命最长，谁以后就接收另一个王国。这时英格兰已经摆脱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者们的控制。在哈迪卡努特死后，协议受到尊重，挪威的马格努斯王成为丹麦王。

但另一方面，一个青年人走上了历史舞台。他的名字叫斯汶，他是卡努特大帝的姊妹埃斯特里德的儿子。埃斯特里德嫁给乌尔夫·贾尔，就是被卡努特大帝杀死于罗斯基勒的那个人。乌尔夫被杀时，他的小儿子大约年仅七岁。他已经被带到英格兰，在卡努特大帝宫廷里长大成人。到

哈迪卡努特死时，斯汶已成长为一个谙熟世事的青年，而且在英格兰的有势力的丹麦诸集团聚集在他的周围，想拥立他为英王。可是英国人却更有势力,因此斯汶回到斯堪的纳维亚。他在瑞典同阿农德·雅各布王一起暂时居住了一个时期。后来他来到丹麦，马格努斯就任命他为日德兰伯爵。

马格努斯的谋臣们劝告他不要这样做，但他很年轻，加上他有许多其他事情必须予以照管。

在丹麦南面各地当中，一个叫做温德族①人的海岸部落开始骚动。青齿王哈拉尔德建立了尤姆斯堡,部分地是为了阻止他们前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大的海盗巢穴也成了丹麦本身的危险，因为尤姆斯堡宗族团体认为它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海盗集团。马格努斯这时顺流而下,突袭而占领尤姆斯堡，将堡垒夷为平地（它或许颇象在丹麦所发现的海盗军营）。就温德族人来说，这意味着那很久以来一直监视着他们的强大的斯堪的纳维亚的要塞不再存在了，因此温德族人向北方推进。

①温德族是斯拉夫族的一个支派，初住德国北部一带，现今在东萨克森。——译者

首先马格努斯必须在波罗的海迎击温德族人的舰队，可是后来马上发觉他自己得同向北蜂拥而进入日德兰的庞大的温德族部队，在石勒苏益格的莱斯科夫荒地的陆地上作战。那是一个火辣辣的热天，战斗极为惨烈。马格努斯本人带领丹麦一挪威军队,挥舞着他父亲的“赫尔”(“Hel”)战斧。尽管马格努斯的父亲已是基督徒而且被承认为圣徒，他的战斧却按照古代异教的死亡女神命名。

十九岁的国王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并且把丹麦从那将会永远改变丹麦和丹麦人历史的温德族人的侵略中挽救出来。

但是为了便于他自己夺取丹麦，斯汶·尤尔弗森(或斯汶·埃斯特里德森)就转过来对抗马格努斯，斯汶同马格努斯年年兵戎相见。照例，还是斯汶失利。

在挪威,马格努斯也不得安宁。他的叔父,哈拉尔德·哈德拉达多年在地中海地方出征和服役以后回家，并且要求享有他对挪威王国的那一份权利。开头马格努斯拒绝他叔父的这一要求(尽管后来他让步了),当他同在挪威的哈拉尔德之间的

恶感不断地加深时，他同斯汶之间的友谊却相应地增长，这样马格努斯终于宣布斯汶为他的丹麦王位的继承人。

马格努斯死时还年轻。据说，为了重新征服卡努特大帝的西方王国,他正准备远征英格兰,却在松德海峡从船上跌落在水中淹死。他死亡的消息及时地传到英格兰，于是英国国王停止了正在



“埃德尔河，罗马帝国的边界”。在丹麦旧南方边境的“埃德尔石碑”;于 1671 年建立，1806 年拆除。现存于哥本哈根军事博物馆。

采取的以武力抵抗意料中的侵略的各种措施。哈拉尔德·哈德拉达成为挪威国王，从此以后他同斯汶为了控制丹麦，年年激烈地交战。每年哈拉尔德向南航行到丹麦水域，按照海盗的方式大肆破坏,有几次斯汶差不多取得优势。但是哈拉尔德设法摆脱了他的控制，就这样他终于成了胜利者。

但是，后来哈拉尔德忽然讲和。他有一些较

大的计划，因为他这时也正在准备远征英格兰。这就是1066年以他在斯塔姆弗德桥①之死而告终的一次远征。盛传斯汶曾为英王派遣丹麦的增援部队反抗哈拉尔德，因为斯汶从未放弃再占领他著名的舅父统治过的巨大的英格兰王国的梦想。在他一生中曾几次派遣舰队横渡北海到英格兰，因为从那里的丹麦人的地区不断地传来一种求救的呼声，这是由于征服者威廉②对北方诸郡实行镇压，而那里绝大部分是丹麦人。可是每一次威廉都成功地用老方法即交付丹麦金——或更确切点说可以叫做贿赂,买通了丹麦舰队。归根到底,确实舰队的指挥者们容许他们自己被“买通”,也就是说，受人劝服返航本国。

海盗时代在丹麦也告结束。或者人们可以这样说：以抢劫最邻近的居住地或以进攻丹麦水域内的商船为生的“国内的海盗”,在数量上逐渐下降。丹麦在一个国王之下统一起来了，而且这个

①斯塔姆弗德桥在英国约克郡德尔温河岸，1066年哈拉尔德为英王哈罗德战败阵亡于此。——译者

②征服者威廉（约1027—1087),英国国王(1066—1087)。——译者

国家从未回复到从前那种状况。丹麦人在海盗影响的几世纪里学到某些东西。欧洲文化这时逐渐强加于古老、独立和开化了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人们得再一次记住，所有从南方来的文化潮流总是作为回声而间接地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凯尔特人的侵略从未深入丹麦，并且没有罗马军队推进到日德兰。这个国家从未见过罗马城市的建筑，罗马道路从未蜿蜒盘绕这个国家的翠绿的乡村，罗马的拱桥从未横跨这里的河流，罗马寺庙不曾以罗马诸神和罗马哲理强施于丹麦人或任何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民。如早已指明的那样，这是不列颠群岛同斯堪的纳维亚命运悬殊的主要原因。因为虽然几千斯堪的纳维亚的盎格鲁人，和成千成万的丹麦人，在海盗时代以前与海盗时代中西迁，并在英格兰取得土地或成为城市居民，但他们从未使英格兰成为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他们遇到同他们从本国所带来的文化融合得够好的一种文化状况，可是同西方国家过去原有文化相结合的基督教是如此强大，以致两个北欧文化范围(即不列颠群岛与斯堪的纳维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着。

第三章　早期中世纪

丹麦的海盗时代结束于斯汶·埃斯特里德森时期。由于那些外出的人很少返回，这个时代的结局便比人们所料想的更少令人注目。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编年史和传说远比斯堪的纳维亚的编年史和传说更富有海盗逸事的原因。

今天在古代丹麦土地上没有留下很多东西能促使我们想起海盗的西方大冒险。我们偶而有这类东西，那是通过商业途径或作为战利品而带到丹麦的。回家的贵族们有时带回一些东西，后来又把它们带进了坟墓。有时在各沼译地,人们把物品当作祭品。但总起来说，这是少得令人吃惊的。然而，丹麦的古文石碑却有一些关于那不可思议的过去的世纪的记述。在石勒苏益格，国王斯汶在他的扈从斯卡德尸体的上方树立了一块墓石："西航之人,现死于海德比。"又在斯堪尼亚的一个丹麦古文石碑上沉痛地记载着："托克在西方遭难

死亡。”

在遭受过海盗征伐和征服的英格兰、法兰西、弗里斯兰① 和其他地方，由海盗所散布的恐怖是无可否认的。成千上万的西欧人给杀害了或被迫当了奴隶，因为在海盗时代丹麦福利的主要来源既不是海上贸易、渔业，也不是农业，而几乎只是奴隶买卖。但自然而然地这些残忍的征伐也夺去了成千上万的丹麦人的生命，有的被杀，有的淹死，尽管这些死者除自己外不能责怪别人，但是从丹麦，即海盗的策源地来看，其结局也常常是十分凄惨的。遍及全欧洲的成千上万的寡妇有理由咒骂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可是丹麦也有寡妇，她们每年秋天在船只返航时沿着海滩伫立，徒然地凝视着海外。英国人也许难以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观点来看事物。吉卜林② 在他的《丹麦女人的竖琴歌》里设法运用了这种观点：

①弗里斯兰，今荷兰西北部临北海的一省。——译者

② J·R·吉卜林(1865—1936)，英国反动作家，曾在印度从事新闻工作，到过南非、锡兰和新西兰。他的作品描述英国殖民地生活，歌颂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思想。——译者

抛却家园炉火，
跟随老贼西征，
红颜日夜望归人，
寂寞寡妇最伤情。

斯堪尼亚的瓦利堡墓碑是为纪念那些未曾返回的人所建立的许多墓碑之一。它提供了一种没有夸张、没有任何文学浪漫主义尝试的当时的记载：

斯文、索戈树石碑，
纪念史汶与曼内；
长眠彼岸伦敦地，
愿神赐福英魂慰。

基　督　教

在丹麦本国产生的最大反响就是海盗们从西欧带回基督教这件事。他们曾经将教堂掠夺一空。尽管青齿王哈拉尔德很可能“使丹麦人成了基督徒”,可是一直到斯汶·埃斯特里德森在位时此事才真正地引人注意。卡努特大帝显然派了一些英国修道士到丹麦，但他们在丹麦组织教会却经历了许多困难，在挪威的困难甚至更大，而在

瑞典简直一筹莫展。在瑞典，人们在乌普萨拉①异教的神圣的丛林里还吊着那些作为祭品的牺牲者；在丹麦和挪威大部分已改信基督教以后的许多世代，瑞典那里大锅大锅的献祭的马肉还在继续冒热气。

在斯汶·埃斯特里德森统治之下，丹麦的主教区更巩固地建立起来了。教堂仍旧是用木头建造的，但数目已经非常之多。也许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那时几乎有今天这么多的教堂。因为丹麦甚至在这个早期阶段就被划分为若干教区，并且在斯汶·埃斯特里德森时代划分的区域差不多和现在的区域相当。

年轻的丹麦教会面临的困难是它被置于不来梅②大主教的管辖之下。卡努特大帝曾表示过，希望丹麦教会合并到坎特伯雷去；但首先他未能如

①乌普萨拉，瑞典东南部城市，为古代瑞典异教徒礼拜的中心，有著名的乌普萨拉神庙。每隔九年在此举行一次隆重的庆祝大典，要用九个男人作祭品，用他们的鲜血取悦神灵，将他们的尸体吊在神殿附近林园中的树木上，犬马也同样地被捆在那里。参加祭祀的人必须吸祭品的蒸气，尝供祭的马肝。——译者

② 不来梅为德国北部沿威悉河口的名城。——译者

愿以偿，其次因为丹麦和英格兰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断绝，这种合并也就没有意义了。不来梅比较近。斯汶·埃斯特里德森是教会的朋友，又是一位善于辞令的外交家。他还有别的一些特色：在恋爱方面是轻率的。他曾经同一些各式各样的妇女和姑娘配合，在他死后留下了一大群孩子，这笔“遗产”使新近统一的王国又有分裂的危险。

将国王斯汶在位时的丹麦情况告诉我们的德意志北部编年史家不来梅的亚当，对国王是很尊敬的(他曾亲自见过国王),但对其道德却极为震惊。然而，今天应有不同的见解了。基督教会对待男女关系所采取的态度，在斯堪的纳维亚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情。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心灵中就不存在罪的概念。妇女照例受到高度的尊重（事实上远远超过欧洲的其他地区），道德也是严格的——可就是有不同的规范。在海盗时代和海盗时代以后，丹麦由于成千上万的男人迁到国外，成千上万的海盗被杀害或淹死，于是就有过剩的妇女(包括贵族妇女在内),她们无法结婚。至于一位男贵族或一位国王有临时的情妇，在世界上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确实很自然，斯汶·埃斯特里德森一死，他的儿子一个接一个地登上王位的不下五人，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是他的任何一个正妻所生，尽管他接连娶了三、四个正妻。

这些儿子是哈拉尔德·黑恩、圣王卡努特、饿王奥拉夫、埃里克·伊戈德和尼尔斯。

哈拉尔德统治时期相当短。“黑恩”意指“一块软的磨石”。他性情温和，而且是教会的朋友。

圣 王 卡 努 特

哈拉尔德的兄弟圣王卡努特即位，丹麦人又一次有一位海盗登上王位。卡努特的青年时代是在侵袭的远征之中，特别是在波罗的海一带度过的(根据传闻)。人人料想他在位时海盗的传统将得到恢复。然而，他当上国王时，却改变了作风。他照旧还是坚强的、果断的并有铁的意志，但他现在维护法律制度，整顿税收，特别为教会利益采用了一种税收,即所谓“什一税”,也就是征收整个谷物收获的10%。他为实现解放一切奴隶而工作，还派人到英格兰去取圣奥尔本的遗骸——他心里有着明确的目的：他正在为远征英格

兰进行武装，下定决心要恢复卡努特大帝的遗产；要将威廉逐出英国，并要使他本人加冕为英国国王。丹麦的亡命者川流不息地由英格兰回家，诉说他们每个人多么如饥似渴地盼望解放者的来临。

卡努特在利姆峡湾集中了他的舰队。挪威国王奥拉夫·凯雷也要跟着去，卡努特的姻弟(弗朗德勒的伯爵)同样要去，结果卡努特就能汇集一支拥有一千六百六十艘船的舰队。（当人们记起卡努特大帝用一支仅有二百艘船的舰队征服英格兰时，就会了解圣王卡努特对海上远征必定非常认真，也会了解威廉有极其重要的理由采取他所作的防御戒备。）

参战的海军兵力分配如下：挪威船六十艘，弗朗德勒船六百艘和丹麦船一千二百艘①。在这几百年的航海时代里，丹麦的“海上战斗部队”曾一直是由大约一千二百艘船组成。挪威的“海上战斗部队”则规定为三百一十艘船，但是这种兵力所组成的挪威海军实际上从未出航过。尽管两国大

①根据这里记载的兵力配备，舰队拥有的船只总数为一千八百六十艘，而上文作一千六百六十艘，恐误。——译者

小不同，丹麦的居民却有挪威的两倍，而且在丹麦岛上王国里绝大部分的人口是靠近海边居住的。

舰队聚集在阿格尔堡古老的海军根据地。但卡努特不得不南下到石勒苏益格的边界去，因为即将大举西征的消息一透露，边界南方的各族人民就开始骚动。从这些地方的人们的观点看来，这正象在青齿王哈拉尔德时代一样，是出征丹麦的最好时机。

当卡努特正在南方试图稳定局势时，在他的大舰队中开始酝酿着动乱。征服者威廉曾经派遣密使带着大笔用作贿赂的款项到丹麦——他们起了作用。而且，被征来作战的农民也变得不耐烦了。时间在过去，粮秣渐渐不足。舰队出动越迟，回家就会越晚。自耕农民送了一封信到石勒苏益格，要求卡努特回来。他发怒了，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整顿好边界秩序，他的巨大舰队就分裂了。到他转回阿格尔堡时只剩下挪威人的船只。他首先感谢他们的忠诚，并打发他们回家。

在英格兰，威廉完全不敢放松他的警戒，因为卡努特很可能在下一年又集中另一支舰队。可

是卡努特并未如此,他却到处巡行,借"妨碍了国王的战争"的罪名对农民征收沉重的罚款。这件事以日德兰极北方的叛乱而告终。卡努特不得不向南逃。他渡过小贝耳特海峡到菲英岛，到欧登塞城。欧登塞是菲英岛上最大的城市。这个名字在古代丹麦语中是"Odins Vi"，意思是"奥丁的神龛"。在这里,卡努特大帝曾建立一所由英国修道士管理的修道院。在欧登塞大教堂里，卡努特设立了英国圣徒圣奥尔本的神龛，他认为这位圣徒曾使他远征英格兰获得成功。现在，在他危急的时刻就要靠圣奥尔本来援助他了，可是，农民正是在这个教堂里设法杀掉了他们的国王。

卡努特的兄弟奥拉夫当了国王，但在随后的岁月里，一连串的歉收终于使丹麦遭到饥荒的打击。同时，在欧登塞的卡努特王的墓地开始发生奇迹：瞎子恢复了他们的视力，跛子能重新用腿走路，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痊愈了。有流言传播，大意说卡努特王是一位圣徒，农民杀死了"Guds Drot"（神的王），歉收和饥荒就是神对丹麦人的惩罚。

奥拉夫做了九年丹麦国王。直到他死去，谷

物收获才又逐渐地好起来,在丹麦史的年代记里,给予他饿王奥拉夫的称号。

十字军——教堂建筑物

奥拉夫之后由他的兄弟埃里克继承，于是谷物又开始生长。所以埃里克得到“伊戈德”的称号，它是*den eneste gode*的缩写，意思是“唯一善良的〔王〕”。这时教皇乌尔班正在鼓动十字军①，欧洲的整个骑士都在向圣地前进。埃里克非常热衷于他那个时代的新思想，但他并没有加入十字军，而是到罗马去和教皇交涉，部分是关于使丹麦教会脱离不来梅的管辖，部分是关于使他的哥哥卡努特给正式地认可为圣徒。教皇答应注意这两件事，于是埃里克就回家了。几年以后他又动身远行。据传说，有一天一位奇异的游行歌手来到国王的宫廷并开始演奏古怪的音乐，使埃里

①乌尔班二世（约1042—1099），罗马教皇（1088—1099）。1095年他在法国中部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发动十字军东侵（这是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对东方伊斯兰教国家的侵略性远征，参加者以红十字为标记，因而名为十字军）。——译者

克王大发雷霆，杀死了他自己的三个扈从。他应许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作为一种忏悔—— 因此成为第一位去耶路撒冷朝拜的欧洲国王。

他旅经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访问了皇帝的斯堪的纳维亚卫队（瓦兰吉亚人）的成员们，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他从那里启航到圣地，却在途中死于塞浦路斯。他的妻子博迪耳王后独自继续前进，但她好容易刚刚看了圣城一眼，就在橄榄山离开了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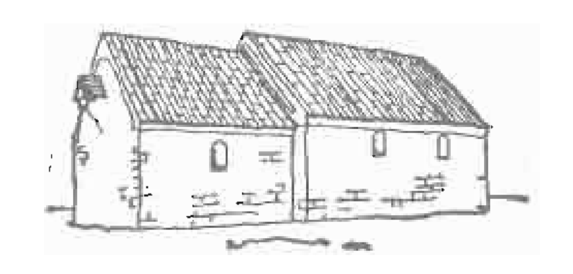
国王去世的消息差不多在一年以后才传到丹麦，于是埃里克的兄弟尼尔斯（斯汶·埃斯特里德森的第五个儿子）成为国王。第六个儿子曾试图自己宣布为王，但在去维堡庭①的路上死去。

尼尔斯统治国家有三十年，在他的治理之下，贸易和航运业都兴盛起来，全国呈现一片太平景象，石建教堂到处出现（如前面所提到的，较早的教堂是用木头建造的）。这些新教堂不是用砖，而是用花岗石、石灰石或砂石建造的，尽管丹麦很少

①指去参加在维堡举行的“庭”的会议，以便在会上宣布为王。维堡，日德兰半岛北部的一个城市；“庭”为古代丹麦自由民的集会。—— 译者

石矿。仅在波恩荷尔姆岛上和在斯堪尼亚诸州内，才有可能从岩石地面上取得石头；在别的地方，就必须把发现埋藏在粘土土壤里的石头撬出来，这些石头是在冰川期从挪威和瑞典冲刷下来的。

教堂朴素、严肃而又简单，多少有些象英国最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教堂。然而，特别是在菲英岛上和在日德兰，它们却装饰着一种原始式样的雕刻，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是当时欧洲所创造的给人印象最深的事物之一。这不是艺术家的精湛的艺术，而是一种比较笨重的、一种有点异



最古老的丹麦石建教堂正象最古老的英国教堂，构造简单：教堂房屋与圣坛之外，别无他物。

教形式的石刻。教堂内部装饰有拜占庭式① 的华丽的壁饰，其中有些一直保存到今天。最奇特的

①拜占庭式，早期中世纪拜占庭的建筑形式，教堂内部装饰非常豪华，并有镶嵌细工。——译者

是沉重的花岗石或砂石制的为洗礼用的圣水盆；虽然式样笨重，却常常是令人难忘的雕刻品。在古代的丹麦土地（即今天的丹麦加上石勒苏益格南部和斯堪尼亚诸州）上，有将近二千个这种古老的中世纪的石制圣水盆一直保存到我们这个时代。这大概是欧洲最大的搜集品。

骑士时代①——觊觎王位者的争夺

国王尼尔斯在位时期丹麦就到了“骑士时代”，但它采取了和欧洲南部较远地区不同的形式。丹麦贵族不是居住城堡的骑士，而是农庄主。甚至他们之中最富足的也和土地以及航运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产生了一种稳重的态度，剩下很少时间过侠义的传奇式的生活，丹麦人向南出发经过欧洲去参加十字军的也不多。

丹麦王位这时还受着许多“觊觎王位者”的威胁。这些王子的父亲曾当过国王，认为他们有权为王。最突出的一个是一位名叫卡努特·拉瓦德的青年人，他是埃里克·伊戈德的儿子。尼尔斯

①十一到十四世纪骑士制盛行的时代。——译者

任命他做石勒苏益格的“公爵”,以便他能看管边界。卡努特·拉瓦德却在那里采取了自主的政策，这使他的堂兄弟国王尼尔斯的儿子马格努斯感到不安。马格努斯本人还是丹麦边界以外的王，因为瑞典的西哥特人曾高呼拥他为王。他通过他的母亲要求获得瑞典的土地。尼尔斯老王按照一些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贵族农庄主的方法平稳而坚定地料理国家事务，许多贵族对他有些不满。被时兴的骑士思想迷住的贵族与扈从觉得他土里土气；而这时德国人又在向前推进，其目的是要分享波罗的海的贸易权利。卡努特·拉瓦德深受德国人思想的影响,认为丹麦人应向德国人学习。尼尔斯所感到的显然恰恰相反。支持卡努特·拉瓦德的形成了一派，形势变得危急了。卡努特·拉瓦德独力地在丹麦边界南方征服了相当多的土地，并从而成为罗退耳皇帝①的封臣。于是尼尔斯不得不采取行动，因为随着他自己的公爵兼边界守护人成为同一边界的另一边的“总督”,这种政治形势显然是维持不住的。卡努特·拉瓦德在

①罗退耳（795—855），法兰克帝国皇帝（840—855）。——译者

石勒苏益格接待了他的叔父国王尼尔斯。事前不久，卡努特被立为边界人——通称为奥博特里特人——的王。他直截了当地戴上新王的王冠来到宴会上，换句话说他表示自己和尼尔斯王是同等地位。老王未说什么，只是召唤他到里伯①去会见。卡努特·拉瓦德按时出席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远，就向尼尔斯王宣誓效忠，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在1031年的圣诞节日,卡努特·拉瓦德作为尼尔斯王的客人正停留在西兰岛。节日宴会后，他在林斯特德(也在西兰岛上)附近的哈拉尔德斯特德拜望他的堂兄弟；尼尔斯王的儿子马格努斯来到这里，请求他到外面树林里与其会见。卡努特骑马出来，于是马格努斯及其扈从就杀害了他。

这次杀害引起了很大的震惊，卡努特·拉瓦德的同党要求报仇。尼尔斯王不得不许诺暂时将马格努斯逐出他的宫廷；但是马格努斯不久以后仍然回来了。

①里伯，日德兰半岛西南部城镇，沿里伯河。——译者

支持死去的公爵的那一派力量并不特别强。尼尔斯王和马格努斯在其背后几乎有整个丹麦教会，包括主教在内的支持。可是卡努特·拉瓦德的兄弟埃里克不肯罢休。他部分地得到由边界南方借来的德国战士的帮助而对尼尔斯王进行战争。开始情况不妙，尼尔斯王获胜。但是最后埃里克十分幸运地征服了整个斯堪尼亚。在1134年的圣灵降临节，尼尔斯王同他的儿子带着远征舰队在斯堪尼亚登陆，目的是重新征服这些州。可是在福德维格上岸时，国王的军队受到了埃里克及其德国骑兵的奇袭。结果是一场激烈的血战。征召来的农民由于不习惯同有新式武装的骑兵战斗，向船上逃去。当老王和几乎全部军队偷偷地逃回船上时，马格努斯和一小群人进行了猛烈的“最后抵抗”。在这次最后的战斗中，马格努斯阵亡，七个丹麦主教中有五个战死，维斯特腊斯的主教（他是马格努斯在西哥特领地上的主教）也阵亡了。六十个神甫同样丧失了生命。只有两个丹麦主教没有参加战斗。一个是大主教本人——但他毕竟是年近八十的人了。

尼尔斯王渡海至日德兰，从那里南下到石勒

苏益格，卡努特·拉瓦德的根据地。全国舆论认为福德维格之战是神所计划的、作为对杀害卡努特·拉瓦德的罪恶的一种惩罚。尼尔斯王的儿子即继承人已经阵亡,这样尼尔斯就绝了后裔(按照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想法，这是一个人所遇到的最坏的命运）。这时年近七十的尼尔斯王在石勒苏益格的街上被卡努特·拉瓦德的帮会弟兄杀死。这些人的义务就是为他们的帮会会首报仇。于是埃里克当上了国王。

他得到“伊谬恩”的绰号,这是代表“唯一难忘的人”几个字的缩写,但他是严酷而残忍的。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逮捕了侄子们，把他们带到斯堪尼亚，并在那里杀害了他们。他成为众人所厌恶的人；在石勒苏益格庭(*Thing*）的一次集会中，他被一位名叫布莱克·普劳的日德兰贵族杀死。国王的年轻的侄儿，名字也叫埃里克的，要保护死尸，但布莱克·普劳建议他冷静地看待事物，从而就会发觉这“对他有利”。他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就继承他叔父而成为国王。但他不是一个坚强的君主，所以得到了羔羊王埃里克的称号。

其后国家开始分裂，也就是说，每个农民居

住地差不多和王国统一前的情况一样开始自治。事实上，国王本人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居住地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贸易和航运业一如既往。

可是海上受到威胁。

温德族人还居住在波罗的海以南，而且只要丹麦国王不能保持海上不受海贼的侵袭，就会给温德族人以巨大的可乘之机。他们很快地利用这些机会不仅去干抢劫勾当，而且按地道的海盗作风沿丹麦海岸发动袭击。由此丹麦人就有机会亲自尝到他们在几世纪中曾经给予西欧的那种待遇了。

但羔羊王埃里克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由英格兰的丹麦人居住地又一次传来求援的呼声，正象以往盛时一样，埃里克在发动远征英格兰以前，发出了武装起来的号召。他甚至随身带着马匹，这是古代海盗王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总是在到达英格兰时才“取得”马匹的。丹麦舰队十分安全地登了陆，但是军队被打败了，因此万事一场空。埃里克在位仅九年就退位而进入修道院。此后不久他就死了。

有三个现成的王位继承人等待登基。最大的一个，斯汶先当上国王。但在他的身边出现了卡努特。卡努特是尼尔斯王的儿子马格努斯之子，所以斯汶不能轻易地将他撇在一边，因此他们就成为共同摄政者。此后第三位人物隐隐约约地出现在舞台上，这是已经被杀害的卡努特·拉瓦德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瓦耳德马，相当于俄国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经由俄罗斯传来的德国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名字)。这是因为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特别是来自瑞典的),曾经在俄罗斯的西部建立了永久的居住地，瓦耳德马的母亲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尽管卡努特是杀害瓦耳德马父亲的凶手的儿子，但两人却联合起来对抗斯汶。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三人将整个情况提交德国皇帝请求公断。回溯到马格努斯同埃里克·伊戈德之间闹纠纷的日子，当事人在斗争中为要得到皇帝的支持，都曾将他作为他们的封建领主而对他宣誓效忠。最后的结果是三个国王把国家分成三部分，每人得到一部分。换句话说，丹麦的统一又一次给牺牲了。但是分割之后几天三位国王出席罗斯基勒王城大宴会。那天傍晚，武装的扈从闯进大厅，

熄灭了灯光。卡努特被杀，瓦耳德马受了伤。人们立即断言这必定是斯汶试图杀害他的两位王室伙伴。在"罗斯基勒血腥的大宴会"之后就没有建立和平的希望了。瓦耳德马逃到日德兰，于是斯汶带领一支舰队和军队追赶他。在格雷德荒地两军交锋。瓦耳德马胜利了，斯汶逃跑，但他在逃跑途中被一位农民用斧头劈开脑袋而丧命。瓦耳德马成了丹麦唯一的王。

瓦耳德马王族的伟大时期

瓦耳德马是在他的父亲卡努特·拉瓦德被杀后一星期出生的；他在一位名叫阿塞·里格的西兰岛贵族家里，同里格的两个儿子埃斯伯恩和阿布萨朗一起长大成人。埃斯伯恩成为瓦耳德马的一个扈从。阿布萨朗曾经出席过"血腥的大宴会"，又刚从巴黎学习了一个时期回来，他成为罗斯基勒的主教—— 多半是僧会会员正要选举新主教时瓦耳德马出面的结果。

到巴黎学习，多年来是丹麦人的通常惯例。神学者和贵族一样前往法国的首都，精通了当代一切教会的、医学的和哲学的知识后，在适当的

时候回到本国。这时丹麦的大主教是欧洲的一位学者埃斯基尔德。他为要拜望教会的领袖们，时常到南方去，到罗马去过好几次。正在这时欧洲对教皇职位有着激烈的争夺，在争论中埃斯基尔德和瓦耳德马王各人支持各自的候选人。换句话说，国王和他的大主教是仇敌。埃斯基尔德不得不过许多年的流亡生活，同时瓦耳德马在丹麦又忙着注意其他事情。虽然贸易、农业和航运业一点也没有衰落,国家的组织却由于“王子战争”而严重地削弱了。瓦耳德马着手重建秩序的工作。他曾经对德国皇帝宣誓效忠，但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干涉他统治丹麦的方式。国王有阿布萨朗在身边，这位罗斯基勒的青年主教，又是国王的结拜兄弟，同国王一起承担了保护国家免受温德族人蹂躏的任务。他俩都了解到要制服温德族人就意味着必须对他们的基地加以打击，所以古代丹麦的远征舰队必须再一次给召集起来。开始时这是不容易的。当武装的号召传出时，农民都不出面。然而逐渐地在他们开始看到号召背后的决心是比较坚定时，他们就响应了。结果远征部队和以往一样又一度成为拥有约一千二百艘船的

强大队伍。主要的攻击是指向吕根岛，温德族人在岛上阿尔科纳镇里有他们的主要神龛（斯范特维特神庙)。吕根岛的居民虽曾几度受洗而成为基督徒，却仍然是异教徒。

瓦耳德马和阿布萨朗征服了阿尔科纳，摧毁了神庙，推翻了斯范特维特神的偶像，而且吕根岛归入丹麦的统辖。

但是反抗温德族人的战争并没有在此结束。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丹麦舰队向南航行并在温德族人的土地上造成可怕的破坏。最新式的城堡在丹麦许多城镇里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国家南部和沿着丹麦边界一带；直到当时为止，那里一直有通称为丹内维尔克的古代边界防御工事防卫着。为了保护国家免除来自南方的袭击，瓦耳德马建造了一座时兴的砖墙要塞。因为瓦耳德马在温德族人的土地上活动之后，几个德意志北部的诸侯感到不满。在最初几年里瓦耳德马不得不同德国公爵亨里克·洛埃费分享他由温德兰得到的战利品，同样地还分享他由温德兰得到的赔偿与税收，直到过了一些时候他才强大得足够使他自己摆脱这种境况。

年老的大主教埃斯基尔德最后放弃了职位，瓦耳德马和阿布萨朗到了丹麦大主教区隆德。阿布萨朗当选了，选出这个人看来好象一定是非常违反埃斯基尔德的意愿。但阿布萨朗对选举本身运用得如此熟练，使他不仅当选为丹麦的大主教和斯堪尼亚诸州的主教，并且还保留了他在罗斯基勒的主教职位。这样他的权力变得很大。不过他担任斯堪尼亚诸州的大主教职位，搞的并不那么顺利，斯堪尼亚人对他的严格教规和新主教税收很恼火，最后他不得不逃到西兰岛。瓦耳德马被迫带领一支日德兰人的军队到那里，斯堪尼亚才又平息下来。

后来瓦耳德马在伏尔丁堡城堡突然死去。他葬于他自己在林斯特德建造的大寺院的附属教堂里，这所教堂到今天仍旧保存着。

瓦耳德马的儿子卡努特已长大成人，但是阿布萨朗（当时在国内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力）代卡努特统治。由德国皇帝那里来了消息，说他在等待接受青年国王的效忠宣誓，可是阿布萨朗作了大意如下的答复：如果皇帝想要卡努特宣誓效忠，那么他最好给卡努特一片德意志北部的土地，而

在丹麦，卡努特是国王，所以正象皇帝在德意志一样是自由和独立的。皇帝大发雷霆，但由于有许多事情要料理，因而没有取得效忠的誓言，这件事也没有再提出来。由于采取这一步骤，阿布萨朗就制止了一种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发展到使丹麦终于要沦为德国的属国的危险局势。

皇帝本人没有向丹麦进军，却劝说布吉斯劳公爵进行战争。阿布萨朗从一位效忠丹麦的温德族的王侯那里得到消息，就发出了武装起来的号召。但是通知仅在几天后就要出发，所以日德兰人没有及时到达，从斯堪尼亚诸州只来了很少的船。阿布萨朗仍然启航，他用突然袭击吓坏了布吉斯劳的水手们，夺取了他的大部分船只，成功地获得他的大舰队。布吉斯劳向卡努特王宣誓效忠，于是来自温德兰的威胁终于解除，皇帝也没有派臣属作进攻丹麦的进一步尝试。

这次战争终于成为日渐衰老的阿布萨朗的最后一次海战。他退回到陆地。此后不久他被迫让出罗斯基勒的主教职位，尽管他还是大主教，最后却退隐到索勒修道院，并在那里度过晚年，但他还是紧握着他的武器和铠甲作为他光荣的过去

的纪念物。他被埋葬在他自己建造的索勒修道院教堂的祭坛之前，到今天还长眠于此——虽然现在他的坟墓实际上是在祭坛之后，因为在宗教改革时祭坛移到前面了。

阿布萨朗大主教是丹麦早期中世纪最显著的人物之一。他不象他的前任埃斯基尔德大主教那样关心学术研究。他也不是诚心诚意地、非常热情地致力于大欧洲教会的事业。他生来就很有古代北欧人、古代丹麦人的气质。阿布萨朗是一位西兰岛贵族的儿子，一生喜爱土地。他获得了一些地产，为他家男性继承人准备的产业数量达到如此程度，以至到他死时斯堪尼亚诸州和西兰岛的大量面积的土地都在他家掌握之中。他在索勒建造了修道院教堂，随着罗斯基勒大教堂的建造，开始了大规模修建法国式建筑的活动。他对全国的教堂和修道院作了有价值的捐献。尽管阿布萨朗是主教，又曾在巴黎研究神学，但他仍有一颗海盗的心。他年复一年地参加海上远征，十分欣赏这种战斗；他从不满足于派代表而总是亲自积极指挥。他还在丹麦树立了或许是最后的古文石碑。古代丹麦文字仍旧与新的教会文字一起使用，

特别是在墓石上，有时也在洗礼用的圣水盆上和其他地方。但阿布萨朗和一位贵族友人一道在斯堪尼亚建造了一座教堂，为了纪念这教堂的建造，树立了一个古式的古文石碑，恳求神们保佑这两位教堂建造者：阿斯布乔恩·米尔和阿布萨朗大主教。

阿布萨朗还留下了一对别的纪念物。在瓦耳德马大王用一连串新城堡布满丹麦时，他无力亲自建造全部城堡，所以让一些亲信在各个地方建造他们自己的城堡。于是一位贵族被允许在尼堡建立城堡；阿布萨朗的兄弟埃斯伯恩在卡隆堡建造了一个；阿布萨朗自己在松德海峡岸旁一个小镇上建造了另一个。这就是 *Havn*，意思是“港”或“安全地方”。国王把这个城市作为对罗斯基勒的主教的礼物而赠给了阿布萨朗。阿布萨朗开发了



西兰岛的卡隆堡，阿布萨朗的兄弟埃斯伯恩建造的一座有五个塔楼的十字形的教堂，在北欧独具特色。

这个地方,改善了通商设备,由于这个缘故他现在被认为是这个城市的创立者，尽管在他之前它已经存在几百年了。这个城市就是今天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它在丹麦语中是 *Kφbenhavn* 即 *Kφbmands—havn*“商人的港”的缩写。

尽管阿布萨朗并不十分关心学术（就我们所能确定的来说），然而却是由于他的倡导，一种最有价值的早期中世纪的文字记载产生了：这就是阿布萨朗安排他的书记萨克斯写作丹麦“编年史”的工作。

阿布萨朗在巴黎观察到西欧国家如何在编年史里记载了他们的过去，他认识到如果丹麦现在希望成为一个欧洲的国家，那么她的过去也要写入欧洲历史的年代记中。所以他安排萨克斯做这工作,并且为了同一原因务必要他用拉丁文(当时很少丹麦人懂得的语言）书写。在这时期和此后，丹麦为一方,挪威同冰岛为另一方,同样都有了记下他们过去历史的编年史，两者之间却有相当大的差别。冰岛的和挪威的“萨伽①”分别用冰岛文

①萨伽，冰岛和挪威的以英雄、国王为主题的传说（或故事）、历史记载。—— 译者

和西部挪威文写成，是给本国人阅读的。萨克斯的著作打算给丹麦人看，但也打算给欧洲其他国家的人看。由于丹麦在五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位于最南方并因此最接近欧洲其他国家，她第一个成为欧洲的国家，而挪威和冰岛却在较大程度上继续保留他们那种相对地未受外界影响的古老的文化思想。萨克斯讲到卡努特大帝和青齿王哈拉尔德时，是把他们作为久已遗忘的古代历史人物来叙述的。但挪威历史家斯诺里写到同一时期的挪威国王，那些已经死去好几百年的国王时，人们得到的印象却是：他本人熟悉这些国王，好象是他们的同时代人。

萨克斯用流畅的拉丁文将从远古以来的丹麦人的历史作了非常概括的说明。他叙述了有关丹麦古代史的一切古老的神话和萨伽，渐渐地他的作品就愈来愈成为一部真实的历史记载。 他描述了丹麦诸王的命运，又说到各式各样丹麦贵族的种种情况。他时常陷入萨伽的纯粹奇谈之中，终于又转回来描述他的祖先的时代，最后描述他自己的时代,包括“王子战争”和瓦耳德马及阿布萨朗的极盛时期。但阿布萨朗是编年史的主要人

物。这整个有分量的古抄本极力将阿布萨朗描绘成“祖国之父”,因而就有点把瓦耳德马放在配角的地位上了。由此可见，萨克斯不是完全客观的，可是只要人们记住这一点，那么他的记事还是对了解丹麦整个早期中世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所记述的丰富的民间传说是有巨大的价值的，因为有关丹麦较模糊的过去的大多数英雄神话和萨伽，只有通过他的著作我们才知道。由于冰岛人斯诺里在好几十年以后也着手写了挪威诸王的萨伽，其中也常常描述丹麦的情况，丹麦和挪威就有当代或至少是古代的异常充分的文字材料了。然而，瑞典却从未有一个斯诺里或萨克斯，所以早期中世纪的瑞典史仍然隐藏在黑幕里。

丹 麦 的 教 堂

在瓦耳德马大王和卡努特六世统治的年代里,丹麦有了进步。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农业有新的进展（因为这一时期建立了很多新的村落和大的农庄）;这是航运业的黄金时代;贸易繁荣;丹麦城镇必然享有进出口的大量营业额。在农业地区和居住地，资金的继续增长由以下事实得到证明，

即教堂继续在建造，甚至乡村教堂也有华美的设备。在丹麦基督教的最初几世纪里，丹麦的教堂，正象挪威的教堂一样，显示出英国的影响。在挪威，这种英国的影响延及整个中世纪，因为挪威同欧洲最普通的接触方法是乘船到英国去。丹麦在卡努特大帝时代，英国的影响自然是充分的，但是属于这样遥远年代的教会遗物保存在今天丹麦的并不多。后来，与英国关系破裂时，丹麦教会的兴趣就朝向南方和西南方了。丹麦学生前往巴黎，研究法国建筑师的作品。德国的，特别是来因地区的宏大的教堂建筑活动也终于影响到丹麦。即使如此，在英国和丹麦之间连接的链环还是能够找到，尽管经过中世纪最初几世纪它逐渐变得不大显著了。一些丹麦的教堂（例如在利姆峡湾上方泰伊的维斯特维格教堂）完全是英国式的。显示英国影响的教堂建筑在西兰岛也有所发现,同样在波罗的海之滨默恩岛上也有所发现;最后，一种明显的英国特色表现在一些以有圆形塔楼为特征的教堂上，今天这种教堂仅在过去属于丹麦的斯堪尼亚诸州和石勒苏益格南部还保存着——类似的教堂在诺尔弗克和塞弗克的古代“丹

麦”郡里都有所发现。丹麦教堂建筑的各方面受英国影响，大概是由这一事实造成的，即在威廉征服者征服英格兰以后，一些丹麦人和丹麦人家庭的后代为了回到故国而离开英格兰。在他们当中无疑有一些营造师，当时丹麦大概有很多工作给他们做。在仅仅几个世代的过程里，乡村教堂非常迅速地兴起，所以大约有一千五百到二千所教堂一定是在这些年内建成的。在维斯特维格建成的那所纯英国式的教堂（上面已提到）原来是作为大教堂建造的。它位于利姆峡湾进入北海的旧湾口上，因为是在这里船只从丹麦出发开往英格兰，在这里八字须王斯汶和卡努特大帝启航，在这里圣王卡努特召集他的舰队准备远征英格兰，并从这里商船向英国港口前进。但是当峡湾口充满了泥砂，峡湾闭塞的时候（大约在十三世纪的某个时期），这里就不再通航了。维斯特维格的主教向北移到博格卢姆。维斯特维格的教堂作为修道院的教堂继续存在着，不过从没有建成大的主教大教堂形式，所以保留了纯英国式的外形——自然应当记住，它还没有经历过几个世纪以来在式样和种种扩建部分给英国教堂留下痕迹的一切变化。

今天维斯特维格教堂在日德兰西部的一个空旷的地方，面对西方、越过陆地、朝向大海，它是一座渴望商业的各种征服之梦的混合物的纪念碑，这些梦有的是实现了，那就是构成由古代丹麦统治者所从事的到西方去的大冒险。

城镇仍然无足轻重，其中大部分是小的。丹麦城镇发展的整个过程受几个特殊因素的支配。由于这个国家的地理构造上的原因，即各个不同的主要地区拥有许多峡湾和海湾以及五百个邻接的岛屿，要把航运业集中到几个特殊的关键地点一直是一个问题，因为到处都有可用的港口设施。这反过来又导致这样的形势，使丹麦成为在欧洲（按面积比例来说）有最多城镇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城镇在扩展上总是遇到困难的原因。几世纪以后就有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在1600年左右，挪威总共有十个“市镇”，丹麦却不少于八十一个，但其中每一个，周围农村的面积都很小。这是原因之一，说明尽管这个国家占有优越的战略地位，从商业观点来看，丹麦城镇却从没有象中世纪欧洲的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及其他主要的贸易中心那样扩展。从一个良好的港口到另一

个同样良好的港口距离太短，而又没有腹地。

卡努特六世死于 1202 年，没有子嗣。在他的一生中，他把更多兴趣放在教会里而不放在王位上，因为阿布萨朗已经照看了国家的事务。卡努特由他的兄弟瓦耳德马继承。

胜利王瓦耳德马

这位瓦耳德马——瓦耳德马二世——是一位精明的、意志坚强的、富有首创精神的人。他年轻时曾做过石勒苏益格的公爵，担任守卫边界的任务；换句话说，他占有同他祖父卡努特·拉瓦德同样的地位。在那里他同一位名字也叫瓦耳德马的亲戚争吵不和，这人当时已经是石勒苏益格的主教。这位瓦耳德马主教认为他有要求丹麦王位的权利，无论如何有要求公爵的头衔和地位的权利。然而，尽管瓦耳德马主教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石勒苏益格公爵，在这期间他模范地守卫着边界，但他后来还是被解职，而将此职位给予瓦耳德马王子。这是主教决不能宽恕的一件事。他将整个一生都用来对丹麦作战。他总是沿着边界发动叛乱，煽动不满，和本国的敌人协力结合；最后宣布

自己为王。他进而和教皇冲突，公然反抗罗马教廷，此后成为一个抱恨而失望的人，进了修道院。

同时，瓦耳德马二世统治丹麦。他有着伟大的计划。骑士道的概念在丹麦的贵族中逐渐得到了更坚实的立足点，瓦耳德马可不是骑士：他是一个政治家。他首先关心的是丹麦南部边界。他为了使以石勒苏益格为中心的重要航运贸易不致受到危险，就对保卫这条边界特别关心。他的政策驱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征服，最后的结果是:德意志北部相当大的一片一片的土地都置于丹麦国王的统治之下，而且皇帝承认丹麦国王对这些领土的权利。一切都是一帆风顺，丹麦开始梦想着干大事。丹麦舰队是一个经常的、组织健全的机构，事实上同几次对英格兰大远征时期组织得一样。差不多同样类型的船只，就是说古老的、没有甲板的海盗船还在使用。为着商业航运的目的，一种稍稍短些的船只已经发展起来。它吃水较深，因此能载较多的货物。但即使如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船只建造方面的优越技术逐渐地落后了。这多半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农村居住地，人们仍然喜爱旧式船只；构成这种航运活动的主

要推动力的，仍然是农村居住地而不是城镇。这就意味着：第一，是农村居住地的保守态度占优势；第二，必须使用这一种类型的船只，它能被拖上海滩，又能沿浅的峡湾和河流向上航行。

瓦耳德马对德意志北部的多次征服的消息传开了。人们把他看成是无敌的，看成“幸运的人”，因为在基督教传入以前的、旧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概念，如“命运”和“幸运”还不曾被人遗忘。一个人要承受他不能逃避的、同时也无法改变的“命运”。然而，一个人也可以是“幸运的人”，于是人人都追随他，正象海盗时代的人们追随伟大的“幸运的人们”一样。

到这时，温德族海贼已经几乎完全被逐出丹麦海面。丹麦教会在它存在的最初几世纪内是忠实地支持国王的，国王也就既支持又帮助了教会。仅在偶然的时期如象埃斯基尔德大主教在职时，国王与教会之间才存在紧张状态。神甫在教区执行他们的职务。就生命和财产的保护、死后生活中灵魂的得救来说，农民们逐渐习惯于基督教的想法。但是关于土壤的肥沃、牲口的兴旺、谷物生长的状况、海上船只的运道，旧的信仰和想法

还没有抛弃——圣经里没有提到如何饲养家畜、如何保证人们的田地生产农作物，所以在这些事情方面，旧的习惯还保持着。用火来降福家畜，相信古代异教当作祭品的泉水的力量，供奉田里的神圣石块，保护古老的神圣树木。而教会对这些似乎都没有反对，这或许是因为丹麦教会已经以惊人的速度丹麦化了。教区神甫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在国内生长的人们，他们还把古代丹麦的习惯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而然的。

石器切削工匠在花岗岩教堂继续工作。实际上，所有丹麦教堂，无论大小，现在都装饰着用鲜明色彩作成的壁画，而祭坛后的镀金铜箔的金色雕画则成为丹麦的一种特制品。整个欧洲仅有现存的十七个这种祭坛后的古老的铜箔雕画的正面（Antemensales），其中在丹麦日德兰北部制成的就不下八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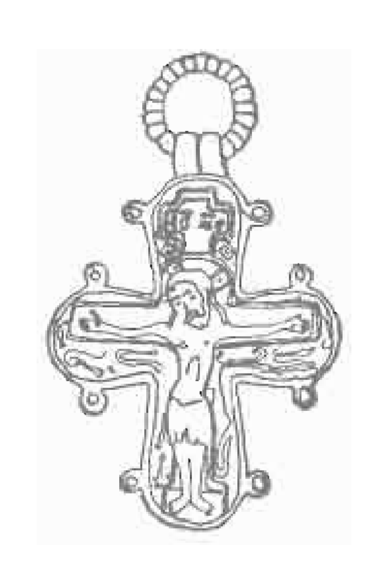
瓦耳德马结婚相当晚。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时间谈情说爱。正如旧日的丹麦诸王，他对婚姻问题有鲜明的见解。他已经和好几个妇女生下几个小孩了，其中有一个儿子是和阿布萨朗的兄弟埃斯伯恩·斯纳尔的寡妇生的。

瓦耳德马在三十五、六岁时最终选到一位新娘，这是一位年龄大约不超过十四岁的少女。她是波希米亚①国王的女儿。这种选择是背离丹麦王室的惯例的。直到并且包括国王尼尔斯在内，即使有偶然的例外，国王照例要娶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妻子，但后来则向较南的地方寻求妻子。然而胜利王瓦耳德马所作的挑选是独特的。波希米亚国王抛弃了他自己的妻子，因而使她过着流亡的生活。她曾向她丈夫的家族、向皇帝、向教皇寻求帮助，但没有人愿意帮助她，所以她是无依无靠的。她的许多女儿在政治上说来不能看做"佳偶",然而,她们当中的一位即德拉戈米尔却成了瓦耳德马的王后。她的难读的名字给改为丹麦语达格玛,意思是"曙光"或"黎明少女"。

关于达格玛的史实我们差不多一无所知，但她成为流行的民间诗歌中的中心人物。在诗歌里她被描写为一位有才智的、相当精明的少女。例如，她在接受其求婚者的婚约之前，要求了解关于丹麦财政的全部事实。她由易北河航行北上，

①波希米亚，中世纪封建国家，在今捷克西部。——译者

在当时丹麦最大的商业中心里伯城上岸。此后，直到我们在一个最可爱的丹麦古老的民谣中发现关于她死亡的故事以前，没有听说过有关她的事情。她卧病在里伯，而国王却在日德兰中部的斯卡讷堡。在她病榻的周围聚集着“丹麦的所有贵妇”，但她们无能为力。达格玛知道她即将死去，就派人去请瓦耳德马国王。她的“男仆”,实际上是她马房的小厮，跳上一匹马，奔驰了八十哩到达斯卡讷堡。瓦耳德马立刻把他的马上鞍,“带领



“达格玛十字架”，大概得自在林斯特德的达格玛王后之墓。为拜占廷的珐琅和黄金所制造。存于国立博物馆。

一百名扈从”通过日德兰沼泽向南驰来。实际上他是这样地竭力奔驰,乃至“当他跨过里伯桥时,只

有‘陛下,一人在那里奔驰”。但他还是太晚了:“当国王骑马奔上大街时，王后达格玛死在柯尔斯顿怀抱里。”他大步跨进死者房间,请求室内一切人员和他一道祈祷，使他可以得到允许向达格玛告别。奇迹发生了:她苏醒过来,但“她的眼睛象血一样红”。她提出她的最后请求，向瓦耳德马告别,于是又死去。诗歌结尾的叠句是:“在林斯特德那儿长眠着贤慧的王后达格玛”。事实上她就埋葬在林斯特德。在十八世纪的某个时期，一位教会牧师清除了她的坟墓，把他自己的妻子葬在那里。或许就在这时，发现了由黄金和珐琅制成的美丽的小十字架。在哥本哈根的国立博物馆里，人们仍然见得到“达格玛十字架”。人们把它的复制品作为施洗礼时的礼品赠给许多丹麦少女，佩戴在她们的颈项上。

除了民谣告诉我们的以外，对达格玛不管我们真的知道得怎样少，关于她的美丽与仁慈的传说却一直保留至今。瓦耳德马和达格玛生有一子，小瓦耳德马。

达格玛死后几年，瓦耳德马和他的第二个王后结了婚。这是一位名叫贝朗加丽阿的葡萄牙公

主,变成丹麦文是贝尔恩格尔德,意即“熊的看守人”。民谣向我们揭示,她虽然非常美丽,却又很凶恶。还不能说她确实是怎样的一种人，但当对考古学有兴趣的腓特烈七世于1855年考察她的坟墓时，发现她的骨胳还是完整的，头盖极其美丽、形状美好。她的一绺卷发，曾经是很厚密的、油光的、栗褐色的，现已萎缩而灰白；人们在今天的林斯特德教堂里还能见到它。

征服爱沙尼亚

瓦耳德马还有重大的政治计划，同时他的丹麦王国使他得到了尊敬。在这些年中，德国编年史家不是以基督的诞生而是以国王瓦耳德马即丹麦王位之年纪元记事。他对丹麦存在的各种机会有判断的眼光，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也能判断丹麦古代的传统。因为在这个时期里所有丹麦国王的心目中还存在一个丹麦帝国——包括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巨大商业强国的旧梦。东、西方之间旧的贸易航路在当时的波罗的海还起着重要的作用，丹麦参加了这个海上的贸易。所以当瓦耳德马注视到德国人正在钻进波罗的海东端的一些

国家时，他变得焦虑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一个商业基地的所在地。瓦耳德马准备发动远征，并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于是所有的丹麦村庄正象过去伟大的时代一样提供了他们所应分担的一部分船只。他举行了两次“海上演习”，最后，于1219年带领全部丹麦舰队向东方航行。根据规定，每人须带维持自己五个星期的粮食，还要带一把刀、一面盾牌、一张弩弓和五打箭。如果他本人不能使用弩弓，就得用自己的费用提供一个弓手代他使用。一支庞大的温德族军队参加这次远征，因为温德族的王侯已成为丹麦国王的封臣。远征队朝爱沙尼亚前进，由于瓦耳德马得到教皇的祝福，他的远征队就被认为是一支真正的十字军。

丹麦军队在爱沙尼亚的林德尼西登陆，于是爱沙尼亚人派他们的首领带着礼物和投降的约书到丹麦营地。实际上他们是探子，就在1219年6月19日夜间，大群人马袭击了丹麦营地。丹麦人来不及排成战斗队形，形势危急。温德族人的营地离丹麦人的营地有一段距离，所以温德族人能组织好他们的队伍，把他们的援兵开进战场。战

斗激烈而极为残忍，据说在战斗中丹麦大主教安德斯·苏内森正象摩西① 曾经做过的那样，跪在小山上祈求胜利。如果他疲乏了，放下他的手膀，丹麦人就得退却。但是幸而有两位教士在决定性的时刻支持着他的手—— 于是丹麦人获得了胜利。

林德尼西一役决定了爱沙尼亚的命运，它因此成为丹麦的了。根据传说，在这次战斗的进程中一面有白十字的血红色的旗——一面“来自上帝的旗”从天空飘落下来。这面旗得到“Dannebrog”名字，字面意思是“丹麦人的一面旗”。*brog*这个字可以有布的意思，可以有衣服（实际是裤子）的意思，但也有旗或旗帜的意思。人们相信这次是丹麦军队第一次升起来的那面旗，后来成了丹麦的国旗，也相信这是教皇送给在爱沙尼亚的十字军的。这同一面旗又是马耳他骑士团②的旗帜。

①摩西，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犹太民族的古代领袖。—— 译者

②马耳他骑士团，前身是医院骑士团（十二世纪初十字军东侵时西欧封建主、商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带宗教性的特种军事组织之一）。1522年后，迁至马耳他，对抗土耳其人，故称马耳他骑士团，直属罗马教皇领导。—— 译者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这面旗成为丹麦人的国旗已有七百多年了。然而，有几件东西（例如货币）则表明丹麦人开始使用十字旗甚至还要早些。

这面旗并未立刻成为丹麦的国旗。然而，在丹麦人象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使用饰有各种标志和符号的华美军旗的那些时期里，丹麦的许多旗帜常常在一角加上一个小“Dannebrog”的符号。最古老的丹麦十字旗（始于1427年）保存到我们的时代，悬挂在卢卑克的圣母马利亚教堂里，直到最近的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同盟国的炸弹炸毁为止。

大约在同一时期，丹麦获得了她的国徽：在金底上有三只由九颗红心围绕着的青狮。然而，这是后来的解释。原来有九只青豹，而“心”实际上是睡莲的叶子，使之作为海的一种象征。豹子



供教堂使用的青铜铸造的水壶。武装的农民重骑兵与戴筒状头盔的骑士。

徽章也许始于瓦耳德马以前，但这还不能明确地肯定。这也是诺曼公爵的徽章，关于这一点，业已指出它们是由丹麦精选来的。在丹麦的狮子（原为豹子）徽章和诺曼徽章（今发现并入不列颠的徽章中）之间是否会有这种古老的联系，却是很难断定的。

瓦耳德马在保持他的远方的征服地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俄国人对于这个新的斯堪的纳维亚强国特别神经过敏，因为他们害怕西欧朝俄国贸易中心诺夫哥罗德方面所作的推进，所以丹麦驻军几次受到大规模兵力的攻击。在爱沙尼亚建立了累发尔城即塔林（丹麦城），至今在其徽章里还有三只丹麦狮子。

丹麦的英格堡

瓦耳德马二世在位期间，造成丹麦王室极大困难的一个国际事件终结了。卡努特六世在位时，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向卡努特的妹妹，十八岁的公主英格堡求婚。腓力·奥古斯都是一位有首创精神的国王，但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丈夫。他曾声言要抛弃他的第一个妻子。她现在死了，这

位鳏夫就打算和丹麦公主结婚，因为他有一个反英战争的大计划。他相当明显地要求她的嫁妆应包括将丹麦王室对英国王位的要求权转交给他，还应包括借用丹麦海上远征军和陆军一年的权利。对这种要求，卡努特给他直率的拒绝—— 丹麦王室在这时或许还没有反英计划，但也不愿意永久放弃这种梦想。丹麦同意嫁妆的金额为一万银马克①。婚礼于 1193 年 8 月 14 日在亚眠举行，但次日加冕典礼时法国国王举止非常异常，"面色发青而身体发抖"，竟在仪式后要求立即离婚。他断言他的年轻的新娘—— 人们形容她非常美丽、娇媚、性情温和—— 曾经对他施行妖术。他要立刻将她送回丹麦。当丹麦宫廷代表对此拒绝同意时，他就将他们驱逐出国。他试图用伪造的家系谱证明英格堡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有太亲密的亲戚关系而得到离婚。法国大主教宣布婚姻无效。英格堡不懂法文，但将判决宣读给她听时，她哭着叫喊："法国人坏！罗马！罗马！"于是她将案件上诉到罗马教皇。随后她给送进修道院并受到恶劣

①马克，中世纪衡量金、银的单位，等于八盎司，即约 248.8 公分。—— 译者

的待遇。教皇宣布解除婚约是无效的，但在其他方面不敢得罪腓力·奥古斯都。这位教皇死了，他的继承人英诺森三世大力处理不幸的公主的案件。同时丹麦宫廷对罗马教廷施加压力，要使她得到释放。腓力·奥古斯都给激怒了，把她下了狱。教皇停止法国的宗教活动，于是腓力允许将英格堡当作王后和妻子对待，停止宗教活动的命令就解除了。但英格堡不是被释放，而只是给转移到另一个监狱，不让神甫和医生接近她，并阻止她和丹麦通信。

可是在1213年，不幸婚礼之后二十年，形势对她开始有了好转，英国又一次在这背后起作用。教皇取消了无地王约翰的英国王位，并且指定腓力·奥古斯都的任务是设法使他的判决得到执行。腓力再一次希望利用英格堡的那种丹麦对英国王位的要求权，所以她得到允许出狱，并给与相当于王后的高贵地位；但她从未被腓力当作正式的妻子看待。

后来她平静地在各种各样的城镇生活了十年（尽管对国王有相当的疏远），并且博得仁慈的名声。腓力·奥古斯都死于1223年，作为他的寡

妇，英格堡对继承他的法国国王，腓力的子孙很友善。在被俘的胜利王瓦耳德马不得不赎身时，她送了一大笔钱回家。她死于1237或1238年，受到极大的尊敬。对于英国，她对王位的“要求权”从来就不显得重要。

在瓦耳德马二世统治下，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关系是好的，北方有了持久的和平。只有一次和平受到干扰,但这只是一种“私人的”战争。一位丹麦王子提出他对瑞典王位权利的要求，最后的结果是瑞典国王逃到丹麦来求援。他在势力强的丹麦家族中有亲戚，1209年一队骑士北上越过瑞典。但是丹麦骑士在利纳①遭到惨败，于是援军全部被歼。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次战斗的一点情况已由一首民谣传下来了。这次失败和丹麦国内的悲伤，在歌谣的极为生动的最后一节中有所描述：

众妇立高楼，
望夫返回程，
血染战马红，

①利纳，在瑞典乌普萨拉城北约二十公里处的一个村镇。——译者

鞍垫空无人。

骑士持盾死，一片哭泣声。

崩　　溃

后来，正当瓦耳德马和他的丹麦帝国有一阵子好运道、国家也比从卡努特大帝时代以来更为富裕的时候，一切都崩溃了。

一天，国王瓦耳德马和他儿子一道在菲英岛南方的利厄小岛上出外狩猎，他们在那里受到黑伯爵什未林的亨利的拜访。他航行到岛上，和国王瓦耳德马交换了礼物。但实际上他们是敌人，因为亨利伯爵声言当他(亨利)离开领地到南方巡游时，瓦耳德马任意改变了属于什未林的领土。那天傍晚，国王在岛上为他的客人举行宴会，瓦耳德马及其年轻的儿子(他已加冕为共同摄政者)都喝得相当醉了。夜里亨利及其家臣从船上偷偷地回到岛上，杀死了国王的警卫队，抓住了国王和他的儿子，将他们的两手绑起带到船上，和他们一道启航到什未林。因此丹麦就没有国王了。

伟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垮台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遍了斯堪的纳维亚和德意志，于是德意志

北部诸侯再一次看到他们恢复德意志所有的州的机会来临。当时皇帝已用文件明白地保证瓦耳德马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可是现在他硬说瓦耳德马夺取了德国的土地，对这些土地瓦耳德马没有权利。首先，提出丹麦边界南方的一切土地都应归还的要求；其次，要求支付大量罚款。丹麦贵族到德国去谈判，但是要求极其苛刻，以致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回来了。尽管国家没有国王，但农村居住地的法律制度和地方行政却建立得非常牢固，因此国家组织并没有瓦解。大家只是把这事件看成可怕的大灾难，这多半是因为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看法还在流行。根据这种看法，国王被看成是国家的“幸运”。据说当国王瓦耳德马骑马通过德意志北部乡村时，农民的妻子带着她们的小孩来到他那里，使他可以接触他们而且赐福他们。为了使土地增产，农民自己也请求国王骑马跨过他们的田地。

国王当了三年半俘虏。一支丹麦军队在德意志北部他的一个臣属的指挥之下动员起来。开始这个臣属运气还好，但后来给打败了。又一次需要谈判，结果国王同意支付巨大数目的现金。他

的儿子们要作为人质给关起来，在十年时间内一个一个地释放。最后，瓦耳德马必须答应不进行报复，并在将来不再企图重新征服德意志的诸州。

瓦耳德马回国了，给教皇写信说他的诺言是被暴力逼出来的。教皇免除他履行诺言，于是他拿起武器向南方进军以补偿他的损失。但是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无敌的了。两次顺利的战斗后，丹麦军队在博恩赫弗特被击败——人们这样地认为，部分原因是弗里西亚人①的援军接受了贿赂，在战斗中间转过来打起丹麦人来了。瓦耳德马本人战斗得象着了魔的人一样，并在战斗过程中丧失了一只眼，但一切都劳而无功。丹麦人不得不向北退到丹内维尔克防护线以内。

瓦耳德马很好地认识到他打输了这一仗，但是丹麦没有那部分受到损失。他在本国度过了晚年。就在他的朝代的这个阴暗的时期里，他儿子

①弗里西亚人，原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集团，公元初住在西欧些耳德河口和埃姆斯河口之间滨北海地区。七、八世纪后这些地区大部并入法兰克王国。现这种人为荷兰王国弗里斯兰省的基本居民，也分布在丹麦北弗里西亚群岛、德国西北沿海地区、石勒苏益格西海岸等地。——译者

小瓦耳德马(同达格玛生的)在出外打猎时被一支偏了方向的箭射死，和英国的威廉·鲁弗斯的情况大致相同。小瓦耳德马正是在他年轻的妻子死后三个月去世的。她死于8月,他死在11月的同一日期。留给老王瓦耳德马的一切是整顿好他的王国，以便他的继承人接手。

日 德 兰 法 典

直到这时，丹麦还未曾有成文法。国内各个农村居住地仍然使用着流传下来的、由“执法人”默记的古代法令。在庭的一些会议上使用“执法人”象使用法令书一样——因为他知道法律所说的一切。但是各个居住地的法则和规定不完全相同，所以当国王和他的行政官为了判决的目的而巡行全国时，他们遇到了各种困难。试图颁布一部适合整个丹麦的综合法令书仍然无用，因为各个居住地法律观点的差异太大了。瓦耳德马制定了适合于日德兰、石勒苏益格和菲英岛的一部法典作为开端。他的意图或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法典终于会适合整个丹麦(前不久,一部西兰岛法典曾被采用，接着一部斯堪尼亚法典又被

采用）日德兰法典是当时著名的法律文件，很严谨，讲人道，陈述简明。概括地说，它既没有包含迷信的痕迹也没有德拉古式的惩罚形式①，事实上在原来的叙述中连反对巫术的一节都没有。巫术存在着，但在审判中并不起重要作用。日德兰法典于1241年在伏尔丁堡制定。这部法典在当时是如何的先进，可以由这一事实断定：它在日德兰和菲英岛，至1683年为止继续有效;而在石勒苏益格,直到1900年才废除。

瓦耳德马在使他的日德兰法典生效之后几天,即1241年的洗足木曜日②死去。后代曾给他胜利王瓦耳德马的称号，一位德国编年史家写道："随着他的死，王冠就从丹麦人的头上滚落下来了。"

用胜利王瓦耳德马之死作结束的时期，在丹麦史上以瓦耳德马时期或瓦耳德马家族的伟大时

①德拉古，古代雅典执政官；约公元前621年，他根据习惯法编成雅典第一部成文法。该法以严酷著称，对某些轻微过失也处以重刑,故后世称苛法为"德拉古法"。—— 译者

②洗足木曜日，即星期四。基督教相信耶稣于受难日(星期五)前一天曾为其门徒洗足,故名。——译者

期著称。正象卡努特大帝的帝国，或丹麦史上每当一些事件似乎渐渐成为某种伟大的事件时，这种事件终归是昙花一现。国家太小；她既没有多的人口，又没有包括远离本国进行征服在内的那种野心勃勃的冒险事业所需要的基本要素，也没有巩固和维持一度获得的那种地位的能力。

在瓦耳德马家族统治之下，丹麦人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即使如此，传到丹麦的一切反过来又受到丹麦文化的影响，变得适合于丹麦的情况，使之不太激烈、不太走极端。除了教堂和修道院外，我们对当时所进行的建筑知道得不多。许多城堡在很久以前就已消失，其部分原因是丹麦一直缺乏好的建筑石料。废弃不用的建筑完全给拆除，将它们的石料用于新的建筑物。即使如此，人们形成的印象是：一种很谨严、多才多艺的建筑艺术的类型必然存在，这种类型仅仅在大教堂的形式中得到完美的表现，正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小的、坚实的庄园教堂在丹麦许多地方仍然可以见到。今天在丹麦存在的一千七百多所教区教堂中，约莫有一千五百所建于瓦耳德马时期或更早些。其中大部分在以后有了一些改

变。在十二、十三世纪期间建造的丹麦“圆形教堂”看来不很象欧洲式的;它们的重而厚的墙壁缺乏建筑术的优美，只有一种粗糙的坚固，它的精神不可能是受到了来因兰建筑师的感染。



今天丹麦还有七所圆形教堂，这是一种教堂和城堡的混合建筑。过去有更多这样的教堂。波恩荷尔姆的欧耳教堂是最晚近时期中的一所。

关于瓦耳德马时期丹麦的日常生活与风习，我们知道得很少，但这种损失却部分地得到丰富的民间诗歌——揭示许多有关当代思想和感情的一种文化宝藏—— 的补偿。这种诗和民歌的相当一部分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即使欧洲的特鲁白杜尔诗歌① 有助于改变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叙事短

①特鲁白杜尔诗歌，十一至十三世纪间法国南部抒情诗人的诗歌，多以爱情为题材，也有描写武功的。——译者

歌成为更文雅的民间诗歌，但这些斯堪的纳维亚诗歌含有诗的效力，表达了人们的心情和对大自然的美的欣赏，并不只是一种虚构空想的表现。同时，它们讲到一个已经受到欧洲化的贵族世界，但教会仍然未曾设法从中根除关于自然界事物的古代想法。在这些诗歌中仍然可以见到人鱼和水怪;死者归来缠活人;少女披上“一套羽毛衣”(即变为雀鸟)飞到她们的情人那儿,男人们以“乌鸦咒”迷住她们，在夜间飞行；妖精们在草地上舞蹈并住在古代的墓冢里，如果她们邀请一位青年情郎到她们那里去而他决定逃避，她们就要采取最可怕的报复行动。激情在这些古老的诗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命运”甚至有更大的作用。“命运”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的。人们不得不想到，表现在一首诗歌中的那种现代基督教与古代农民居住地传统的结合，这首诗是以如下诗行开始的：

婆娑起舞教堂院，
舞女云发何翩翩。

瓦耳德马的子孙

瓦耳德马之后又一度有一整串的后嗣排列成行地准备着,正象斯汶·埃斯特里德森死时一样。贝尔恩格尔德曾给瓦耳德马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得依次做国王。同样地旧的角逐又开始了——要求王位而失望了的人一个接着一个。

这三个儿子是埃里克、艾贝耳和克里斯托弗。

埃里克在他父亲在世时就已经加冕为王，他的弟弟艾贝耳当了石勒苏益格公爵，正象他父亲曾经在他之前做过的一样。但是艾贝耳认为自己是石勒苏益格地方的独立的主人，这种态度终于导致发动一场兄弟之间的正式战争。艾贝耳向北进军到日德兰，再从那里渡海到菲英岛，里伯和欧登塞都遭到劫掠和焚烧。埃里克无力挽救他的王国,因为艾贝耳有条不紊地进行活动,首先把他弟弟克里斯托弗拉到他一边，然后劝说卢卑克城加入反对丹麦的战斗。卢卑克对丹麦的对外贸易尽量受到削弱是感兴趣的；1248 年哥本哈根被掠夺和焚烧，阿布萨朗的城堡也被夷为平地。这时

埃里克正梦想发动一次对爱沙尼亚的远征以便巩固和扩张丹麦在那里的领地，并使在爱沙尼亚领地内外的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就人们所知道的来说，他接着就出发远征，可是没有得到什么，同时国内的动乱不断地增加。埃里克的“犁地金”的绰号起源于他曾经采用过一种犁地税。他曾在巴黎学习过，但即使如此，他对待教会的态度却是再坏也没有的了。罗斯基勒主教不得不流亡，因为国王要从他那里把哥本哈根拿走。哥本哈根，如已经提到的，是由瓦耳德马大王授给阿布萨朗和任罗斯基勒主教职位的人的。最后，埃里克进军到石勒苏益格，于是艾贝耳被迫投降，承认他哥哥的宗主权。不过他们在石勒苏益格相会之后不久，艾贝耳就将他哥哥捉住了，并在深夜里用小船载着向外划到石勒峡湾；就在那里，他哥哥的头立刻被一个叫做莱夫·古德蒙森的丹麦贵族砍了下来。这个处决自然解决了争吵。十分奇怪，丹麦大主教竟宣称没有人会被怀疑犯了暗杀的罪行。艾贝耳当了国王—— 这是在 1250 年。

然而，尽管艾贝耳就其无罪立了庄严的誓言，还是有流言说他犯了杀兄之罪。在石勒苏益格埃

里克的墓地开始出现奇迹。在其他方面艾贝耳是一位强大有力的国王，但是他命定统治国家不超过两年。他在一次对弗里西亚人的远征中丧了命，这样他就成为自青齿王哈拉尔德以来的唯一阵亡的丹麦国王。

后来，瓦耳德马的第三个儿子克里斯托弗继承了王国，可是他也继承了与教会的一些非常紧张的关系。阿布萨朗的家族仍然控制着丹麦教会，但教会与国王之间以前的那种合作精神不再存在了。

国王对抗教会

艾贝耳的儿子成了石勒苏益格公爵，但他对于未能在他父亲之后继承王位也表示怀恨在心。这样，好几个世纪以后，石勒苏益格边界地区成为丹麦诸王不得不争执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尽管石勒苏益格公爵在州内可以说是作为国王的“州长”,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他们不断地与国王作对，并且屡次和丹麦的敌人联合在一起。人们必须记住石勒苏益格这个名字包括两种情况：（1）代替海德比旧城在石勒峡湾上的城

镇(2)以这个城镇为首府的石勒苏益格公国。这个公国又通称为森讷尤兰，意思是日德兰南部。

同时，克里斯托弗和教会有了争论。在隆德，一位非常有天赋、有权威但又跋扈、倔强的人雅各布·厄兰森由僧会会员选为大主教，这大大地违背了克里斯托弗的意愿。在欧洲的较南面，教会和国王间的权力之争已激烈地进行了许多世代；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到目前为止双方却还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和平。这时欧洲的总冲突就扩展到包括丹麦在内了。雅各布·厄兰森是阿布萨朗的亲戚，对教会的权利与威力有着崇高的见解。他希望见到教会摆脱一切世俗权力的束缚，但他未能和国王达成协议。最后克里斯托弗将他下了狱，后来又将他这个囚犯头戴一顶丑角小帽，带到菲英岛上的哈根斯科夫城堡。教皇立刻命令在斯堪尼亚和西兰岛两地停止宗教活动，但是国王要教堂开放并迫使神甫履行职责。看来教区神甫对这场争论无论如何是不太感兴趣的。

以后不久，1259年克里斯托弗刚在里伯教堂接受了圣餐之后突然死去。那时阿恩法斯特修道院院长正在祭坛主祭，立刻就有谣言发生，说国

王喝的祭酒是下了毒的。事后他的朋友称他是“基督一祭品”—— 在丹麦语里这是对他的名字的一个双关语，意思是他被“献祭于基督”①.

克里斯托弗的儿子埃里克在他父亲死时只有十一岁，因此他的母亲马格丽特王后代他治理国家。她是一位有能力、有权威的妇女，她得到两个绰号，“黑色的格丽特”和“腾跃的战马马格丽特”。她立即释放了雅各布·厄兰森，于是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好几年进行着旨在达成一项妥协方案的谈判。最后，他为了再担任隆德大主教的职务正在返回丹麦途中，却不幸病逝。

同时，埃里克已长大成人。他跟教会和解——至少差不多和解。但是丹麦贵族现在并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驾驭了。

大宪章—— 对国王的杀害

丹麦贵族认为削减国王权力的时候已经到来。在1282年尼堡会议上埃里克国王被迫签署了

①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一名中“克里斯托（Christ)”即为基督，“（阿）弗（Opher)”即“祭品（Offer)”一词之转。——译者

丹麦的第一个国王宪章,相当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①。他不得不答应每年召集一次国民会议②，还不得不答应他将与贵族合作。如果事先没有通过合法的判决，不得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或给以处分或下监狱。但是国内并没有安定。

1286年11月国王埃里克在日德兰中部狩猎。据说一天晚上，他不得不躲藏于就在维堡西南的芬德鲁普乡村的一个堆房里过夜。除了他的小马夫和一位“侍从”雷内·琼森,没有别的随从。这是一个可怕的暴风雨之夜，在深更半夜里堆房受到一伙人的攻打，他们闯进来杀死了国王。据说雷内·琼森曾和弑君者勾结在一起。

国王的尸体运到了维堡，有五十六处负伤。

①大宪章，十三世纪英国封建领主为争夺财政收入和政治权利，勾结教会，联合骑士和上层市民，迫使英王约翰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由这些领主拟订的宪章。共约七十条，规定非经领主代表会议同意，国王不得向领主征收额外的税金；非经同级贵族的合法判决，国王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领主并剥夺他们的土地、财产。此外，也对骑士和上层市民作了一些让步。但农民的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则没有任何改变。——译者

②这是由封建主（世俗的和教会的）、骑士、市民并包括自由农民在内的四个阶层的代表会议，事实上是由封建主的代表们组成，从而建立起封建等级君主制。——译者

调查开始了，在尼堡的一个法庭决定控告九个国家领导人，其中有保安长官施蒂格·安德森·维德和哈兰的雅各布伯爵。他们都被驱逐出国。

民间歌谣立刻断言保安长官杀死了国王，因为国王对他的妻子有所侮辱，或许这纯粹是编造的故事。于是国王埃里克得到了“剪削王”的绰号，意思就是“被剪过的羊皮”，或“削下了（即弄缺）一片的银币”。

再一次由一位儿童登上了丹麦王位。埃里克的儿子也叫埃里克，只有十二岁，他得到“门维德”的绰号。写成英文可能是“Menwot”（门沃特），仍然有一点费解，但它可能来自一个誓言——“（凭）全知的（圣）人们（作证）”。他面临着弑君者的问题。这些人被迫离开国家，并且他们的富饶的地产给没收了。雅各布伯爵在哈兰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岩石城堡，即瓦尔贝里城堡，而保安长官施蒂格·安德森则退隐到卡特加特海峡的耶耳姆小岛上。他在那里象古代海盗王一样靠海上掠夺和袭击丹麦沿海而生活。他在岛上建立了自己的造币厂，并伪造国王埃里克的货币。弑君者还得到挪威国王的庇佑和保护。因此，在许多漫长、不

安的岁月里，埃里克国王不得不和他们战斗，直到达成妥协，或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最终死去。其中有两个受到监禁和处决。

但是在反对弑君者的战斗继续进行的时候，詹斯·格兰德(阿布萨朗的另一亲戚)当选为隆德大主教，于是教会与国王之间的冲突又普遍开始。国王派他的兄弟克里斯托弗到隆德去。克里斯托弗逮捕了大主教，将他带到西兰岛北部的索堡，在那里迅速地将大主教投入阴森的地牢并用链子拴在一块石头上。国王提出同他讲和并且商议妥协方案，但是大主教说他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丝毫减少他的要求。最后大主教设法逃出了监狱(一个做洗碗碟等事的小厮帮助他)。他虽然由于监禁而身体很虚弱，却成功地到达海岸；他爬上一艘船，航行到波恩荷尔姆岛。在那里大主教有一个叫做哈默尔斯胡斯的要塞，他就从那里向罗马起诉。教皇卜尼法下定决心处理他的案件，但恰恰在那个时候他正在和法国的美男子腓力进行争论。所以在埃里克开始谈判时，教皇缓和下来了，他命令大主教必须放弃他的职位，而接受一大笔现金方式的补偿。接着，詹斯·格兰德死于

阿维尼翁的教廷①，埃里克与教会和解了。

就在这时，埃里克受到骑士时代后期非常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潮的侵袭。由于他在丹麦未找到充分机会炫耀他的荣华富贵，他就到德意志北部去了。他举行了好几次豪华的表演（特别是罗斯托克的一次巨大的比武）。他到处都受到欢呼，称他为骑士之王。但是这种慷慨的庆典耗费很大，而埃里克国王又没有钱。于是他不得不借钱来支付一切豪华的节筵、高额的奖赏与华丽的奖品。回到丹麦时，在他的戏剧性的凯旋中没有表现特别的欢乐，尽管他在德意志的行为或许使他得到了不只是一点虚荣。据说在其中得到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利益。碰巧这些利益是维持不住的。最后，他着手抵押部分丹麦来筹款偿付开支。

他的私人生活是不幸的。他的妻子英格堡为他生了许多儿女，但是他们都夭折了。英格堡的最后一个儿子看来会活下去，但她在人群面前举起他时不意将他掉到车外—— 结果跌死了。此后

①阿维尼翁（即亚威农），在法国南部沿罗讷河。1309—1378年罗马教皇受法王控制，教廷由罗马迁此。史称“亚威农之囚”。——译者

她进了修道院。1319年埃里克·门沃特去世。

王 国 的 瓦 解

埃里克·门沃特的兄弟克里斯托弗二世当了国王，不过没有人信任他。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将大主教詹斯·格兰德囚禁下狱；但后来他卷入反对他哥哥的暴动中，没有人相信他讲的任何话。国家财政处在崩溃的边缘，国家本身也好象面临瓦解，一切内部和平都受到破坏。因此贵族们开始同荷尔斯泰因的格特伯爵（即格哈特）谈判。这位伯爵被认为是非常有才智、有能力的王子。他立即采取行动，使他的侄儿瓦耳德马公爵（他是艾贝耳家族的成员）当选为丹麦国王。实际上是格特伯爵代他治理国家。

但克里斯托弗放弃其王位并非没有怨言。他也开始谈判，将菲英岛和日德兰北部的大部分作为大量钱财的保证而抵押给格特伯爵，又将斯堪尼亚和西兰岛抵押给格特伯爵的堂兄弟温和者约翰伯爵。他得到的报酬是正式地恢复了他的王位。毕竟他只是抵押了他的土地，没有将其中的任何一块送掉。然而他毫无希望能筹得赎回他抵押国

土所需要的大量款项。最后他的手里连一平方呎的土地都没有留下。

丹麦实际上八年没有国王。除了石勒苏益格北部仍由瓦耳德马公爵统治外，格特伯爵和约翰伯爵控制着整个丹麦领土。丹麦的德国主人在王国到处建造城堡，征收重税。而且，他们对丹麦的风尚习惯和农村居住地农民的权利完全缺乏了解。所到之处，他们的举止和他们在德国所习惯的举止一样。征课耗竭元气的税收，派出大群士兵去搜刮钱财。他们毫不留情地这样做。

所以斯堪尼亚诸州就设法逃避。他们服从瑞典国王马格努斯·斯梅克(“斯梅克”意即“爱抚”)的统治，条件是他们不得被迫为瑞典人，而马格努斯得承认他们的独立。他应是瑞典兼斯堪尼亚诸州的国王——不过是各自分开的。

最后，克里斯托弗的长子容克·奥托拿起武器、带着队伍向压迫者进军，但他败于塔普·赫德之战并且被俘。那时，克里斯托弗在悲惨的境遇中死去，可以说是死得无声无息、受人唾弃、穷困不堪。

格特伯爵被害

到1340年,形势非常危急。暴乱正在全国骚动，国家似乎处于绝望的境地。格特伯爵带领一支一万一千人的军队进驻日德兰，目的是要把动乱平定于其策源地。但是在4月1日的夜晚，一位名叫尼尔斯·埃布森的日德兰扈从闯进了格特伯爵的大本营，在他的寝室里将他杀死。这位大人物死亡的消息迅速地传遍整个日德兰，暴动开始遍及各地，伯爵的军队未曾战斗就向南方退走。伯爵的儿子们丧失了勇气，结果他们不敢彻底实行他们父亲的计划。当伯爵的儿子们正和克里斯托弗的幼子瓦耳德马谈判时，尼尔斯·埃布森在围攻斯卡讷堡期间死去。

瓦耳德马·阿特达格

瓦耳德马在德国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是在德国皇帝宫廷里作为欧洲上流社会的人物给教养起来的，因为他的姐姐嫁给了皇帝的儿子。他已在他的秘密誓约中自称为“丹麦王位的真正继承者”。他现在被格特伯爵的儿子们,温和者约翰

伯爵和石勒苏益格公爵承认为丹麦国王，因为他们都了解到：如果在国内完全建立和平，就得有一位丹麦人的国王在位，而且他们或许以为这位年轻的王子是容易驾驭的。在起草协定时，瓦耳德马同意此事：他允许伯爵们保留其土地抵押品直到他能够赎回它们的时候。然而，在他和石勒苏益格公主黑耳菲格结婚之后，日德兰北部的一小部分地方马上被作为嫁妆让给了他。

受抵押人中没一个会料想得到，在选上瓦耳德马时他们就将一个强悍、老练、坚决、勇敢而又非常有才能的政治家扶上了丹麦王位。瓦耳德马立即着手重建国家的工作。他在他那一小部分国土里征收重税，将爱沙尼亚出卖给德国贵族，这里赎回一块地方，那里征服一块地方，并且围攻德国所占领的几个丹麦城堡。他一点一点地巩固国家。只要方法有效，他就毫不迟疑地使用。他在丹麦没有得到爱戴（事实上他是以恶人瓦耳德马著称的），但另一方面他也不辞劳苦，不断地努力工作，直到九年战争和复杂的政治策划结束后他统一和解放差不多整个丹麦为止。

然而这时已在蹂躏整个欧洲的可怕的腺鼠

疫,终于扩展到丹麦。它通称为“黑死病”,夺去了将近一半的丹麦人口。在这些年里,瓦耳德马运用他的权力继续有条不紊地没收大片大片的土地;由于这次瘟疫,每当发现土地没有“主人”时就予以没收。特别是在多年的无法无天的瓦解涣散之后,他在国内进行重建法律和秩序的工作。他制止了一次贵族的叛变,在与他们的日德兰首领们谈判之后又打发他们回去了。在路上,在米德耳法特城中,他们之中有三人被杀害。国王发誓说他不知道这一事件,对此他也未作进一步处理——只是米德耳法特被迫每年支付罚金,直到1872年为止。

斯堪尼亚诸州仍然在瑞典王统治之下,瓦耳德马给予马格努斯·斯梅克一书面文约,大意是说马格努斯可以保有这些土地。但同时他将他的一个女儿马格丽特(她只有六岁)许配给马格努斯的儿子哈康(他是挪威国王)。然后他侵入斯堪尼亚,从马格努斯那里夺取了这些州,再一次将它们合并到丹麦国王统治之下。马格努斯大失所望。

征服果特兰岛

这时瓦耳德马装备了一支舰队。旧的征集海

上远征队的方法不再实用了，改为征用或借用商船，然后配置兵员。舰队向南航行经过松德海峡，没有人知道行动的计划是什么。但这时国王定下一条向东走的路线，向富裕的瑞典的果特兰岛前进。瓦耳德马不曾忘记丹麦在波罗的海的旧的商业地位。他的政策在很多方面显示他对老瓦耳德马时期所流行的见解非常熟悉。果特兰是（或曾是）波罗的海的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而这个岛的富裕的首府维斯比几乎完全在德意志汉萨同盟的手中。瓦耳德马在果特兰登陆并向维斯比进军。城墙外发生一场可怕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原始武装的哥特农民为其岛屿的自由而战，而维斯比的市民(大多是外国商人)则从城墙上消极旁观—— 因为他们关心的就是要保持与胜利者的友好关系。

瓦耳德马的军队有新式武器，战斗发展到极为残酷的程度，竟在火样的 7 月大热天里持续了差不多一整天。还是丹麦的骑兵最后决定了结局。随着战事的结束和丹麦人的胜利，约一千八百名哥特农民死亡，这是对整个农民居住地的一次可怕的打击。

几年以前，这些战士的坟墓被考古的人探讨过。发掘的骨胳显示这场杀戮必定具有特别恐怖的性质，事实上完全是虐杀，因为阵亡者曾经受了可怕的伤害。在埋葬他们的坟墓上，还有一个当时树立的十字架，并刻有碑文，其大意是说："1361年7月27日，这些哥特人在维斯比大门前死于丹麦人之手。他们葬于此处。为他们祈祷吧。"

维斯比的市民立刻打开大门，但是瓦耳德马轻蔑地宣称他们得将城墙拆出一个宽的裂口，以便他能以十一人一排按良好队形并排进入。城墙的裂口，在今天还能见到。瓦耳德马向这个城市征收一种税收，但他曾受到不正确的谴责，说他破坏了这个城市的商业繁荣。瓦耳德马征服了果特兰，因为他卖掉了爱沙尼亚，还因为他要重建丹麦在波罗的海的商业地位。但到这时，旧的东、西方的波罗的海贸易正在大大地衰退。果特兰旧日的商业财富甚至在瓦耳德马的时候就已经既是事实又是传说了，它正在年复一年地恶化。贸易在寻找其他的路线，航海技术已有很大改进，中间站不再是必要的了。

从那天起，丹麦王就称自己为"哥特人之王"，

正象在瓦耳德马时期征服温德兰以后他曾自称为“温德族人之王”一样。这些头衔迄今仍为丹麦国王所使用。

瑞典贵族对瓦耳德马的僭取强夺行为非常恼怒。他们取消了他的女儿马格丽特和国王马格努斯的儿子哈康之间的婚约，他们设法使哈康和荷尔斯泰因公主订了婚。但是在这位荷尔斯泰因公主去瑞典的途中，她的船不幸在斯堪尼亚海岸搁浅。瓦耳德马以可能的最体面的方式扣留了她，派人去请马格努斯和哈康，并在哥本哈根让哈康和马格丽特结了婚。

这是瑞典贵族所难以对付的。于是他们就宣布马格努斯是叛徒，将他赶出去，宣告梅克伦堡的阿耳布勒希特为瑞典国王。

到目前为止，瓦耳德马无往而不胜。丹麦经历了重建，斯堪尼亚诸州已归还丹麦国王，果特兰被征服了，瓦耳德马有取得控制波罗的海贸易的希望。但他对维斯比的征服却为他树立了几个强敌。通称汉萨同盟的巨大贸易组织是一个包括许多北欧商业城镇的同盟，而因为维斯比是一个汉萨的城镇，于是同盟的商业和经济权力受到了

侵犯。汉萨同盟事实上已经成为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严重威胁，因为无论那里出现贸易和获利的机会时，同盟总是设法挤进去。挪威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卑尔根，就受到移来的德意志商人的支配。在瑞典，德意志商人在斯德哥尔摩势力非常强大，以至德意志居民在市政府中成为最有力的因素，虽然这个城市实际上不是汉萨城镇，即不是同盟的成员。丹麦的城镇没有受到这样大的威胁，部分原因是由于城镇很多，使贸易从未那样集中地在一个特别的、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另一方面，丹麦在欧洲北部贸易界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金融中心,这就是所谓"斯堪尼亚集市"。

在松德海峡的海面上（一般在丹麦的水域里）捕鱼从早期中世纪以来就很著名，捕获了极大数量的鲱鱼。捕鱼主要集中在斯堪尼亚西南角，即有斯卡诺厄和法耳斯特博两个小城镇的半岛的海面。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半岛上实际无人居住，但是秋季捕鱼季节一开始，人们就由北欧各地成群结队地去到那里,以便从事捕捉鲱鱼。将捕捉到的鲱鱼运上岸、洗净、腌制、装桶；并出口到欧洲各地市场。"斯堪尼亚的鲱鱼"变得如此闻名,以

致巴黎的鱼市场上惯例规定：不卖斯堪尼亚鲱鱼的鱼贩必须插上红旗。在渔人、盐腌业者和“剖鱼女工”[1] 占有荒无人烟的海滨沼泽地的同时，商人也从四方蜂拥而至，撑开帐篷和摆好货摊。帐棚酒店生意兴隆，因为这是一个国际贸易集市，而在这个小小的狭长地带又充满着活力。当船连同网到的鱼一起划到海岸时，车子载着鲱鱼桶，满的和空的，沿着狭窄的砂路摇晃地行进，钱很快地从甲手转到乙手。在鲱鱼季节旺盛的月份里，有时有七万多人聚集在半岛上。整个地面给细致地分成一些“小区”，以便每个鱼行、每个城镇有自己的小片土地，在那里进行腌制。丹麦渔人占有“前面的”地区—— 即最好的地区，而次于他们的，象斯德丁、但泽、斯特拉尔松和卢卑克[2]等城镇都有它们指定的地方。在法耳斯特博和斯卡诺厄有两个小城堡，丹麦国王的代表们通常在那里监视

①“剖鱼女工”（“gill—girl”），渔业加工中剖鱼去鳃，取出鱼内脏的女工。——译者

② 斯德丁（今为什切青）与但泽（今为格但斯克）在今波兰北部，斯特拉尔松与卢卑克在今德国北部，均沿波罗的海。——译者

捕鱼，并代表丹麦国王征收根据权利而要求的东西和税金。汉萨城镇大量地参加捕鱼而支付固定金额的税收。斯堪尼亚的渔场不是丹麦所有的唯一的渔场。从西兰岛的诸港和海岸线，从南面的各岛屿也进行捕鱼。国王在阿马格岛①上有自己的腌鱼场，在利姆峡湾的捕鱼也是大量的。汉萨城镇深深地卷入了有利的斯堪尼亚渔业，所以关心和丹麦国王保持和平局面。但是现在征服了他们美好的维斯比城，汉萨城镇了解到瓦耳德马成为对其生存的威胁，于是派了一支舰队对他袭击。这支舰队不幸在松德海峡遭遇国王的舰队，全部被歼灭了。

反瓦耳德马·阿特达格的联盟

汉萨同盟在一整年中保持了平静，后来它的成员在科隆召开会议。七十七个汉萨城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决定送给瓦耳德马国王一份正式的挑战书。他镇静地接受了这份挑战书并嘲笑他们，于是他的其他敌人与汉萨同盟结成联盟。他

①阿马格岛，在哥本哈根市东南部。——译者

不能起而反抗整个北欧的阴谋。随着荷尔斯泰因和瑞典的阿耳布勒希特联合在一起，丹麦就受到了钳形运动的威胁。然而，瓦耳德马再一次使他的敌人吃了一惊。他让亨宁·波德巴斯克管理国家而亲自到德意志去。这个阴谋大部分是为反对他本人而结成的,在他不再出面的时候,阴谋者之间的团结削弱了。瓦耳德马继续在国外对阴谋者逐个地应付时，丹麦政府缔结了和约；即使和约看来十分苛刻，然而多少挽救了局势。汉萨同盟是最危险的对手。将斯堪尼亚海岸以为期十五年的担保品的形式给予它，而且给它所希望的在丹麦进行贸易的完全自由。另一方面，其余的阴谋者则一无所得。瓦耳德马回到本国。

丹麦现在只有一部分还在瓦耳德马控制之外，甚至这一部分也似乎有恢复的可能。石勒苏益格从 1252 年艾贝耳死时起一直是属于艾贝耳家族的。这个家族现在死绝了，所以瓦耳德马要没收石勒苏益格。他曾着手这样做，可是他在格雷城堡“因医治痛风在疗法上发生不幸”而突然去世，死时年仅五十五岁。

瓦耳德马是最值得注意的丹麦国王之一：个

性强悍、冷静而有计谋，精力旺盛而从不休息。他为一个凌越一切的思想弄得心劳神瘁，这一思想就是要重建为他的祖父和父亲弄得几乎达到灭亡程度的国家。他毕生工作勤奋，对他用来达到他的目的的方法无所顾忌。他所设法完成的一切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丹麦不仅再一次得到自由、统一和重建，而且还比胜利王瓦耳德马以后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富裕了。他不是很虔诚的（据说他经常嘲笑教会和基督），但是他乐意和教会合作。他一生好作意外事件。在他在位的最初九年，一直为着重建国家进行工作之后，他突然召集国民会议并向会议递交了一份关于重建计划的经济状况的精密帐目报告书：在这方面花了多少，多少已由税收筹措，多少取自他自己的私囊——整个预算详细地列举到一分一毫。然而在他那一切难以相信的勤劳之余，他还有时间骑马经过欧洲（他没有预告地突然离开）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给自己弄到了一个圣墓骑士的称号。瓦耳德马发现他自己与教皇有了纠葛，后者断言未经教皇允许他无权做这样一件事情。但这并未使在欧洲所有的君主中成为“群王之首”的瓦耳德马发

愁。好几年他留下的名声是有点阴暗的。他的税收苛重，方法残酷，而且他逐渐不知不觉地成为古代异端迷信的一部分。基督教到来以前在斯堪的纳维亚就存在着这种信仰，即无论什么时候在一个地区突然出现风暴伴有雷电，那一定意味着奥丁神及其战士跃马横空进入战斗。在丹麦这种信仰稍有改变。不再是奥丁神，而是“国王沃尔默”骑在漆黑的战马上带着他的猎犬彻夜奔驰，作为对他的异教徒缺乏基督教信仰的一种永久的惩罚。他得到了瓦耳德马·阿特达格的绰号，字面的意义是“又一天”；这就是说，由于有了他，并且根据民间信仰，丹麦“又一度有其全盛时代”。有的人争论说这名字是取自低地德语的辞句，“ter tage”，有几分这样的意思：“我们竟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

在1375年瓦耳德马死时形势是严重的，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并且他的儿子又死于他本人之前。瓦耳德马的女儿都出嫁在国外。如果要在老的国王家族成员中找一位国王，那就意味着找其中一个女儿的儿子。而且汉萨同盟的卢卑克在和平条约中曾写进了一条，大意说在瓦耳德马死后选

举丹麦国王时需要协商。

马格丽特女王

谈判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不十分清楚。瓦耳德马的一个外孙，他女儿英格堡的儿子有最适合要求王位的权利。英格堡嫁给了梅克伦堡公爵，公爵很自然地渴望使他的儿子登上丹麦王位。但瓦耳德马的小女儿，二十二岁的马格丽特带着她的五岁小儿子奥拉夫一道由挪威来了。马格丽特似乎设法要把她姐姐的儿子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她灵活地放弃自己要求王位的权利——以支持她的儿子。她承认国民会议完全有自由选择它所希望的无论什么人—— 她使自己的儿子当选了。她显然是得到了一些有势力的朋友的帮助。梅克伦堡家族非常生气，这导致后来的许多纠纷。但这一决定仍然是最后的决定。

人们或许设想一个五岁的男孩和他的二十二岁的母亲是容易操纵的，教会、贵族和其他当局因此能享有自由的活动。但如果这样估计，那就错了。甚至在瓦耳德马去世前，年轻的马格丽特就已经表明自己是一个精明的少女。在挪威她是

国王哈康的妻子，她工作果断，亲自管理她的家产。她极有才能，现在表示要代表她的小儿子治理丹麦。从那天起她就成为丹麦的无冕女王。五年以后她的丈夫挪威国王哈康去世，所以她又接过了对挪威的统治，到这时她还只有二十七岁。

马格丽特继承她父亲的事业。斯堪尼亚海岸连同整个斯堪尼亚西部城堡一起已经交给汉萨同盟，为期十五年，从1370年和约缔结时开始。马格丽特的性格不同于她的父亲。她是有才智的、精明的，但从不狂暴。在十五年满期时汉萨同盟无意交还城堡，于是她指使她的小儿子奥拉夫给他们写了一封很愤慨的信。随后他们立刻接到她的一封信，在信中她解释说：她为了把事情平息下去，要尽力和她的儿子面谈。大约与此同时，海贼开始在波罗的海活跃起来，因他们的注意而深受其害的是汉萨同盟的船只。同盟向马格丽特抱怨，声称使丹麦水域清除海贼是丹麦国王的职责。马格丽特作了答复，并承认他们的要求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她无力做任何事情，除非她控制了斯堪尼亚诸城堡。最后，当汉萨同盟了解到能够保持城堡的唯一方法就是打仗时，他们退让了——

因此，马格丽特就随心所欲了。同时她注意到使丹麦永久头痛的石勒苏益格问题。她得到荷尔斯泰因贵族们承认丹麦国王对石勒苏益格的宗主权，但暂时她还不敢比这更前进一步。一方面她继续在其他阵线上进行工作。她的先夫挪威国王哈康是瑞典马格努斯·斯梅克的儿子，现在为了向阿耳布勒希特"挑战"，她使她的儿子奥拉夫自称为"瑞典的真正继承人"。

其后，十分突然，青年国王奥拉夫死于斯卡诺厄城堡。

对马格丽特来说，这种形势在政治上是难办的，因为她本人放弃了要求丹麦王位的一切权利。她在挪威也没有权利（因为她是"代表她儿子"治理两国），而在瑞典她简直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然而，这个难题却以惊人的速度自行解决了。挪威和丹麦的贵族不是高呼她为他们的女王，而是高呼她为"我们的王国夫人、我们的王室主人、非凡的监护人"。她继续与瑞典的各种贵族集团谈判，尽可能地避免战争，但最后没有其他的出路了。瑞典法耳彻平一战，阿耳布勒希特的军队被击败，他本人为丹麦人所俘。除斯德哥尔

摩市外，整个瑞典同意服从马格丽特的统治。这里，德意志人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并对瑞典居民施行了恐怖统治，部分地是把大量的瑞典市民烧死。同时马格丽特将阿耳布勒希特下狱，直到他变得更顺从时为止。最后他得到释放，条件是他放弃自己的要求，他的党徒交出斯德哥尔摩。

斯堪的纳维亚联盟

马格丽特的父亲于1340年在丹麦开始的重建计划,至此(半个世纪以后)终于达成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在丹麦国王统治下的联合。但马格丽特既不是僭位者，也不是征服者。她在挪威的权力是通过谈判得到的，她在瑞典的行动只是在与瑞典贵族协商之后才发生。她坚决地将她的政策继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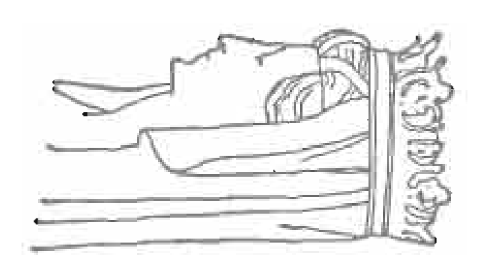
马格丽特失去了儿子，她现在准备将她妹妹的孙子立为继承人。他生于波美拉尼亚①，并得到一个斯拉夫的名字。马格丽特机智地把他改名为埃里克，一个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已被接受为

① 波美拉尼亚，中世纪中欧北部沿波罗的海地区的封建国家。——译者

国王名字的名字。她带他一道巡游三个王国，并宣布他为王。然后她在1397年召开了著名的卡耳马①会议，来自三个王国的贵族们聚集在这里，埃里克就正式加冕为斯堪的纳维亚的王。自那时以后三个王国就联合在共同选举的一个国王之下。卡耳马联盟持续到1523年(有中断时期)——换言之，即持续了一百二十六年。其后瑞典终于分离出来。但是在丹麦和挪威之间由马格丽特建立的联盟从1380年她的丈夫国王哈康去世时起，持续到1814年被英国分裂时为止。丹麦和挪威联合了四百三十四年。

斯堪的纳维亚王国之间的卡耳马联盟是意图保证斯堪的纳维亚的和平，而三个王国联合在一个国王之下就给在北方建立一个大强国奠定了基础。三个国家在联盟内应该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允许一个国家支配另外两个国家。但或许马格丽特的私人意图并不是这样十分理想的。她大概认为丹麦是“高级”国家,并且,和联盟的精神相反，很快将丹麦贵族和德意志贵族安置在瑞

①卡耳马，瑞典南部东海岸城市。——译者



在罗斯基勒马格丽特的石棺上有雪花石膏制成的理想化的女王卧像。

典王家各城堡里。

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有关马格丽特的一切，她仍然是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中的显著的、谜样的人物之一。这个奇怪的女人，在她丈夫挪威国王死后就不再结婚了，却使一切男人，甚至斯堪的纳维亚贵族中最强暴的、最粗野的人也不得不服从她，并顺从她的意愿。她真的象个什么呢？她是教会及其供职人员的朋友，并且依靠机灵达到了她的一切目的。她知道如何等待，知道在适当的时刻行动，并把一切都整顿好。她周游王国，保证司法的正确执行，司法问题在动乱年代是深受贪污腐化之苦的一件重要事情。她制止了某些贵族想当“土皇帝”的企图。而且每当土地所有者不能提出法定有效的地契时，她就使用简单办法宣布这些土地是国王的财产，沉着而又坚决地没收了每一平方呎的土地。她赠送了非常多的钱财给

教会和修道院。她在教育她的年轻养子方面是有条不紊的。她派他周游王国,但要求他把一切比较重要的决定留给她做。她还留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正象瓦耳德马·阿特达格在他作国王的一生实际结束时所遇到的一样，那就是石勒苏益格问题。曾在石勒苏益格就任丹麦公爵的荷尔斯泰因伯爵去世了，于是马格丽特力图一点一点地没收这块土地。荷尔斯泰因首领们看到危险即将来到,就开始动乱起来。马格丽特南下到那里去，以便用她惯用的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但刚到弗伦斯堡湾口外她就在船上死去—— 或许是在弗伦斯堡峡湾内诸岛中的一个岛上。

人们从未给马格丽特起绰号。她一直是简单地作为“马格丽特女王”而载入史册的,虽然实际上她只是挪威王后。但是国王的绰号已经不那么被人使用了。她的父亲瓦耳德马·阿特达格是最后一位有绰号的国王。她的养子埃里克通称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但这象他后继者的名字一样，是一种表示宗谱的名字。此后这种习惯停止了，王名以数字代替。这样，为古代所熟悉的亲密的称呼形式就结束了。

马格丽特女王死后的联盟

1412 年埃里克的养母死时,他三十岁了。尽管事实上他父亲曾是波美拉尼亚的贵族—— 传闻是一个“大强盗”，他倒感到自己是一个丹麦人。从 1401 年起，在他正式成年时，就是马格丽特的共同摄政者。因此，到这时他不但是一个成熟的人而且还很熟悉三个强大的（虽然人口有点稀少）王国的全部情况。埃里克被描写成一位漂亮的人，有着“优美的体格、金黄色头发、红色的皮肤和用金饰针扣牢的亚麻布围颈围着的细长的颈项。他会独力地跳上马鞍而不用借助马镫。所有的女人都被吸引到他的周围，特别是皇后①，情意缠绵地依恋着他。”

他继续实行养母的联盟政策，即同等地统治三个王国,但使丹麦成为“高级”王国。正如他养母所曾作过的那样，他也不任命挪威和瑞典的最高官职而借助德意志与丹麦的管事治理这两个国家。他立刻处理石勒苏益格问题，不过马格丽特

①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孟（1368—1437）的皇后玛丽,下文中的“皇帝”即西吉斯孟。—— 译者

是力图逐步合并这个州，而不流露她的最终目的，而他却直截了当地宣称石勒苏益格是丹麦的，最后甚至使皇帝确认这块土地从来就不是真正世袭的采邑。他为使石勒苏益格自自然然地合并于丹麦王国而斗争了二十年，但他从未成功，而且在石勒苏益格的无止境的争执中耗费了钱财。埃里克在挪威和瑞典征收重税，于是引起了不满。

海　峡　税

埃里克和欧洲所有航海国家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对抗，这就是海峡税的采用。这时松德海峡和贝耳特海峡是丹麦专有的领海，因为斯堪尼亚诸州还属于丹麦。所以丹麦国王控制了波罗的海



厄尔息诺耳的克罗根(原来的“克朗堡”)是一个严整的四方形的城堡，当时非常时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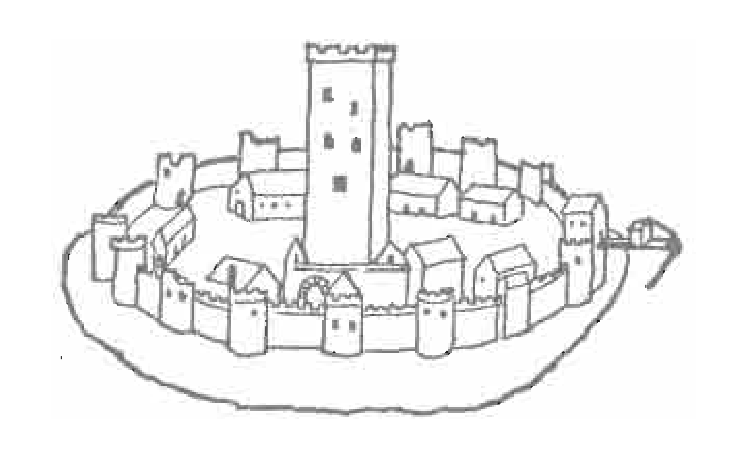
的入口，松德海峡是欧洲最热闹的海峡之一。自

古以来丹麦国王就对围绕丹麦的水域保持专有的权利，现在埃里克命令所有通过丹麦国王的水域的人都得支付通行税。为了确保这些税收的支付,他在松德海峡两岸建立了一些城堡(例如在马尔默和兰次克鲁纳的那些城堡),或许就是他(虽然在他以前也许还有瓦耳德马·阿特达格）建造了现今还存在于赫尔辛堡的那座叫做克嫩的坚固的塔楼。就在它的对面(这里松德海峡最为狭窄),他建造了一个叫做克罗根的非常时兴的方形城堡。这就是现在在厄尔息诺耳的克朗堡城堡。最初索取的通行税只是每船一个玫瑰诺布尔金币①，不久就提高了，而且变得很复杂。四百二十八年间，所有国家的船只在通过厄尔息诺耳时，都不得不扬旗下帆致敬，并缴纳海峡税。这些税收为国家提供了巨大数目的钱财，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数的政治纠纷，结果成为致命的纠纷。

当埃里克还很年轻时，他和英国亨利四世的女儿腓力帕结了婚。人们不妨认为马格丽特在安排这次婚姻时心里是有着丹麦统治西方的旧梦

①玫瑰诺布尔，金币名，因上有玫瑰花纹，故名。英王爱德华四世时开始铸造，流行于十五、十六世纪。——译者

的。然而，似乎是她本人也对这个婚姻怀疑。腓力帕于1406年在隆德大教堂同埃里克结婚，并且成为一个善良而忠实的王后。在关于石勒苏益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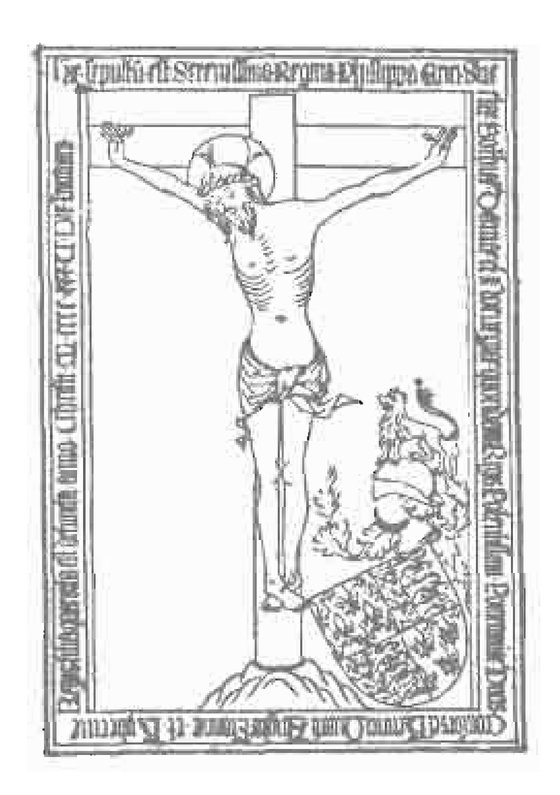


克嫩位于赫尔辛堡，面对克罗根。由于海峡税收，松德海峡的进口戒备森严。

的战斗中，埃里克不得不进行一次海战。在这次战斗里，他多半时间是顺利的，但是有一次当他不在时，哥本哈根被围。受委托管“王宫锁钥”的腓力帕，以宫廷和城市最高权力者的身分，不让敌人接近。哥本哈根没有陷落。

在瑞典，由恩格耳布雷克特·恩格耳布雷克特逊领导的农民起义具有决定意义。最初瑞典贵族极不高兴地对待这次起义，但是不久了解到他们支持起义就可以得到利益。骚乱蔓延到了挪威，于是三个国家的贵族们看到一个机会，可以结束

由马格丽特采用而由埃里克继承下来的相当专制的统治。埃里克没有具备马格丽特那样的机灵与精明，所以几乎无力对付贵族势力和全国的起义。当贵族们最后认为他们要他在哪里他就得在哪里时，他就决定退位，脱王冠时说了以下的话："我



腓力帕王后在伐斯特纳的墓碑，展示了她的英国盾形徽章。

不打算做你们的唯唯诺诺的主人"。经过二十四年的象治理一个王国那样来治理三个王国（这实际上是达不到的统治艺术）的尝试之后，他急忙到果特兰，并给自己养老金，引退而为海贼。到这时，

他的妻子腓力帕已经死了。她葬于瑞典伐斯特纳的伯吉廷教堂，在那里她的墓碑到今天还能见到。埃里克试图使斯堪的纳维亚各政务会议（贵族和高级教士的会议）的成员宣布他的堂弟波美拉尼亚的布吉斯劳当他的继承人，但是他们维护他们有选举自己所希望的任何人的权利，而决定选举他的侄儿巴伐利亚①的克里斯托弗。

经过种种的纠纷之后，克里斯托弗在三个国家内被正式宣布为国王。于是联盟再一次生效了。克里斯托弗是代表贵族利益的国王，是由三个王国的贵族请来并宣布为王的。这样，贵族方面的奴仆般的服从就成为过去的事情了。从现在起，他们希望在一切事务上都有发言权。同时个体农民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特别在丹麦更是如此。贵族们试图采用欧洲许多国家自古以来对农民镇压的一般形式。农民已经被剥夺了他们旧日的庭的自由和权利，贵族们现在想完全压服他们。日德兰北部的农民暴动，表明了形势确实很严重的征兆。事实上直到克里斯托弗亲自带领军

①巴伐利亚，中世纪德国东南部的封建国家。——译者

队到达那里，并使他们受到惨重的失败之后，暴动才最后平息下来。

克里斯托弗博得人们的尊敬是不容易的。他在位只有九年,于 1448 年突然去世。

第四章　晚期中世纪

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再一次面临一种不仅没有国王，而且没有可继承王位的王子的局面。换句话说，形势和瓦耳德马·阿特达格逝世时或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退位时一样。除非继承问题不再争论不休而能顺利地获得解决，不然新近形成的联盟的健全发展就会受到危害。

丹麦人对于立荷尔斯泰因的王子很感兴趣（因为这样做将为石勒苏益格问题提供和平解决办法），但是他们最后决定将王位授予奥尔登堡①的克里斯田伯爵。人们认定这个青年人与古代丹麦王室只有远亲关系，然而，不知何故，他们又认为延续这一亲族世系非常重要。在我们能够记述丹麦历代国王的一千年期间，丹麦的王位每逢直系断绝时，无可否认地曾有好几次传给了女系，

①奥尔登堡（今译为奥耳登堡），在德国西北部。中世纪时是一个大公国，丹麦奥尔登堡王朝的发源地。——译者

但从来没有一次传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家族手里——尽管在中世纪所制定的关于王位继承的任何法律中没有只字规定。实际上没有任何地方讲到王位能被继承。这个君主政体得由选举决定。

奥尔登堡王朝

克里斯田伯爵二十二岁，比较缺乏经验，并不很富裕。决定他当选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同他的前任君主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 的寡妇结婚,目的在于使她能因此而得到赡养。尽管她是一个寡妇，却只有十八岁，而且是一个有才能的女子，所以她的寡妇身分几乎不成为太大的障碍。克里斯田必须同意与政务会议，即贵族领导集团分享其权力。挪威也授予他王权。但瑞典人却决定选一个名叫卡尔·克努特森的瑞典贵族为他们的国王，因此第一次分裂了马格丽特的联盟。不过克里斯田并不打算毫无斗争地放弃瑞典。他进行了战争，并且在一个时期确曾设法把瑞典置于他的支配之下。卡尔·克努特森的统治时期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当他在 1470 年逝世时，没有选出瑞典国王来继承他的王位，却选举一个

名叫斯顿·斯图雷的年轻的瑞典贵族为摄政者。当时克里斯田带着他的军队航行到斯德哥尔摩，但在布朗切山(这座山当时在城内),丹麦军队被斯顿·斯图雷的部队击溃而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克里斯田本人受了重伤。从那以后很多年，丹麦放弃了对瑞典的要求。据说两国军队彼此向对方推进时，双方都祈祷圣乔治①的帮助。但是当斯顿爵士用拉丁文祈祷时，克里斯田只能用德文祈祷，结果瑞典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由于瑞典人唱过圣乔治的赞美歌，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所以现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钟乐器每天都演奏这支歌曲。在斯德哥尔摩的最大教堂斯托基尔卡教堂里，有一幅关于圣乔治和龙的宏伟的雕刻。它是德国木刻家伯恩特·诺特凯(曾在丹麦工作过)为纪念这次战争而创作的。这雕刻是斯顿·斯图雷给教堂的礼物，是为这次胜利而给圣乔治的感恩供品。

另一方面，克里斯田在石勒苏益格这个久悬

①圣乔治，可能是四世纪时人，传说为罗马帝国战士，在小亚细亚为信仰而献身。后被教会奉为圣徒，成为战士的庇护者。——译者

的问题上运气较好。

人们总会记得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尔夫伯爵，也是石勒苏益格的公爵。他死后无儿女。于是再一次出现了机会，而且这一次人们抓住了它。1460年国王克里斯田被选为阿道尔夫伯爵在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两地的继承人。这样，两个州就在丹麦国王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了。在石勒苏益格州，克里斯田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公爵”，因为他作为丹麦的国王而拥有宗主权。在属于德意志的荷尔斯泰因，他仅被公认为一个封建领主。但实际上，这两个州由同一人统治，此人就是丹麦国王。于是丹麦国王就用这种手段把石勒苏益格收回了。而且为了确保荷尔斯泰因（同时也是为了安定那些在石勒苏益格占有地产的荷尔斯泰因贵族），他把一项条款写进那个批准协定的文件上，声称这两个州“up ewig ungedeelt”，即“永远不得分离”。这个协定（即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州和德意志的荷尔斯泰因州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协定）的不幸的结果是克里斯田没有预见到的事情。可是，人们也几乎不能指望他在当时就预见到这一点。

克里斯田没有节约的观念。作为一个被提升到国王宝座的伯爵，他喜欢表示他的王室的高贵。他维持一个庞大的宫廷，并不惜挥霍浪费。有一次他动身旅行，南下经过欧洲到罗马去。一路上，他不顾自己应是一个谦恭的朝圣者的事实，竟摆出一副比国王的派头还要大的派头，并向各方面大量地赠送华贵的礼物。不幸他没有钱支付这些礼物的费用，所以不得不沿途借债。一个名叫科利奥尼的老兵兼佣兵队长把他作为客人迎接到自己的马尔佩格宫，迄今那里还有几幅壁画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他这次拜访的一些情况。在米兰，他受到加里亚泽·马利亚公爵的隆重接待；在罗马，他受到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盛大欢迎。克里斯田献给教皇“斯堪的纳维亚礼物”（一批鲱鱼、几件皮货和干鳕鱼），教皇则赠给他“金玫瑰”①。这次访问的一个结果是，罗马教皇允许在哥本哈根建立一所大学。克里斯田非常渴望丹麦的大学生能够在国内受教育，再说几年以前瑞典已经在乌普

①金玫瑰，教皇赠给信奉天主教的君主或都市的祓邪物。——译者

萨拉建立了一所大学，丹麦不能落后。

克里斯田的女儿马格丽特十三岁时嫁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三世。克里斯田象往常一样没有钱，因此他只得把挪威的设得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给国王詹姆士三世，作为他答应以后偿付妆奁的抵押品。然而，这种抵押品永远没有赎回，于是这些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群岛就变成苏格兰的了。

到1481年国王克里斯田逝世时，他的儿子约翰尼斯即汉斯已被选为继承人，并因此成为丹麦和挪威的国王。根据新协定，他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都应效法他的父亲。可是，边界地区的局势马上陷于绝望的混乱中——据说主要是由于他的母亲干涉此事。在这一带他必须和他的兄弟腓特烈分享权力。既然这两个州是“永远不得分离”的，瓜分时就得用这样一种混乱的方式进行——两个人在这两个州都获得大片的各不相连的土地。汉斯在登极时，被迫签署了一项给贵族很大权力的语句非常简明的协定。

在瑞典，相当强大的一派人要立汉斯为瑞典国王，因此联盟获得重建—— 部分原因是瑞典贵

族看到，拥立一个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另一个国家的人为国王对自己的好处。可是斯顿·斯图雷竭力使谈判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举行过几次会谈，但照例瑞典的谈判者都没有作出决定的充分权力，要不然就冒出新问题迫使会议延期。汉斯忍耐不住了，于是带领一支军队开往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受到包围之后投降了。汉斯骑马进入斯德哥尔摩，到达斯顿·斯图雷的身边，并被正式立为瑞典国王。斯堪的纳维亚联盟再一次建立起来了。

在迪特马希地区的失败

汉斯王在别的方面是一个非常稳健而温和的人，但当时却受引诱从事了一场惊险的小“游乐”。荷尔斯泰因的贵族们很久以来就想征服迪特马希地区。迪特马希是一个小的农民独立自治地区，位于日德兰半岛根部肥沃的沼泽地区，面朝北海。居住在这些沼泽地上的农民，既不是德意志人，也不是丹麦人，而是弗里西亚人。他们讲弗里西亚语，有自己的文化，自古以来就享有象斯堪的纳维亚从前有过的那种农民自治权。由于他们从事牲口贸易，所以非常富裕。汉斯的兄弟腓特烈

公爵当时决定对他们发动一次远征，并邀请汉斯王和他一道去。国王汉斯是作为分享荷尔斯泰因领土权的石勒苏益格公爵而参加的，为数甚多的丹麦贵族却自动地追随在远征军之后。人们以为要打败这些没有领袖的土里土气的沼泽农民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使如此，最后聚集起来的军队仍然是一支极庞大的部队，其中包括雇佣军，即由容克·施伦茨指挥的“萨克森近卫队”。

那些参加的人几乎把这次远征看作是一个供人消遣取乐的好时机。骑士们随身带着银餐具、华丽的帐篷、大量的奴仆和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为了趁地面仍被冰霜冻结时到达潮湿的沼泽地，人们认为在 2月以前开始行动是适当的。但出乎意料，开始解冻了。道路变成无底的泥海，庞大的军队由于受着载有全部行李和奢侈设备的许许多多车辆的拖累而行进缓慢。他们本来打算用这些车辆装载预期的战利品。骑士及其所乘之马匹都被盔甲压得疲惫不堪。大雨向沼泽地倾盆而泻，部队沿着两旁都是深沟的堤道吃力地挣扎着前进。迪特马希人已经作好战斗的准备。事实上，根据古老的 惯，他们已经“向上帝献祭一个处

女”。这并不是真正拿人去当祭品，只是这个少女被迫在她以后的岁月中过着纯洁的不结婚的生活，从而构成一个象征性的祭品。它将使他们在战争中获得上帝的援助。

他们已经用一条堑壕和两门大炮挡住道路，军队被迫停止前进。于是弗里西亚人从沼泽地发动进攻，使这支庞大的军队瘫痪在狭窄而泥泞的小道上，而弗里西亚人则用枪矛作撑杆，跳过运河和沟渠，从两边向这支孤立无援的军队进攻。枪弩砰然射弹，战马惊慌失措，大雨滂沱，弗里西亚人甚至还掘开海堤，让浪涛冲进沼泽。军队被困在这条路上，全部乱成一团，无法抵御。身穿重甲的骑士无能为力，无法使用他们的武器。他们的马匹跌倒在沟渠里，骑马者和一般士兵互相践踏。后面的道路被极大的辎重车列挡住了，同时这些车辆已经深深地陷入泥潭，一直陷到车轴。传说汉斯王和腓特烈公爵一路沿着车列，从一辆车跳上另一辆车往回跑，才逃了出来。所有的仆从和尖声叫喊的随军女郎，只不过使得这场紊乱不堪的混乱更加混乱而已。

弗里西亚人的战利品是大量的。 他们得到了

军费、贵族们及其王室主人们的个人财产、一车一车的银器，还有极多的盔甲和武器。对于荷尔



萨克斯的编年史 1514 年版的标题页："丹麦人的国王"。盾形徽章包括丹麦、瑞典、挪威、温德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斯托马恩和奥尔登堡。细长三角旗是丹麦国旗的标志。

斯泰因贵族来说，这次失败是一场大灾难，因为没有一个贵族家庭未在那天遭受损失。丹麦贵族丧命的倒还不多。

自从胜利王瓦耳德马远征爱沙尼亚以来就一直保存着的老丹麦国旗，在那一天失去了。在那以前将近三百年它是丹麦历代国王的旗帜，因此必然有点儿陈旧易破。它悬挂在迪特马希地区的一个教堂里，直到许多年以后，在迪特马希地区

终于被征服时，才被夺回来放在石勒苏益格大教堂里。据说在那里一直保存到它最后的一点残片破碎为止。

这是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著名的（也是声名狼藉的）萨克森近卫队已给粉碎,他们的指挥官容克·施伦茨在战斗中被杀死了。据说弗里西亚人用一根杆子把这个孤立无援的身穿铁甲的人从马上搂了下来，用棍棒打他的颈子，用鹤嘴锄击穿他的盔甲，一直捅到他的背上，把他推倒在一条充满水的沟里，最后把他的马弄翻在他的身上。有一套盔甲一直保存在哥本哈根武器军服博物馆，其颈部被严重地打凹了，在一个肩甲板上有三个窟眼。从其他方面看，这是一套肌肉强壮的武士的大盔甲，传说它曾属于容克·施伦茨。

对于国王汉斯来说，在迪特马希地区的失败，尽管个人受到了一些损失，失败本身却没有构成大灾难,但这是一件足以引为羞耻的事。荷尔斯泰因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失，严格地说，这件事毕竟与丹麦无关。尽管如此，国王汉斯得忍受各种后果，因为人们并不重视他的两个职务——国王的职务和公爵的职务——的彼此区分。沼泽地带的

农民粉碎了包括一个职业雇佣兵团的强大骑士军队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在瑞典和挪威，这个消息并不是没有影响的。

北　方　造　反

瑞典的农民，听到连农民也能打败汉斯王，就起来造反。起初，瑞典的贵族再一次藐视农民要求把法律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的尝试，不过后来他们开始认识到支持暴动将得到的好处。国王汉斯于1501年1月到斯德哥尔摩。他于8月间跟他那名叫阿德尔·艾恩比尔德的情妇一道离开斯德哥尔摩，把斯德哥尔摩的王宫留给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王后掌管。9月间暴动者发动攻城。正象腓力帕（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王后，英国公主，曾为她的丈夫保卫哥本哈根王宫）一样，克里斯蒂娜也顽强地坚守在斯德哥尔摩王宫，直到一千人的一支守备部队中只剩下七十人为止。其余的都已经被杀死、饿死或病死，而这最后的七十人也几乎站都站不起来了。克里斯蒂娜仍在等待汉斯王，估计他会带一支舰队来援救她。最后，在1502年5月6日她被迫投降。斯顿·斯图雷本答应她有

自由离开和回家的权利，但后来毁了约，竟把她拘留起来。在丹麦国旗从斯德哥尔摩王宫的叫做“三顶王冠”的主塔上被拆除下来之后两天,汉斯王和丹麦舰队赶到斯德哥尔摩，可惜他们来得太晚了。斯顿·斯图雷直到10月才释放克里斯蒂娜王后。联盟遭到了破坏，斯顿·斯图雷再一次当上瑞典的摄政者。汉斯王为恢复其瑞典王位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但是没有成功。在挪威也有波动，不过在那里联盟却是巩固的。汉萨城市卢卑克与瑞典结成同盟，但在海上被丹麦人击败。就是在那些年代里，汉斯王建立了欧洲第一支真正的海军。一直到那时为止，人们认为只要把商船武装起来就够了，但当时汉斯王则已专门为战争建造船只。他还在哥本哈根建立了永久的海军基地。

晚期哥特式时期[1]的教会

晚期中世纪丹麦教会的地位，在许多方面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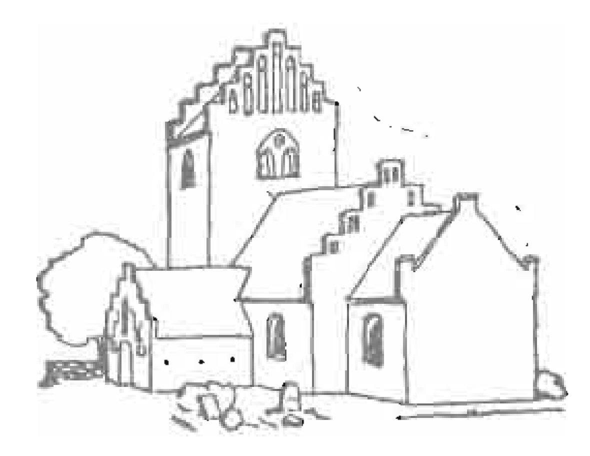
①哥特式时期，十二至十六世纪哥特族的艺术形式盛行的时期。这种艺术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建筑采用高耸天空的尖屋顶和尖塔；雕刻发展写实手法；绘画增加世俗内容及色玻璃画等。—— 译者

生了变化。教会与国王之间旧的冲突已经结束，一方面由于当时把最高的教会职位授予丹麦贵族已成为传统，另一方面由于贵族享有权利，因而在原则上既不存在热衷于宗教论战的动机，也不存在这样的机会。丹麦教会及其贵族首领对于不可思议的神学和哲学问题并不特别感兴趣，对于严格地保持宗教观点也不那么关心。主教们和修道院长们所关心的东西是土地，教会是非常富裕的。土地以酬谢安魂弥撒的礼物的形式并在不动产的无止境的交换过程中，落到了教堂和修道院的手里。实际上教堂和修道院所进行的主要活动，按其性质来说，与其说是严格的宗教工作，还不如说是规模巨大的地产经营。

即使世俗的观点因此没有得到克服，教会仍工作得相当好。在市镇里，经常可以看到较新式的红砖教堂；还有许多修道院，分布在这三个王国。这些修道院富裕、优良、组织得很好，并受到严肃认真的领导。修道院的医院勤勉地履行职责；教会学校的学生出席情况良好。圣乔治院照料麻疯病人非常有效，借助于严峻的法律将患者隔离起来，因此丹麦能够宣称她是已根除这种病

症的第一个欧洲国家——而这一点在中世纪结束以前就做到了。

教会的财富终于引起华丽的装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用水、蛋黄或胶调和颜料所绘制的壁画方面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多数的教区教堂在罗马式时期①就已经用壁画装饰起来，但是哥特式时期图画现出一种不同的特征。它们不再是完全用颜料填起来的没有明暗或浓淡的油画，而是用在粉白底子上画清淡水彩画的办法，使它变得更



在晚期中世纪期间，老的石砌教堂附有军械库和塔楼，教堂顶是哥特式阶梯的人字形屋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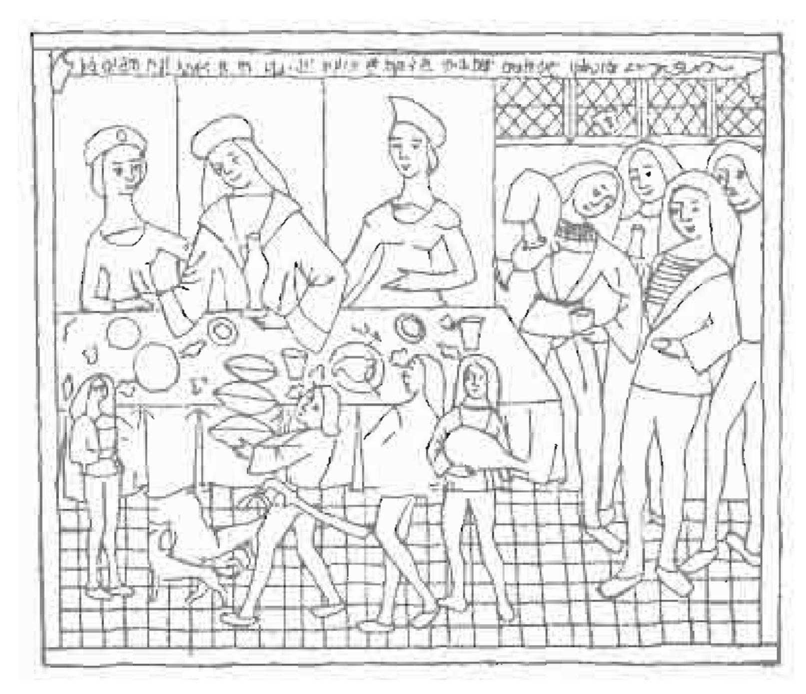
为生动、轻快，象现代的木刻一样朴素而又富于表现力，却又是精心绘制的，并放射出艺术的异彩。总之，这是一种具有特色的艺术，既不模仿

①罗马式时期，十至十二世纪略带古罗马遗风的建筑盛行的时期。罗马式建筑以使用圆拱为其特色。——译者

意大利派的画法，也不模仿德意志派的画法，而是走它自己的道路。现在人们仍然可以在许许多多的教堂里看到和欣赏晚期中世纪的壁画。丹麦和瑞典拥有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美术品收集馆。它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绝妙地保存下来，是由于它们在十五、十六世纪期间被粉刷了一遍，只是在最近时期才重新显露出来，因此再现得象最初绘制时那样清新。连最小的教区教堂也有用这些富于色彩的图画装饰起来的墙壁和拱形天花板，那些图画极其令人可喜地充满着圣经的故事情节。这些情节经常是描绘得那么维妙维肖，可惜的是，一旦为博物馆档案之用拍成照片，就必须将它们再粉饰一遍。

在那些年代里有几个在欧洲负有名望的木刻家活跃于丹麦。在石勒苏益格的一个小镇胡苏姆，住着一个名叫汉斯·布吕格曼的木刻家。他是一个严肃的、非常虔诚的艺术家，受托负责给博雷斯荷尔姆修道院礼拜堂创作一幅庄严壮丽的祭坛雕刻，这是现在石勒苏益格大教堂的最珍贵的遗物。这幅祭坛雕刻是没有着漆的橡木做的，上面刻着出现于圣经上的一些小场面中的无数人物像。在

这件艺术品中，汉斯·布吕格曼利用了典型的沼地人物、马商和雇佣兵、市民和他们的妻子，以一种超越中世纪范围的、朝着文艺复兴精神①（当时尚未扩展到斯堪的纳维亚）发展的自然主义手



丹麦贵族及其全家在进餐。用水、蛋黄或胶调和颜料所绘制的壁画。

法刻画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另一个名叫克劳斯·伯格的木刻家正在丹麦欧登塞他自己的作坊里工作，在那儿他是丹麦宫廷的给养官——丹麦宫廷想为自己在欧登塞的一个修道院教堂里建

①文艺复兴精神，主要是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人文主义思想：注意现实生活，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译者

造一个礼拜堂。他是负责国王汉斯的宏大墓碑的雕刻师。以后这块墓碑连同丹麦最美丽的祭坛雕刻（克劳斯·伯格描绘所有圣徒围绕着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天国图）一道,给转移到欧登塞大教堂去了。克劳斯·伯格能欣赏女性美，他这幅祭坛雕刻中有几个圣徒与其说象古典的女殉道者，倒不如说更象哥本哈根的宫廷贵妇。同时许多丹麦教堂还能从德意志北部的作坊进口宗教艺术品，因此丹麦的教堂实在是装饰得太过分了。

农民和城镇居民

但是在这一切的后面，农民居住地继续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在农庄里基督教已不再是一种新事物,不过旧的信仰还没有完全消逝。人们仍然去朝拜圣泉，有些圣泉还带有象“波尔得①之井”和“梭尔之泉”等异教名字。在春天和收获节日，人们还必须遵守古代异教崇拜的遗俗，而且教区居民的生活带有那些消逝不了的古代农民居住地信仰的痕迹。罗马是在遥远的地方。在那些“不

① 波尔得（Balder），条顿神话认为是奥丁神之子，为光明、和平、善、美、雄辩及智慧之神。——译者

眠之夜”,村里的青年男女带着他们的啤酒桶到教堂去跳舞作乐。因此教会的夜生活不是严格的基督教生活。可是为了避免冒犯虔诚的圣徒像,在这些夜晚，人们把他们画像的正面反过来朝着墙壁。

在丹麦，正象整个欧洲北部一样，教会与会众之间开始出现了一条鸿沟。在修道院和大学里，包括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等思想被强制提高到令人头昏眼花的地步，而且具有一种并不打算把普通凡人拖进去的、奇妙的、盲目狂热的气氛。这就是为什么农村生活变得更加强烈的原因之一。这里也象其他地方一样，教会对于居民的控制放松了,结果妖术和其他“不受拘束的倾向”占了优势。在丹麦这些倾向从未达到疯狂或狂热的程度，因为丹麦人那时也和现在一样，是一个不易激动的、重视世俗的民族。即令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感到关于宗教问题的某种不安。广大的居民或许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还是去做弥撒并勤于他们的宗教职守。但不知何故，教会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整体了。

正象中欧一样，丹麦的城镇生活已开始走上正轨。农民居住地旧的贸易习惯已在一定程度上

不起作用了。城镇已获得关于所有贸易方面的特权，从而迫使农民把他们的货物拿到城镇的市场上去。于是在这里国家的商业活动集中起来,多数的工匠逐渐定居下来，教会非常稳定地投入资金。

克里斯田二世

在汉斯王晚年时期，他的儿子克里斯田已经是挪威的“总督”或副摄政者,在挪威的富有的贸易中心卑尔根有其大本营。还在青年王子时代，克里斯田就已经显示出他是一个坚定有为的青年，但是每当有人偶然把他惹烦了的时候，他也有几分残酷无情。他受过资产阶级的教养， 因为他的父亲汉斯王对于改善城镇的状况非常关心。这一方面是由于汉斯王懂得保证其市民生活得非常舒适，使他们顺利地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汉斯王为了对付固执的贵族阶级而需要一种牢固的平衡力。克里斯田毕生反对贵族，而且他在卑尔根所遇到的理想的对象，也不是在贵族界里。在卑尔根胡斯的一次宴会上,他开始和一个名叫戴薇克（小鸽子）的荷兰青年女子跳舞，并马上爱上了她。他把她作为自己的情妇，

同时还结识了她的母亲西格布里特·威拉姆斯达特。“西格布里特妈妈”(她后来终于以此闻名)是一个中产阶级荷兰妇女，是一个住在阿姆斯特丹、名叫尼古劳斯的绅士(其他方面不详)的寡妇。在卑尔根，西格布里特妈妈向水手们出卖粘饼，生活一定相当贫困。克里斯田王子将她们母女俩都安置在他的家里，把她们带到奥斯陆，并在这个城市的中心为她们建造一所房屋。当克里斯田的父亲汉斯王逝世，他不得不返回哥本哈根时，他把她们一起带去；从那天以后西格布里特妈妈在丹麦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恐怕在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难以找到的。虽然人们说她丑得惊人，但她极有才能，并对商业和组织问题有深远的见识。她成了年轻的国王克里斯田在所有经济问题方面的顾问，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非正式的财政大臣。贵族们不得不同这位毫不使人愉快、从心眼里恨透了整个贵族阶级的女人打交道。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克里斯田二世可能是通过她而对尼德兰的情况发生了兴趣。他有许多关于他的王国的未来的计划，并且把荷兰看作一个完美无缺的典范。他

认为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城镇能够做到的事情，即以国际为基础建立贸易关系，在斯堪的纳维亚也一定能够做到—— 因此，这就应该使丹麦人和挪威人懂得怎样去做。他和西格布里特征集了一批荷兰农民，把他们安插在哥本哈根南面的阿马格岛上，使他们可以教丹麦人如何种菜。而且，西格布里特和国王都奋力地工作，以改善城镇的条件。克里斯田王在其统治的过程中制订了一些非常革命的法律，实际上这些法律远远地站在它们时代的前面。其目的在于使农民得到利益，使贵族的权力受到抑制。这些贵族的眼界通常被局限于其地产的最远的边界线上。他们坚持这种观点：牲畜的饲养和他们自己的特权是国家唯一的最重要的课题。

不管国王克里斯田对中产阶级怎样同情，戴薇克还是不能成为王后。所以他向哈布斯堡王室的女儿伊丽莎白求婚，她的哥哥后来成为皇帝查理五世①。伊丽莎白来到丹麦时还不过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当时她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国

①查理五世（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8）。——译者

王克里斯田要把戴薇克送走；第二，他得把大红胡子剃掉。他非常热情地、壮观地、光彩地迎接了年轻的新娘——但仍然留着胡子和戴薇克。

伊丽莎白虽然年轻，但她那么迅速地学会站在她丈夫一边维护她自己的地位，却是令人惊异的。哈布斯堡朝廷一次又一次地企图把戴薇克撵走，并给予国王克里斯田最严重的威胁。但是伊丽莎白站在他一边，并坚决认为这个问题不关她的家族什么事，除开她的丈夫和她自己，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克里斯田有三年多不在其位，当时他将海峡税以及两个王国的所有其他过境税收委托给西格布里特妈妈管理。他把离哥本哈根王宫不远的一块好地产赠给西格布里特母女。局势一般似乎是稳定的。但后来戴薇克突然死去，流传她是被毒死的。哥本哈根王宫的事务总长托本·奥克斯先生被怀疑曾送给她一篮下了毒的樱桃，据揭露此事就发生在王宫的一次舞会上。当时托本先生已经喝得相当醉了，他向戴薇克（她也出席了舞会）献殷勤。



克里斯田和伊丽莎白的签名。克里斯田二世。卢卡斯·克兰纳克木刻。

克里斯田暴跳如雷，叫人把托本先生带到法庭上。他并不是被控告为谋杀犯，而仅仅是由于帐目不清和几件其他事情而受到控告。当克里斯田想要在法律上宣告托本先生有罪而遇到困难时，他竟亲自制止进行判决（根据丹麦的法律无论如何是不许可的），居然求助于一种古代法律上的常例。他从哥本哈根城外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找来十二个农民，要他们根据古老的北欧常例进行判决。他们用下面的话轻易地判处托本先生死刑：“不是我们，而是他的行为在审判他”。随后托本先生就被砍掉了脑袋。

托本先生与戴薇克的死究竟有多大关系，我们不知道。或许她并不是死于非命，或许是尼德兰宫廷在后面搞鬼，或许是由于完全不同的种种势力的怂恿。但不管这一案件的真相如何，有一件事依然存在，那就是托本先生所遭到的处决在国王克里斯田和丹麦贵族之间造成了一个无法弥合的裂口。

征　服　瑞　典

与此同时，国王克里斯田没有忘记丹麦历代国王对于瑞典王位的权利，碰巧在瑞典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派别仍旧希望丹麦国王回到那里去。瑞典人自己为行动准备了一个口实。小斯顿·斯图雷作为摄政者正在统治瑞典，在他和乌普萨拉的大主教古斯塔夫·特罗累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张的关系。原因之一是大主教亲丹麦，而且希望看到联盟的重建。联盟实际上并未解散，不过它“没有起作用”。在一次国民会议上，小斯顿·斯图雷最后采取强硬的手段撤销大主教的职务，并把他关进监狱。然后国民会议的成员进行了密谋，草率地起草了一个密封的文件，其大意是说：谁要支

持大主教，他们就准备同他（即令是罗马教皇本人）进行斗争。

这就构成了对神圣教会的直接触犯。作为对瑞典王位要求者的资格，克里斯田用教会的名义处理被关押的大主教的案件。1520年，一支强大的丹麦军队用一道罗马教皇的训谕武装起来开入瑞典，反对小斯顿·斯图雷，并用长钉将训谕的全文钉在丹麦人经过的每个村落的每所教堂的门上。

斯顿·斯图雷带领一支军队与丹麦人作战，但被打败，他自己也死在战场上。丹麦人用武力拿下了整个瑞典。与此同时，克里斯田王用丹麦舰队封锁了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投降了，锁钥交给了国王克里斯田。他正式入城，并由古斯塔夫·特罗累大主教为他加冕，授予他瑞典的世袭国王的称号。这一称号是他在丹麦求之不得的。在斯德哥尔摩的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庆祝，并在这一过程中给许多贵族封官晋爵。但瑞典人注意到，在所有那些新近晋爵的人中间连一个瑞典人也没有。另一方面，克里斯田王已答应对过去的行为予以宽恕：联盟应该重建起来，而这三个王国应象马格丽特女王时代一样肩并肩地

和平相处。

但在庆祝的第四天，大主教特罗累走出来，



作为反对克里斯田二世的宣传，古斯塔夫·瓦萨印刷了斯德哥尔摩大屠杀的铜版画。这里是：执行死刑，许多尸体被搬走，斯顿·斯图雷的坟墓被挖开。

要求报复和赔偿他在敌人手里所受的一切冤屈和损失。他列举了一些人的名字。接着斯顿·斯图雷的寡妇也走出来声称：如果一定要提出这个案件，那么，还有另外几个人也同样有罪。她手里拿着那份有全部签名盖章的著名的阴谋文件。国王进行干涉，收回他所许诺的一切赦免——这毕竟构成对神圣教会的反叛，而在如此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他是不能够答应赦免的。国王的秘

书 一个奸险的德意志人，名叫迪德里克·斯拉格赫克，在随后的谈判中也许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王宫的门给锁上了，参加加冕典礼的所有客人都被关了一夜。一直到翌晨，即 1520 年11月 9 日早晨，他们当中才有几个给释放出来。他们被宣判为异教徒，在斯德哥尔摩的主要公共广场斯托特夫处以死刑。市长和市议员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也曾在那封阴谋信件上签了名。被告人的数目不断地增长。处以死刑者的精确数字至今还没有肯定，但第一天被杀的人据说已达到八十二个。在以后的日子里，死刑还在继续执行。人们把斯顿·斯图雷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烧掉，后来将所有那些被执行死刑者的尸体，也都放在篝火上焚烧。换句话说，根据当时对于事物的看法，他们不仅失去了生命，而且失去了灵魂得救的一切希望。这次大屠杀在斯堪的纳维亚被追忆为斯德哥尔摩大屠杀。这一事件构成克里斯田二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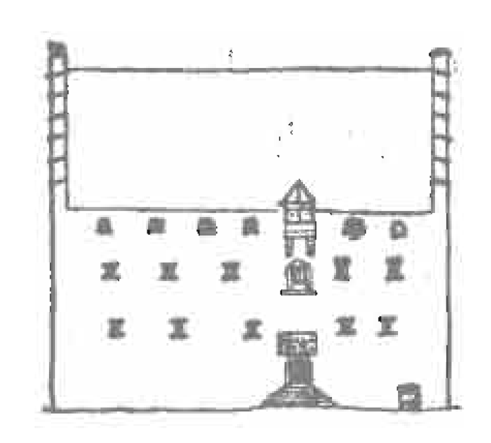
国王克里斯田在瑞典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瑞典的贵族被弄得软弱无力而一败涂地，国家慑服了。克里斯田王本人尽快地回到丹麦。他的德国

雇佣军跟在他后面，对农村施行恐怖手段，在修道院进行掠夺和屠杀，使总的形势大大地恶化。鉴于这个国家当时是受克里斯田统治的这一事实，这种行为实在是愚蠢透了。对这件事，克里斯田几乎是没有责任的。

贵　族　叛　乱

在丹麦内部，克里斯田再一次致力于制定法律的工作。他照样竭力钳制卢卑克的商业活动，以便哥本哈根能够取代它作为波罗的海主要贸易中心的地位。与他的即位誓约书上的条款相反，他把平民安插到联盟的许多重要职位上。克里斯田的统治表现出其目的之宏大专一、深谋远虑和功效卓著。但当一切正在进行时，他为了要亲自看到尼德兰已建设起来的商业帝国，突然离开了哥本哈根。他骑着马，而且实际上没有人随从，一路经过德意志到达荷兰。他对艺术深感兴趣，并亲自访问了克劳斯・伯格和汉斯・布吕格曼。在尼德兰，他收买了一些艺术作品，并同阿耳布勒希特・丢勒①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②那样的卓越人物谈了话。阿耳布勒希特・丢勒给他画过一

张像（这张画的草图如今在大英博物馆）。哥本哈根王宫版画美术品收集馆藏有一册差不多是阿耳布勒希特·丢勒创作的版画全集。这画集据说是丢勒亲自赠送给克里斯田王的。国王回到了丹麦，这时哥本哈根王宫被一幅簇新的、为礼拜堂而作的荷兰祭坛雕刻装饰起来。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当时正象西格布里特妈妈一样参加管理国家。克里斯田不在时，她已经料理王上的事务，一切都



1499年圣瓦耳堡节的翌日，丹麦海军将领詹斯·霍耳格森·乌耳夫斯坦德（"狼牙齿"）在斯堪尼亚为他的格林明治城堡奠基，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存在的坚固的石堡。

① 阿耳布勒希特·丢勒（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家和版画家。——译者

② 伊拉斯谟（约1466—153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译者

充满希望。一个精悍、强暴的国王，但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想象、目的专一和热中于文艺复兴精神的人，正在建设一个以重新联合起来的三个王国为基础的商业帝国。他已经制服了一切反抗。

几乎是制服了一切反抗。一个名叫古斯塔夫·瓦萨的年轻的瑞典贵族，是克里斯田在日德兰半岛的卡勒湾岸城堡的一个凭誓释放的俘虏。但是这个年轻的瑞典人违背了他的誓言，伪装成一个贩卖牲口的商人跑到南方，与卢卑克磋商，要求支持，然后回到瑞典。那时大屠杀正在进行，每十个瑞典贵族中抽杀一个—— 碰巧又是在瓦萨家族中进行，古斯塔夫·瓦萨的父亲已经受到处决。古斯塔夫到达拉那① 鼓动那里的农民起来造反，但是他们告诉他：在斯德哥尔摩是否会有几个贵族被砍掉了脑袋，与他们毫无关系。实际上他们说砍得越多越好。古斯塔夫为了到达挪威并逃脱克里斯田的控制，已穿着滑雪鞋在路上翻山越岭地逃跑。那时达拉那的农民在后面追他，把他迎回来并欢呼他为领袖——引起他们忧虑的

①达拉那，瑞典中西部地区。——译者

是，在此期间听到了一个谣言，说瑞典农民马上就要被剥夺武器。这谣言纯粹是虚构的，但它对于丹麦在瑞典的统治来说却是命运攸关的。两年之内古斯塔夫。瓦萨已经控制了整个瑞典，而且不顾他的家族到那时为止并不曾有过国王的事实，还是同意立他自己为瑞典国王。丹麦与瑞典之间的联盟因此而最终破裂。

克里斯田无暇发动反击。与此同时，丹麦的贵族也起来反抗他。他原来打算在日德兰的一个会议上同他们进行谈判，没想到贵族们却送给他一封信,信里说他们正式取消他们的“臣从义务和支持”。由一个名叫莫根斯·芒克的丹麦贵族把这封信带给国王克里斯田，但不敢公开交给他。他是把藏着这封信的手套“遗忘”在那里,并马上离开那里到石勒苏益格附近的戈托普城堡，以便会见克里斯田的叔父腓特烈公爵，把丹麦的王位献给他。

于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尽管克里斯田实际上获得这个国家大部分的支持，换句话说，无论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都支持他，他却忽然灰心丧气。传说那天晚上他在从日德兰到菲英岛的小贝耳特

海峡上再三地划来划去，打不定主意究竟是留在日德兰进行斗争，还是回转来往东走。

他选择了后面这条道路。他到哥本哈根，要求这个城市坚持到底，然后带着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和孩子们一道从首都出航。他打算到荷兰去寻求援助。在求援中，他希望得到查理五世皇帝由于过分吝啬而不肯给的那笔妆奁费。克里斯田一直想方设法使他付清这笔费用。西格布里特妈妈也和他一道在船上。那天晚上，哥本哈根的全体居民沿着海港的防波堤聚集起来。人们爬到屋顶上或者坐在船只的索具上，到处都是一片寂静。当国王克里斯田、伊丽莎白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缓慢地从海港出航时，人们听不到一点声音。有一首当代民歌多少揭示了克里斯田王在离开丹麦海岸的那一天，紧扣着普通丹麦人民心弦的那种感情：

鹰王带着小雏鹰，
起程远飞出森林；
小鸟激动鼓双翼，
从今无人共商议。

愿神见怜老银鹰，
荒原飞越倍伤心；
不见危岩与高阁，
何处筑巢好栖身！

哥本哈根的人民沿着海岸向北跑，想使那只船尽可能长久地保留在他们的视野中。可是到那时腓特烈公爵已在维堡“庭”上宣布为王；国王克里斯田的法律，已被刽子手们借对贵族阶级“有害”的罪名烧毁。

第五章从宗教改革到克里斯田四世之死

腓特烈公爵曾小心翼翼地和他的哥哥老王汉斯分割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北部，现在他自己终于当了丹麦国王。但他不是丹麦人，而且永远没有成为丹麦人。他比较喜欢在戈托普城堡消磨他的时光，他的扈从是荷尔斯泰因人或德意志人。他被宣布为国王时，不得不签署一份叙述谨严的即位誓约书；既然他完全支持贵族，所以几乎是听任政务会议随心所欲地统治这个国家。然而，他掌握了一张王牌，当他要按照自己的办法行事时，他就可以把它打出去：他有时声言要退位，从而要求丹麦人再把克里斯田二世接回来。每当他这样做时，贵族们马上就变得驯服了。

他在丹麦为王期间，必须与两个困难问题作斗争。首先，流亡的克里斯田王构成一种永久的威胁。其次，马丁·路德[1]的教义在丹麦正开始

发生影响。

克里斯田王在荷兰运气不佳。他没有得到妆奁费，完全消沉下来了；而且他和他的一家在利耶尔的“丹麦宫廷”(Het Hof van Dennemark)里过着十分俭朴的贫困生活。克里斯田的思想里经常充满了夺回其王国的计划。他和在丹麦的朋友保持联系，并知道成千上万的丹麦城镇和农村人民都将为他的归去而欢欣鼓舞。但是他没有钱。后来，年仅二十六岁的伊丽莎白逝世。在伊丽莎白年轻的一生中的最后几年里，她已成长为干练的外交家。当她正要与克里斯田王一道离开丹麦时，腓特烈公爵曾提出在丹麦供给她自由避难所和王室生活给养，但她回答说：“我的国王在哪里,哪里就有我的王国”,就这样她陪同她的丈夫走了。在他们的流亡期间，她曾不得不去见她的哥哥查理五世皇帝，后来还不得不和英国的亨利八世进行谈判。在克里斯田统治的过程中,他曾就冰岛捕鱼权问题，与亨利进行过很多信件联系。似乎英国渔民一贯用非法方式进行经营，并热中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教路德教派的创始人。——译者

于海贼行径。克里斯田试图说服亨利八世在这方面做点工作。亨利回给他许多充满着诺言的迷人的信件，说什么他要尽力而为，但仅仅是诺言而已，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英国的捕鱼船长们继续为所欲为地在冰岛的水域里捕鱼。)克里斯田总是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甚至印发用现代文体写的传单。在丹麦，腓特烈叫人准备文章反击克里斯田，他甚至在其中指控克里斯田谋杀了自己的母亲。这些文章从来没有用书本的形式出版过，但底稿却一直保存下来了。同时克里斯田受路德教义的影响很大，有一个时期他住在离路德的住宅很近的一所房屋里——结果他的天主教舅兄查理五世获得了拒付妆奁费的充分理由，声称克里斯田冒犯了他的宗教。于是克里斯田恢复了天主教信仰。

在丹麦，腓特烈实际上已不得不凭武力掌握政权。哥本哈根受到围攻，接着投降了。最后，在1531年克里斯田募集了现款、船只和军队，他带着一支优良舰队朝北驶向挪威。不幸舰队遇到了风暴，许多人员和装备沉入北海之底。但克里斯田却在挪威登陆，他在挪威受到很好的接待，

于是开始围攻奥斯陆附近的阿克斯胡斯城堡。腓特烈派遣一支由贵族主教克努德·吉耳登斯提尔恩指挥的舰队到北方，克努德·吉耳登斯提尔恩同克里斯田进行谈判。谈判结果，克里斯田同意到南方来会见他的叔父。本来他攻下阿克斯胡斯取得挪威政权的可能性并不小，而他竟同意谈判，这显然是由于他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力量和信心了。他现在凭着一个经过正式宣誓的安全通行的保证，向松德海峡南航。丹麦人拥挤在厄尔息诺耳海滨，想看到他从那里航行过去，但是等到他



克里斯田二世被拘禁在森讷堡城堡时的监狱看守人，丹麦贵族狄特烈夫·布洛克道夫在森讷堡教堂的墓碑。

的船已南航至哥本哈根时,他得到一个消息,说腓特烈当时已坐船去弗伦斯堡，而且会议改在那里举行。克里斯田继续向前航行,直到他的船转向阿耳斯海峡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受骗。安全通行的约定毁弃了,他被带到森讷堡城堡。他感到极大的愤怒。王宫的管事拉着他的胡子,而且把金羊毛勋章的链条从他的脖子上扭了下来。他成了囚犯。

在城堡的塔楼里，分给他一间大房，并让他使用另外几间房。允许他在监视下自由散步，而且给他适当的仆人和侍从。大约在他被关进监狱的同时，他的儿子汉斯——三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的继承人—— 死在德国。克里斯田二世得在森讷堡过十七年囚徒生活，因关于他人身自由的谈判的种种非真心实意的诺言，使之一再拖延下去。

教会里的骚动

一个出生在菲英岛的名叫汉斯·塔夫森的青年学生，从维滕堡①回国到丹麦。他曾听过路德

①维滕堡，今德国易北河中游的一个城市。马丁·路德于 1517 年在这里的教堂正门公布《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皇出售赎罪券，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从此开始。 —— 译者

讲道，他自己当时也在维堡开始宣传宗教改革。人们留心听他讲道，不管主教怎样抗议，汉斯·塔夫森却获得国王的许可，继续讲道。别人在丹麦的其他城镇里也照他那样干，结果由宗教改革所引起的动乱，开始以城镇运动的形式扩展开来。汉斯·塔夫森到哥本哈根，并得到许多支持者。每次教会提出抗议时，腓特烈王表现得格外机智，设法用某种方式保护汉斯·塔夫森而实际上并不显示其作用。新的宗教思想就这样渗透到丹麦，教会尚未得到扼杀它的机会。有一天，年代久远的天主教堡垒——哥本哈根的圣母马利亚教堂，受到一群市民的袭击，他们开始拆除祭坛和圣徒像。他们的首领是哥本哈根的市长安布罗修斯·布克班德，但是汉斯·塔夫森亲自到教堂去，要求他们不要拆掉那个巨大的金色高坛。他宣称没有必要破坏它，群众同意他的意见。

整个事业不是没有波折就获得成功的。人们对托钵僧有一种愤恨的情绪，这些托钵僧把城镇贸易控制到那样的程度，以致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很少的货物准许市民自由买卖。在许多地方托钵僧被赶出了修道院，人们认为其贸易特权已经废

除。从其他方面来说，丹麦进行宗教改革的方式在欧洲历史上是最希奇的一种。总而言之，丹麦的男修道院得到了宽恕。即令认为(正象在德国那样)托钵僧是私通者和吃得过饱的酒鬼,男修道院的纪律一般是好的。如果这些机构的生活真正是那么愉快,无疑地将会有更多的修道士,但丹麦最大的男修道院不过住四十五人左右。女修道院的情况就比较坏些，这主要是由于贵族领导教会的结果,把这些女修道院糟踏了。属于贵族阶级的家庭差不多把女修道院当作"少年感化院",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女儿放到那里过一辈子。一个女孩在十岁或十二岁的时候给送到女修道院，让她有一个水磨或两个农庄作为进院的礼物，这比让她自由长大成人和出嫁时拿出土地、黄金作整个嫁妆要便宜些。所以女修道院充满了无忧无虑的少女。她们从来不要任何人把她们关起来，她们觉得自己长大成人就会面临一种没有意义的生活。她们象天主教会所解释的那样:"忠实于信仰,但不适于过修道院生活"。晚上,她们跳出窗户,或邀请青年男子到她们的宿舍去参加闹哄哄的赏心乐事。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女修道院可说是一些有点特

殊的机构。有时候主教安排一个严格的女修道院副院长或院长去负责照管，重建女修道院的纪律，但这只在短时期内有效。要使这样一些精力充沛的年轻尤物变为有用的修女，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存在着宗教论战，但只是一种温和的宗教论战。唯一真正值得提及的天主教人物是波尔·赫尔格森，他虽然承认教会有必要进行某些改革，却仍然要保留在罗马教皇领导下的神圣的欧洲天主教会。双方的宗教领袖在数量上都很少，同时路德的教义以民众运动的形式传布到各个城镇。到腓特烈一世统治终结时，在法律上尚未完成向新教会的转变。腓特烈一世死于1533年。一直到选举其继承人时，宗教论战才变得表面化。政务会议和所有较小的贵族路德教成员要拥立其长子克里斯田公爵为王，克里斯田公爵很久以前就在石勒苏益格的哈德斯累夫镇引进了路德教仪式。他亲自出席了沃尔姆斯帝国议会①，并听过路德

①沃尔姆斯帝国议会，1521年1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议会，企图压制宗教改革，要路德到会辩护或公开表示悔改。路德依靠一些世俗诸侯的支持，没有让步。——译者

为自己的主张作辩护，从那天起这位公爵就成了一个坚定的“路德分子”。然而，在贵族中有一个顽固的天主教派别，还有教士中的贵族成员，很反对拥立这样一个大喊大叫的路德教国王。城镇开始骚动，城镇的民众要把克里斯田二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并恢复其王位。

非常奇怪，丹麦的地方城镇方面为克里斯田二世所作的这种大声疾呼，竟得到了克里斯田的旧敌卢卑克市的支持。汉萨诸城镇已开始感到由于航路的伟大发现而引起的商业衰退的后果。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不再是富裕的贸易海了。现在举足轻重的是通往美洲和环绕好望角的商路——大西洋。荷兰和英国、西班牙和法兰西这样一些国家的繁荣昌盛时期就要到来了，部分地是由于她们离大洋最近。最靠近这两个“内海”的老贸易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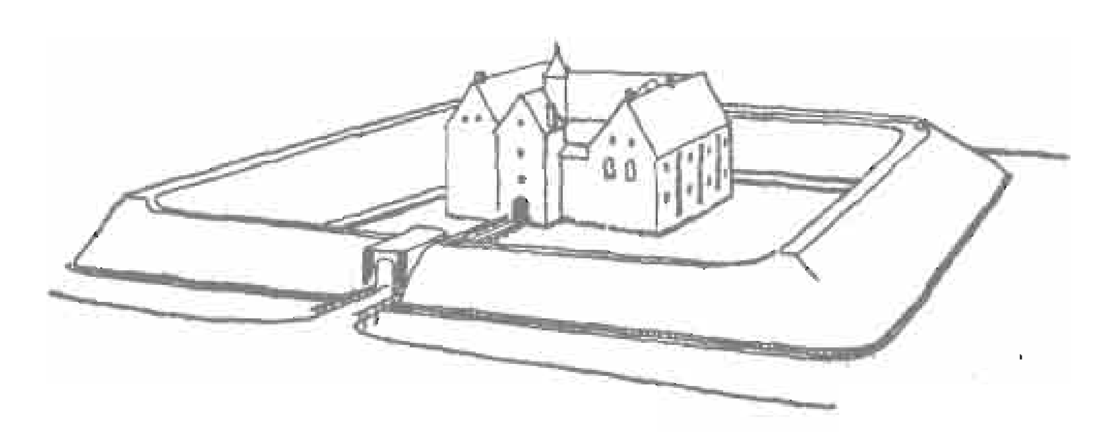
丹麦贵族的墓碑上的头像。文艺复兴时期。

家，现在差不多是处在后方，相应地只能得到较差的机会。卢卑克的强暴的市长于根·沃伦威弗希望：如果他帮助释放克里斯田二世并恢复其丹麦王位，那就会为卢卑克在斯堪的纳维亚获得很大的权力，以至将要使这个城市的商业恢复繁荣。

伯 爵 之 战

在丹麦,宗教改革差不多是和平进行的,其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还有别的事情需要考虑。王位的继承决不是平平安安的。从卢卑克来的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奥尔登堡的克里斯托弗伯爵的带领下,于西兰岛登陆。因为克里斯托弗伯爵以被囚禁的克里斯田二世的名义而来，所以取得了对西兰岛和斯堪尼亚诸州的控制。这一惊人的血腥内战在丹麦一向称为伯爵之战。当时丹麦的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哥本哈根和马尔默，都以克里斯田二世的名义，宣誓效忠于伯爵。归根到底，这一战争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解放这位敬爱的君主。丹麦东部的贵族认定这一场“比赛”反正是输了,于是也来支持伯爵。伯爵用同样的方法控制了菲英岛，然后派遣其得力的部下克莱门特船长到日德

兰。在这位航海绅士的领导下，日德兰北部的农民起来公开造反，反对克里斯田公爵，以致当日德兰的贵族们派遣一支武装得很好的骑士军队去对抗农民时,农民使之遭到伤亡惨重的失败。农民暴动蔓延到整个日德兰。庄园的房屋和城堡受到袭击和焚烧。一时看起来似乎日德兰的其余部分，乃至整个丹麦，就要落到伯爵手里，因而将要使造反者把克里斯田二世从森讷堡城堡里接出来，再一次把昔日的特权送还给他。伯爵的对手们之



萨耳林半岛上的斯波特鲁普城堡在伯爵之战中被摧毁，以后重建，围有城墙和双重壕沟—— 考虑到再一次农民的袭击，则不可乐观。这张画展示这一堡垒现在的外貌。

所以受到削弱，原因在于他们自己队伍内部的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他们在需要哪个国王这个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但是一个名叫莫根斯·戈野(马格努斯·库库)的政务会议的路德派成员，在日德兰半岛中部的拉伊教堂召开了一个日德兰的贵族会议。尽管这个教堂很大,但还是容纳不了他们所有的人,那些较小的贵族不得不留在教堂外面的庭院里。在教堂里面，贵族的天主教主教们仍然反对选克里斯田公爵。但过了一会,那些较小的贵族再也不能忍耐了，他们冲进教堂大吵大嚷，要克里斯田公爵当他们的国王。这些主教们被迫让步了,他们认识到:这样做实际上是在丹麦天主教会的死刑状上签字。

因此，克里斯田公爵来到日德兰，在霍尔森斯给宣布为国王，因为古老的举行加冕礼的城市维堡位于各造反地区的遥远的北部。他随身带着他的荷尔斯泰因将军约翰·兰措。兰措进军反击农民，用强攻夺取了克莱门特船长的永久据点奥尔堡①城。城里的居民加上二千农民被屠杀在街头,全城掠夺一空。整个日德兰北部很快地给镇压下去,农民不是处以死刑,就是被剥夺自由民的权利。克莱门特船长本人设法从奥尔堡溜走，但是

① 奥尔堡，日德兰半岛东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

两个告密者出卖了这个身受重伤的农民领袖。他给关进了监牢，随后处以死刑。

翌年，兰措带领他的军队去攻打卢卑克人，使他们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斯堪尼亚诸州，全部农民军都在可怕的大屠杀中被杀掉了。正在这时，克里斯田公爵手下的出身名门的海军将领彼得·斯克拉姆在斯文堡附近的海战中打败了卢卑克舰队。

但是哥本哈根始终忠于克里斯田二世。克里斯田公爵对这个城市围困了一年多。最后饥饿袭击着居民。人们把所有的猫子和耗子吃得精光，甚至把长在城墙上的草也嚼着吞了下去。街上和屋内尸积如山。结果这个城市投降了，克里斯托弗伯爵和市参议员们去到公爵的营房。公爵——其实就是现在的国王克里斯田三世——赦免了他们。克里斯田二世的私人老朋友安布罗修斯·布克班德市长，却回家上吊自杀了。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克里斯田二世在森讷堡受到更严格的纪律约束。命令指出：如果这个城堡受到克里斯托弗伯爵军队的攻击， 就要把克里斯田二世杀掉。在伯爵之战的末期哥本哈根陷

落以后,他又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是他和他的堂弟国王克里斯田三世之间的谈判进行得非常缓慢。

天主教会的崩溃

伯爵之战结束时，克里斯田三世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国民会议，于是他一下子把所有的天主教主教都关进了监狱。他们只有在停止反抗路德派宗教改革的条件下才获得释放。在甘梅耳托夫(哥本哈根的“老广场”)的一个露天大会上,国王说服贵族阶级、市民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投票赞成废除旧的教会组织。这样，宗教改革就成了法律。

丹麦与挪威都曾经历过乱世。尤其是丹麦，伯爵之战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虐杀。这首先是同王位继承人选举有联系的政治策略相结合的农民暴动，其次是同贵族方面为夺取有利可图的主教和修道院长等教会要职相结合的农民暴动。这次战争已不是宗教战争，宗教论战已渐渐隐入幕后。

丹麦进行宗教改革的方式，即从天主教到路德教的实际转变，与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变故很少。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宗教问题上的冷静清醒。盲信热狂和群情过激，在丹麦历史

上简直是没有发现过的事。信仰的实际变换，非常顺利地发生了。但在英格兰，“血腥马利”的斧头哗啦一声杀上了断头台①；在法兰西史册上，闪着圣巴托罗缪节前夜深红的血光②；德意志为对修道院的屠杀和对修士、修女、神甫的狂暴虐待所破坏，宗派暴行被弄到完全疯狂的程度，例如约翰“王”及其“大臣们”克雷希庭和克尼珀多林克的、在明斯特的令人心醉神迷而花哨淫逸的“千年王国”③；在瑞士，加尔文④对于使用斧头对

①“血腥马利”，即马利一世（1516—1558），英国女王（1553—1558）。残酷迫害新教徒，故有“血腥马利”之称。——译者

② 1572年8月23日夜，即圣巴托罗缪节（8月24日）的前夜，法国天主教贵族对新教徒（胡格诺派）大肆屠杀，仅巴黎一地死者即达二千多人。史称“圣巴托罗缪之夜”。——译者

③ 指1534年2月明斯特城的城市贫民新教徒再浸礼派取得政权，宣布明斯特为“上帝的王国”的中心。领导人裁缝约翰为国王，坚决镇压封建主，财产公有，粮食平均分配。他们受到天主教主教及封建领主的围攻。1535年6月城破后，约翰被烧红了的钳子凌迟处死，一般市民也遭到残酷屠杀。资产阶级历史书中对明斯特的起义多加歪曲，如本书中关于所谓“宗派的暴行”的叙述就是一例。——译者

④加尔文（1509—1564），法国人，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的创始者。本人因宗教迫害而逃亡日内瓦，1541年他领导日内瓦的宗教和政治，对异己者也进行残酷迫害。——译者

付其敌手显然没有表示什么不安。宗教冲突和盲信热狂弄得到处都是血、血、血。丹麦宗教改革的历史却表明只有很少的死人的事件。实际上，一切都带有稳重的、差不多是消极的冷静的特征。开始，在城镇里有些骚动，但暴行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在城镇里，修士和修女被赶出了修道院，并有几幅圣徒像受到破坏。就那么样——或更准确地说，那时整个的景况改变了。宗教改革带来了大面积教会土地的解放。

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克里斯田三世马上没收了所有的教会财产；在宗教改革前，国王在丹麦的地产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在没收教会土地后，其地产增长起来，大大地超过了一半。这就表明教会曾掌握了好多土地。土地是有形的东西，它在丹麦的宗教改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买卖和交换不动产的结果，相当数量的教会土地落到了贵族阶级手里，但从旧教会向新教会的实际转换，是以欧洲任何其他地方所没有经历过的相当温和而合乎理智的方式进行的。天主教会已被粉碎，但没有产生怨恨。那些大修道院变成了国王的采邑，因而要缴纳赋税，但仍然允许

它们继续起修道院的作用，允许它们象以前那样在教堂和礼拜堂里举行天主教仪式，甚至还允许它们为儿童办学校，只是要用丹麦文进行《主祷文》和《使徒信条》教学。基本上只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不再允许修道院和教会接受作为“捐献义地”的土地①；第二，不允许修道院招收新的修士或修女。允许在宗教改革开始时就已在修道院的男女信士自由选择：或恢复普通的社会生活；或迁移到南欧以便和那里同信仰的人在一起；或留在丹麦的修道院里，一直到生命终结。这样一来，由于他们的人数逐渐缩小，就把他们合并到一些单独的修道院里。这说明为什么在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修道院及其修士修女、天主教仪式、男女修道院长都继续在丹麦起作用达三十多年之久的特殊情况；说明为什么那些来自贵族阶级的、在一定程度上接管了修道院的采邑持有者，受到契约约束，要照管年老的男女信士。关于丹麦的成千上万的天主教教区的神甫，已不再可能

① “捐献义地”（frankalmoin），因宗教上的服务而得到的地产，管领这种地产的教会须为捐赠者的灵魂及其子嗣祈福。—— 译者

说明曾发生在他们大家身上的事情，但天主教神甫学习新的仪式，改信路德教，并悄悄地留下来任职，显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最初的几十年间，路德教的牧师的数目是很不够的。有一些天主教的修道院长，在其晚年成了路德教教区的牧师。

克里斯田三世在管理其新的、经过改革的教会方面得做些工作，因而请来一些德国人当他的顾问。他自己非常了解德国的情况，并保留了许多德国贵族阶级的成员在他的周围。他认为不仅有理由在荷尔斯泰因（毕竟是德国的），而且有理由在石勒苏益格的大部分地区（是丹麦的）采用德国教会的仪式。象旧教会一样，给予新教会七个领导人，并授与他们新的头衔。他们被称为会督。但很快发现这样做过于复杂，因而他们恢复了旧的主教头衔。在新主教和旧主教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他们现在是“公仆”。他们已不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在政务会议中占有席位。他们需要做的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干预其他事情。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国王的权力——尽管属于贵族统治

集团的政务会议成员仍然执行着政务。

挪威和石勒苏益格

在另一重要问题上，克里斯田也的确显露出他是在较远的南方教养大的：他改变了挪威的地位。贵族阶级的地位在挪威比其在丹麦，已受到更大的削弱。周游挪威这样一个辽阔而多山的国家是不容易的。它人口稀少，城镇不多。因此挪威人感到对任何事情都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这个国家分成一些各自独立的农村居住地。克里斯田三世通过法律把宗教改革引进挪威，下令公布挪威不再是一个象丹麦那样的王国，而是作为丹麦的一个州进行治理—— 正如西兰岛、斯堪尼亚或丹麦的任何一个其他的州一样。

这是对于联盟条款的严重违反，但挪威人太软弱了，乃至不能有力地提出抗议。

最后，他把不幸的石勒苏益格问题弄得更加一团糟。丹麦王室把德国的荷尔斯泰因和丹麦的石勒苏益格这两个公国几乎看作是国王的私人财产，因此克里斯田认为自己有理由派他的兄弟们去担任这两处的共同摄政者，正象汉斯王和腓特

烈公爵共同统治这两处时的情况一样。克里斯田的弟弟阿道尔夫公爵在戈托普城堡正式就职——戈托普的公爵们不但一心想摆脱这种状况而变得非常独立，而且还经常准备同丹麦的敌人结成联盟。这自然是相当不幸的，同时还产生一种非常危险的局面，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下，这是由荷尔斯泰因经常害怕被丹麦吞并的情绪所引起的。

终于达成一项关于森讷堡那个年岁渐老的囚犯的决定。允许克里斯田二世迁移到卡隆堡；在卡隆堡，虽然还是不准他出门，但在别的方面却再一次把他当作王室的人看待。甚至在这里，他也受到监视—— 因为他还是一个人所畏惧的人。

克里斯田三世死于 1559 年。仅三星期后，克里斯田二世也在卡隆堡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复　兴　时　期

自古以来丹麦国王的变更都曾引起严重的局势，但这一次克里斯田三世的儿子成为腓特烈二世时，终于没有经受任何困难。他后来成为丹麦卓越的“复兴之王”。不幸的是他所受的教育少得惊人。他的父亲未曾尽力使他受到任何教育。他连

执笔都有些困难，同时由于他的教养是半德国式的，所以他只能说结结巴巴的丹麦话。

他具有一些关于国王神圣的崇高思想，他的梦想是重新征服瑞典；而且他年轻有为，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瑞典的古斯塔夫，瓦萨，这时已是一个老头子了，他死于腓特烈登上丹麦一挪威王位的后一年。于是古斯塔夫·瓦萨的儿子成了瑞典的埃里克十四世，他同样年轻有为，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腓特烈把那个“三顶王冠”的标记嵌入丹麦的盾徽，以表示他的雄心壮志。埃里克本人用“三顶王冠”的标记表示瑞典有权要求统治“北欧联盟”(即三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与之相对抗，因为埃里克把腓特烈看作是丹麦王位的德国篡夺者。在腓特烈方面，则认为埃里克是一个不知怎样设法使自己得到瑞典王位的贵族农庄主的小子。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对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感到兴趣，声明由于他的父亲的妹妹伊丽莎白曾经是克里斯田二世的王后，所以他对这些王国有继承权。在某一阶段，瑞典与西班牙就征服和瓜分丹麦的问题，实际上达成了一项协议，企图把丹麦人个个都驱逐到西班牙或美洲去。可是， 腓

力二世很快就需要考虑另外一些事情，结果这个非凡的计划连同无敌的阿马达① 一起破灭了。

关于斯堪的纳维亚
盾形徽章的七年战争

腓特烈作为国王的第一个行动，是为汉斯王在 1500 年的失败复仇，以恢复丹麦王室的荣誉。这一次没有费多大气力就征服了迪特马希地区，随后，腓特烈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明智的忠告，向瑞典发动了进攻。原来想使这次战争成为一次“速决战”,它却持续了七年之久。这几乎是一次贵族战争，所有的官职都由贵族出身的人充任。在海上丹麦的舰队占优势，但在陆地上这两个国家势均力敌。双方都非常坚决地、不怕重大伤亡地指挥这一战争，一边越过丹麦的斯堪尼亚诸州边境北上到瑞典，一边从瑞典南下到斯堪尼亚，进行了无数次的破坏性的征伐。战争在双方都打得非常残酷。就在布勒金厄的丹麦城市勒讷比进

①无敌的阿马达，是由 1588 年西班牙进攻英国的一百三十艘船所组成的庞大舰队，号称“无敌舰队”。为英舰大败于英吉利海峡。—— 译者

行屠杀以前，当时埃里克十四世所颁布的那一道命令是有名的："不要捉丹麦俘虏，只要上帝恩允，就杀掉所有的人，毁灭所有的东西"。然而战争毫无结果。两个青年国王都继续在他们的盾徽中使用"三顶王冠"的标记，以表示他们有权要求统治所有这三个王国。这个问题一直还没有获得恰当的解决。直到今天，瑞典仍在使用这三顶斯堪的纳维亚王冠作她的国徽，丹麦的国徽中也还有同样的三顶王冠的标记。

战争大大地削弱了这两个国家。就腓特烈而论，他差不多失去了已有的两顶王冠，实际上他居然一度放弃王位，但政务会议劝他改变主意。他的财政大臣是那个凶暴的、但还有能力的彼德·奥克斯，他长期被迫过着流亡生活，他在流亡中同克里斯田二世的后裔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对丹麦王室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可是，彼德·奥克斯在解决丹麦被战争弄得乱七八糟的财政工作中表现了惊人的才能。操纵海峡税毕竟是最危险的策略。每当国库空虚时，很诱惑人的是：只要把厄尔息诺耳的通行税率额外提高几级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每当这样做时，欧洲各海运国家就发出

愤怒的嚎叫。然而，对于这一点他们无可奈何，因为松德海峡很窄，并有牢固的堡垒保卫着。腓特烈答应“从今以后”不再增加税率，不过，他并



斯堪的纳维亚的“七年战争”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所有国家的骚动。这是一首关于厄兰岛附近海战的低地德语民歌的标题画。

未遵守诺言。从那时起将近一百年，它使丹麦付出很大的代价。

为了显示丹麦不仅掌握了权势，而且还在欧洲占有重要地位，腓特烈决定在厄尔息诺耳最外面的低下而多石的地岬上建筑一个要塞，后来这个要塞便成了一座豪华的设防宫殿。他最初的打算是把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中世纪要塞“克罗

根”现代化,但最后它需要完全重建,或更精确地说，要建筑在原来的城堡上面，因为，奇怪得很，埃里克的老城堡建筑得那么好、那么精密，以致直到现在它的墙壁还保留在腓特烈二世的新城堡内。在那时，这个新城堡给命名为克朗堡。使用它的旧名称就是犯罪，实际上那些忘记了这一点的人就要罚以“一头好公牛”。克朗堡城堡没有花费丹麦和挪威王国的一个钱，因为所花的费用是由海峡税偿付的。这个城堡首先用红砖建造，其后用沙石团团围住，于是成为那个时代欧洲最壮丽的城堡之一。它里里外外都装饰得富丽堂皇。的确，雕刻家、木刻家、木匠、挂帷织工、银匠以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为装饰这个堡垒而工作多年。克朗堡的形势(两边有海)在欧洲是独一无



大臣约翰·弗里斯在菲英岛上建筑的黑塞勒格庄园。出自一幅旧画。其主要建筑物至今还保留着。

二的。棱堡上优良的铜炮星罗棋布，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看到丹麦一挪威的国王是能够保卫他的领海的。

在这同一时期，丹麦的贵族阶级也开始建筑，一方面是因为许许多多贵族的旧家园在“伯爵之战”里已被破坏,一方面是因为需要更新、更时髦的庄园邸宅。而且在七年战争之后，丹麦正享有一个繁荣时期。这个国家通过航运业、商业和农业赚了大量的钱，于是这两个王国的各地都涌现出文艺复兴式的新的乡村邸宅。在西兰岛北方的中部，腓特烈二世本人建造了一所雅致的乡村小别墅，随后就开始尽量收买周围的土地，所以他终于获得了一些巨大的猎场。

精 神 生 活

腓特烈也支持科学。他本人并非学者，但那个时代是好学的。贵族阶级的妇女开始从全国各地收集古老的中世纪的民间诗歌，并把这些诗歌抄写成册。正是根据这样一些册子，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些民谣和诗歌。学者们开始出版关于丹麦历史的书籍。同时，一位年轻的、向来不出名的、

名叫蒂霍·布拉赫的丹麦贵族，作为已享有一个繁荣、稳定时期的富裕国家的特殊天才，从默默无闻之中显现出来。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一颗新星”的小书。腓特烈支持他，最后将松德海峡中间



在松德海峡中的汶岛上，蒂霍·布拉赫建立了他的著名的天文台和科学研究所“乌拉尼堡”——一个装备雅致、具有“一切时兴设备”的、豪华的宫殿。

的汶岛作为采邑授予蒂霍·布拉赫。这位博学的蒂霍大师在这个岛屿上建立了天文台，或更确切地说，建立了两座天文台。第一座是乌拉尼堡天文台，它既用作科学研究中心，又用作乡村别墅。其后，第二座天文台斯提尔内堡是一个地下设备，蒂霍大师可以将其调节得很精巧的全部仪器安装在里面而不必担心震动。在这个岛上，他有自己的一些实验室、一个博物馆、一个有价值的图书

馆，还有自己的印刷厂和造纸厂，于是年轻的学者从欧洲各地成群结队地到他那里去。甚至苏格兰的国王詹姆士也对他作了一次访问。这样，在二十年中，这个当时欧洲最进步的科学研究所之一，在博学多才的、但是冷酷并有些难以共处的蒂霍大师的领导下，在这个松德海峡中的青葱的小岛上不断地进行种种活动。尽管当时望远镜尚未发明，这位蒂霍大师还是设法编制出了为世人所知的第一册可靠的星表①.

“国王陛下的海洋”

在有一点上，腓特烈二世对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的需要显得比其前辈有更深刻的理解：他坚持丹麦国王对拍击着丹麦、挪威和荷尔斯泰因海岸的所有海洋持有主权。在此时期，丹麦感到她的“海峡税”受到威胁,这是由于有几个国家(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荷兰）正开始绕道挪威北部直入白海，并经过这条航线与俄罗斯和芬玛克进行贸易。腓特烈二世认为这是对丹麦一挪威国王

①星表，记载恒星的某些数据（如星等、位置、自行等）的表册。——译者

权利的侵犯，而且他实际上已经使得英国和法国都承认他对于“国王陛下的海洋”的主权。丹麦答应在丹麦海域的各个特别要害地点建造灯塔，也答应使丹麦一挪威的领海内没有海贼的劫掠，以作为她收取海峡税的酬答。腓特烈说服英国缴纳一种年度费,作为他准许“俄罗斯公司(即莫斯科公司)”[①]派其船只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的报酬。他派遣探险队去“重新发现”旧的挪威人的土地格陵兰(此时英国正开始对它表示兴趣),最后他通过制定1561年的“海上法”——一个光辉的法律文件——使他为确立海洋在其国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所作的努力取得了圆满结果。因为腓特烈二世认识到:“我们各王国的力量主要在海洋之中。”

腓特烈二世耽搁了很久没有结婚。他试图向英国的伊丽莎白求婚，所得的只是一枚嘉德勋章，求婚却被拒绝了。他爱上一个丹麦贵族的女儿，但终于不得不放弃，而和梅克伦堡的索菲娅结婚。

① “俄罗斯公司(即莫斯科公司)”,即俄国、波斯、北欧诸国贸易公司的简称。英国商人组成的对外贸易特许公司之一。1554年成立，十七世纪时逐渐衰落。——译者

他是性情愉快和欢乐的人，却也有一阵阵忧郁的痛苦。他爱好建筑，也爱好打猎，尤其爱好酒。他经常痛饮，不过那时人人痛饮。自中世纪初期以来，丹麦人在整个欧洲一向以惊人的酒瘾和食欲闻名。作为一个酒徒，腓特烈二世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事实如此，一个外国使节有一次曾在家信中写道:“在科耳林胡斯，腓特烈二世教我怎么喝酒。我愿意为这样的一位国王牺牲我的生命！”酒的消耗一般是相当大的。在花钱满不在乎的各界人士中，每人每天平均消耗量大约有十或十二品脱① ——在欢乐的节日里，当然消耗得更多。主持腓特烈二世葬仪的宫廷牧师同意这样的意见:“要是国王喝的少一点，他还会多活好多天。”

克里斯田四世

国王腓特烈的儿子克里斯田在他父亲去世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因此由政务会议的成员组成摄政团代他统治国家。在腓特烈二世逝世时，这两

① 品脱(pint)，容量名，1品脱 $=\frac{1}{8}$ 加伦 $=0.568$ 市升。——译者

个王国正呈现出一片多年未有的繁荣景象。国库充实，万事如意，前途光明。

然而，切莫误解。丹麦和挪威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处在欧洲的外部边缘，因此冲进丹麦的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浪潮——在时间上也许晚一些，却仍然是强劲有力的——从来没有到达北方的广大、崎岖的挪威国土。在那些山区，很少出现文艺复兴的建筑物。尽管挪威各谷地有许多稳固地定居下来的贵族地主，但就整个来说，广大的、难以使用的土地仍然是贫瘠的。虽有繁荣的捕鱼工业，但它还不足以使国家富裕。森林出产木材，各谷地也有相当的农业，但路途遥远，而且坏得难以行走，再说这个国家的人口也非常稀少。在丹麦，权力掌握在贵族阶级（无论如何是贵族的一部分）手里，而且丹麦的贵族住在漂亮的时兴的庄园邸宅里，不过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庄园邸宅相比，丹麦的庄园邸宅还是小的。城镇满意地从事商业活动，但是城镇仍然非常多，所以没有一个城镇得到真正的扩展机会——它们周围的土地，或者它们的腹地太受限制了。农业蒸蒸日上，然而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丹麦旧有的“自

由”农民已逐渐下降到依附的地位。他们向贵族或国王租用农庄和土地。这本来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但他们的贵族主人支配他们的权力却相当大。应该承认的是：他们从未沦落到中欧农民那样的极其低下的地位。丹麦的人口也比较稀少，丹麦的道路同样地糟透了。大片大片的农村地区已变得不能用来种植庄稼了，因为石南属植物已开始象厚毛毯一样覆盖着日德兰半岛往日的农民居住地。这的确不是由于耕种不得力所致，而是由于当时的农民确实不知道防止这种大规模破坏耕地的办法。他们的确没有后代人的那种关于土壤化学和土壤生物学的知识。因此，在这个国家的那些土壤较松的(即砂质的)广大地区，意外地降临到这个国家头上的灾害，跟那种更大规模地降临于古罗马的北非谷物地带、古代巴比伦尼亚的小麦平原、以及现今正在破坏北美广大地区的灾害，几乎是相同的。所发生的情况是:在这松散的土壤一年有六个月空闲不用的时候,表土被风吹走,剩下来的就只有沙子和石头了。丹麦是富饶的,但她的财富几乎是摆在表面上，其基础并不十分牢固。

当克里斯田王子年届十九时(1596年),他给

正式加冕为克里斯田四世，此后他成为丹麦的最著名的国王—— 所有的丹麦人最熟悉的一位国王。

他继承了两个很好的王国，也继承了他父亲的野心勃勃的梦想，那就是要把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建成一个拥有船只航行于所有七洋之上的“北欧的荷兰”。他还继承了一个征服瑞典的梦想。在此期间，瑞典的历史正沿着莎士比亚式的路线发展。国王埃里克十四世是一个幻想家，他精力充沛、性情火热，可惜太疯狂了。他做了一些最奇怪的事情。他以最奇特的方式对待贵族，而且爱上一个骑兵的女儿（她在市场的广场上卖水果），把她提升到王后的显贵地位。最后他把一些主要的贵族投入监狱，于是“他们非死不可”就成了他心目中的固定概念。他曾为了亲自杀害其中二人而冲进他们的牢房。此外他还杀害了他的老家庭教师，在神经错乱中到处说疯话，终于哭哭啼啼地请求他的兄弟不但接管他的王位，而且把已经发生的一切的责任也接管过去。最后他自己被关进监狱。他的兄弟掌握了政权，埃里克死于狱中—— 传闻死于他兄弟之手。后来（在一段波

兰的插曲之后)他的另一个兄弟成了瑞典国王,而到年轻的克里斯田登上丹麦王位时，这位瑞典国王已是一个年纪相当大的人了。克里斯田想为自己树立声誉，就发动了卡耳马战争。在征服了卡耳马城堡之后，他发现战争并不是他所曾梦想的那种伟大光辉的奇迹。年轻的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向南进军，并开始蹂躏斯堪尼亚。在丹麦的军营中突然发生了瘟疫，同时年老的瑞典国王查理送给克里斯田一封信，他在信中提议把他们的战斗代之以一场个人之间的决斗，以免浪费那么多人的生命。这场决斗将要决定这次战争的结果。有许多原因使克里斯田产生顾虑——其原因之一，乃是带着佩剑与这位年老体弱的瑞典国王进行决斗，不管谁胜，都不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光彩。因此他发送了一封措词最粗鲁、最庸俗的拒绝信。这次战争除引起瑞典人对丹麦人深恶痛绝之外，没有产生真正的结果。

在一个时期，有一些苏格兰的知名人士卷入了卡耳马战争。瑞典雇用了一团苏格兰雇佣兵。其中有八百人在门尼科芬上校带领下航行到挪威，进行劫掠和破坏。其余的三百人由一个叫亚历山

大·拉姆齐上校的人带领，通过罗姆斯达尔南下，大肆进行破坏。显然，苏格兰人的行为是当时雇佣兵十分典型的行为。挪威农民决定，无论如何要进行报复。在古布兰斯达尔的克林根地方，挪威人设下了埋伏，成功地伏击了苏格兰人。这是一场短暂的血战，显然是一次挪威人的胜利。据说只有一百三十四个苏格兰人活着，但是第二天这些人中除十八人外，其余的都被打死了，"因为国王陛下有此十八人就足以供应需要。"其中有三个军官向南遣送到哥本哈根。另一些编入丹麦一挪威的部队，还有几个给安插在古布兰斯达尔的农民中间。他们之中有一个因开口评论这次战斗，就被他的主人打死了。另外两个一到收获完毕也马上被打死了，"因为农民认为没有必要维持他们度过整个冬天。"

在这场残忍的苏格兰一挪威的戏剧性事件后面，存在着挪威人对那年早春瑞典人屠杀三百名挪威士兵的复仇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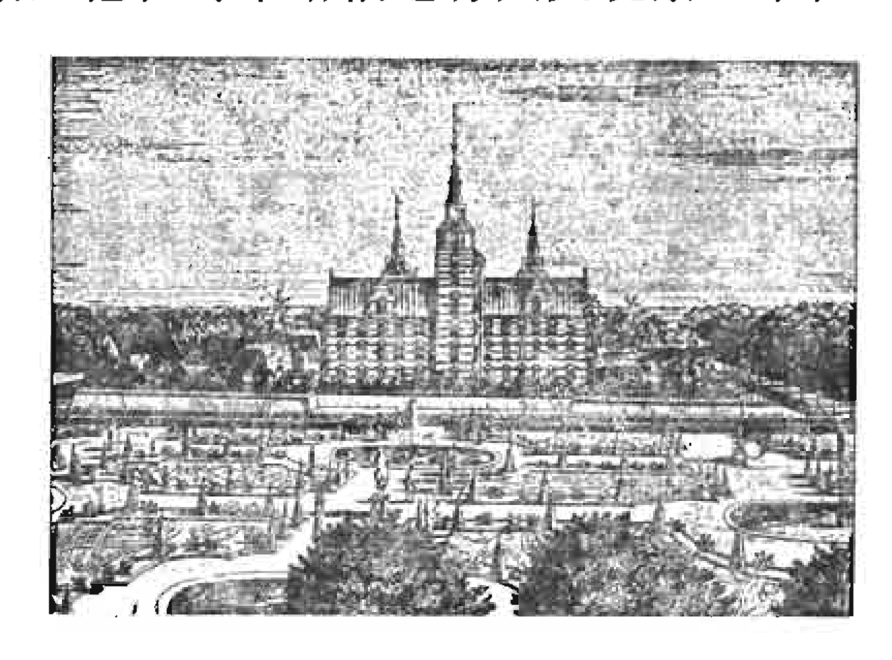
伟大的建设者

克里斯田在他的两个王国里，开始重建、充

实、特别是兴建的工作。他从他的王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建造城镇——严格地说来虽然已有相当多的了。他对沿着国境的坚固的设防城镇特别感兴趣，同时对贸易和航运也同样地感兴趣。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海军。他在哥本哈根兴建了欧洲最大的和最新式的海军兵工厂——大概只有威尼斯的兵工厂可以和它相比。他沿着哥本哈根港的防波堤建立了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预计哥本哈根在几年之内将成为北方的阿姆斯特丹。他甚至为他的舰队海员修建家庭住宅。总之，他在他的两个王国的各地积极活动；他对挪威特别关心，经常巡视这个国家。他南下荷尔斯泰因，渡波罗的海到果特兰，甚至绕道挪威北航以便亲自到那里去调查问题——不但是那些涉及到贸易和航运的问题，而且还有那些涉及到边界的问题。他是一个极能大吃大喝的欢乐的君主。他的宫廷特别欢乐。他的年轻的妻子安娜·凯特琳娜死得很早，自此以后，作为一个年轻的鳏夫，他的私生活变得有些轻率。结果他终于养了许多私生子。大约在四十岁的时候，他终于又结了婚。他的新娘才十七岁。这一婚姻维持了十年——多少是吵

吵闹闹的十年。

他拆毁了他父亲的乡村小别墅腓德烈斯堡，并进行了重建。新别墅比原来的更加宽敞，更加壮丽。他在哥本哈根为大学生建立了一所有宿舍的学院，并为他们修建一所教堂，同时还连带一起建造了他的“圆塔”。这最后一件冒险事业可能同这一事实有关：性情相当活泼的克里斯田四世，未能同汶岛上的丹麦著名人物——博学的蒂霍·布拉赫大师取得一致意见。结果发生冲突，国王的行为相当卑鄙。他从蒂霍大师手里把汶岛收回，还禁止他在哥本哈根进行天文观察。蒂霍。布拉



就在哥本哈根城外（现在是该城的中部），克里斯田四世修建了他的罗森堡“安乐宫”。来源于一幅旧版画(Danske Vitruvius).

赫侨居到布拉格。尽管得到他的一个有学问的学生凯普勒的帮助，结果仍然是大失所望。蒂霍大师在几年以后死去，那时他是一个深感失望的人。他的汶岛上的童话世界已经无影无踪，几年之内连一块石头也没有留下。但这件事情决不是克里斯田王的光荣，它也许经常在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总之，他在哥本哈根修建了他的“圆塔”作为一座天文台，以表示他对天文学的关心。

克里斯田四世还拆毁了哥本哈根旧的防御棱堡，把该城扩大到它以前的二倍。他一边工作一边发布命令。他的亲笔信有三千多封被保存下来了。他孜孜不倦，什么事情他都注意，什么事情他都管。他很象小心谨慎的乡绅一样统治着他的两个王国，又象有本领的营造承包人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他的建筑。在建造船只时，他亲自核对木材的大小尺寸，亲自收购他的城堡所需要的石头和木料，亲自完成粗制的草图和精美的建筑图，亲自试验并鉴定建筑工地所用的灰泥。他同外国使节进行谈判，能写能说几种外语，喜爱美好的音乐，而且是丹麦制造风琴和需要提供丹麦风琴师的一个卓越时代的创始人。

他的眼界广阔。他派遣海军上将杰德向南绕过好望角抵达锡兰，这位海军上将从那里回来以后就宣布自己已在印度建立了丹麦的“殖民地”——特兰基巴尔的贸易站。他派遣几支探险队到格陵兰（其中有一支在英国航海家詹姆斯·霍尔指导之下），并试图找到一条绕过美洲北部到中国和印度去的西北航线。他派遣詹斯·芒克（这是一个可靠的船长，还是一位丹麦贵族的儿子）带着两只船去执行这一任务。詹斯·芒克被迫在巴芬湾过冬，而这次勇敢的冒险终于惨败。在那个冬天，詹斯·芒克的两只船上的船员因患坏血病而死，当春天到来时，只有他和另外两个人还活着。他们凿沉一只船（已在现代的彻奇尔河口发现有 C_4 标记的枪炮），这三个人驾着另一只船横过大西洋到达一个挪威港口的安全地区。

克里斯田四世的姐姐已经同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结婚。克里斯田曾两次航行到伦敦去访问她。他受到了应有的盛大而有礼貌的接待，感到很高兴。富庶的英国以殷勤的款待折服她的丹麦客人。作为报答，她的客人在一些活动（例如饮酒）中表现出他们彻底难倒主人的才能。英国主人

感到自己不得不记载一次彻底的失败：由于知道这位丹麦一挪威的君主喜欢打猎，索尔兹布里伯爵小心地安排了一天盛大的跑马活动。但这位斯堪的纳维亚的国王在骑死十二匹马之后，就离开跑马场，表现出明显的厌弃和憎恶的样子。当英国国王到船上去参观富丽堂皇的丹麦船只时，克里斯田四世准备大放焰火，以显示一点奇异，但不凑巧的是(由于英国潮汐的涨落不定),参观必须在大白天进行。不过在别的方面一切都使人兴高彩烈，克里斯田还被授以嘉德勋章。

1639年7月20日，丹麦发生了一桩怪事。在南方的石勒苏益格州，一个年轻的乡下姑娘被突



1626年英国人约翰·斯皮德所绘的丹麦地图。

出在地面上的一只角绊倒。起初她以为这是一个猎人的号角，但一个金匠告诉她：它是纯金的。结果这只角落到国王手里，国王把它送给他的儿子,并建议把它熔化制成一只漂亮的酒杯,“以纪念你的老祖宗”。一位名叫奥利·沃姆的博学的医生，设法阻止这样做，因此，这只金角当时没有被熔化掉。一百年以后，一个农民差不多在同一地方发现了另一只金角。这两只角终于进了王室的“宝库”,代表着(或曾经代表着)在丹麦所发现的最伟大的宝物。它们大约制造于公元500年——即大约在盎格鲁人从石勒苏益格迁移出去占领凯尔特人的不列颠，并给这个国家以新的名字——盎格兰(Angleland)的时候。

决定性的转折点

同时，克里斯田四世下决心要做出更伟大的事业，并要在欧洲的统治者中间获得更大的声誉。他不顾政务会议成员的警告（他们绝望地紧抱着自己的头,恳求他不要卷入战争),决定参加三十年战争①。没有政务会议的支持，他要去参加战争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决定为自己取得“下萨克森

地方上校”的称号。他正式地参战了——作为“克里斯田上校”——因为德国北部的新教徒正处在困难之中，曾要求这位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援助。克里斯田的军队在不伦贝克的路特尔被悌里打败。他的失败是完全、彻底的。在三十年战争中，克里斯田的参战到此结束。他向北方撤退，可是他的狡猾并没有帮他多大的忙。他的参战无论如何既与丹麦无关又与挪威无关，但德国的军队还是开进了日德兰半岛——因为没有人明白为什么要允许克里斯田在边界改换称号。

日德兰半岛遭到极大的破坏。它的城镇给摧毁，它的庄园邸宅遭抢劫，不过外国侵略者未能渡海到菲英岛和西兰岛。

虽然克里斯田被迫签订的和平条约相当宽大，可是这个国家遭受的损失极大，而克里斯田

①三十年战争（1618—1648），德意志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内战，新教联盟得到丹麦、瑞典和法国等的支持，旧教联盟则以教皇和西班牙为其后盾，后来演变为欧洲的国际战争。丹麦于1625年参战，开始了三十年战争的第二时期即丹麦时期，1626年为帝国将领悌里指挥下的旧教联盟军所败。1629年丹麦国王被迫签订卢卑克和约，保证以后不再干涉德国的内务。——译者

本人也深感失望和痛苦。他继续工作，然而他的相当不幸的私生活并没有使事情变得更好一些。

德国北部的新教徒于是转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要求他帮助。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是愿意的——于是向克里斯田提出：如果瑞典与丹麦结成联盟，就可能使他们一起参加三十年战争。克里斯田拒绝了——因此，他犯了在其统治时期最愚蠢的错误。他感到处境太难堪了,害怕在他失败以后,瑞典国王就要控制局面。他不仅拒绝关于建立联盟的提议，而且只要瑞典在德国的战事还在进行,他就拒绝答应同瑞典保持和平。除瑞典国王认识到他的明智而大度的提议之所以遭到拒绝，仅仅是因为克里斯田的妒忌和胸襟狭窄这一事实外，两个国王之间的会见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后来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在德国显示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这也决没有缓和克里斯田对这个问题的愤激情绪。瑞典的军队改变了三十年战争的进程，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直到最后帝国的皇冠似乎要落入瑞典国王的掌握之中。无疑地当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死于吕岑的消息传到克里斯田四世那里时，他一定感到非常

放心了。但是丹麦人在他们的所谓瑞典的同盟者背后的政治策动，终归只能引起瑞典政务会议成员的恼怒。结果是一支瑞典军队在托尔斯滕逊的带领下开进日德兰半岛。同时瑞典的部队很快地进入斯堪尼亚诸州。象过去经常所作的那样，进



1635年王家舰队司令官克劳斯·达在西兰岛修建的“小岛庭院”。几个丹麦的庄园有半木料半石头的结构。

行劫掠和破坏。丹麦处境困难。丹麦的舰队设法防止瑞典人接近丹麦的主要岛屿，但日德兰半岛和斯堪尼亚诸州再次受到重大损失—— 日德兰半岛仅在几年以内就受到第二次重大损失。克里斯田本人在当时虽是一个老年人，但还是随同舰队一起到海上。虽然瑞典的海军力量决不算小，但丹麦的舰队还是强大些。克里斯田四世在科尔贝克

锚地海面的海战中身受重伤—— 事实上失掉了一只眼睛。

当“托尔斯滕逊之战”最后结束时，克里斯田被迫在瑞典边界附近签署了一个屈辱的和平条约。这就是 1645 年的布勒姆塞布罗条约。将果特兰岛（瓦耳德马·阿特达格于 1361 年所征服的）和另一个名叫奥塞耳的岛屿割让给瑞典，挪威则必须让出赫德尔和耶姆特兰这两大郡。为了保证和平，斯堪尼亚的哈兰州得让给瑞典三十年。

克里斯田四世又活了三年。他当时七十岁了，疲劳困倦、非常失望，贫困得几乎不知道怎样支付他在腓德烈斯堡的火炉用煤的费用。他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已剥去它所有的银器和镀银的栏杆。不知何故，他的全部计划实际上已经化为乌有。在挪威，他已开始在勒罗斯开采铜矿，还在康斯堡开采银矿。他怀着万一的希望：财富会突然从这些矿井中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然而它们好容易才产生出能敷开支的东西。他的远大、复杂的规划差不多全部破灭。甚至他父亲的辉煌壮丽的堡垒—— 克朗堡也给焚毁。他虽把它重建起来，但未完成其内部装备。他的心爱的哥本哈根兵工厂

“托埃胡塞特”也给烧掉了。他所开办的许多建设工程都停顿下来。他的朋友抛弃了他，或在他的周围相继死去。丹麦的贵族阶级不再理会他了。他同他的第二个妻子离了婚，并跟她的女仆维比克·克鲁斯一起度过了他的晚年。维比克·克鲁斯深情地照顾这个老头，甚至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的许多孩子“按母亲”分派别，长期争吵不休，他同他的女婿们有着闹不完的纠纷。他已经成为一个孤独、伤心的老头。好象过去——那久已消逝的快乐日子——的一件遗物，他代表着巴罗克式时期①中丹麦的文艺复兴。在1648年一个阴沉沉的2月天，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半溶化的、泥泞的解冻正要来临，他最后一次乘着雪撬从腓德烈斯堡到他的可爱的罗森堡宫。一星期后，他平静地死在这里——实际上他已被所有的人遗忘。

①巴罗克式（baroque）是一种艺术风格，其特点是豪华、奇巧，并把建筑、雕刻、绘画结合成一整体，企图造成幻象，为天主教会和贵族服务，盛行于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意大利以及受意大利影响的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这一时期即为巴罗克式时期。——译者

第六章　对瑞典的战争及君主专制政体

克里斯田四世的长子，也叫克里斯田，在他的父亲去世前几年醉酒而死。克里斯田四世的次子曾命名为腓特烈，即位为腓特烈三世。他曾任不来梅主教，是一个博学的人，并在宫殿里有一个“宝库”。他同他的精力旺盛、血气方刚的父亲很少相似之处。他沉默寡言，深邃莫测。他接管了两个贫穷破烂的国家，许多城镇变成废墟，许多农庄已被毁灭，两国的居民正在遭受瘟疫的侵袭。尽管如此，丹麦又一次表现出她那最非凡的才能之一：能够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以一种几乎是难以说明的方法回复到平稳状态的才能。这就是似乎正要发生的重大事件。腓特烈的确已经使破碎的山河差不多又恢复到完整的状态。但并不是不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瑞典的实力，这是一个经常的威胁。瑞典的国王查理十世——一

个职业军人——现在开始带领瑞典的军队走遍欧洲，其所到之处，无不予以劫掠破坏。查理虽忙于扫荡波兰，却并不隐讳下一步就要轮到丹麦的这一事实。腓特烈决定行动起来，便向瑞典宣战。他设想，因为查理已深深地陷入波兰，丹麦会有成功的希望。查理抓住腓特烈的宣战作为借口，使自己从正变得有些过分复杂的波兰事件中摆脱出来。他通过德国进军日德兰半岛，终于在将近夏末的时候，在小贝耳特海峡停下来了。这是正在建筑中的佛雷德里夏新要塞的所在地，但它仅仅完成了一半。查理猛攻佛雷德里夏要塞。经过半天激战和重大牺牲，他攻克了这个要塞。宣战之前，腓特烈自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德国的诸侯中为自己找到一些盟友，但查理早在任何援军能够集合起来以前就发动了突然袭击——当援军真的到来时，却比没有援军还要坏。那些外国雇佣兵正象瑞典军队一样残酷地劫掠这个国家，而且随着他们还带来了瘟疫。因此整个日德兰半岛南部瘫痪了，并几乎弄得居民绝灭。

由于丹麦的舰队比瑞典的舰队优越，查理未能渡过小贝耳特海峡。但随后到来的冬天格外严

寒。一月初小贝耳特海峡已冻结得很坚固，查理决定带领他的军队渡海到菲英岛去。他从冰上行军过去，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因为他横渡这个海峡完全是出其不意的。这样他就到了菲英岛。就丹麦气候的不稳定性而论，他的处境本来是很危险的。腓特烈建议谈判，可是查理拒绝了这个建议。相反地，他决定还要横渡大贝耳特海峡向西兰岛进军。这听起来似乎是一派疯话。大贝耳特海峡的海面冻结得非常坚固，以致人们可以从上面走过去，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那里的海流很强大，差不多总是刮着风，因此，就是在它冻结得很厉害的那些冬天，那里的冰也决不可能连续许多小时固定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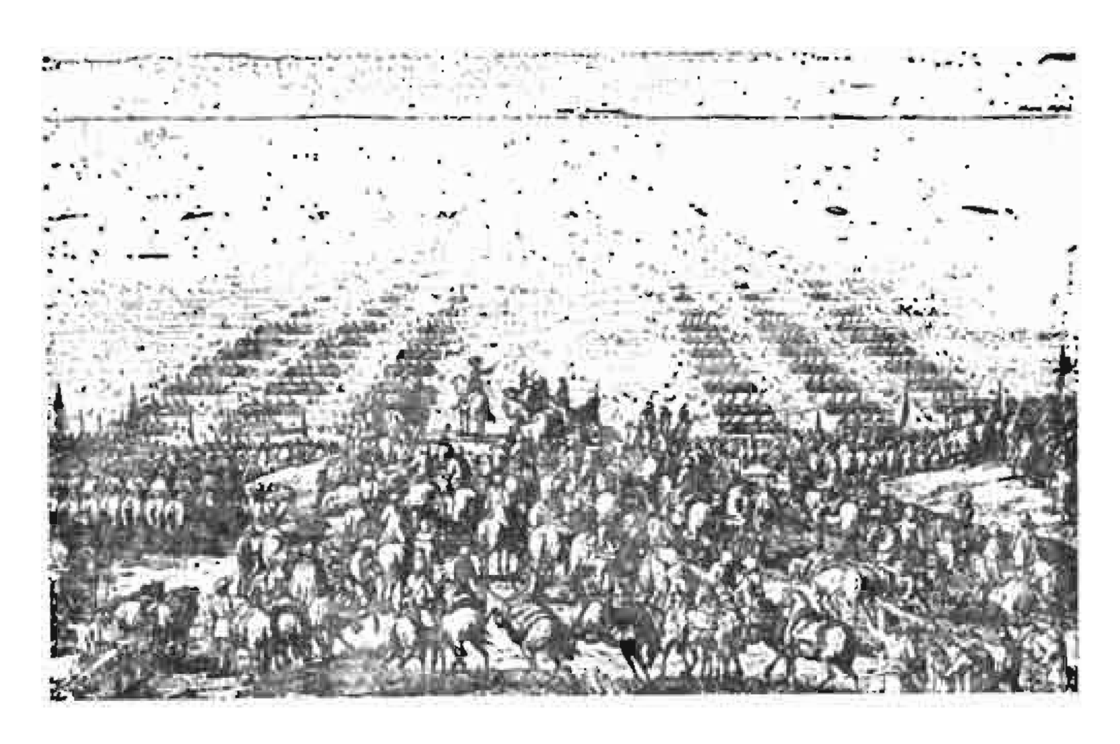
但是查理成功了。他进军到洛兰岛，并从法耳斯特岛过海到西兰岛。腓特烈在西兰岛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因为他倚仗着四周的海所给与这个岛的充分的屏障。丹麦国务会议的成员在塔斯特鲁普①开会同查理谈判条件。这就成了通称为罗斯基勒的“惊慌和约”。腓特烈的处境并不都是

①塔斯特鲁普，哥本哈根与罗斯基勒间的城市。——译者

那么绝望的。查理在西兰岛的部队总计才五千人左右，腓特烈还能动员得更多一些。他的最出色的骑兵已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许多人忠告他，要他进行战斗。不过在查理的出其不意的军事行动面前，象精神麻痹症一样的东西却占了上风。在罗斯基勒，丹麦签署了在其整个历史上代价最大的和平条约。把哈兰、斯堪尼亚和布勒金厄诸州，以及波恩荷尔姆岛让给了瑞典—— 换句话说，把松德海峡以东的全部丹麦旧领土（占整个丹麦领土的三分之一）和挪威的相当大的领土让给了瑞典。

作为交换条件，查理当然答应从丹麦撤军。但他并没有履行诺言。实际上在同一年的初秋，他再一次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丹麦人发动进攻。他后悔在他与丹麦作战时未夺取整个丹麦，因此，他就违背诺言，撕毁和约，并在西兰岛登陆。一支舰队把他的军队从基尔运到科尔塞[1]。他立刻向哥本哈根推进，把任何谈判都撇开不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为他知道哥本哈根的防御棱堡尚无准备，他们唯一自恃的只是六门炮。

①科尔塞，西兰岛西部城市。——译者



查理十世横渡大贝耳特海峡。普芬多夫论查理十世战争的著作中的版画。

但是当查理逼近哥本哈根时，他发现郊区已处在一片火海之中，他了解到哥本哈根的市民正在扫清地形，以便能够更好地守卫这个城市。尽管整个丹麦的其余地区实际上已在瑞典人掌握之中，哥本哈根的人民却已下定决心进行战斗。查理开始围城，哥本哈根城内人人都在防御壁垒中开始工作。妇女和儿童、大学生和市民都一样肩并肩地工作着。无论是工作和放哨，都组织了定期的值班。国王腓特烈就在城内，并把他的帐篷搭在壁垒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防御棱堡修理好

了。当时有一支支援舰队在海军上将奥普达姆带领下从荷兰开来。荷兰人不愿意眼看着丹麦被消灭，因为丹麦的消灭只是意味着瑞典人将获得对松德海峡的完全控制。瑞典的舰队企图封锁松德海峡的入口，但经过一场激烈的海战（奥普达姆在甲板上的一把扶手椅上指挥战斗，因为他正患着严重的痛风），荷兰舰队终于到达这个被围的城市，带来了粮食和增援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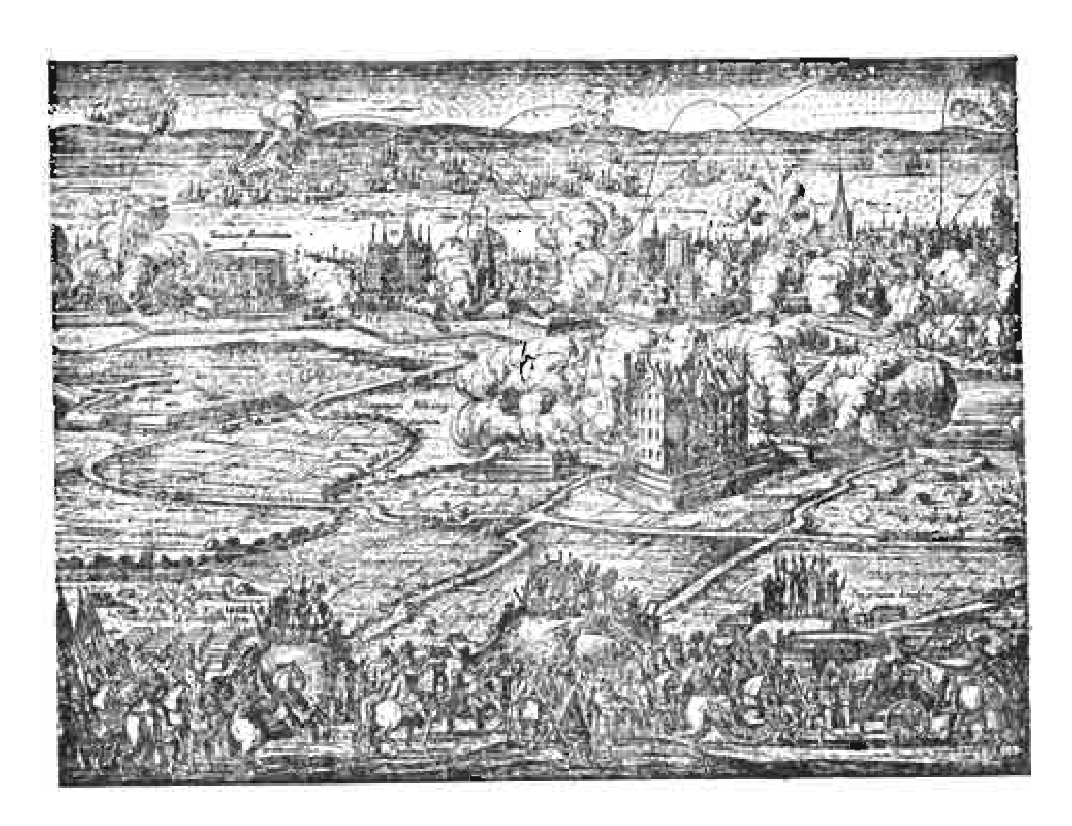
虽然围城在8月间就已开始，可是直到新年以后查理才准备用强攻夺取该城。他已经建立一个防御得很好的营地，而且丹麦人还被迫忍受屈辱，看着克朗堡城堡投降。于是查理成了松德海峡入口的主人并控制了航运。与此同时，在整个国土上，丹麦的城堡和庄园邸宅都遭到破坏、劫掠。瑞典人把绘画、家具和喷泉设备从富丽堂皇的腓德烈斯堡和克朗堡的宫殿全部搬到瑞典；把属于丹麦贵族的有价值的藏书装上车，然后用船运过松德海峡——现在它们仍为斯德哥尔摩的一些上好的图书馆增添特色。

在马尔默掀起了一场暴动，但被镇压下去，而且在那些与此有牵连的人当中，有许多人被瑞

典人杀掉了。波恩荷尔姆岛通过一次武装政变解放了自己。在这个岛上的瑞典司令官被打死，有两人乘着没有甲板的敞船渡过充满着冰块的海，来到被围的首都，为的是把他们的岛交给腓特烈，建议腓特烈把它作为个人的财产保存下来。

1659年2月10日晚上，哥本哈根遭到袭击。丹麦人知道攻击就要到来，人人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人不再是一个大城市的绝望的居民。相当数量的军事增援部队给带进来了，他们沿着防御壁垒展开，训练得很好的民间连队和职业部队互相搭配。妇女和其他各种“临时工”则帮助装滑膛枪，把石头和木柱拖到壁垒上，以便把它们抛下去砸敌人的头；他们还帮助烧开水和硷水，以便在敌人企图爬上来时，倒在他们身上。城北局部地区的壁垒配以荷兰兵员。其余部分则由丹麦人驻守。大学生分配在靠宫殿最近的地区。还有约三百门好炮沿着壁垒安置着。

进攻是在深夜一点钟发动的。它对准这个城市的最薄弱的目标——靠近冰冻了的港口的入口地区，在那里只要从冰上走过去，就能绕过壁垒。瑞典的军队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进行猛攻，可是一



从腓德烈斯堡山上看哥本哈根之围（普芬多夫）。

次又一次地被丹麦人奋力击退。战斗非常激烈。经过几小时的猛烈攻击之后，又向克里斯蒂安斯港的棱堡发动了新的进攻—— 同样地给击退了。最后，在接近清晨时，向荷兰军队所驻守的北部棱堡发动了一次进攻，结果也不奏效。黎明到来时，查理被迫下令撤退。据估计那天夜晚有三千多名瑞典人丧失了生命，而丹麦的伤亡人员总计不过二十个左右。

因此，这个城市全部给保存下来了。那天早晨，士兵和市民、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到该城的各

个教堂里去唱感恩赞美诗—— 在持续被围的整整几个月期间，这些教堂里的著名的风琴一直是沉寂的。

但和平对局势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荷兰突然转变，跑到对方去了。虽然荷兰人不愿意看到丹麦落在瑞典人的手里,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丹麦收复斯堪尼亚诸州。丹麦现在要为其愚蠢地玩弄“海峡税”付出代价了。其他欧洲海运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对松德海峡力量的新的平衡正好很感兴趣。于是丹麦丧失了斯堪尼亚诸州。

国王查理在放弃征服丹麦之后不久中风而死。

君主专制政体

丹麦的疆域缩小了，经济上遭到严重的破坏。国内普遍的心情是忧郁的。人们把一切过失都推到贵族阶级身上。腓特烈就利用了这种心情。哥本哈根的市民认为他们拯救了这个国家。整个政治局势正在引导人们认识到这一事实：贵族阶级统治的、旧的中世纪的政治制度必须结束。腓

特烈认为采用君主专制政体的时机已经成熟——不是通过血腥的暴动，而是通过（人们可以说）格外机敏的协商处理。所有的阶级——贵族、市民和农民——都承认他是丹麦和挪威的世袭亲王与专制君主。

他立即着手改组他的两个王国（即挪威和丹麦所剩下来的部分）的工作。各个不同的行政区，以前由属于贵族阶级的采邑持有者管理，现在这项工作由拿薪金的“文官”来做。国王腓特烈对旧的丹麦贵族怀着极大的不信任。实际上他总是盼望贵族起来反对他——他们就是不起来反抗。丹麦的贵族阶级的确受到很大削弱，渐渐退居幕后。腓特烈及其继承者准许许多德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移住进来。通过把他们提拔到贵族地位，建立起一个新的贵族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亏了当代的专制君主才有其地位，因此可以期望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忠诚。

仍然留下一个激烈的冲突：腓特烈的同父异母姊妹利奥诺拉·克里斯蒂娜同克里斯田四世的管家科菲茨·乌耳菲尔德结了婚。乌耳菲尔德的举动显得有些古怪，实际上他终于犯了十足的叛

国罪，他参加了瑞典国王的军队，并在签订屈辱的罗斯基勒和约时当瑞典国王的代表。后来他重新得到了宠信，接着他又同丹麦断绝了关系。利奥诺拉的态度也不能被认为是严格的丹麦人的态度。他们俩都被监禁了一个时期，后来获得了释放，但情况逐渐变得极其复杂，以致乌耳菲尔德以流浪欧洲而告终,他无家可归,实际上成了一个非法之徒。利奥诺拉·克里斯蒂娜去见英国国王（当时的查理二世),为的是要英王偿付他欠乌耳菲尔德的一笔钱，但英国国王认定把她逮捕起来送到丹麦去，是比较便宜的办法。她到达哥本哈根，再一次给关进了监狱。她作为一个卖国贼、母后的敌人、丹麦人因失去斯堪尼亚诸州而发泄闷气的唯一对象，被锁在一座塔楼里度过此后的二十一个年头。利奥诺拉·克里斯蒂娜写了一部关于她的监狱年代的详细记载，给它取了个名称:《Jammersminde》,意思是“悲哀的回忆”,表现了非常高尚的文学的和人性的素质，这部作品后来成为一部丹麦的古典作品。

斯堪尼亚战争——格里芬菲尔德

由于腓特烈之死而不得不停顿的事业，其子克里斯田五世接下来了。传闻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人物，然而至少在为治理好这个国家所作的努力方面，他是极其诚实的。他有一位非常合格的、具有高度才能的名叫佩德·舒马赫的青年人协助他，这个青年人后来给提升到贵族阶级，赐名格里芬菲尔德。在克里斯田五世统治时期，终于为全国编纂了一部单一的综合法令全书:《克里斯田五世的丹麦法》。这部法典代替了在瓦耳德马时期所制定的各种旧的地方法。同时也为挪威起草了一部相应的法令全书。

仍然存在的问题是斯堪尼亚诸州问题。不顾格里芬菲尔德的警告，丹麦和挪威再一次投入一场对瑞典的战争——斯堪尼亚战争，这次战争从1675年持续到16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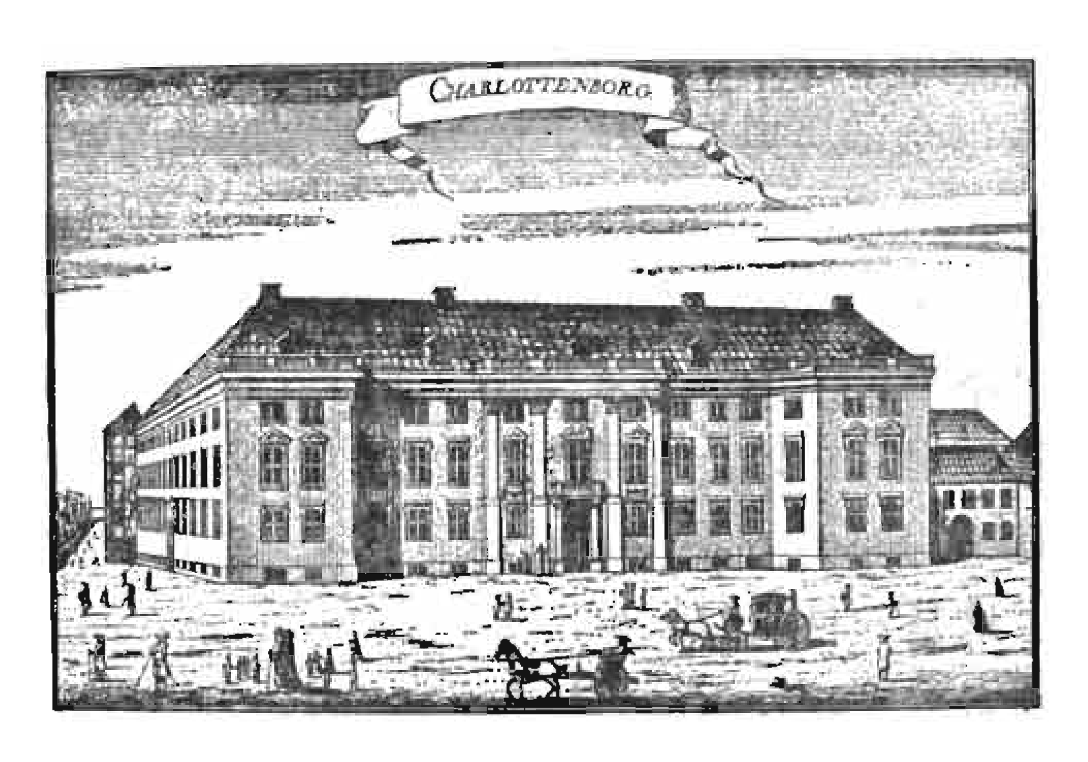
斯堪尼亚诸州的形势很危急。在规定交出斯堪尼亚诸州的条约中曾经公布：应允许这些州保留其丹麦法律和习惯，但这个条款很快就被置之不理。有一万多人逃到丹麦，而留下的人则受到

残酷的虐待。处死是寻常的事，这里的居民对瑞典的外来的统治方式几乎感到绝望。因此当丹麦军队在那里登陆时，受到了诚心诚意的欢迎。

但是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1676 年 12 月 4 日丹麦人在隆德输了一个决定性的战役，瑞典军队企图在一个晚上用奇袭的方式在那里夺取丹麦的司令部，因为瑞典人自己恰好处于危急的境况之中。这次战斗，是以双方的骑兵部队在一个阴沉的冬天早上彼此相对驰骋，争占山头战略阵地而开始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瑞典的军队已处在崩溃的过程中。丹麦的国王（他象瑞典的国王一样,亲自参加了战斗)已经离开了战场,他相信这次战斗实际上等于结束了，胜利一定是属于丹麦人的，可是那时瑞典的国王发动了一次拚命的骑兵冲锋——把一个好象已经临头的失败转变成瑞典人的胜利。这是斯堪的纳维亚所发生过的最激烈的血战之一。在那个 12 月的黄昏,细雨蒙蒙,夜幕来临时，隆德北面泥泞的田野上躺着将近九千具丹麦人和瑞典人的尸体。

从那以后，这次战争变成了愚蠢的破坏和毁灭。当时没有石油军需品临时堆积处可以爆炸

——因此村落和农庄就遭到破坏。为了使敌人得不到喂马的饲料，就把麦地和堆得满满的谷仓都烧光。结果，斯堪尼亚诸州完全成了废墟。几千斯堪尼亚人作为独立的游击队继续同瑞典人作战，战争在拖延。丹麦的舰队掌握了海上的优势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最后的结果几乎是保持原状。按照瑞典的强大盟国—— 法国的意旨订立和平条款：斯堪尼亚诸州不得归还丹麦。传说从那天以后，克里斯田五世要人们把克朗堡城堡朝向松德海峡的那些窗户堵塞起来—— 因为他不忍通过辽阔的海面眺望那碧绿的斯堪尼亚海岸线。



哥本哈根的夏洛顿堡宫（当代版画）。

在这次战争期间，发生过一些具有政治性的国内争执。其最后结果是格里芬菲尔德垮台。他为政治阴谋所迫而失去权力，并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送进挪威的一所监狱。在丹麦，一切都是寂静的，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似乎就要笼罩整个国家。

莫 尔 斯 沃 思

正是在那些年代里罗伯特·莫尔斯沃思爵士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并写出他的《1692年的丹麦纪事》及其姊妹篇《瑞典纪事》。

这本书写得非常刻薄，并被人引用在丹麦各学校的全部历史书籍中。因为尽管这本书的政治目的很清楚，它还是讲了一些重要东西。这本书企图为英国公众而严峻地描述：在一个把人民弄得麻木不仁、沦落到牛马般的悲惨境地的君主专制国家里，一切会坏到什么程度。在瑞典一切自然就不相同了。

这是一种匆匆的旅行者的情况，这种匆匆的旅行者事先就知道他们所要发现的东西，就象现今某些人到某些国家去的情况一样，由于这些国

家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统治的，所以知道他们必然会发现一些什么。但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从莫尔斯沃思那里打听出来。他时常把秘密和盘托出，本来只是引人入胜。即使如此，他终于明白地指出了一些重要事实：这个国家贫穷，农民过得并不很愉快（虽然情况决不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坏），城镇小而脏，按照欧洲的标准，只有哥本哈根才多少近似一个城市（即使如此，仍然好象没有“生气”，不知何故倒象就要死亡似的），整个说来，人民表现得特别冷漠。莫尔斯沃思承认立法最出色，司法和安全管理可以作为模范。但他还是觉得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不幸的。所以他诚实地记载：专制君主陛下自己的住宅，就在整个城市的最可怜的建筑物附近。

可是，当我们阅读莫尔斯沃思的这本书时应该记住：作为驻哥本哈根英国使馆的一个成员，他的行为不走运（说得温和一点），最后他实际上被驱逐出国。他非常生气，特别是对国王没有赠给临别的礼物而感到生气，他匿名写了这本书作为报复，因此长期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可能是谁，而且这个问题发生了一些罗罗唆唆的外交后果。

北 方 大 战

当克里斯田五世的儿子继承王位时，丹麦又有了一位年轻的国王—— 并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当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正经历着戏剧性的时代时，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还在继续发展各自的历史。

腓特烈四世于 1699 年登极时，年纪二十八岁。当时俄国的彼得大帝二十七岁，波兰的铁腕奥古斯都二十九岁。这三个年轻的国王结成了同盟，因为在瑞典的王位上坐着一个不过十七岁的少年，俄国、波兰和丹麦一挪威联合王国似乎终于就要找到它们向瑞典进行报复的机会了，瑞典在其“光荣时代”曾使所有邻邦的命运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创伤。有一天，当这位年轻的瑞典少年国王在外面猎熊的时候，接到了它们的宣战照会，他马上下了决心。这三个同盟者中没有哪个会知道，瑞典就要再一次把少年国王查理十二世这样一个具有非凡才干的军事天才，送到欧洲的经过激烈考验的战场上去。

查理马上进攻丹麦——这使腓特烈四世感到

震惊。腓特烈四世已使大部分丹麦军队防守在南方荷尔斯泰因的边境上——首先，因为他预计从这个地区会受到攻击，其次，他正准备进攻德国北部的瑞典各省。在西兰岛（正如1658年一样）没有值得一提的部队。查理十二世在洪利贝克①登陆，腓特烈被迫媾和。但条件并不苛刻。他仅仅答应不再参加战争。查理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在纳尔瓦②，这位十八岁的国王一将军使彼得大帝遭到惨败。就在那时，查理十二世的非凡的一生确实是真正地开始了。他向波兰的奥古斯都进军，而且又打败了他。因此，实际上查理已经打败了所有三个对手，但他并不罢休。他是军人又是军事浪漫主义者。战争是他的生命又是他的爱好。他的军官和士兵都把他作为偶像崇拜。他象玩魔术那样召唤出一队又一队的瑞典农民少年军，并带领他们围绕着整个东欧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大约十年的时期中，查理十二世几乎连续不断地进行征伐，作出适应于他自己目的的

①洪利贝克，西兰岛沿松德海峡西岸村镇。——译者

②纳尔瓦，今苏联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东北角的城市。——译者

政治决定。但后来情况却不妙了。1709年他在波尔塔瓦①被彼得大帝打败。他的军队彻底动摇了，他本人被迫向南撤退到土耳其。十分奇怪的是，他竟在这里停留不动。

腓特烈四世再一次把丹麦和挪威带进了战争，这一次是因为荷尔斯泰因已同瑞典结盟反对丹麦。在一段时间里形势非常危险，但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大量的瑞典军队不得不向丹麦人投降。同时丹麦的舰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占有优势。是在这一次战争中，一个名叫彼得·韦塞尔的挪威人使自己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上留下了芳名。他并不真是一个伟大的富有海上经验的海军将领的典型，而是一个海盗似的冒险家、一个海盗、尤其是一个水手——他的战斗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有一次他乘着海岸警备队的一只小船到卑尔根去，当时有一艘挂着英国旗帜的船向他冲过来。韦塞尔扬旗致敬,但在那个时刻,他的对方取下英国旗，换上了瑞典旗。众人皆知，这艘船是由一个英国船长指挥并为瑞典人服务的。这两艘船互

①波尔塔瓦，今苏联乌克兰境内沃尔斯克拉河右岸城市。——译者

相炮击两小时，直到它们都带有几分狼狈的样子。然后韦塞尔举起休战白旗，派一只小船带信过去说，他不能回击他的敌人的炮火了，因为他已经用尽弹药。那个英国人回信说，不幸得很，他的弹药仅够他自己的需要。于是这两个船长用来因酒举杯互祝健康,然后把酒杯扔到海里,他们的船就向相反的方向开走了。韦塞尔受到丹麦一挪威海军部的申斥，宣称他的行为不谨慎和非战争态度。这一点韦塞尔是无可否认的，但腓特烈四世亲自保了他。韦塞尔最后给提升到贵族阶级，赐名托登舍耳德,按字面的意义是“雷盾”。他的一些最大胆的越出常轨的行为，是他对两个瑞典的海岸要塞和海军军港的攻击。到这次战争的末期，瑞典的舰队实际上被消灭了。

但战争尚未完结。一支丹麦军队再一次在斯堪尼亚登陆，因为他们感到克复斯堪尼亚诸州的时机已经到来。可是在赫尔辛堡附近一战中，一个名叫斯顿博克的得力的瑞典将领，在一场断送成千上万条生命的残酷的冲突中，打败了丹麦人。

最后查理十二世从土耳其回国。他带着一个

同伴，骑着马，一路经过欧洲到斯特拉尔松，越过波罗的海潜入瑞典，他从隆德城统治整个瑞典很久，然后决定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北方。他计划要做的是从腓特烈四世手里夺取挪威，然后渡海到苏格兰，并从北边袭击英格兰。他的计划是很难令人置信的。

他到达腓德烈斯霍耳①的边界要塞。11月的一个月明的晚上，他在这里被一颗子弹射穿脑袋，这也许是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干的。查理十二世的一生也许是荒诞的，但他的死却拯救了瑞典。瑞典的“黄金时代”同他一起结束了。瑞典已弄得贫困不堪，差不多给毁灭了。是托登舍耳德航行到哥本哈根，向腓特烈四世报告了查理的死讯。这位国王已经就寝，但还是允许托登舍耳德到国王的寝室去。腓特烈很久沉默不语，最后他说：这个消息如果的确是真的，那么托登舍耳德就要被指派到 *Schoutbynacht* 的高位上去，*Schoutbynacht* 是荷兰的海军军衔，相当于海军少将。

战争仍未结束。在这位瑞典国王死后，发生

①腓德烈斯霍耳，挪威东南部哈伦城的旧名。——译者

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平直到 1721 年才来临。但是丹麦又失望了：欧洲列强不同意松德海峡两岸都再一次落到丹麦人手里。丹麦无可否认地还在索取“海峡税”,但人们觉得如果这个海峡的一边由瑞典人控制，形势就比较好掌握。

年轻的托登舍耳德没有活多久。他当了丹麦一挪威舰队的副司令官，并蒙准假到英国去（部分地是为了看望某哈里特夫人),但在途中,他在汉诺威卷进了同一个瑞典上校的一场决斗并被杀死。

精　神　生　活

国王腓特烈年轻时曾到过意大利，非常羡慕意大利式的建筑物。他在丹麦建造了两座宫殿，丹麦的罗可可式[①]就是在他统治期间发展起来的。腓特烈四世对其私事有些漫不经心。他和一

①罗可可式（rococo),也叫“路易十五式”,是建筑、室内陈设和装饰艺术上的一种风格。产生于十八世纪法国专制政体没落时期，流行于法国、德国、奥地利及其他欧洲国家。其特点是：崇尚纤细轻巧，喜用 C 形、S 形或漩涡形的曲线和鲜艳的色彩,构成烦琐的“装饰美”。——译者

个年轻的贵族妇女——十七岁的安娜·索菲·雷文特洛缔结了一个贵人娶贱女的婚约（他的第二个婚约），而他的王后不得不在各州过着差不多是流浪的生活。

精神生活开始在丹麦发展，也是在腓特烈四世统治期间。斯堪的纳维亚参与当时欧洲的学术文化活动是非常迟钝缓慢的。艺术也不繁荣。在南方购买图画，要不然就从德国或法国请来艺术家——这也是依照英国的习惯。除了两个著名的赞美诗作家外，没有多少文学活动。在腓特烈统治期间，挪威剧作家路德维格·霍尔堡用莫里哀① 的风格为丹麦的第一座剧院写了一些喜剧。虽然当时英国已能把莎士比亚看作过去的历史，并且正经历着一个戏剧和文学活动的丰产时期，而丹麦直到十八世纪的开始才有其第一个小剧院。到那时为止，她只得用外国的戏班子凑合，要不然就时常让大学生上演一个喜剧。宫廷本身演出相当多的喜剧、悲剧和定期的露天音乐会，

①莫里哀（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戏剧活动家。他的创作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套，继承了人文主义的传统，对西欧喜剧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译者

“歌剧院”得到王室的支持。但剧院本身在丹麦是比较不出名的。

想起来很奇怪，当莎士比亚正在伦敦的热心戏剧的观众面前庆祝其胜利时，哥本哈根还只好把大学生凑合起来，为生长在名门的王室客人表演。丹麦的民众对剧院很不习惯，以致不时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例如，1577年在克里斯田四世的洗礼上，在哥本哈根王宫的庭院里演出了一个剧本，这是一个关于犹太人和腓利斯人之间的冲突的剧本，剧名叫《大卫对巨人的胜利》。但是扮演腓利斯人的大学生，拒绝按照剧情对他们所要求的那样表演腓利斯人失败的情节，因为他们反对必须在他们的王室观众面前屈服。结果成为一场真正的争吵。丹麦著名的老舰队司令官彼得·斯克拉姆把他的长剑拔出来，跳上舞台，他非常沉着地开始带领上帝的选民①走向血腥的胜利，当高贵的观众开始表示热烈地赞许这一胜利时，舞台的前部躺着几个受重伤的学生。

到腓特烈四世的时代，这一事件已过去一百

① “上帝的选民”，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所谓“上帝特选的子民”。——译者

五十年了,即使如此,斯堪的纳维亚实际上仍然不知道有什么正式的剧院。它终于被那位挪威的诗人和教授路德维格·霍尔堡创建起来了，他在几个辛辣的讽刺喜剧中嘲弄了他自己的时代。他还是一个历史教授，国王封他为男爵。

格 陵 兰 岛

当霍尔堡正在哥本哈根创建丹麦剧院，丹麦和挪威的城镇派遣船只在七洋上航行的时候，格陵兰岛终于实实在在地被重新发现了。在海盗时代，挪威和冰岛的得土人（*Landnamsmen*）①曾经开拓了格陵兰岛，并建立了一些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 1500 年前后仍然存在，后来同挪威和丹麦的联系终于失掉了。同时也没有人知道事态曾经是怎样发展的。几个曾经到过那个遥远的北方并已回来的船长，讲述过关于那些荒废的农庄以及一片为陌生的人(矮小而皮色暗黑的人,叫爱斯基摩人）所居住的广漠而贫瘠的土地。一个名叫汉斯·埃杰德的青年牧师（他是西兰岛的一个牧师

①得土人，是指最初移住冰岛并在那里取得土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译者

的儿子,但出生在挪威)发展出这样一种理论:经过二百年的历程，古代格陵兰的北欧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基督教。他决定亲自到那里去查明真相。经过十一年为探险而筹款的奋斗之后，他和他的年轻的妻子格特鲁德·拉斯克动身到格陵兰去。然而使汉斯·埃杰德大失所望的，是他们没有发现还活着的古北欧人——他们在1500年前后死光了——但他认为他的航行是神干预的结果。因此,他不顾学习格陵兰语言的困难(当时没有人懂得这种语言），终于成了格陵兰人的传教士。他在那里生活了十五年，当他回来时，他的儿子继续他的工作。这样，联系就再一次建立起来了。此后不久，不仅丹麦和挪威的船只，而且还有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捕鲸船，开始航行到格陵兰的海岸线。

1728年腓特烈四世去世前不久，一场大火席卷哥本哈根，使该城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化为灰烬。那个古老的中世纪的圣母教堂,连同它那无数的丹麦过去的遗物和大量的丹麦、挪威的伟大子孙的墓碑，以及它所容纳的一切统统被烧毁了。

第七章丹麦的罗可可式

航运与瓷器

腓特烈死于1730年,他的儿子克里斯田六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和态度生硬的德国妻子一道热忱地信奉德国的虔信主义①。新建的小剧院给关闭了，坚定的宗教信仰几乎是借助法律实施的,那已经开始了的精神生活被迫停顿。克里斯田六世象一个部门管理人那样精力充沛和有条不紊地工作，试图根据开明专制②的方针治理他的

①虔信主义，为德国路德派教会中的虔信派所倡导的一种主义，盛行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认为宗教的要点不在于对信条的理解而在于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内心的虔敬；提倡精读《圣经》,反对看戏、跳舞等所谓世俗化的娱乐。——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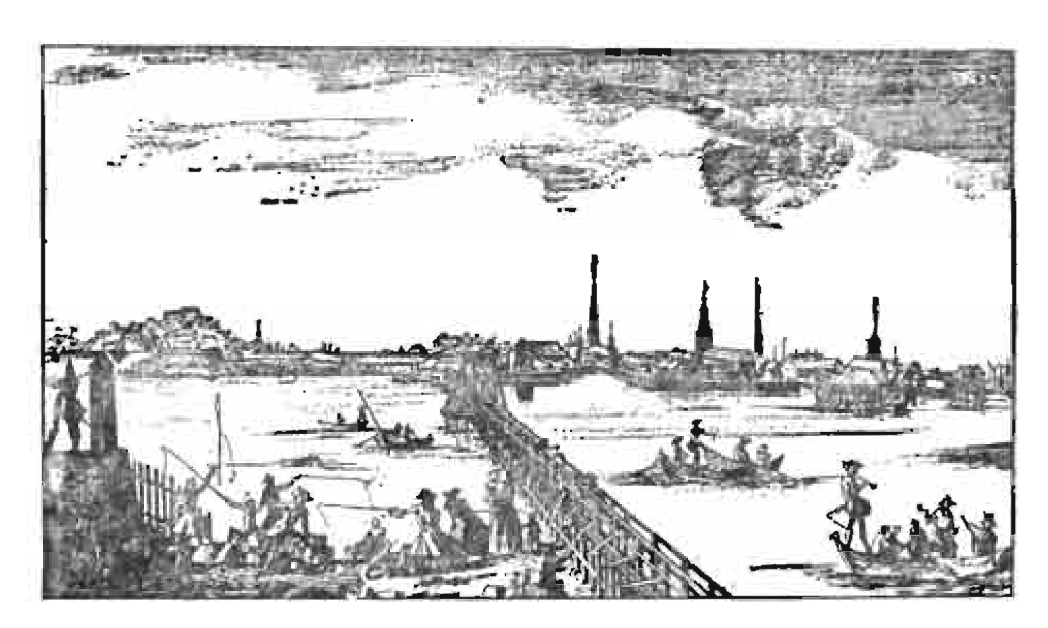
②开明专制，封建君主专制的一种形式。出现于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封建统治集团在农民运动已动摇其统治基础的情况下，利用群众对所谓“开明君主”的个人崇拜，自上而下地进行某些改良，并以设立学校、奖励发展工商业等措施企图麻痹人民革命斗志，保持封建专制制度。——译者

王国。他是勤劳和谨慎的,但在某些方面并不特别地节俭。其中，他终于在哥本哈根兴建了一座新的王宫。哥本哈根的古老的中世纪城堡虽然不比伦敦白塔大—— 或许还没有那么雄壮，也没有那么阴森，但仍然是一个阴暗而潮湿的洞窟式的场所，尽管如此，到那时为止却一直是足敷需用的，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国王在城外各地拥有较好的宫殿，然而这个曾使莫尔斯沃思摇头的城堡至今还用作国王的主要宅邸。腓特烈四世曾经想把它现代化，但这时它被拆掉了，一座巨大的罗可可式的宫殿却在那里兴建起来。在样式和设计上，这座宫殿和现今耸立在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斯堡宫殿(旧墙壁还是完整的）一模一样，不过它比较大一点。这座宫殿被用金钱所能买到的最精美的法兰西家具装饰得富丽堂皇，并且花费巨资把它修饰得相当华贵庄严。它是一个由走廊、楼阁和厅堂所组成的迷宫，然而可疑的却是它到底是否真正地使人感到很舒适。

同时克里斯田六世慎重地工作，以改善他的两个王国并加强其安全。贸易正在繁荣时期，海军经过改革并因此成为欧洲最优良者之一。丹麦

与挪威的船只往来于七洋之中，从而使厚利得以流回市镇。

在两个王国中建造了许多工厂。这些工厂一般不是那么特别大，但是已经产生了一种用本国



从阿马格岛观看 1740 年左右的哥本哈根，就象处在极乐世界中的罗可可式建筑，她的市民正忙于捕鱼。左侧的背景是腓德烈斯堡城堡。

的产品代替进口货物的需要。在丹麦多次的尝试都由于缺乏动力而遭到惨败。丹麦是一个低洼的国家；她的河流很少发源于高处，甚至不足以供给充分的压力去推动相当重量的水车，而且水的储藏量也有限。她的非常逼近的海岸线和相当小的内陆面积使她不能有大的河流——河流还是很多的，不过当其逐渐发展壮大到足够支持工业之

前，就流到海里去了。在克里斯田六世时代，除风、水和马以外，不知道使用其他形式的动力。

继克里斯田六世之后，他的儿子腓特烈五世即位。腓特烈颇为其臣民所尊敬，此外却没有多大的作为。他嗜好酒，不过他堕落的程度还比不上路易十五。腓特烈是一个厌弃别人搅扰他的有趣的人。他很幸运地找到了伯恩斯托夫那样一位杰出的外交大臣；此人设法使丹麦和挪威不被卷入“七年战争”,并使这两个王国避免欧洲的一切纠纷。最使人感到威胁的是与俄国的种种关系。这时的俄国皇帝彼得三世是戈托普公爵的后代；这个家族对丹麦的怀恨在他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他发誓要征服这个国家，要把丹麦王族发配到特兰基巴尔。一支俄国军队踏上了奔赴丹麦的征途，丹麦舰队已经在海上出动，部队也在边境作好了战斗准备；这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俄国沙皇已被推翻，他的妻子凯瑟琳大帝从他手中夺取了政权。伯恩斯托夫同这位显贵的妇人达成了协议。她放弃了整个俄国一戈托普对石勒苏益格和全部荷尔斯泰因的要求，因而这两个公国最后复归丹麦—— 即使丹麦国王仍然把荷尔

斯泰因作为德国的采邑。丹麦的边境当时已经达到易北河。

腓特烈的第一个妻子是英王乔治二世的女儿路易丝公主。她死时比较年轻，但还是在她生下腓特烈的继承人克里斯田以后才死去。自从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腓力帕之后，就没有一个英国公主当丹麦王后，事实上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之间的种种关系惊人地淡薄了。英国人的兴趣全放在其他方面，向外扩展到广大的海洋，并更进一步向着欧洲南部。只有挪威不得不和英国港口继续进行活跃的贸易。腓特烈的第二个妻子是德国人。

腓特烈逝世时，他受到丹麦的正处在萌芽时期的浪漫派诗人的讴歌，尽管他的功绩和其他的丹麦国王比较起来是平凡的，人们仍然给与他光辉灿灿的纪念碑：在阿马连堡广场①上屹立着法国雕塑家萨利所塑的骑马像——一位身穿罗马服装的专制君主。

紧接其后，君主专制政体经受了最严峻的考

①阿马连堡广场，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译者

验。腓特烈五世的儿子克里斯田七世，身躯矮小，体格羸弱。他还是幼儿时已显现出奇特的症状，不久就显然疯颠了。他并不是没有才能，而且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确实显示了他的能力。不过他有时紧张过度，他的教育完全被忽视。他曾有一个辛勤的瑞士家庭教师名叫雷维迪耳，他的日常生活伴侣都是大宫廷中的仆役，他父亲很少关心他。克里斯田还不到十七岁就当上国王，人人对他希望很大，因为在各个领域他已表现出来的种种才能连同他有时流露出迷人的个性，使人们产生了两个王国即将有一个完美的年轻的国王的幻想。他的管家雷文特洛，无疑地应对现已开始显露出来的悲剧负主要的罪责。雷文特洛性情冷酷而目光短浅。他相信使用强硬的手段，并用鞭笞威吓年轻的王子。雷文特洛大量的理性的教育方式是不足以抵销鞭挞的坏影响的。

1766年克里斯田和卡罗琳·马蒂尔达结婚，她是英国威尔士亲王，即腓特烈·路德维格亲王的十五岁的女儿，亲王的妹妹是克里斯田七世的母亲，英国的路易丝。

这一婚姻从一开始就是极为不幸的。同时宫

廷阴谋使丹麦的政治遭到危机，就是有智慧的伯恩斯托夫也几乎无能为力。当年轻的国王即位后两年决定进行“欧洲漫游”时,所有那些处于负责地位的人都感到惊恐。他去到法国和英国，使大家惊奇的是，他表现得非常好。

十八世纪中叶出现了丹麦的工业及其精神生活的蓬勃发展。王家哥本哈根瓷厂建立起来了，并且很快地出了名。在它建立的初期就承办迫切需要的种种定货，比如一套完整的餐具“丹麦之花”,就是作为送给俄国凯瑟琳二世的一件礼物而预定的，不过还没有做好她就死了，所以现在它放在罗森堡宫，而其中一部分仍在王家宴会上使用。后来工厂经历了艰苦时期，但不久又发达兴旺起来，而且到今天扬名国外。卡斯滕·尼布尔去过东方并带回叙利亚楔形文字的第一批可靠的抄本。诺登船长到过埃及，出版了他的收在一部精美的版画册中的古代奇境画。航运业仍然繁荣，但工厂不太走运。尽管诗歌艺术正开始出现，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还不过是处在欧洲的外边。

约翰尼斯·埃瓦耳德成为这一时期丹麦最伟大的文学家，即使人们还崇拜旧的法国悲剧，戏

剧却也在盛行。在挪威一种民族意识开始显现出来(虽然还没有废除联盟的想法);在说德语的荷尔斯泰因州中，人民认为他们同丹麦有天然的关系；因此，他们并不因为语言的差异而彼此对立。一位荷尔斯泰因流浪诗人感情激动地用这样的话写了一首歌："Ich freue mich，dass Dänenblut in meinen Adern fliesst"("让我欢乐地感受,丹麦人的血液在我脉管里畅流。")还有一个名叫皮娄的瑞典人，担任文艺学会会长，领导丹麦绘画并使其受斯德哥尔摩盛行的艺术派别的影响。

国王、王后和医生

情况恶化到极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不知往后会发生什么。旅行叙利亚的尼布尔，说克里斯田七世有卡里古拉①的素质，但是病王就其所干的暴行来讲没有卡里古拉的那么出名。他的疯病变得更为严重了，并以很不体面的方式对他那不幸的年轻的英国王后置之不理。国王的宫廷医

①卡里古拉，罗马皇帝盖乌斯·恺撒(37—41)的绰号(原是军靴的意思)。他嗜杀成性，处死许多无罪的人，后被近卫军将领杀死。—— 译者

生,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克·斯特鲁恩西的德国人,开始在王宫初露头角。他年轻、关心政治，毫无疑问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冒险家。他利用他作为把国王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御医职位使自己获得了国王的内阁秘书的地位，而在这一职权范围内凡属两个王国政府所有的往来公文都要经过他的手。因此他逐渐攫取了权势。在进行这一密谋的时候，他无耻地利用年轻的王后,王后死心踏地地爱上了这个乐观的、漂亮的、年轻的宫廷医生。开初，斯特鲁恩西无疑地只是把王后当作他取得控制国王的权力的一种工具，但不久他自己也堕入爱情之中，于是一场情投意合的爱情就在他们之间发展起来。事情掩盖不住了，而且引起人们大大的非议——当王后生育她的第二个孩子，一个明明白白地酷似斯特鲁恩西的女儿时，这件事再也无法平息下去了。

借把必要的文件送到国王面前并要他签署这些文件的简单办法，斯特鲁恩西由内阁秘书爬上了 *Geheimekabinetsminister* 即枢密院大臣的宝座。此后,他通过强制国王(他到这时变得有点麻木冷漠)签署一道命令使自己获得了绝对的权力,这道

命令的大意是：全部法律与法令只要有斯特鲁恩西的签字就成为有效的。

于是斯特鲁恩西着手治理丹麦、挪威和荷尔斯泰因的工作——这甚至对于当时的欧洲也是不可思议的事。他自封为伯爵，这并非出于虚荣心，只不过是由于种种实际问题，需要获得一种与其职务相当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他提拔他的朋友埃尼沃尔德·布兰德特为贵族，并授予宫廷职务，以便他能每天照看病王，而斯特鲁恩西则照应两个王国——还有王后。

斯特鲁恩西的统治并不坏。他废除了许多陈腐的规章制度，制订出一系列新的法律与法令，(根据传闻，十六个月中约有六百条)而且解除了许多多余的文职官吏的职务——即使是我们当代的政治家着手做这样的事，也是最危险的。他的心里充满了当代的关于开明专制政治的任务和前途的观念，但他的经验浅薄并且是匆匆地获得的，而他的方法又多骤变。他有一副良好的、清楚的、敏捷的头脑，可是缺乏估计其行动后果的能力。一切事情必须当场立即完成，而每当其发展速度因受反对而延缓下来时，他都视之为愚钝。他作

为一个“自然神论者”①，换句话说，虽然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在其他方面却是非宗教的，这一点触怒了人们。在下面这一问题上他遇到反对，对此问题不管他多么愿意，也不能判断出来。他来到了这样一个国家，在这儿，从前的第一流的政治家伯恩斯托夫是一个德国人，宫廷语言是德语，而且一些行政管理（在荷尔斯泰因与石勒苏益格南部）是用德语实行的——他断定两种语言不切合实际。他规定此后官方语言应为德语，其后又用德语颁布他的所有法令。他不可能理解在这个双重语言国家里，丹麦语与德语之间所起的微妙的相互作用；对于这一问题，他始终是不关心的。斯特鲁恩西好几次都是不幸的，他不止一次地暴露出他并不具备任何伟大人物的勇气。他不是真正狡滑的人。他住在王宫偏屋的两个陈设

①自然神论者，又名“理神论”者。认为上帝创世后就不再干涉世界上的事，而任自然规律来支配一切。自然神论产生于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封建反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5页）——译者

简陋的房间里，生活非常朴实。他没有偷偷地为自己谋求一笔财产(他未尝不可以这样做),没有为自己获取土地，也没有为自己建造任何精致的庄园邸宅。他真正地为管理国家而生活；　尤其是在挪威，他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一种前进的伟大步骤—— 然而这里也一样，他推进事物发展太快和过于混乱。斯特鲁恩西同年轻的英国王后的恋爱事件，后来表明是导致接着发生的大灾难的主要原因。

王后很年轻，难以置信地天真，并且非常孤寂。她是英国人，在被太后所统治的说德语的宫廷里一向不受欢迎。太后本是一个严厉而有权威的妇人，年轻的王后多次发现，当她同她的侍女们着手结交一到某种亲密程度,她们就被调任“别的差事”。各方面都使她失望;人们必须记住,对于她的不幸处境，英国宫廷的确正如丹麦宫廷一样应负责任。英国宫廷完全明白，一个未谙世故的姑娘嫁给了一个疯子，所以正是这个婚姻本身就构成了那些负责人方面的一种罪过。王后完全不会处理同斯特鲁恩西的关系所带给她的困境，而且她的行为非常愚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略

加谨慎，她也许有可能相当成功地进行恋爱。毕竟这种做法在当时欧洲宫廷里并不是罕见的。但深思熟虑不是她的特长。她是易于激动的，在几年不幸的婚姻后绝望地坠入恋爱之中，同时她觉得她要向全世界表白那充满着青春的欢乐。她向女仆们公开地夸耀她的恋情，在这位枢密院大臣



穿着男装骑马的王后卡罗琳·马蒂尔达的讽刺画。在监狱栅栏后可以看到斯特鲁恩西；一个奶娘带着女孩路易丝·奥古斯达。

每次到她房里去拜访后,(把情况说得委婉些)她一再露出凌乱的衣着，她还穿着男装与紧俏的马裤同他骑马出游—— 由于她长得特别丰满而健美，这样一种装束对她极不适应。她和她的情人斯特鲁恩西在她的各种夏日别墅里公开而快乐地生活，在宫廷舞会上举止痴狂，而最后她俩各自投身在宫殿偏屋的一套特定的豪华的小房间里，一个在上层,一个在下层,但有“秘密楼梯”连接着，关于这些所有的哥本哈根人都知道。

这种情况已变得不能维持下去了。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斯特鲁恩西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倒不是由于他不注意他那些在宫廷的反对者和不知道如何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宫廷人员，在西兰岛北部的希尔希荷尔姆宫（这是根据极雅致的罗可可式样建筑的一座豪华的宫殿）中度过了最后一个快乐的夏天；而这年轻的一对也许感觉到他们的命数将尽，便在这座夏日别墅里一直逗留到 1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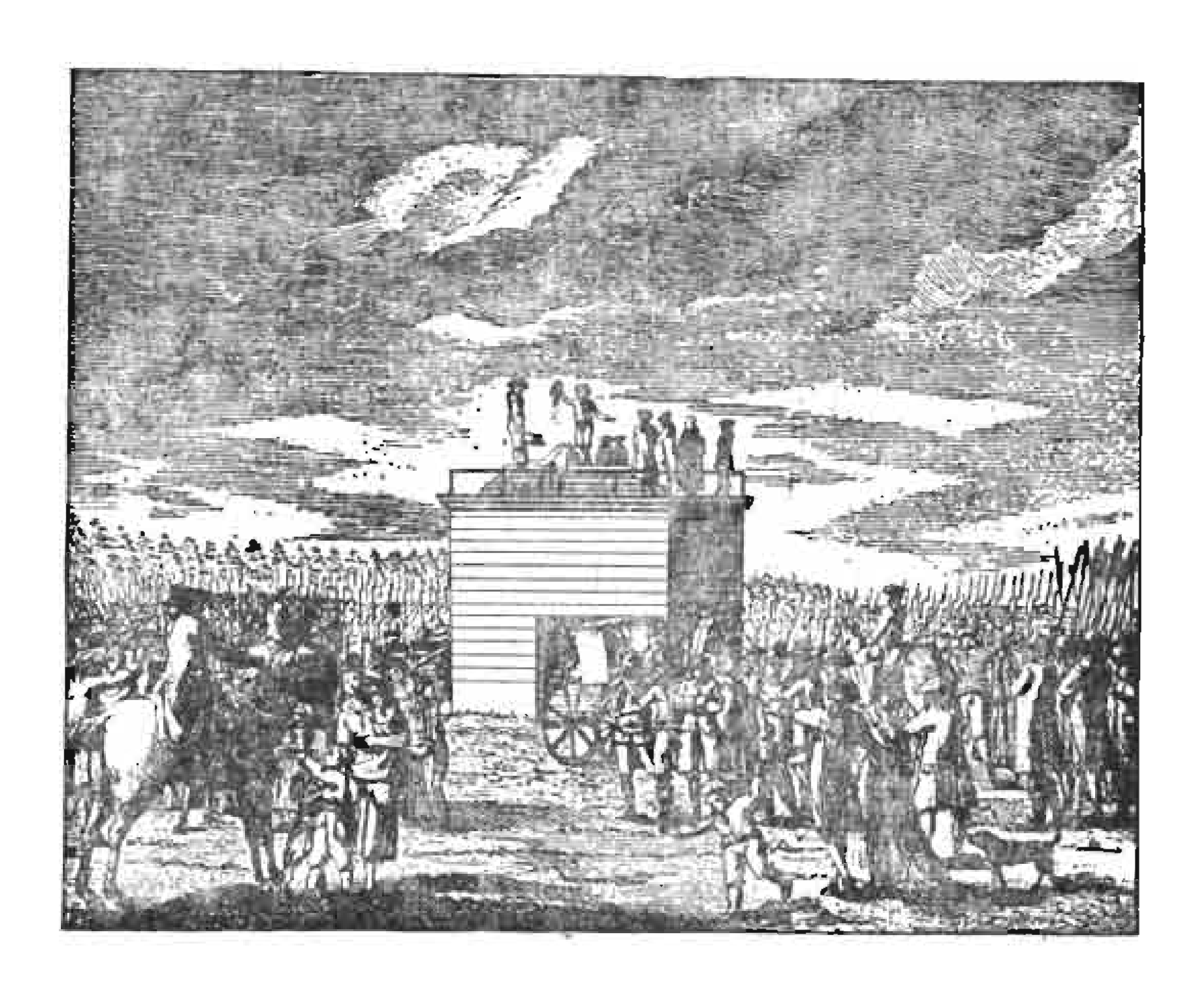
在 1772 年新年，一种阴谋业已形成，并且采取了行动。在一次王宫的假面舞会之后，阴谋者冲进了病王的寝宫，吓得他差不多神经错乱，并

迫使他签署必要的逮捕令。其后，他们就带着军队到这一对恋人的住房。斯特鲁恩西被捕，关进了哥本哈根的军事要塞西塔德耳；卡罗琳·马蒂尔达被抓到克朗堡城堡。法庭开始审讯。王后矢口否认她和斯特鲁恩西有任何瓜葛；但斯特鲁恩西明白试图否认的愚蠢，因而供认了一切。于是病王和卡罗琳·马蒂尔达之间的婚姻被宣布无效。

后来，英国宫廷终于决定干预这一重大事件；关于此事，它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早已知悉。乔治三世表示（有点为时已晚）他关怀他的妹妹的不幸的婚姻。提出了一项送她回国的要求，并有一艘英国船来接她。然而，英国宫廷并不希望把这样一个“堕落妇人”放在伦敦，所以乔治三世安排她到汉诺威的策勒去住，这地方当时是英国的。她住在那里，宁静地而且受人爱戴地过了三年，在第三年末她显然因出天花而离开了人世。她身后留下了她的两个孩子在丹麦：她的儿子腓特烈，即和国王生的儿子，丹麦王位的继承人；以及她和她所深爱的斯特鲁恩西生的女儿路易丝·奥古斯达，她后来同奥古斯滕堡公爵结婚。

斯特鲁恩西和他的朋友埃尼沃尔德·布兰德特被带到法庭面前。他们的罪过是明显的，所以既作的判决其本身是公正的。斯特鲁恩西卑劣地利用国王之病而僭取两个王国的大权，并且还侵犯了“国王陛下”的夫妇私生活。他如被驱逐出境，或判处徒刑，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他和他的朋友一起都被判处死刑，人们对他的怨恨是那么深，以至用残忍的中世纪方式对他行刑。首先砍掉他的右手，然后砍掉他的头。他的尸体被放在车轮上弄得四肢裂解和支离破碎，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通过这个在后期丹麦史上仅有的残酷野蛮的实例，极其严重地破坏了丹麦在整个欧洲的威信。年轻王后的悲惨命运引起英国宫廷对丹麦的极大愤慨；几十年后，当人们想要了解英国和丹麦之间所曾发生的这种情况时，无疑地还会从内心里产生一股痛切愤激的情绪。

斯特鲁恩西垮台之后，一位名叫古耳德伯格的丹麦人主宰丹麦政治。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不过他是一个保守派。实际上全部斯特鲁恩西的法律和法令给废除，而情况一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斯特鲁恩西伯爵与布兰德特伯爵在纳勒·菲莱德被处死刑。当代版画。

但是古耳德伯格也站在时代的前头。他制订了一、两项显示出有真正远见卓识的法规，其中一项是现今仍然有效的“归化法”,它规定除生于本国或已取得丹麦公民身分者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担任丹麦官员。当时这项法规对丹麦人、挪威人和荷尔斯泰因人当然同样适用。

这时小伯恩斯托夫（老伯恩斯托夫的一个侄

儿)是外交大臣,他有一个困难问题待处理。美国对英国进行独立战争，而英国要求所有的外国政府禁止他们的船只停靠在合众国的港口。俄国感到很恼火，凯瑟琳二世为了实行全面的通航自由而提出联盟，但伯恩斯托夫认为同英国冲突远比停止同美国做生意要不利得多。古耳德伯格因此解除了他的职务。

政　　变

但是丹麦的一些领导人物很快地发现古耳德伯格的善良的然而目光短浅的统治，正如斯特鲁恩西的统治一样不幸。王太子腓特烈庆祝了他的十六岁生日，因此达到了有权进入国务会议的年龄。这个小伙子体格不强，却不缺乏勇气。在他被允许参加的国务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他亲自设法完成了一次政变。他使用斯特鲁恩西的有效办法，即把一份文件放在疯王的面前并要他签字。疯王的异母兄弟，那假定的继承人①，跳出来想夺取这个文件，但王太子设法将文件从室内弄出

①假定的继承人，在更具有继承权的人诞生以前的继承者。——译者

去并交给了他的同党。于是伯恩斯托夫再次成为外交大臣，而古耳德伯格被解除职务。1784年王太子接管政府并治理国家——开始为王太子，后来当国王—— 历时五十五年。

两个王国正在获得很大的进展。航运业不断扩大，贸易日益繁荣，而王太子及其同党在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奋力地着手工作，这些问题就是农民状况的改善与农业耕作方法的现代化。从克里斯田六世时代以来,农民即“附属于土地”或“为土地所束缚”,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为了确保一种永久稳定的劳动力的存在，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军事征募，所有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在他们应服兵役的整个时期给“束缚”在同一地产上或在同一地区中继续生活。显然,这一点并不完全象今天所说的那样暴虐，因为无论如何那时农民的迁移是非常罕见的。即使如此，他们的迁徙自由还是受到了阻碍。然而，他们现在被允许生活在他们所喜爱的地方，与此同时他们同地主、同国家的关系也正常化了。大多数农民是官册土地持有者，换句话说，一个农民在他所租的农庄上常常保有一块经过官方注册的土地，在他死后，他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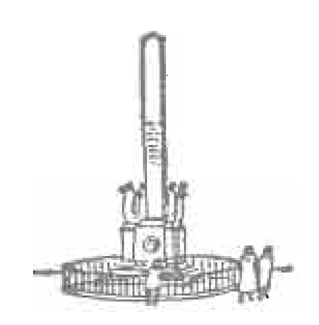
可以继承下去。在一定情况下，地主可以要农民从好农庄迁移到荒废了的农庄去，以便重新开发这种农庄。部分地租，称为“采邑税”，由属于庄园主土地或国有土地上的农民以劳役来偿付。这可能往往意味着不能顾及他们自己的收获，然而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丹麦农民。丹麦画家马尔斯特兰德绘。

庄园主自然对农民被迫把自己的土地荒废到终于使他交不起地租的情况并不关心。现有明文规定，农民可以购买自己的农庄与土地，同时对耕作方法也一般地进行了改革。农村居住地的组织方式自中世纪以来没有真正的改变。从古代起农民就紧密地一起居住在一些小村落里，并曾“协力合作”。属于村落的一切土地，由村社作为一

个整体来耕种，而且是按照农民自己在其村落庭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来办的。但现在，使每一个农民都有机会将其各种各样的田地合并为一个整体。于是许多农家就从村落中搬到这种田地上去;由此全丹麦的景色开始改观。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独自决定怎样辛勤劳动的权利，他们立刻变得对其工作更感兴趣了；同时，新的耕作方法、新的农具和较好的犁开始出现，种种改良的耕地方法使陈旧的、荒废的土地能够被重新使用。处女地开始被耕种，一般说来丹麦农民获得了新的生命。一切都有希望。为了纪念这些农业上的改革,建立了一座感谢王太子的方尖石碑.这座纪念碑即“自由纪念碑”,现在耸立在哥本哈根的中心。原来它建立于市郊，但后来哥本哈根扩大了，环绕着它并远远地超过其范围。



“自由方尖石碑”,农民自由纪念碑。

第八章　抗英战争

伯恩斯托夫仍然是外交大臣，他困难重重。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发生了法国革命。奇怪得很，就在同一年，瑞典采用了专制君主政体。几年之后，瑞典国王①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化装舞会上给暗杀了——即路易十六②在巴黎被处决的前一年。这是混乱的时代。欧洲各国君主焦急不安是理所当然的；丹一挪二元王国从几方面受到怂恿，要她参与这场大混战。当伯恩斯托夫巧妙地使其二元王国处于一切纠纷之外时，丹麦的航运业获得了巨额利润，丹麦与挪威的地方城镇经历了一个异常繁荣兴盛的时期，贸易公司赚了钱；而在所有七洋上，继不列颠的旗帜之后，最常见的就

① 瑞典国王，指古斯塔夫三世（1746—1792）。——译者

② 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在位时法国封建社会矛盾极度尖锐，1789年爆发革命。他表面上接受立宪政体，实则勾结外敌，纠集王党，准备镇压革命。1792年9月被废黜，1793年1月被处死。——译者

是丹麦与挪威的旗帜。

但当时英国要求丹麦一挪威船只停止在法国或法国属地的港口下碇，为了实行她的意志就着手捕捉丹麦一挪威的商船。伯恩斯托夫尽力使有关问题继续不断地进行谈判。可是，在1797年这位明智的老政治家逝世，人们深表哀悼。此后丹麦一挪威对英国的搜捕的反应变得更加强烈了。丹麦决定给予她的商船以舰队护航，因为海上的情势正发展到同德国人的“无限制潜艇战”的概念颇相类似的状态。换句话说，所承担的一切贸易航运均须冒船、货、人的危险。这次丹麦参与同俄国的联盟，作为“武装中立协定”的活跃分子，其口号为“自由通航，自由运货”。情势很快地变得危急起来，这是每一个人都明白地认识到的。

哥本哈根之战

1801年初，英国派出一支舰队在海军上将帕克和海军上将纳尔逊的率领下开进丹麦领海。舰队下锚停靠在厄尔息诺耳海面，并要求允许通过克朗堡城堡。城堡司令答复说，他不允许一支目的不明的战斗舰队通过他的大炮。帕克一直等到

一股顺风助他扬帆逼近瑞典的海岸：当他驶过海峡时，炮击了厄尔息诺耳。他炮击这个城市仅击中了一炮，而且是打中了不列颠的领事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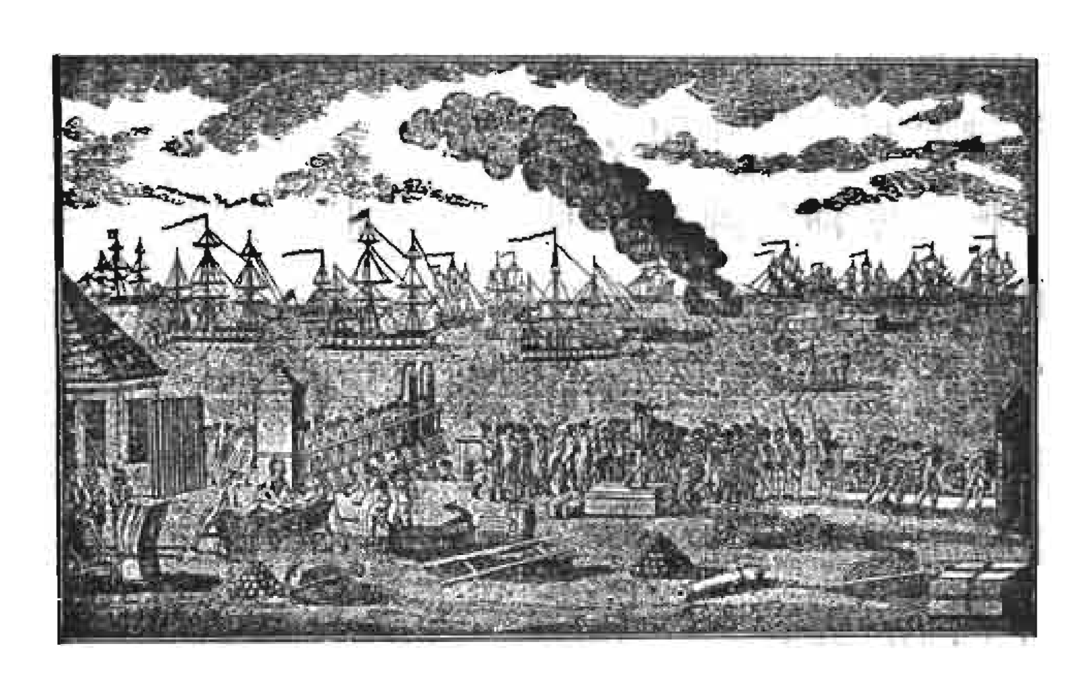
不列颠舰队抵达丹麦水域，在战略上正合时宜。俄国舰队仍被冰封在圣彼得堡①，不能前来支援其盟国。丹麦舰队还在哥本哈根海军港口的冬天驻地。船上人员大部分已经复员，而且军舰给解除了武装。丹麦在火急之中把义勇军募集起来，并将大炮架在军舰上。军舰被及时地用缆绳拉出海港并排成一行下锚停泊，组成了一条只能从一边发射舷侧炮的浮动的炮台封锁阵线，军舰的行动局限在抛锚线上拖拉。海军上将奥耳弗特·菲彻是丹麦舰队司令。

帕克率领英国舰队朝南驶向哥本哈根并要纳尔逊投入战斗，派给他船只三十五艘，枪炮一千一百九十二件，迫击炮十四门以及有作战经验的八千八百八十五名水兵，其中大多数水兵具有多年服役于海军的光荣的历史，受过海上与战争的严酷生活的锻炼。丹麦的实力包括枪炮六百三十

① 圣彼得堡，即今“列宁格勒”。——译者

件和五千二百三十四名水兵，其中大部分是新近征募的义勇军。

头天晚上纳尔逊已经在战线的南端测量了水的深度。他那因势利导的方法是很巧妙的。他排列其战舰使之与抛锚停泊着的丹麦军舰对峙，于是炮战迅速地激烈起来。哥本哈根的人民集聚在港口的防波堤上和城堡的防御工事上，伸长脖子看一看正在发生的情况，但他们所看到的是遮蔽着双方舰队的漫天的火药烟云：只有桅顶及其上面的三角旗还可以看见。纳尔逊大约花了一个半小时才设法进入阵地，然而到 11 点钟战斗正酣。



关于哥本哈根之战当代的素描版画。纳尔逊的谈判者正打着白旗划向岸边。

战斗持续约五个小时，双方都打得很猛烈。尽管丹麦的力量处于劣势，他们无法调度，纳尔逊却好几次发现他自己处于困境。帕克用信号通知他停止战斗，但是这时纳尔逊把望远镜放在他那只瞎了的眼睛上，并说："我没有发现什么信号"。最后他自己结束战斗，送个信儿给岸上说：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他就要将已被抓到的丹麦的浮动炮垒，连同全体人员付之一炬。王太子指示奥耳弗特·菲彻下令停火，于是纳尔逊宣布自己是胜利。即使一些丹麦史学家有争论,认为如不那样则战争的结局就会有所不同；但也必须记住，由海军上将帕克率领的其余的英国舰队尚在松德海峡全未出动，倘若继续战斗或者和准备下海的丹麦预备队重新开战，这对于丹麦兵力或许依然会造成一场不平衡的抗争。双方的损失是惨重的。在五千三百二十四名①丹麦水兵中，仅有二千二百一十五人返回岸上而没有受伤；三百七十人战死，并且还有一百零六人负伤后不久就死亡。英

①本文前后数字有矛盾，恐系排印错误。关于丹麦当时兵力情况，查不到可靠材料，无法断定哪个数字是正确的。——译者

国的损失，虽然想来较大，人们却不知道精确数字。据公布共计死伤一千二百人，但是后来帕克



“1801年4月2日，祖国的保卫者。”丹麦画家艾基尔斯别尔格作。

在与纳尔逊争论之中断言：死伤人数有二千二百三十七人。仅英王陛下军舰“热情”号与英王陛下军舰“君王”号就分别损失九十四人和二百二十人。纳尔逊自己的报告却说他的官员和“非战斗的文职人员”伤亡损失为五十一人，而丹麦损失为三十二人。

战争的结果是丹麦失败，但1801年4月2日即“洗足木曜日”的“哥本哈根之战”，给予丹麦与

挪威的精神影响是巨大的。谈判一部分是在岸上进行。纳尔逊会见王太子，并接受了礼物。当谈判尚在进行时，一个消息传来，大意是说沙皇保罗被刺。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是亲英国的——所以丹麦孤立了。即使她赢得了战争也不得不让步。丹麦人经受了一次痛苦的失望，长期不会忘却：一支瑞典舰队估计会从卡耳斯克鲁纳开来援救丹麦舰队，虽有千万双眼睛充满希望地凝视着松德海峡，它却一直没有到达。

战争间的和平

法国革命已经随着拿破仑的篡夺政权，他的帝国的建立，以及他对全欧洲开始任意摆布而结束了。战争继续在各地进行着，要引导两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避开一切战火，归根到底是办不到的。丹麦一挪威的贸易继续繁荣兴旺。象欧洲旧王族的所有成员一样，丹麦王太子对于登上法国皇帝宝座的这位下士暴发户首先是鄙视的。他下了决心，如果形势变得难以支持下去，他就不管1801年的事件和英国对丹麦的商船的一切压力而站在英国一边——一方面出于所好，另一方面

由于同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强国作战会给丹麦和挪威带来大灾难，因为她们最大的资本就是占世界第二位的商船。但在1807年的提尔西特条约上，法国和俄国秘密决定丹麦与挪威应对英国船只封锁其所有的港口。拿破仑知道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会拒绝执行，为此给当时正在德国北部的贝纳多特元帅下令，大意是说，如有必要，他就向北进军到日德兰去迫使腓特烈六世服从。

炮轰哥本哈根——舰队的丧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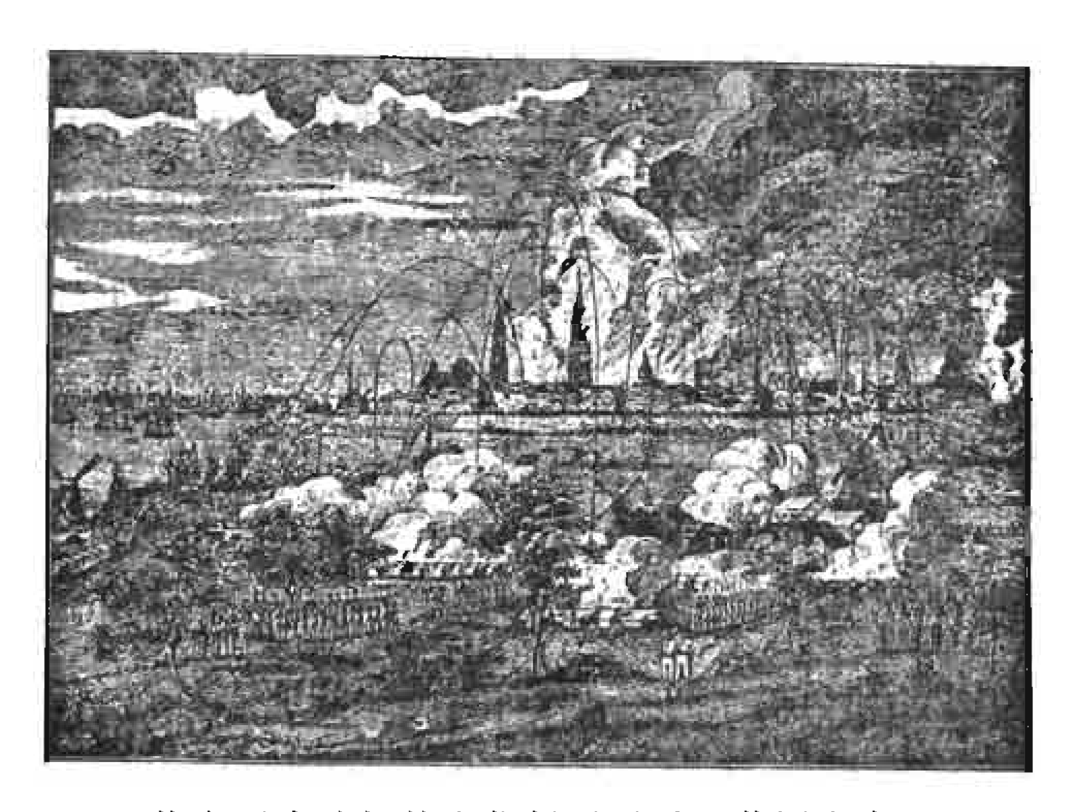
关于法一俄协定，在伦敦人们什么也不知道。但英国或许希望在这条战线的各方面都抢先一步——虽然丹麦完全是无可责难的。因此英国向丹麦派出一支舰队——包括二十五艘战列舰，四十艘巡洋舰，若干艘小舰和三百七十七艘运输船。舰队驶过克朗堡，它在那里和要塞双方相互鸣礼炮致意——毕竟我们和英国是友好的。与此同时，一个英国的使节到达基尔，找与丹麦军队在一块的王太子面谈。这位使节要求丹麦同英国联盟，因此他只是有点唐突地抢先提出了王太子心中已有的想法。但同时英国使节代表其政府要

求丹麦与挪威在“当前形势”中把全部丹一挪海军交出来作抵押品。这最后一项要求对王太子来说，有点受不了。他说他不能负责立即答复，并叫使节去找在哥本哈根的国务会议和国王接洽。于是他自己尽快地动身到首都去。

王太子到达首都正是强大的英国舰队在松德海峡抛锚停泊的时候。哥本哈根没有作应付攻击的准备。这种情况的确是同瑞典的查理十世与查理十二世兵临城下时的情况一样。军队再一次放在靠近南方边境的地方，这一次是准备去对付贝纳多特元帅的部队的。哥本哈根的防御堡垒虽然完整无损，却长满了美丽的绿树。为战斗而准备的枪炮极少。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值得一提的部队驻扎在西兰岛，未预计到那里有什么危险。总之，巨大的威胁似乎还是欧洲战争，它正在不断地向荷尔斯泰因逼近。受到英、法政府双方代表的连续质问，王太子做好必要的准备，安排好由佩曼将军掌管哥本哈根的防御，同时命令他不要开第一枪（因为他还是不能相信英国真有威胁的意图),随后返回荷尔斯泰因军队中,这次把他的疯子父亲以及国务会议的成员带着跟他一道去

了。

在丹麦的首都，麻痹大意转变为义愤填膺。每一个人都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所激动。但麻痹还是存在的。一百五十年以前，当查理十世率领他的部队在城外准备围攻时，腓特烈三世同他的臣民一道留在那里。这一次每一个人都离开了。不过，还是组织了义勇军队伍；安置在城市的北部与南部的封锁船，实际上已使英国舰队保持在相当的距离之外。因此这个城市能不受到来自海上的炮击；而英国人也不希望象 1801 年的那场战争一样，在这个海港冒另一次海战的危险。可是英国部队（包括一个从德国北部装备起来的汉诺威兵团),却在离海岸几哩的韦德贝克与首都南面的克耶登陆。在并不十分激烈的小战(以“克耶的木鞋战”闻名于丹麦史)中,一个武装起来的、但在别的方面却是未受训练的西兰岛农民少年“民兵”团,被英国部队打得飞逃。英国的入侵兵力总计有韦尔斯利将军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率领的三万人。西兰岛可以集中约一万二千人对付他们，这一万二千人中仅有五千人是职业士兵，其余的是民间警卫队、猎场看守人与丹麦义勇军团的成



炮轰哥本哈根的当代版画，取名："英国人在1807年9月2、3、4日对哥本哈根的友谊炮轰"。

员。英国的炮兵已于9月1日占据了阵地，英国炮队指挥官给哥本哈根的司令官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交出丹麦舰队。他接到了一个躲躲闪闪的回答，于是他下令开始炮击哥本哈根，而在该城旧的壁垒后面密集着大约十万居民的住宅。炮弹如下雨般地向这个城市打了三天。消防队无法对付四处的烈火，街道给力图逃走的人们堵塞了，而炮弹还在继续不断地往下落。除开几次极短暂的间歇时间，炮轰从星期三黄昏7点半一直延续到

星期六下午 5 点，圣母马利亚教堂①、哥本哈根大学和广大的诺累波特住宅区都化为瓦砾，三百座建筑物全部遭到毁灭，还有一千六百座建筑物受到严重的破坏。在参加战斗的城防战士中，一百八十八人给打死，三百四十六人受伤；在非战斗的居民中，一千六百个男女和儿童丧失了生命，另外还有一千人身受重伤。佩曼将军停止战斗并且派遣谈判代表到英国军营。条件仍是一样，即必须交出舰队，但这一次是无条件地交出，不再是当作抵押物接受。它必须作为战利品。

丹麦人毕竟是丹麦人。他们当时愤慨激昂，悲恨交集，可是在星期一，即最后的一批炮弹落入城市的两天后，当火焰还在房屋里噼啪作响、硝烟还在不断地弥漫于街头时，当约计二千具尸体还摆着没有埋葬、一千多居民负伤躺倒在能为他们所找到的地方时，也不管城内简直没有一个家庭未曾遭受这场浩劫的事实，好几百哥本哈根人穿上他们星期日的最好的服装在 9 月的阳光下经过这个城市的西门漫步出去，以便到靠近腓德

① 1728 年大火后重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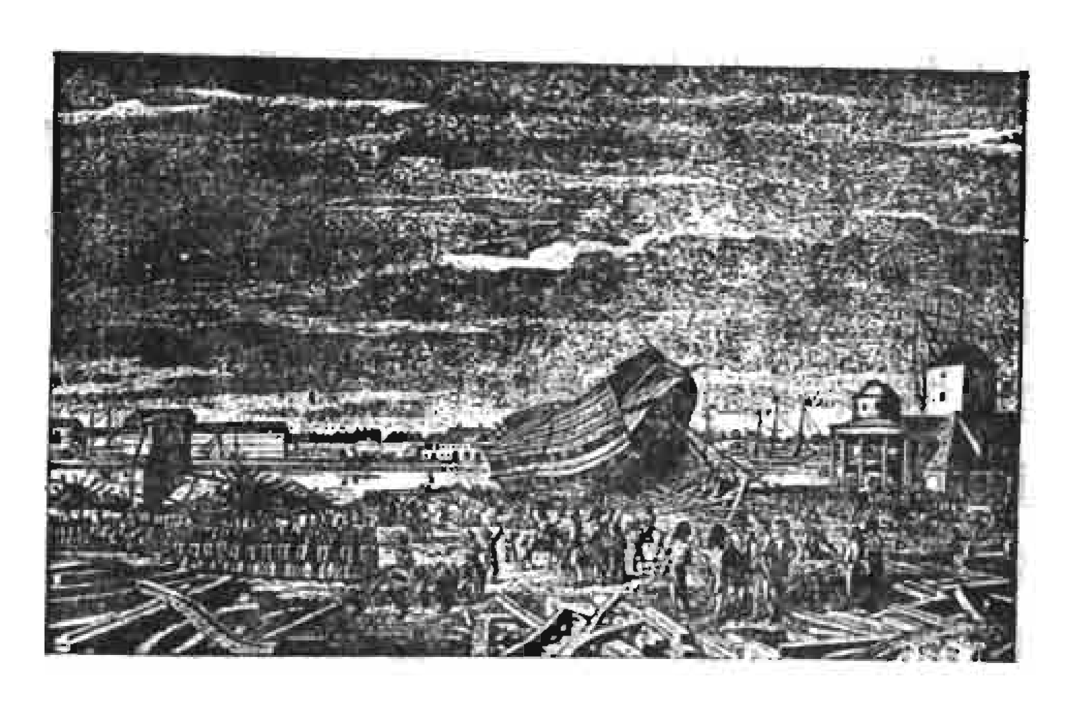
烈斯堡城堡的“森讷马克”这个可爱的王家花园去看一看风景如画的营房中所有穿着褶叠短围裙的苏格兰人。

英国人占领了王家造船厂、所有的海军仓库和弹药库，并且也占领了海军港口。所有的船只都作好下水准备。海军仓库的全部物资——帆篷、绳索、桅材、枪炮、炮弹、火药、粮秣，每一件东西，乃至航海图、望远镜和八分仪①——给堆满了船，同时把他们所不能随身拿走的一切就地毁坏。五只尚在建造中的船被毁掉，而其值钱的木材受到一阵乱砍以致不能使用了；接着当时驻扎在哥本哈根的全部丹一挪舰队就最后一次给拖运出港。二元王国的骄傲与欢乐，慢慢地滑进大海而消逝。哥本哈根的居民默默地注视着，丹麦海军官员在啜泣。舰队向北航行驶过松德海峡,而等它在这最后一次航行中通过克朗堡时,海滨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注视着他们心爱的船只缓缓地滑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是难以理解的。整个事件好象极其荒诞。

①八分仪，量角的仪器，其弧可量至九十度，但其本身则为一圆周的八分之一。——译者

丹麦人、挪威人对于英国毕竟是有几分同情的。

英国的战利品，严格地说来，并没有包括全部的丹一挪舰队。虽然其船只的大多数此时在港口，却并非全部。总共有十五艘好的战列舰，十



“1807年，英国人在哥本哈根的最后的功绩”——在海军港口造船架上的船只给破坏。艾基尔斯别尔格作。

艘巡洋舰，五艘轻巡洋舰和十四艘较小的船只被带到英国去。英国人豪爽地留下了一只船：这是一艘供游览用的快船，曾被英王当作礼物送给他的外甥丹麦王太子。就在这一年，丹麦将它送还给英国，并配置了一群遣返的英国战俘作船员，连同一份照会一起送去，照会的大意是：“这只船

似乎是由于疏忽而被忘掉了”。

从哥本哈根海军港口搬走的装备，除开堆满战舰，还装足了九十二艘运输船，计重二万吨。

然而，英国人并未设法拿走每一件东西。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船不能装载得更多，一方面是因为一部分装备过时了，再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围绕着丹麦海军仓库的路线。丹麦人实际上已经隐藏了许多东西。在英国人运走以后，还留下了约一千门带有全副炮架的大炮，二万六千枚炮弹与炸弹，六千磅火药，一大批硝石与硫磺，同时还有许多有用的木材。于是丹麦人立即着手建造新船，不是战列舰，而是炮舰。自愿的献物、捐款源源而来，支持这个事业。

最后一点：即使英国人对海军基地的掠夺远远超过了丹麦人所想象的一切，英国人除劫掠战利品与执行军事行动外，并没有采取敌对的态度。实际上有一份记载写道：“……总的说来，英国军队遵守纪律，付给为支持部队而供应一切东西的费用；况且在部队开走时，军需官们还给留下来处理一切合法要求。”在英国，事件的经过大体上被认为是称心如意的。但有些地方也听到了抗议

之声。上院的七个议员拒绝签署提交给国家军事将领们的谢辞，并指出：既没有丹麦的敌视意图的证据，也没有非攻打哥本哈根不可的证据。

北方的七年战争

此后，对于丹麦站在哪一边是无可怀疑的了。王太子和拿破仑联合起来了。这一点无疑是他的愚蠢，不过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丹麦人的悲伤与愤激胜过了普通的政治常识。从 1807 年到 1814年，丹麦和英国交战；可是既然丹麦海军已经降至零位，英国海军就能够控制丹麦的领海。从 1807年起，丹麦进行一种炮舰战争。一批小炮舰与其他较小的船只很快地造成(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木材和钱建造较大的船),并且几百个丹麦商船船长被允许持有“捕拿与报复”特许证①，同时还将他们的船用枪炮装备起来。这种“私人的”舰

① “捕拿与报复”特许证，是政府发给私人商船的一种特许证，准其武装船只，在战时攻击、劫掠敌方商船或进行报复性掠夺。这种办法在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西、葡、荷、法、英等国争夺海外殖民地时最为盛行。—— 译者

队单独计算就有大小六百艘，装备着约计一千门炮，当然它们决不象装配在正式海军军舰上的一千门炮那样有效。借助这种炮舰战争，丹麦人设法使英国的航运业受到重大的损失。由于在海上若干小战役的胜利与获得少量小军舰（九只两桅船与几只较小的船艇），丹麦可能以此自慰，但这对于扭转战争的形势并无多大帮助。挪威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她的港口和海岸线被英国的海军封锁起来。所有的进口货都必须偷运到国内。挪威本身没有足够的制面包的原料，因而发生缺粮—— 事实上许多地区出现了饥荒。

丹麦给卷进了欧洲的旋涡，而挪威仍然消极被动、闭关自守。在德国北部有几次战斗，但无论获胜的捷报如何多，这种困境依然不得解决，损失也无法弥补。丹麦繁荣昌盛的日子过去了。战争完全摧毁了她的海上贸易，她的微小的远在热带的殖民地差不多同母国失去了联系，而国民经济处在危急之中。

与此同时，丹麦和挪威再一次意识到他们在和瑞典交战，并由此而陷进了困境。所以拿破仑派了一支援军在贝纳多特元帅率领下开进日德

兰，同样是这位元帅不久前就已踏上他的征途，但那时不是去支援而是去占领日德兰。这一次的计划是要攻打斯堪尼亚，可是他的由二万三千名西班牙、法国的士兵组成的增援部队，未能越过菲英岛一步。这支部队应渡海到西兰岛去，然而英国人正封锁着大贝耳特海峡。在那时候，西班牙军队听到了关于西班牙的叛乱消息（英国人策略地传递过来的），并感激地接受了乘英国船返国的提议。除烧毁日德兰的最新的文艺复兴城堡科耳林胡斯大要塞外，增援部队一无所获。

丹麦还剩下一只战列舰。1807年，“克里斯田·腓特烈王子”号并不在丹麦。她受命去引诱英国军舰离开大贝耳特海峡，以便贝纳多特得以横渡。一个黄昏将尽的时候，“克里斯田·腓特烈王子”号在一个岬地（通称为西兰岛的地岬）附近的海面上，发现她自己已为五只英国军舰所包围。船上有二百名没有经验、未经训练的新兵，这就助长了敌人的优势。“克里斯田·腓特烈王子”号上的指挥官杰森海军上校，按照指令已经引诱英国人离开了大贝耳特海峡，但现在他却被迫坚守、战斗。3月22日傍晚，下午七时黑暗已降临，半

小时后就开火了。下午十时半，战斗三小时后，杰森将他的军舰搁浅而投降了。他的官兵死伤超过三分之一。英国人试图使这只军舰重新浮起来，但她着了火，并且爆炸了。死去的那些人给埋葬在西兰岛的地岬的教堂墓地里，与发生战斗的地点遥遥相对。海军上尉威雷莫斯，这位哥本哈根战争中的年轻的丹麦海军英雄，也死于这次战役。

二元王国的分离

反对法国的瑞典国王已被废黜。瑞典不得不把芬兰让给俄国；国王的叔父给选上王位，称为查理十三世。但是他没有孩子。一度有人着手一项不明确的计划，即通过选出一位丹麦人继承王位的办法去创建斯堪的纳维亚的统一，然而那时一个新候选人却料想不到地钻进来了。瑞典渴望与欧洲的征服者和统治者拿破仑继续保持亲善关系，所以选中他的元帅之一贝纳多特（早已闻名于丹麦）作为瑞典王位的继承人——这种抉择使一些人感到惊诧。贝纳多特元帅接受下来，到达了瑞典，而他到达后差不多就立刻与拿破仑决

裂。这就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形势。贝纳多特是法国人，完全不熟悉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与传统；同时，作为拿破仑的门徒，他无论如何也不太认真地去对待这些问题。作为瑞典的新统治者，他觉得应对瑞典人民作出某种姿态，而后者的语言对他说来实际上是莫名其妙的。瑞典已把芬兰割让给俄国，对这件事进行干涉当然是失策的。但是，把一张地图摆在自己的面前，贝纳多特认识到他可以借助赠给瑞典人一个挪威这种简单的权宜之计抚慰一下他们失去芬兰的痛苦。丹麦已经被战争大大地削弱了。在受过严重创伤的挪威，有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而且在许多挪威人的社会集团中，人们认识到丹麦与挪威不能永远保持相同的利益。对英国的战争，由于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所造成的分裂，就挪威来说曾经是灾难性的。丹麦的以前的进攻者和支持者贝纳多特希望获得挪威，而欧洲列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他的道路上布置重重障碍。贝纳多特抛弃了他的旧皇帝和胜利的国家站在一起。丹麦是失败者。

腓特烈六世的年轻的堂弟克里斯田·腓特烈亲王，是挪威的副王，在一群挪威人的辅助下统



挪威的埃斯伏尔庄园，挪威的埃斯伏尔宪法于1814年春天在这里签署。

治着这个国家。形势是危急的。虽然贝纳多特要获取挪威一事已在欧洲会议中得到同意，如今形势却正发展到她与瑞典之间要爆发一场正式战争。对于贝纳多特的军事意图说来，征服挪威的想法是不足为怪的。发生了一些边境事件，在这些边境事件中挪威人尽管处于劣势，他们的装备很差，却战斗得非常出色。克里斯田·腓特烈当时把自己当作独立的国王一样接管了对挪威的统治。这一点自然地刺痛了他的堂兄丹麦的腓特烈，但一切事情结束得不象预期的那么猛烈。挪威王国的等级会议在埃斯伏尔开会，并一致通过了在克里斯田·腓特烈领导之下的一部自由宪法，"世界上最自由的"一部挪威王国的根本法①。

① 根本法，指宪法，它规定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社会制度、国家制度），是其他立法工作的法律基础，故称。——译者

克里斯田·腓特烈接到了腓特烈六世于1814年3月21日写的一封信，此信成为这些年代的无情的历史上最通人情的和受到崇高鼓舞的文件之一。在信中，国王腓特烈劝告他的堂弟让步。整个的局势对挪威不利，这种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欧洲给予贝纳多特的诺言面前，挪威的独立简直是超出了可能的范围。腓特烈劝告他只有机智地进行谈判，在与瑞典的真正联盟的范围内，为挪威获得尽可能多的独立和自由，还劝告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努力维持挪威的独立;留心使挪威从瑞典国王那里获得容许挪威成为在瑞典国王统治下的一个联邦国的条件，力图为挪威获得关于贸易与航运的一切可能的利益；设法使国家的税收不增高，军队保持现状——除保卫本国外不用于别的目的，官员从这个国家的本地人中选择，大学保留其存在的权利；务必要尽可能地为你的人民与挪威的国土获得一切，……于是我将看到你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已经使挪威免于混乱并在你的权力范围内为拯救九十万人民的命运而完成了一切任务的伟大人物。上帝，他了解我的心，当我们到他的审判席前时，他将

不会忘记正确地判断我这种行为的价值。”

这是腓特烈给挪威和挪威人民的告别辞。贝纳多特让了步，未能把挪威作为一个被征服国而并入瑞典王国之内。他被迫签署埃斯伏尔宪法，并承认挪威的自治议会—— 换句话说，接受一个地位相等的联盟。在欧洲的边界、国家和欧洲人类的命运象棋子一样地受人摆布的时候，腓特烈六世的态度和他同时代人的态度所形成的多么鲜明的对比，可以从这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今日的观点看)判断出来:那就是英国为了安抚腓特烈六世、使他放弃挪威并以此满足贝纳多特，提议丹麦可以得到荷兰，作为她的损失的补偿。 腓特烈却说他并不认为他可以真的领受这种表态。

对于丹麦，这七年战争及其结束的方式，成为一种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失败：挪威已离弃，舰队给摧毁，海上贸易被破坏。对于英国，在满足贝纳多特的愿望、通过实现丹麦与挪威分离从而分裂世界上第二大商船队中所获得的种种利益，是不能忽视的。二元王国曾经有过的统治世界海上贸易的机会，就这样地给粉碎了。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国竟会成为丹麦的同

盟者，并在丹麦与瑞典的冲突中给予丹麦相当大的支持，这对于丹麦人是一种极其突然而反常的转变，以致他们不能毫不犹豫地接受。驻哥本哈根的不列颠大使馆的窗户给砸坏了。然而，鉴于丹一挪海上贸易现已遭到摧毁这一事实，英国的支援对困境中的丹麦却是巨大的帮助。

确凿的事实仍然是王太子曾与失败的一方（即拿破仑）联盟。丹麦虽然设法参加了维也纳会议①，但已经造成了损害。

战争过去了。丹麦与挪威之间四百三十九年的联盟瓦解了。这种瓦解时机一到无论如何是会发生的，因为挪威已开始了民族解放，以摆脱丹麦的束缚。但如果让事情发展得更为顺利，挪威也许可以马上获得完全的独立。形势发展的结果却是，她如今又卷进了长达九十一年的另一联盟之中。

①维也纳会议，欧洲各国结束反拿破仑战争的国际会议，1814—1815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英、普、俄、奥等各国君主和代表，法国也派代表出席。会议恢复了欧洲各国被推翻的封建王朝统治，并对欧洲地图重新进行了划分。——译者

几乎在每一次战争爆发时，丹麦的形势都会使一些人困惑不解：那么，难道丹麦人一点也不接受教训？好几次是同样的战略局势，好几次显然是同样的失策，举例来说，正当攻击在西兰岛发动时，部队却不适宜地放在荷尔斯泰因。困难是在于这个国家的地理方面，这在欧洲是独特的：斯堪尼亚诸州，日德兰半岛和五百个岛屿。一直到1658年丹麦的南方和东方的国境线都受到威胁，而自此以后，这个王国的弱点一直是日德兰半岛根部的南方边境。部队应该驻扎在这里准备迎敌。如果敌人向别处发动进攻，比如向哥本哈根进攻，部队就不能及时地进入战场，因为必须用船只运送。部队从丹麦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总是极为麻烦的，因为它涉及海上运输，而又不可能有一支运输舰队永远地准备待命。这样的事实多次决定了丹麦的命运。

情况往往是相似的，但每一次它们都是按照非常合乎逻辑、可以说明的方式发展的。丹麦人过分相信西兰岛是一个岛屿而因此受到天然的保障——正如英国人过分相信英国是一个独立实体一样。于是对军事不感兴趣，由于一种为世俗见

解所束缚的严肃的观点使之对战争甚少关心。丹麦人不是军国主义者，而且事实上就从来不是军国主义者。往日当国王发出武装号召时，农民就响应并投入战斗，“宿怨”可能引起和促使人们决定站在哪一方；而在非常时期，奇怪的事件可能发生。不过事件的发生总是需要时间的。以后，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舰队一般是完整无损的，事实上在对瑞典的战争中它显然是占优势的武力。但当英国攻击丹麦时，这个国家已将近一百年一直处在享受和平的时期。她的船只十分优良，船员非常齐全，可是他们缺乏战斗经验，并且没有人想要战争，因为战争被认为大有害处而毫无意义。甚至远在海盗时代，在八字须王斯汶统治下，由丹麦农民所形成的“和平派”，从外表上看起来是一支很大的队伍。在1814年，当丹麦被迫与挪威分离时，参加欧洲的重大斗争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最有贡献的因素或许一直是：那种认为把金钱花费于武力，就是不明智地浪费金钱的根深蒂固的农民节约心理。人们常常感到丹麦人的观点没有发展到超出这样的思想之外：在战时，人们才将生了锈的战斧从墙上取下来——或

者到一直是用得着它的木棚里去寻找它—— 并在磨刀石上将它磨快。在和平时期要让人民认识如下一点是有困难的—— 即新型战争不是象敌人突然出现在人们牧场上时的古代战争那样，所需要的物质与准备不能一下子就拿得出来。在丹麦历史上军事准备很少是一个长处。丹麦人过于为日常生活所束缚，享有过分的幽默感，以至不能永远地处于戒备之中。他们的精神状态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那个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的有些东西仍然留给丹麦，因为在把挪威交给贝纳多特时，并没有把古挪威的属地也交给他。丹麦继续保有格陵兰岛、冰岛和法罗群岛，而且还领有在热带地方的一些小块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中的维尔京群岛、在几内亚海岸上的一些商站，特兰基巴尔、腓德烈纳哥里和尼科巴群岛的印度商站。但是丹麦的殖民地价值不很大，它们缺少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太小了。1792年丹麦已停止在其西印度群岛输入黑奴—— 在世界上是第一个禁止奴隶买卖的国家—— 随着奴隶买卖的衰落，几内亚海岸最赚钱的富源之一也消失了。





为纪念 1792 年废除奴隶买卖而做的大纪念章。

第九章 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后年代

丹麦是孤独的。人们认为这个国家弄穷了，而且濒于瓦解。在 1813 年,当战争还在进行时，这个丹麦人的国家就已破产。她的财政完全崩溃了。战后重建工作最初进行得缓慢。总的情况糟得很,整个国家好象处于停顿状态。然而,也并非完全如此。航运业又开始慢慢地恢复；丹麦的文学和艺术在战争期间已经成长起来，充分地发展着各种浪漫流派。爱国的感情给激发起来了，诗人们写下赞美的诗篇，文艺沙龙在田园诗般的乡村环境中勃兴，文化从那从事文学的领主邸宅和教区牧师住宅里向四周传布。

同时，一种显著不同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挪威的丧失，终于成为打破丹麦内部平衡的一个不祥之兆。旧的君主国是由丹麦、挪威和荷尔斯泰因组成的。挪威既已丧失，属于德意志民族的

荷尔斯泰因人就开始比以前更深刻地使人认识到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影响。在过去的一代里，挪威人在精神生活里和国家的文官中间都是非常显著的。许多丹麦人曾任挪威的文官，同样许多挪威人也曾任丹麦的文官（特别是教士）。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这种交换使用，现在已告结束。相反地，许多荷尔斯泰因的文官和商人却开始出现于丹麦的城镇。一方面，丹麦人当时已开始觉察到这种纯德意志化的危险；另方面，一种民族精神在荷尔斯泰因州的荷尔斯泰因人中间开始成长起来，十分自然地这是由德意志民族的兴起连同浪漫主义运动以及拿破仑战争一起所激起的。因而荷尔斯泰因人对南方更有先见之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和摇摇欲坠的丹麦保持任何形式的联系是倒了霉。

腓特烈六世登上了王位，成为他的臣民的专制君主。尽管他不是英才，而且确实常常作出错误的决定，但他为人正直却是毫无疑义的。他象征着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他是一个与过去相联系的人，而且这种联系发生在这个国家可以看到过去的一切正在无情地崩溃的时候。克里斯蒂安斯

堡的豪华的罗可可式宫殿已被炮火破坏；圣母马利亚教堂变成了废墟；建筑在过分潮湿的土地上的希尔希荷尔姆城堡开始出现裂缝；舰队已消灭；挪威也丧失了。丹麦的诗人们却发现可用古代北欧的经历代替古典希腊。关于北欧的神和女神的悲剧给写出来了；作家们“……意识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精神和良心”。国王腓特烈在那里坐在世袭的国王宝座上，而他的“最可爱的家庭”就在他的身边。他象父亲一样地对待他的两个民族，丹麦人和荷尔斯泰因人。他是他们的总司令、各部门的管理人和行政长官；他知道所进行的一切事情，并且对一切事情都要亲自动手，即使对最平常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就象故王克里斯田四世那样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和法令，涉及那些大大小小的事，直至谁都会想到的能由当事人照料的琐碎小事，例如：“……贮藏在格吕克施塔特（在荷尔斯泰因）的属于野战医院的亚麻布制品，为避免因受潮而引起损坏起见，应该在天气好时晾一、两次。”每天晚上，在他寝室里的一张轻便的、涂上白漆的、用松木做的书桌上，放着哥本哈根市的四处城门的钥匙。

而且，正是在这里，在其后的五十年左右的过程中，在这种要求适度和相当节俭的气氛中，汉斯·安徒生①在街道上漫游，同电磁学的创立人汉·克·奥斯忒谈话；神学哲学家泽伦·克耶尔基高尔和丹麦人民的宗教信仰复兴运动者格龙特维②都在这里漫步；丹麦的民族诗人厄楞士雷革在这里生活和写作；就在这里，人们以愉快而自豪的心情接到这样的消息：托尔瓦德森③（在以托马斯·霍普爵士这样一个有希望的名字④为名的英国人，为请他创作他的第一座用卡腊腊大理石雕刻的主要作品"耶松⑤"而提供他创作资金以后），在他的罗马的工作室里从事复兴古典希腊的雕刻。就在这时，丹麦现代画的鼻祖艾基尔斯别尔

① 安徒生（1805—1875），丹麦著名童话作家。——译者

②格龙特维（1783—1872），丹麦教育家、教会牧师、作家，为丹麦平民学校的创始人。——译者

③ 贝·托尔瓦德森（1770—1844）丹麦著名雕刻家。——译者

④这是语意双关的说法，因为托马斯·霍普（Thomas Hope）在英语中"霍普"（Hope）一词，即"希望"的意思。——译者

⑤ 耶松（Jason），希腊神话中乘快艇"阿耳戈"号到海外寻觅金羊毛的一群英雄的领导人。——译者

格正住在哥本哈根，为丹麦的资产阶级家庭画画，画了一张又一张，画的始终是帆船（丹麦人还有什么别的要他画呢？）画了一艘又一艘，由无数扬起白帆的军舰组成的小舰队，总是在美好的适于



漫画家笔下的神学哲学家和作家泽伦·克耶尔基高尔。马尔斯特兰德作。

航行的天气里乘风破浪，平平稳稳地出没于明媚青葱的群岛之中。艾基尔斯别尔格的伟大的田园风景画《丹麦舰队》,这丹麦人的沉重创伤的慰藉物，是一些画得精确而具有细致的索具图形的帆船——它们必须被画成这样，因为那些委托他画画的人对每块船板都很熟悉。

老王腓特烈六世去世时，受到全国衷心的哀悼。整个时代，那一去不复返的丹麦，一个屡遭

失败和深受挫折的时代，一个犯过很多错误的时代，跟他一起消逝了。然而当时人民也了解到：企图驾驶国家这条大船，通过拿破仑决心要刮遍整个欧洲的那股台风而不受损伤，未免是要求过高了。丹麦的农民抬起他们国王的灵柩，沿着从哥本哈根到罗斯基勒大教堂的最后一段路，送到丹麦历代国王的陵园。

腓特烈六世的堂弟克里斯田，即给予挪威自由宪法的埃斯伏尔亲王成为克里斯田八世，于是，人人都希望他也会给予丹麦一部宪法。关于宪法问题，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蛮横地去向故王腓特烈要求它；更何况他在谨严和自信的声明中就已宣



漫画家弗里茨·于根森，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在一套图画中集中地刻画了哥本哈根的资产阶级。这张画是“一局国际象棋”。

布了对于这件事的观点:“只有我们才知道对人民有好处的事。”

但是，克里斯田八世当时已是一个受了挫折的、容易产生神经质悲哀的中年人。他对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南部日益增长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很关心；他以相当苦恼的心情注视着首都的年轻人热情地表示他们对“自由”的赞许;他从自己书桌中的钱匣里为艺术家和作家提供奖学金，使他们能够在国外生活若干年，以增进他们的才能。为了给完全的自由铺平道路，在腓特烈六世统治时期就已采用王国各等级会议。克里斯田认为他无权走得更远。他的“语言法令”是安定石勒苏益格动乱的一种尝试，但由于深谋远虑不够，所以产生了与其意图相反的效果。

很明显，丹麦又一次处在非常危急的局势中，然而不可否认，她又一次以惊人的速度从困境中恢复过来。航运业再一次兴旺起来，各地方城镇的商人和船主正在大赚其钱；哥本哈根的市民干得很好；农民继续努力发展农业；文化活动也开始出现。虽然如此，在这一切的背后却存在着一种令人沮丧的悲哀。作家写作，人们阅读，不管一

切表现出何等的田园诗般的美好，不管他们能再一次看到迎风出没在五百个岛屿之间的白帆，人们总不能淡忘国家所遭受的严重的冲击和损失。最明显不过的是，丹麦在欧洲国家中的地位降低得几乎已不成其为一个国家。来访的外国人用轻蔑的语气评述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在人们的心里，仍然缅怀着大灾难以前的情景，但他们很少让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

腓特烈六世在位期间，各界对旧的专制制度的尖锐批评已开始发生；克里斯田八世在位期间，这种批评不仅在丹麦并且在荷尔斯泰因愈来愈强。而当克里斯田八世去世时，这种专制制度的危机就到了严重关头。

第十章　宪法
石勒苏益格战争

克里斯田八世的儿子腓特烈七世是一个既不受爱戴也不受称赞的人。他已破坏了两次婚姻，人们知道他有点儿暧昧和喜怒无常，而且认为他是不可信赖的。事实上谁也不知怎样对付他。丹麦的各种变革都有按其自己的特殊方式发生的习惯。在1660年实行君主专制政体时，国王只同国内的某些领导人谈过话，然后就宣告今后在那里实行君主专制政体——仅此而已。1848年整个欧洲动荡不安①。在柏林和巴黎街上枪声乱响。在丹麦情绪如此意外高涨，竟致许多忠诚的市民戴上大礼帽、穿上大礼服去见国王，告诉他今后他们要一部自由宪法。于是他们得到了一部宪法。

①这里是指1848年和1849年期间在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所爆发的革命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运动。——译者

在首都举行了多次会议，并且为了起草这部新宪法召集了一个“立宪会议”。然而，几乎就在这时，荷尔斯泰因爆发了起义。诺厄亲王通知伦次布克①的守备队说：哥本哈根的市民已经叛变，而且正在胁迫国王。这样他就僭取了政权。

一种奇怪的情况发生了：丹麦刚刚获得政治自由，她就要同不关心丹麦的自由而只关心他们自己的荷尔斯泰因叛乱者打仗。这一形势从丹麦人的观点来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从外国人的观点来看必然显得有点特殊。一个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革命政府建立起来了，由于一种十分明确的理由，政治形势因此变得非常复杂：丹麦事实上并不反对荷尔斯泰因这个德意志州追求其德意志人的一致的愿望，但是一个在 1481 年签署的文件却具有定时炸弹的性质。当克里斯田一世最初企图解决始终处于混乱中的石勒苏益格问题时，他曾命令这两个公国应该保持永不分离。他的意图当然如此：石勒苏益格是古老的丹麦领土，把这两个州结合在一起，荷尔斯泰因就会永远受

①伦次布克，今德国基尔运河北岸城市。——译者



阵亡的丹麦战士。随军到战场的丹麦画家西蒙森的写生画。

丹麦的束缚。但他没有用这样多的话把他的意图讲出来，所以现在荷尔斯泰因人指着这个旧文件说："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你，转到德意志去，而且我们还要带整个石勒苏益格同我们一起去——因为这两个州得保持永不分离（*up ewig ungedeelt*）。"尽管丹麦充分尊重荷尔斯泰因的德意志特性及其与德意志的共同感情，但是她仍然认为，原有的状态，即两个公国的并入丹麦，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前面所谈到的年代里，石勒苏益格南部已逐渐德意志化。这个州通常是由讲德语的文官管理的，而克里斯田八世的被人误解的"语言法令"，曾经把居民激怒到如此程度，以至象在盎格鲁人

中，人人都有意地转向讲德语——因为在边境地区每个人过去(和现在)都能讲两种语言。丹麦是为了保住石勒苏益格才去同被动员起来的革命军打仗的。来自德意志各邦的志愿军连续不断地去援助荷尔斯泰因人和石勒苏益格南部的德意志人,“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问题”已成为每个德意志人心目中的大事。

丹军首战告捷，但当普鲁士对丹宣战并向石勒苏益格进军时，局面就支持不住了。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但只在夏季的几个月里才发生战斗。起义军包围了古老的要塞佛雷德里夏城，而丹军设法发动了一次突击，终于取得一次在精神上具有很大影响的重要胜利。普鲁士退出战争，



在一片开旷的森林里的丹麦来福枪射手。

听任革命军收拾残局。1850年7月25日两军在伊斯特德荒地①相遇，进行决战。丹军人数略超过四万，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的兵力接近两万七千。战线长达三哩；会战从凌晨3点30分开始，持续了一整天。这次决战以丹麦人的胜利和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军队的退却而告终。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尽管还发生过一些规模较小的散兵战。按照和约条款，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再一次隶属于丹麦。在丹麦，人们认为这个胜利是圆满的。

在战争进行期间，“立宪会议”完成了它的工作，并在1849年6月5日通过和签署了这部新宪法。从那时起，丹麦就由一个两院，通称福克庭（*Folketing*）即下院和兰德斯庭（*Landsting*）即上院所组成的议会统治。国王的地位在“宪法上”给规定下来，三十岁和三十岁以上的所有丹麦“成年人”，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获得选举权。

这样，一直实行了一百九十年的丹麦的君主专制政体终于废除了。这种君主专制政体在它的

①伊斯特德荒地，在离石勒苏益格市东北约十公里处。——译者

没落时期就已过时，但它之所以瓦解得那么迟、维持得那么久，其理由是它从未被滥用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在一百九十年期间，丹麦的国王当中没有一个暴君，司法管理从未独断独行。事实上，如前面所提到过的，丹麦君主专制政体的藐视者莫尔斯沃思承认：同英国相比，尽管英国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但丹麦的法制情况却更好、更可靠，它的法院更易接近、花钱更少。不通过法院什么事也不能办；没有采取正当的诉讼程序和宣告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能予以监禁或处以死刑。所有的专制君主在他们的才能范围之内都是正直的人。大多数专制君主都设法为自己物色到有才能的、有时是杰出的大臣。即使在疯王克里斯田七世统治下，这个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垮台，而且在它被滥用的时期，即斯特鲁恩西时期，也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而已。大多数专制君主都精力旺盛地、谨慎地为其二元王国的利益而工作，既然一切都显然是在平平稳稳地、相当顺利地进行着，因而要造成一个足够强大的反对派是不容易的。况且丹麦的民主政体是在 1849 年随着新宪法的签署而被采用的，虽然从政治上来看，这是

正确的，但它实际上是以极其古老的传统为根据的；这些传统为丹麦新的政治民主制度准备了基础:在几百年(或者更可能在几千年)间,古代丹麦人的农村居住地一直就是独立的。在海盗时代和一个统一的丹麦王国建立以后,过了几个世纪,君主政体和较新式的行政组织才对国家的自治居住地，即通过村庭会议和城镇会议而延续下来的自治政府有稳固的控制权。在全国，人们习惯在会



这一套画告诉后方,关于战争正在“那边”进行的情况。这些画总是缺乏战争气氛，而且是相当欢乐的。这里是，一个步兵分队正在通过田野前进，好象自由自在的远足。

议上讨论问题并作出决定。特别保持了一个宝贵的传统，这恰好是一种最难以被采用于新建立的民主制度的传统，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总是存在着一种选择多少是正直的领导人的古来的、可靠的能力。竞选宣传并不重要，因为人们有挑选沉着的贤明人而决不挑选骗子手的技能。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可能对这种古代的亲切的传统不甚关心，甚至会被它激怒，为了推荐一个党派候选人，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想抵制它，但在背后总是存在着这种古老的传统。没有它，丹麦的民主制度就会无所依靠。

即使如此，三年战争后受委托组织这个国家内阁的人士，在政治上都是没有经验的。他们对于和平的、日常的问题缺少从容实践的机会。当然，甚至在宪法签署以前，就已存在着政党及由集团授意的观点——然而宪法毕竟是政治意识觉醒的结果。困难的仍然是石勒苏益格问题，因为尽管大多数丹麦人认为丹麦已经打了胜仗，可是和平条约却陈述了这些简明事实。其中说：丹麦不得严密地束缚石勒苏益格，正如她不得严密地束缚荷尔斯泰因一样。但因荷尔斯泰因是以丹麦国王为

其公爵的德意志的领土，所以就这两个州之可以合并在这个王国中的亲密程度而论，有着非常明确的界线。换句话说，丹麦为她自己无条件地收回石勒苏益格——这是丹麦历代国王在几乎七百年内一直想完成的工作—— 没有成功。叛乱和战争一结束，就必须重建石勒苏益格的行政机构。于是尊重王权的、忠于丹麦的文官受委派担任各种职位。奥古斯滕堡公爵的家族和大约三十名革命领导人被放逐出国，此外在司法上并没有采用别的处理方式，没有一个人为其在叛乱和战争期间的行动而受到控告或处以刑罚。语言问题则更难解决，新的政府尽其所能地把它控制起来。法令规定：在石勒苏益格北部的法定语言是丹麦语，其南部则是德语；在横贯该州的这两种语言互相混用的狭长地带，学校里则必须用丹麦语。在德国的宣传攻势中，这个法令立即遭到反驳。在政府的现行体制内，突然发生一种没有预见到的困难：人们曾经认为新的民主宪法将适用于包括石勒苏益格在内的整个丹麦，但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此提出抗议，说这会使石勒苏益格比荷尔斯泰因被丹麦束缚得更紧。因此，在石勒苏益格国王

不得不继续同王国各等级会议合作，实行专制统治。这就意味着，石勒苏益格要通过国王本人才隶属于丹麦——而腓特烈七世是没有儿子的。所以，丹麦决定丹麦王位的继承问题必须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保证。

两次战争之间

由丹麦、瑞一挪联盟、英国、法国和俄国在1850年8月2日签署的伦敦议定书，确认各签字国的要求："保证丹麦君主国的完整"；而且根据1852年5月8日的伦敦条约（也有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签署），各签字国承认格吕克斯堡①的克里斯田亲王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他和他的妻子都属于丹麦旧王室的成员。丹麦议会投票批准伦敦条约，奥古斯滕堡公爵也同意：只要他在阿耳斯岛上的地产获得补偿，就代表他的家族不对王位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要求。

人们认为采用这个办法，王国的统一曾经得到了保证。然而，少数国家的背信已经发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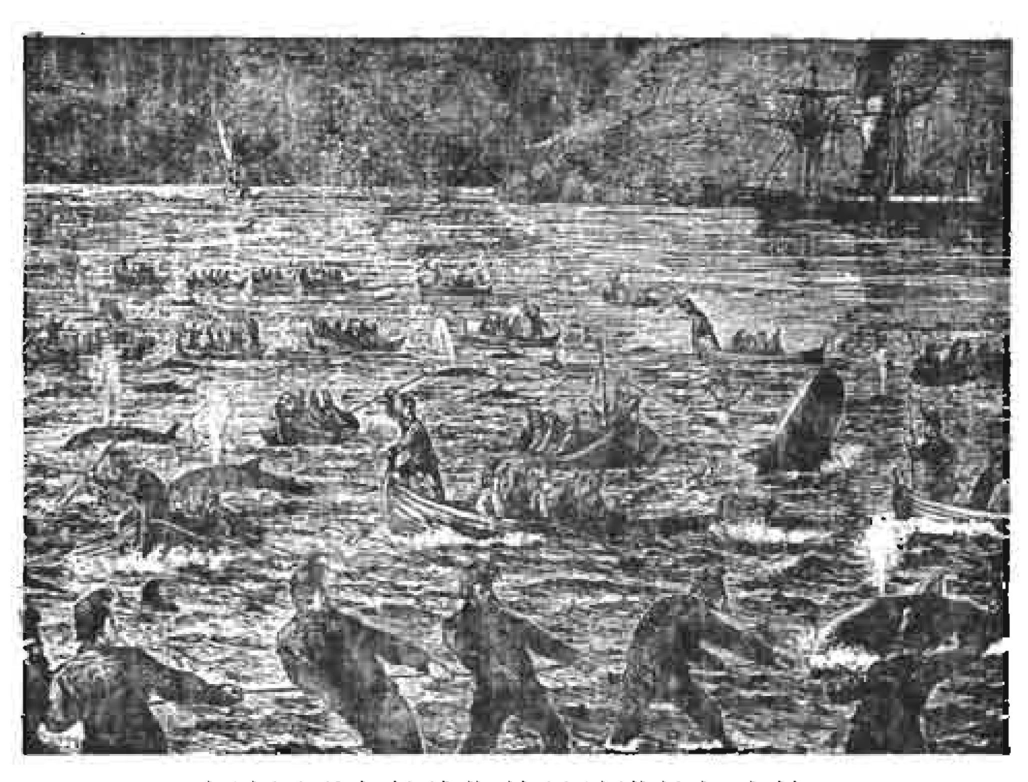
①格吕克斯堡，丹麦阿耳斯岛西海岸城市。——译者

前所述，十七世纪时，丹麦就想在海外新发现的土地上参加争夺殖民地，并且确已设法在一些地方中获得了一个(而不是更多的)据点。那些大西洋沿岸国家（对于它们来说，航海条件是更有利的)，却能向海外任意掠夺富裕的、神话般的、奇异的世界。丹麦的殖民地和贸易据点，曾设法保存下来并从事贸易，可是它们从未发展到很大。瑞典也曾经试过，但不得不放弃。

一艘由斯蒂恩·比尔指挥的丹麦海防舰“加拉太”号，从 1845 年到1847年，为科学探险而进行了与“比格尔”号和“查林杰”号相似的环球航行。虽然这是使丹麦国旗展示于全球的上好机会，但船长却有痛苦的任务，他要在印度把丹麦的国旗从特兰基巴尔的堡垒上降下来，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以两百万丹麦克朗卖给英国东亚细亚公司。丹麦要成功地利用这块殖民地已表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太小了，而且物价常常被英国的贸易公司压低，后者显然只是关心它自己的繁荣。在特兰基巴尔的丹麦旧堡垒至今仍然屹立着，而且在旧教堂的墓地里还有崩裂的丹麦墓碑。1850 年丹麦把她在几内亚沿岸的三个遥远的殖民据点，克里

斯蒂安斯堡、奥古斯滕堡和弗里敦斯堡卖给了英国。在这儿，旧的白色堡垒也仍然屹立着，而那些盖满铜绿和刻有丹麦国王姓名起首字母的丹麦旧大炮，至今还摆在城墙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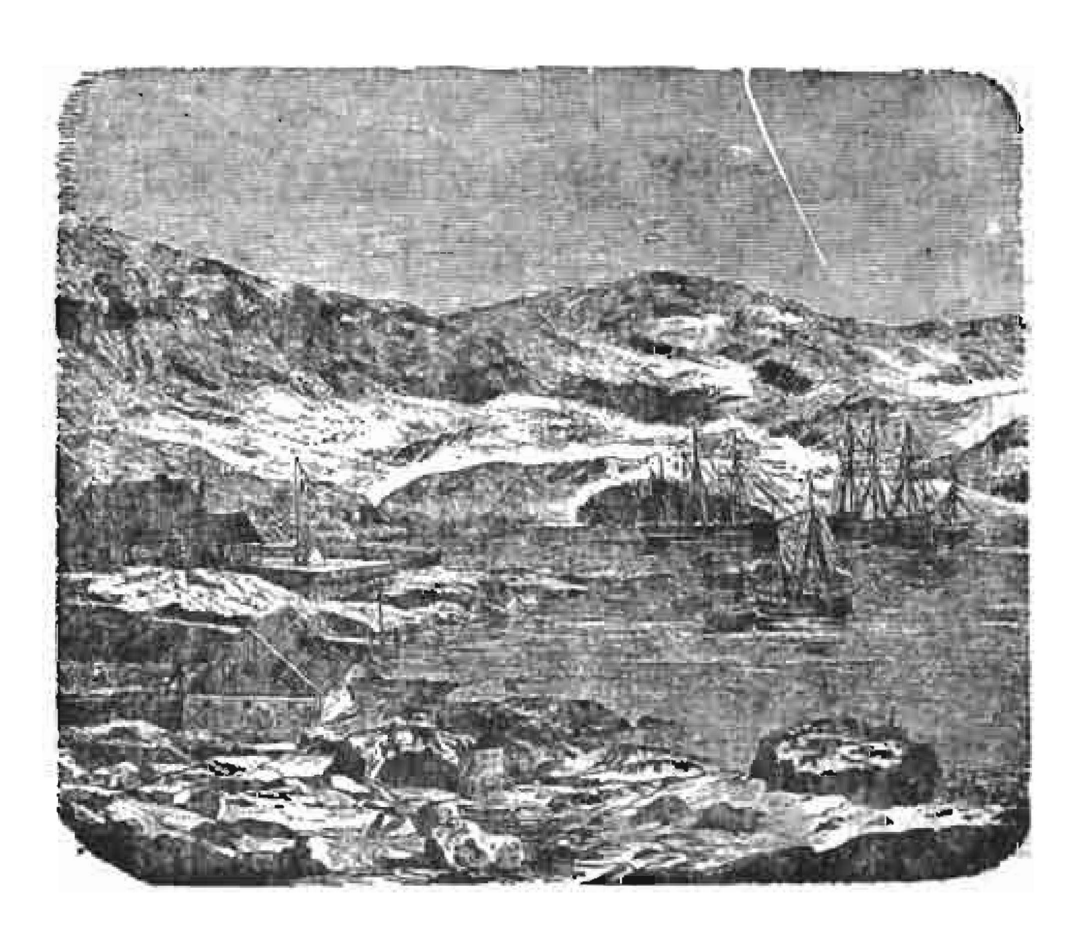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丹麦曾几次试图从印度南面通称尼科巴群岛的一群岛屿中建立一个殖民地。从1846年到1856年她曾作过最后的重大努力，但在这十年期限届满时放弃了这个计划，并且放弃了这个群岛。这些岛屿在1869年就被英国占据。丹麦所保留下来的只是西印度群岛中的维尔京群岛和“世界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后者没有多大价



在法罗群岛的维斯特曼纳港捕捉齿鲸。

值，主要是一个巨大的冰块，不过至少可以从事大量的捕鱼和捕鲸。冰岛和法罗群岛是丹麦在北大西洋上的领地。这个国家的殖民据点一个个地失去了，而在 1859 年当旧的腓德烈斯堡城堡烧毁时，英国的航海者马里亚特船长碰巧是目击者，他告诉我们：丹麦人眼看着他们的过去毁灭在火海中时，他们呆呆地站着，多么象石头人。

然而，过去历史的另一片断由于绝妙的丹麦



停泊在格陵兰的尤利亚纳霍布港的船舶。

外交的机敏而被轻而易举地写了下来。自从 1429 年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施行“海峡税”以来，一切外国海船在通过松德海峡和丹麦的大小贝耳特海峡时都必须缴纳通行税。换句话说，对进出于波罗的海的一切海船都要强制征收通行税。正是这种形势使丹麦发生了无止境的政治纠葛，使她丧失了所有斯堪尼亚各州（在 1658 年让给瑞典）。虽然税收构成一种来源容易的收入，但一种来源容易的收入对于一国政府来说是否始终是一件好事，却是一个未决问题。

然而这时世界上的海运国家已忍无可忍了。他们缴纳“海峡税”达四百二十八年之久，事实上，在丹麦失去对松德海峡的控制（海峡的一岸在当时毕竟已属于瑞典）以后，他们的纳税还继续了二百年。丹麦在其征收海峡税的正当理由不再存在之后，还能成功地长期强制征收这些使人激怒的税款，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丹麦设法用那种产生了简直是惊人的最后结果的手腕解决了问题，这同样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世界上所有的海运国家只要宣布他们不愿意再缴纳海峡税，就能解除这个协约—— 倒要看丹麦会怎么办？

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1857年3月14日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的条款，丹麦永远放弃她的松德海峡和大小贝耳特海峡的海峡税，并同意今后“决不在任何借口下”阻止外国船舰通过松德海峡和大小贝耳特海峡航行——当然，合乎民法的扣留，或者为了要避免航海灾难、碰撞、失事等等而执行的阻留不在其例。

作为报酬，瑞一挪二元王国、比利时、法国、尼德兰、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的六个邦、俄国、大不列颠和奥地利答应一次筹付给丹麦三千零四十七万六千斯堪的纳维亚银币（rix—dollar）的补偿费。按现在的外汇率折合计算，总计大约为二千万英镑。同其他一些海运国家（美国、葡萄牙、委内瑞拉等）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些国家同样答应筹付一笔补偿费。但是，在这事件发生以后一百年的今天，两个缔约签字国至今尚未全部付清。

海峡税的停止有一个局部的影响：在厄尔息诺耳，这个几乎征收全部通行税的古老的关税港市，海峡税的废除却是一场大灾难。厄尔息诺耳曾经是丹麦最国际化的城市。一切海船都不得不在它的停泊区域抛锚，这样一来就使它的街道增

加热闹和生气，使商人增加利润，使这个城市及其酒店呈现出一派可谓独特的活跃景象。

在那时，海峡税一直是作为对丹麦置备灯塔义务的补偿而采用的。支付巨额折偿金的动机是，拥有五百个受海浪冲击的岛屿和许多浅海峡的丹麦，仍须维持一个为国际运输服务的非常复杂的灯塔事业。丹麦的灯塔事业已在扩大中，航海图正在修正，标入了海流和浅滩。（在国外特别是英国的坚决要求以后，丹麦的第一艘灯塔船于1829年安置在离累塞岛[①]不远的海面上。)丹麦的救生事业创建于1852年,是摹仿创建于1789年的希尔兹的英国打捞公司而建立的。丹麦的海面特别是波恩荷尔姆岛周围和日德兰半岛西海岸附近的海面，是从事航海事业的人们所害怕的。在绵长的无港埠的海岸线上，年年有帆船触礁并被撞得粉碎，它们的全体船员经常被澎湃的巨浪淹没。在日德兰半岛的西海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船只失事发生在对英作战期间的1811年圣诞

①累塞岛，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的北部。——译者

之夜，当时英王陛下的“圣乔治”号和英王陛下的“捍卫”号被抛在沙洲上。这两只船的船员合在一起，只有十一个人得救出险——一千六百人被淹死。但是船只的失事并没有停止。在1860年10月4日的一场暴风雨中，有十四只船都在比较短的一段海岸线内触礁——这次灾难超过了新创立的救生组织的营救能力。然而这种事业逐渐扩大了，其结果是：如今已有五十五个营救站散布在丹麦海岸的周围。从1852年丹麦的救生事业开创起，一直到1914年（大帆船的最后的光荣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止，丹麦的救生事业把几乎一万个人安全地救上了岸。（直到今天，这种事业尚未失掉时效：近至1956年，救生船只还不得不出动三十一次以上。）

丹麦的商船队已经恢复。许多商船在作环球航行，其中大多数商船来自丹麦的较小的地方港口。与此同时，农业不断发展，工业也逐渐恢复起来。世界上第一艘可以实际应用的汽船，叫做“夏洛特·邓达斯”号的拖轮，于1802年在克来德河①上扑嗤扑嗤地开动。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

①克来德河，在英国苏格兰南部。——译者

驾驶汽船进入哈得孙河的河口①，开创了汽船时代。在1819年丹麦也有了第一艘汽船“卡利多尼亚”号。斯蒂芬孙②在1814年制成了他的第一台机车，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也在1830年通车。丹麦的第一批铁路首先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州内出现的：基尔—阿耳土纳③线于1844年通车。“哥本哈根—罗斯基勒”线是在1847年动工的。挪威的第一条铁路线在1854年通车，瑞典的第一条铁路线则在1856年通车。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内，不管一切挫折，不管整个领土的减少，丹麦正开始找到她的道路。

① 罗伯特·富尔顿(1765—1815)，美国发明家，在1807年制成了第一艘内河汽船“克勒蒙特”号，在哈得孙河上航行于纽约市—奥尔巴尼市河段。——译者

② 乔治·斯蒂芬孙(1781—1848)，英国著名的发明家、工程师。——译者

③ 阿耳土纳，原是汉堡市西面的独立城市，现已成为汉堡市的一部分。——译者

第十一章　失败和复兴

经常令人头痛的是石勒苏益格问题。德意志邦联(荷尔斯泰因是其成员)常常干涉丹麦同她的两个南部州的关系。这种干涉并不限于荷尔斯泰因这个邦联的成员，而且还扩大到石勒苏益格的事务,后者并非其成员,因而可以说,不关德意志邦联什么事。谁都明白,其目的就是要把石勒苏益格拖进这个邦联。最后，丹麦政府忍无可忍，决定把石勒苏益格干脆并入丹麦，允许它平等地共享这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从而一次解决这个问题，并以此了结这个永无休止的纠纷。虽然这一措施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危险。它意味着丹麦将违反和平条约，使丹麦政府的权限扩展到埃德尔河，并使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分离。

丹麦政府当然了解这个决定是一个严重的决定，并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法令于1863年11月13日星期五晚上在丹麦议会通过。两天以后，即

15日星期天，国王腓特烈七世还没有来得及签署这个法令，就在格吕克斯堡的城堡里去世了。

人人都感到形势极为严重。当这个消息在星期日晚上用电报传达到哥本哈根时，所有的剧院都停止演出，沿海各要塞上的大炮都为旧王室的这个末代国王鸣炮致哀，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通向克里斯蒂安斯堡王宫的街道；首相霍尔在克里斯蒂安斯堡王宫里，根据在伦敦一致同意的关于王位继承权的条款，用传统的“国王逝世了，新王万岁!”的呼声，宣布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田亲王为丹麦国王克里斯田九世。

形势紧张，意见尖锐对立，而且由下列事实引起了某些愤怒：年轻的国王足足踌躇了三天，才下决心签署了这个牵涉到石勒苏益格合并的通称为“十一月宪章”的新法令。

这一法令立即产生了影响，但不是在石勒苏益格，而是在德国。新法令是违反条约的，奥古斯滕堡公爵(他的父亲曾经放弃一切权利)已宣布自己不仅是石勒苏益格的公爵，而且是联合了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的公爵。有一个丹麦政府所没有考虑到的也几乎不能指望它去考虑的

人，道理很简单，他在欧洲政治上还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此人就是奥托·俾斯麦。俾斯麦刚刚成为普鲁士的国务大臣，他就在已发生的事件中找到了机会。起初，他支持奥古斯滕堡公爵，而且说服奥地利参与这一事件，因为奥地利也是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后所签订的条约的参与者。他们向丹麦提出了经过仔细考虑的最后通牒，要求撤销这个新法令。但给予的限期实在太短了，即使从行政观点来看，撤销也是极不可能的。然而，俾斯麦并不希望丹麦撤销。他倒希望战争，因为他需要赢得威望。他还没有预先得到授权给他的十分明确的根据，就已逐渐地建立起一支新式的普鲁士军队，他要对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人证实这支新军有多大价值。而且他还需要一个试验这支新军的机会。

在丹麦，内阁辞职了，并组成一个新内阁。丹麦军队马上撤出荷尔斯泰因（为了清楚地证明丹麦并不想把德意志邦联的这个成员邦拉住不放），并且沿着石勒苏益格的南部边界，沿着超过一千年的古代边界的防御堤丹内维尔克，建立起一个阵地。这支军队大约有四万士兵，却要固守

大约六十哩长的战线。奥普联军在兰格尔将军的率领下，在1864年2月1日越过埃德尔河的边界向北推进。

丹内维尔克—— 丹麦的古老防线，没有沿着边界的全线延伸，而只是沿着东部延伸。按丹麦人的想法，丹内维尔克是一条充满了历史浪漫主义的神话式的防线。筑堤本来是无用的。在大部分地方，堤早已崩塌，或已被雨水冲掉，因此它仅仅构成一条穿过旷野的模糊的波形线。原来，只是东部边境需要设防，因为国家的西部边境都是泥炭地和沼泽地。然而，它现在已经相当干了，而且草地和沼泽已全部冻结，因此变得象其他地方一样坚实。边界太长了，不可能挡住拥有六万士兵的敌军。

丹麦军队设法击退了两次小型的进攻，但战局是维持不住的。丹麦军队的指挥官是戴梅扎将军，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炮兵士官学校学生时，就曾固守过克朗堡城堡的城垛，并兴致勃勃地对英国舰队不断地开炮，由于消耗了火药而使自己受到严厉的申斥。后来，在三年石勒苏益格战争期间，由于他是一个有能力、大胆、同时又很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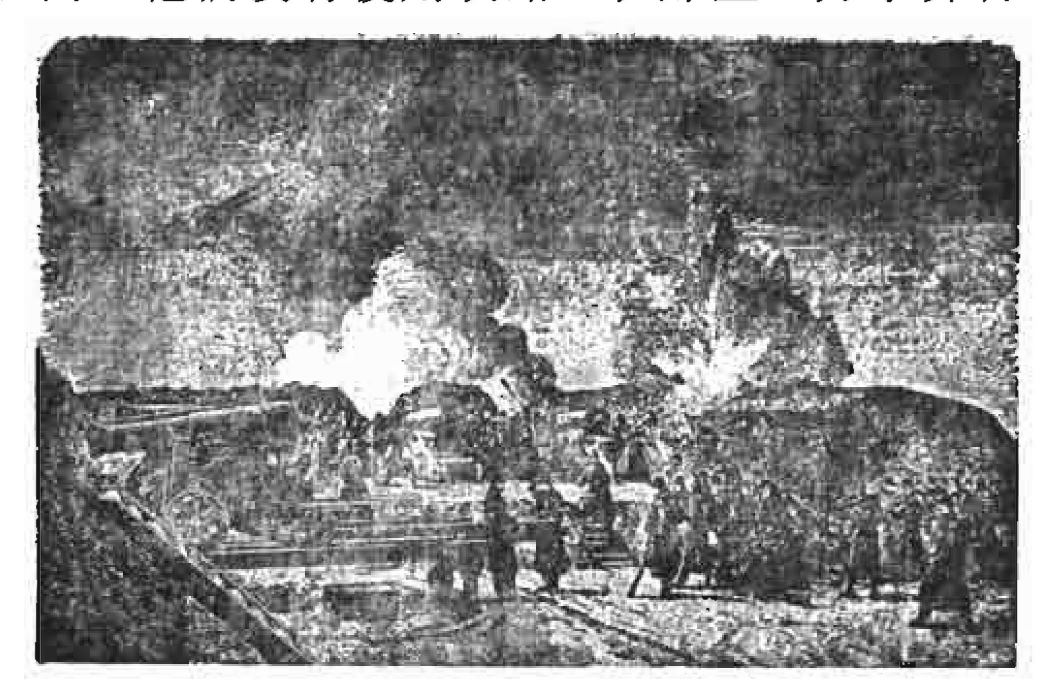
的指挥官而博得了好名声。他在司令部里把时间消磨于为法国的十四行诗谱曲，或为他的扫帚设计象牙柄。他过于讲究卫生，经常为他的军服和白色手套过分操心；然而每天早晨他还是大胆地骑马奔过防线，完全不受战争毕竟在进行这个事实的影响，以至在一次多少要比平时更接近敌人阵地的早晨骑马之后，他有些激怒地在日记中写道:“我遭到射击。我不明白,他们想干什么。”

然而，尽管他有着稀奇古怪的习惯，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将军，一个勇敢、正直和严肃的人，也是一个受到每个士兵充分信任的军官。

政府发给他守住阵地的命令—— 然而附有条件：他必须保持军队不受损伤，并准备在春季打仗。这本来是一个不可能执行的命令。首相来视察防御阵地—— 随后情况就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由丹内维尔克撤兵，并命令退到一个在迪博耳①的较易防御的阵地。唯一投票反对这个决议的就是这位炮兵将领，因为这意味着要把他的相当数量的大炮丢下。

①迪博耳是日德兰半岛东岸面临阿耳斯湾的一个村镇。——译者

2月5日夜晚，无数艰苦跋涉的士兵纵队沿着完全冰封的道路，直接迎着从东北方吹来的暴风雪，很有秩序地完成了退却。由于某种奇怪的理由，他们没有使用铁路。在那里，万事齐备，



在迪博耳的一个防御壕沟里。刊在《图解杂志》上的当代木版画。

甚至要火车按军队可能发出的任何指令行事的命令已下达。可是，军官们大概从未想到在战争中使用铁路——这毕竟是非常新奇的。因此，这次冬夜行军就带有几分悲剧性的荒唐可笑，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正在漫天冰雪中行军，一方面铁路却完全搁着不用；沿着铁路线，火车本来能够在一夜之间装运一切——大炮、装备和伤病员

——轻松地通过全部里程达十次以上。

退却就这样偷偷地完成了，以致敌人在第二天早晨以前毫未察觉。奥地利骑兵队受命追击撤退的军队，但在桑基耳马克，骑兵的攻击被后卫部队以激烈的多少是不顾死活的散兵战击退了。这支军队行军到弗伦斯堡花了十八个小时，在镇上略加休息后就继续开赴迪博耳山。这里有十个相联系的较小的土垒。



从丹内维尔克退却时，在桑基耳马克的后卫战。当代木版画。

从丹内维尔克撤退的消息，在哥本哈根以及整个丹麦，起了一种完全使人沮丧的作用。它大

大地动摇了环绕着这条防线的古代神话，而且这种动摇超过了人民所能忍受的程度。政府就急急忙忙地把非常正大光明的戴梅扎将军当作替罪羊，而且免了他的职。这件事本身是一种可恶的政治权术，也是一种严重的不公正的行为。而且在这样严重的时刻，这种撤换军队指挥官的见识实在是很成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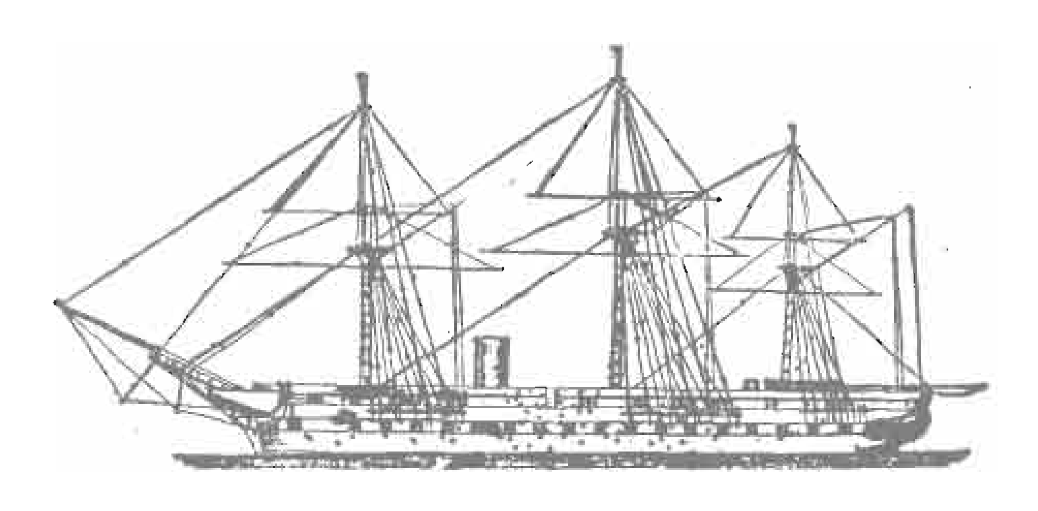
前面已经指出，丹麦军队大大地少于普鲁士军队。况且普鲁士军队是以无比优良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丹麦军队还在使用前膛枪，而普鲁士人却拥有后装式的来福枪，这种枪不仅能在丹麦人每发一粒子弹的时间内，射出十二发以上的子弹，而且还打得更准、射得更远。然而最糟的是：德国的大炮是时兴的和非常优良的。丹麦的全部大炮几乎都是类似欧洲大多数国家随便使用的那种前膛炮。而德国的多数大炮却是后膛炮，因此能够发射得比当时人们认为可能的射程还要远得多；这一事实就成为在迪博耳的丹麦防御阵地的大灾难，因为敌人能够在丹麦大炮不能作任何回击的情况下，射过宽阔的峡湾，并在土垒背后获得命中。

很自然地，在战争的背后正在进行某些活跃的外交活动。俄国漠不关心地看着德国军队长驱直入日德兰半岛；丹麦人则一直希望英国，或提供援助，或进行裁仲。但维多利亚女王的科堡丈夫①自然是从德国的观点出发对待“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问题”,结果甚至在他死后,女王的观点仍旧同他一致。附带地说，她的姑祖母卡罗琳·马蒂尔达作为丹麦王后的悲惨命运，据说曾使维多利亚女王明显地厌恶这个国家。十九世纪期间，在丹麦结束了她同瑞典的最后一次战争(1813—1814)，即有史以来这两个姊妹国家之间的第十二次战争以后，一种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北欧人的运动“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产生了。其目的就是为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和平以及更加紧密的团结而努力。许多人受这种“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感染,但它主要是一种没有现实政治基础的文学的、学术的运动。有许多挪威和瑞典的

①指女王的丈夫亚尔伯特(1819—1861)，他是德国萨克森一科堡公爵之子，在1840年同维多利亚结婚。萨克森一科堡在1920年划入巴伐利亚州，如今科堡为该州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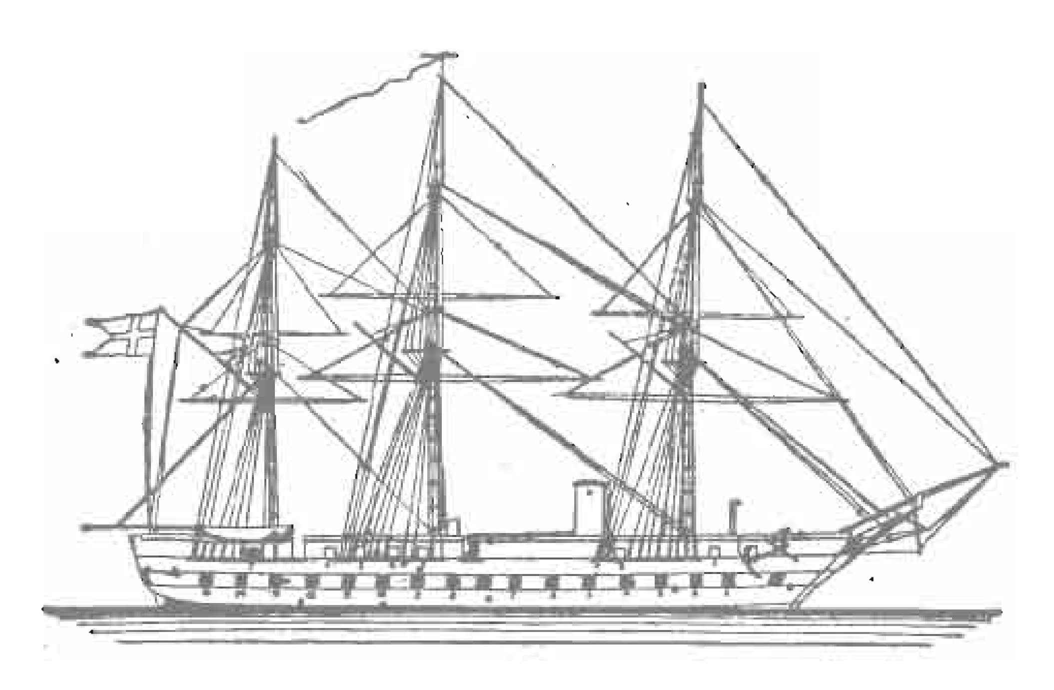
志愿兵站在丹麦一边，参加了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许多志愿兵，为迪博耳山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边界”而战斗、牺牲，然而挪一瑞二元王国实际上并没有积极参加这次战争。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多次大宴会上发表了许多漂亮的演说以后，在诗人们创作了一切吉祥的诗篇以后，丹麦很自然地希望他们能够付诸行动，但是，她仍以孤立无援而告终。丹麦军队防守这些小土垒达八个星期，而这些小土垒在短时间内就完全被德国的大炮摧毁了。士兵们天天走上公路，彼此在被破坏了的角面堡里换班，在无遮蔽的、泥泞的、冬天的田野里露营，任凭枪弹袭击。两次试探性的进攻被打退了，于是德军就在离丹麦阵地不到几百码的地方挖掘之字形战壕防守。

在海上，丹麦舰队仍占优势，封锁着德国的海岸线，因而严重地阻碍德国的贸易和进口货物。然而，战争必须在迪博耳解决。一个丹麦军团把大部分奥军诱离迪博耳战场，引进了日德兰半岛，但在4月18日，即八个星期的围攻和炮击以后，终于开始了总攻击。在这次攻击到来时，丹麦军队的新指挥官格洛克将军正患着非常严重



在日德兰半岛附近海战中，奥地利巡洋舰“施瓦尔岑伯格”号被命中的弹痕。

的风湿症，以致他完全失却战斗力，因此，他的副指挥官杜普拉特将军建议他暂时交出指挥权，这样一来，杜普拉特就会独自决定从战场撤退，以免丹麦兵士遭受无谓的牺牲。但是格洛克拒绝了这个建议。戴梅扎的命运，在他看来似乎是太悲惨了。这次攻击变成了丹麦士兵和德国士兵相互争夺壕沟的战斗，因为炮击的结果，使许多丹麦军队退到被破坏了的土垒后面。丹军被迫后退，但当其一翼有完全被截断一直通到阿耳斯岛那边去的桥梁的退路的危险时，它作了一次反击。这次反击虽然迫使德军远远地后退，使那些已落入陷阱的相当数量的士兵能够到达这座桥梁，但其结果是：这支攻击部队完全瓦解了，并且遭到



在赫耳果兰岛附近海战中，丹麦的巡洋舰“日德兰”号被命中的弹痕。

相当大的损失。然而，这次作战确实使得大部分丹麦防御军安全地撤退过桥。丹麦海军阻止了德舰的干扰。不过，迪博耳却丢失了。杜普拉特将军仍然站在路边，注视着退却的军队，一直到他自己被打死。争夺土垒及其后面阵地的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其间丹麦军队遭到的伤亡总计达四千四百八十六人，包括失踪的和受伤的在内，而其中死亡的大约有一千七百人。敌人的兵士大约有一千二百人丧命。

战争仍未结束。德国人控制了日德兰半岛，但还没有横渡到群岛那边。德国军队准备横渡阿

耳斯海峡,攻克石勒苏益格的最后一块土地。与此同时，丹麦的分舰队正同奥地利的海军分遣队在赫耳果兰岛①附近海面上打仗。赫耳果兰岛原来隶属于石勒苏益格的公爵，1714 年为丹麦人所征服。1807年英国人占领了这个岛屿，丹麦人在1814年将它割让给英国。(1890 年英国把这个岛屿让与普鲁士，以交换德国在非洲的大量领地。当时英国既理解不到，也几乎不可能指望她理解到，在反对德国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岛屿如果还在英国人手中将会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因此,在1864 年 5 月 9 日，这个岛屿是英国的。由于奥地利的旗舰着了火，奥地利的分舰队就向英国领海的安全地区撤退。从远方观察战斗的几艘英舰开进战斗者之间，从而结束了这场战斗。奥地利舰队不再参加战斗。赫耳果兰岛海战对加强丹麦士气有一点帮助，但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是不大的。在同一天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并为了结束丹麦和普奥之间的战争，英国在伦敦召集了一个会议。会议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普鲁士和奥地利表明

① 赫耳果兰岛是北海上的一个小岛，离今德国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西海岸约三十哩。——译者

他们愿意分割石勒苏益格，然而只允许丹麦保留该州北部的很小的领土。而丹麦方面则要求保留其南至丹内维尔克的石勒苏益格的领土。法国和英国提出了一个有点儿类似的分界，但丹麦首相蒙勒德心里总认为石勒苏益格古来就属于丹麦，在一阵可以理解的（即使在政治上是愚蠢的）悲伤情绪下，拒绝接受比他和国王所一致同意的分界线更向北移的分界。于是仲裁人停止了工作，战争重新爆发。但这次战争完全失利。敌人在6月渡过了阿耳斯海峡。丹麦在这个岛屿的战斗中又牺牲了八百人，而德国的死亡人数总计为四百人。此后，丹麦被迫接受维也纳和约，按照条约她把三个公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布尔克①全都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

丹麦失去三个公国，于是奥古斯滕堡公爵又露面了。但俾斯麦厚颜无耻地让他的“法律顾问”证明：奥古斯滕堡家族好久以前就已经放弃他的一切要求权。各公国的合法统治者和主人是丹麦

①劳恩布尔克，在汉堡以东，易北河北岸，占地四百五十六平方哩。——译者

的克里斯田九世，而他毕竟已在维也纳和约上把他的权利让渡给普鲁士和奥地利。因此，俾斯麦用以对丹作战的理由就无可否认地给排除掉了。但是,这些州在当时隶属于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年后,普鲁士发动了对奥战争,从而获得这些公国。

然而，拿破仑三世把一项条款写入奥一普和约的第五节，其大意是说：石勒苏益格的北部将在“以后”通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可是,普鲁士的军队在1871年打败了法国；八年以后，在奥地利的同意下，俾斯麦删去了第五节这一条款；石勒苏益格就是德国的了。

政　治　斗　争

在丹麦，战争的直接结果是瘫痪。谁也看不清重新开始的道路。这个国家已经降为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一般的预料是：她会完全沉沦下去，直至毁灭，也许会被德国和瑞典瓜分。

在丹麦，一种深感悲伤的情绪是失败的自然结果。但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情绪无论如何没有持续很久。政治上的结果是：一直当权到现在的政党——民族自由党，不得不对它所采取的政策

及其造成的失败这两方面承担责任。这个政党差不多瓦解了，随后就执行一种更加保守的政策。大地主取得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在反对派之中，“Venstre”（即“左翼”）党形成了①。于是丹麦人逐渐卷入一场激烈地持续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之中。斗争集中于宪法上所写的一句措辞含糊的话：“国王可以自由地选择他的大臣。”照字义解释，它的意思可能是：国王被允许选择他的大臣，而不用考虑选举的结果，也不用考虑议会中各党派的力量对比。然而，“左翼”党则主张这种措辞只能被解释为：在这一点上必须遵守“正常的议会惯例”，即国王可以自由地从议会多数党的议员中选择他的大臣。而保守派却坚持着宪法的字面上的措辞。因此，许多年来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情况，这个国家的内阁总是受到议会大多数议员的反对。这样，要通过每年提出的预算甚至也不可能。换句话说，严格地讲，就是内阁不能执政下

① 这里是指1864年保守派掌握政权，拟定了1866年宪法，以提高上院选举的财产资格和国王的权限；1870年城乡小资产阶级与富农阶级在“农民之友协会”基础上成立“左翼”，即现今农民党之始。——译者

去了。然而，它可能设法利用非常时期那一节而获准通过在紧急情况下“暂时的”或临时的法令，因为这种法令只需要责任内阁和国王的签署。这些法令将被议会在稍后的日子里“在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予以批准。若干年来丹麦就是这样用“临时法令”执政的。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自然不可能一直如此，政治上的情绪愈来愈激昂。但是，内阁趁这些年月完成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其中有“哥本哈根设防”工程，这一工程由在海岸上建筑的一些要塞和一条环绕整个首都地区的陆上军事防御线所组成，使类似于1658年和1701年瑞典突然在西兰岛登陆，或1801年和1807年英国人攻击哥本哈根时哥本哈根曾经遭遇到的那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至于重演，也不至于再发现哥本哈根完全没有设防。另一方面，新的防御系统没有在德国的边界那一方建立。一想到同德国进行新的战争就好象是那样绝望，以致认为建设大量的防御工事去激怒新的德意志帝国，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因为仅仅在几十年内，这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已经上升为欧洲大陆上胜利的、好战的和野心勃勃的大强国。

复　兴

但是，在一切政治活动的后面，失败还有另一后果。丹麦从灾难和大变动中很快地恢复过来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再一次显示出来。在“外部损失内部补偿”的口号下，在极其有限的有效范围内着手巩固国家的工作。改造日德兰半岛上的广阔的、荒芜的泥炭沼泽开始了，在几十年内，一大片一大片的沙质荒原已经垦殖出来了。栽植树木，开垦土地，播种庄稼，结果是泥炭沼泽地的面积迅速地开始缩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排干泥炭地、沼泽地和封闭浅水湾、峡湾的工作，使先前曾是沼泽地和浅海的宽阔区域，如今变为耕地。这种农业发展有丹麦平民中等学校做后盾。在几十年的过程中，这种教育运动已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组织。事实上，乡村地区的所有青年人当时都在平民中等学校注册，当作附加的学后教育。他们不仅学习应用农业，而且还学习历史和文学。事实上，普及全国的、把“革新”过程变成人人都视为责任的一种事业的，是对智力水平的一种巨大的、富有热情的提高。航运

事业现代化了，商船队扩大了，工业认真地开始发展，城镇开始爆炸性地扩展，通商方法和贸易机构现代化了，产业工人开始形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这同欧洲的任何地方一样），全国适应于农业发展的各种条件给利用得非常好。

到那时为止，丹麦主要出产牛和谷物。但来自一些新的国家、特别是来自广阔的美洲大草原的大量廉价谷物，当时已开始泛滥于世界市场，丹麦要对抗这种竞争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国家对农业的努力在短时间内转向其他的途径。丹麦在那时就坚决而有效地开始"优质农产品"，即牛油、鸡蛋和腌肉的专门化。事实上，生产组织得非常成功，使丹麦不久就能提供质量上等而规格划一的产品。

这种突然的转变和生产运动，不仅有平民中等学校做它的后盾，而且还有"合作社运动"做它的后盾。丹麦的"村社"制度在将近十八世纪的末尾就已废除，但这种古代丹麦村社协力的传统，在人民的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当"合作思想"最初被提出时，人们认为它既不是陌生的，也不是不可接受的事物，从而迅速地传开。"合作奶

品场”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换句话说,无论哪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大型“奶品场”,当地的全体农民都把他们的牛奶交给这种奶品场。而且，这种奶品场是农民共同所有的，因而就是他们自己的批发商，为他们自己提供一切利润，可以控制市场和销售，并且各有各的股份。同时，国家拥有“合作腌肉工厂”,这种合作社运动还扩大到包括家禽和鸡蛋,甚至包括农民在“合作商店”购买的家庭用品。丹麦就是依靠这一切，大约在十九世纪末进入世界主要农业国之一的地位。在这个时期内，捕鱼业也现代化了。摩托化的渔艇代替了旧式的无甲板渔船。在全国，在一切活动的领域里，革新和现代化的工作继续很快地进行着。各地方港埠的许多小的航运公司，在争夺世界海上航运方面所作的努力，自然有点落后了；在从前，哥本哈根和各地方城镇的丹麦商人都私人拥有一艘或几艘船，从现在起，这里也象其他国家一样，财力强大的大航运公司已开始取得控制权。丹麦的造船工业开始显露头角。在 1911 年，荷兰和英国使用狄塞尔内燃机装备的两只小海轮顺利地下了水；而下一年，丹麦航运业的一个

大商行"东亚细亚公司",把世界上第一艘巨大的远洋摩托艇"塞兰迪亚"号派往远东航行。

十九世纪末叶，丹麦文学达到一个顶峰，同时丹麦对科学的贡献相当大。于是，这个小小的、组织得很好的国家处处在前进；过去遭受的失败在表面上已不再引人注意，尽管它还是留在人民心里的一个痞块。

在这些年代里，丹麦王室度过了一段不平常的历程。老王克里斯田九世的长女亚历山德拉，由于婚配爱德华七世而成为英国的王后；他的次女达格玛同亚历山大三世成亲而成为俄国的皇后；他的一个儿子成为希腊的乔治国王，后来在萨洛尼卡被暗杀了(1913年)。在二十世纪初，挪威与瑞典之间的联盟解除了，这一决裂使两国关系相当紧张，而且在瑞典的某些社会集团中甚至有酝酿战争的情绪。但是，两国终于和平地实现分离。挪威人选择了克里斯田九世的孙子做他们的新国王，并在1906年正式加冕为哈康七世。

这样，若干年间，在西兰岛北部的丹麦王室的田园诗般的乡村别墅——弗里敦斯堡宫，成为欧洲宫廷生活的中心。英国国王、俄国沙皇以及

丹麦王室的许多后裔和王亲国戚都经常是这座王宫的座上客。

第十二章　世界大战和今日丹麦

丹麦在比较繁荣的状态中和平地发展着。在这种情况面前，1914年的交战气氛似乎是荒唐的。当战争爆发时，丹麦正象她在过去一千年中所曾认识到的那样，再一次认识到她处在波罗的海入口的这种位置易受攻击的弱点。德国扬言要在丹麦水域中敷设水雷，除非丹麦答应自己封锁其水域。在英国进行多次商议之后，丹麦决定采取后一行动。

在战争年代里，由于战线在法国牢固地建立起来，人人都明白，斯堪的纳维亚的战争危险不是那么紧迫了。象其他中立国家一样，丹麦通过与交战国进行贸易赚了大量的钱，并保持了平衡。但是，战争年代还是给丹麦（她确曾力图使自己隐蔽在和平幽居的墙后）的生活留下了痕迹。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些年代是令人兴奋的，然而也

并不是没有困难。即使这个国家的损失不能与交战国的损失相比，但由于德国潜艇战的结果，丹麦的航运业也还是遭到严重的打击。将近一百艘丹麦船被鱼雷破坏，而对其船员的生命，通常不予任何考虑。

在战争期间发生了两件事：1915年丹麦妇女获得与男人同等的选举权；1916年西印度群岛卖给了美国①。这一步骤引起了一些愤怒。丹麦的旗子竟要在丹麦的最后一个小小的热带殖民据点给降下来，人们认为这是痛苦的事。然而不管怎样，这件事终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下来，而且这个买卖做成了。

石勒苏益格北部归还丹麦

战争结束时，人人认识到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问题：德国战败了，那么现在对石勒苏益格该怎么办？

石勒苏益格的居民经历了五十六个前所未见

①西印度群岛的丹麦殖民地，包括圣托马斯岛、圣克鲁斯岛、圣约翰岛等共五十多个小岛（均为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1916年美国以二千五百万美元强迫丹麦出卖给它。——译者。

的年头。石勒苏益格已经并入德意志帝国，当然是被作为德国的一个州来管辖。可是半数以上的居民却讲丹麦话，心向丹麦，这是超出德国行政势力范围的一个事实—— 或者，如一个德国王子在森讷堡的一次讲话中所表述的:“德国的鹰爪一抓住东西,就从不放松。”

这个州比较贫穷。它位于德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无任何有价值的财富，因此德国对这个地区没有多大的兴趣。行政当局按步就班地进行德国化的工作，但不明白武力并不是最恰当的办法。在丹麦居民面前设置着各种各样的障碍，竭力阻止或严禁丹麦人的会议和集会，事实上当局已走到这种地步：如果人们油漆自己的房屋而使红、白颜色彼此过于靠近的话，就要罚款①。这种卑劣的行径实际上起着使丹麦人的民族主义保持下去的作用。大批石勒苏益格人到丹麦去读“平民中等学校”,而且带着丹麦文化和精神状态的见识回来。有一个时期，一个火急的问题发生了，那就是关于征兵的问题：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是容

①丹麦国旗为红底白十字，由于德国当局害怕丹麦居民怀念故国,所以禁止他们使红、白二色油漆相互靠近。—— 译者

许他们自己被征为德国士兵，还是他们应当移居国外呢？一个移居他国的浪潮开始了，但为这个地区的丹麦领导人物所制止，他们指出：如果丹麦人的青年移居他国，那么居民中的丹麦人就会失去战斗力，因为德国居民将会完全补上这些空缺。因此，年轻的石勒苏益格人为了保持他们在这个州的地位和公民权而服德国兵役。在世界大战期间，他们被派往他们最不愿意打仗的前线，但战争结束时石勒苏益格的领导人物便到哥本哈根去了。丹麦政府同会合在凡尔赛①的各国接洽，请求给石勒苏益格以自决权，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公民投票的决定来解决石勒苏益格的国家归属问题。经过国际管理一年之后，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半数以上的石勒苏益格人（石勒苏益格北部）投票赞成归还丹麦。人们发现这条边界几乎恰好与语言界限相合，大致在要划分边界的地方，已在1864年根据公众意见划了一条分界线。只有弗伦斯堡这一大城，由于德国人流入的结果，已扩展并德国化到那样的地步，以至终归

①凡尔赛，法国北部城市，在巴黎西南十八公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此签订《凡尔赛和约》。——译者

属于边界线以南的范围。

当然，不能认为边界是一条纯粹的分界线。南方有些人表示同情丹麦人，北方也有些人表示同情德国人，不过从投票表决上看，这种人似乎很少。边界被非常清楚地划定了。1920年，丹麦国王克里斯田十世骑着马跨过边疆，于是石勒苏益格北部与丹麦重新合并起来——这一次它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国，而是正式地并入丹麦王国。

石勒苏益格北部曾遭受战争的蹂躏，而且被极端地忽视。五年间它的全部成年男子都参战了，无人照管农庄，所以这个地区本身，同丹麦比起来无论如何是很落后的。到处都非常需要新农庄和新道路。石勒苏益格北部有五千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

国家的危机和两次大战之间

战争结束时，丹麦国民经济再一次经受着危机。整个丹麦的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过去曾适应战争期间普遍存在的非正常状态以及伴随这种状态而来的不稳定的、容易获利的好机会。不正当

地赚来了大量的钱，这些钱通常花得不恰当——不总是特别有效地使用这些钱——并且，在这个国家的财政或多或少地得到改革之前，还不得不继续存在一些破产的情况。丹麦的生产者在某种程度上滥用了这种局势之便，因此有必要重新建立丹麦商品的信誉。

这一点是完成了，但丹麦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不得不经受若干次通货危机，这些危机对丹麦农业是特别严重的打击。

尽管有这一切危机，两次大战之间却是一个不顾后果的乐观的时期。在国际联盟①时代，丹麦象其他国家一样，从事革新的任务：新建筑、新文学、新绘画和实用建筑主义②的设备。一切

①国际联盟，也叫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1920年1月），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国家达六十一国。国联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国联纵容日、德、意法西斯的侵略，使自己威信扫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译者

②实用建筑主义是一种认为建筑形式应与用途、材料和结构相适应的设计原理。——译者

都必须是新的，并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过去的给抛弃了，因为它已导致一次世界大战。在现代的理想世界里，需要沉着和预见。头号敌人德国战败了，某种满不在乎的乐观主义也开始传播——尽管还遭受着农业危机。那些老的政党失势了，工人组织随着工业的扩展而发展起来，并在1924年丹麦社会民主党设法取得了统治权。到此一切都还不错。丹麦的船只再一次进行环球航行，这件事在丹麦居民方面极少引起兴趣，这是由于多次战败，一般民众的眼界变得狭窄了。丹麦人知道丹麦是一个小国，但他们对这种想法毫不在意，却继续梦想在巨大的统一的欧洲占有自己的地位。

丹麦农业，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北海以西的最好的顾客——英国。丹麦的奶油和腌肉在丹麦的商业界已是既成事实；丹麦人开始培养对英国的兴趣。十九世纪初同英国作战已是遥远的往事了。人们也许没有完全忘记这些战争，但他们把这些战争多半看作是英国方面的不幸的判断的错误。在那些年中，英国毕竟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或由于拿破仑战争，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十九

世纪初期，丹麦的精神生活对德国的浪漫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德国的荷尔斯泰因毕竟是丹麦君主国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纪中期为争夺石勒苏益格的战争以及接着发生的丹麦与荷尔斯泰因之间的紧张状态以后，对德国的事务和文化的兴趣就减退了，而为对法国的文化和文学的兴趣所取代。但在法国崩溃之后，在同英国的贸易关系增进之后,英国文学(其后是美国文学)就占了首位。人们阅读了大量的英语,因为在丹麦的学校里毕竟教授这种语言，并且把很多英国文学翻译成丹麦文。在丹麦王家剧院的上演节目里,持久地以莎士比亚的剧本为主;实际上丹麦人对英国的精神生活和思想，一般是熟悉的。

人们没有察觉到英国人对丹麦发生相应的兴趣(说得委婉些),那并不影响丹麦人对英美文学的兴趣，无论是古典的或现代的。英国被看作是姊妹国家。久而久之，每个人都知道有很大一滴丹麦人的血在每个英国人的血管里流动。同时，人们记得来自石勒苏益格南部的盎格鲁人以及后来的其他丹麦人，分别在一千五百年和一千年前成千上万地移居到英国，因此几乎不能责难他们

在相隔那样长的时间之后忘记了“故国”。英国自那以后终归不得不经历一件又一件事情，这两个国家各走自己的路，这不仅与他们各自的历史有关，而且也是从一种威望的观点出发。人们（相当惊奇地）发现，英国人确实对其东北方的古代亲族和最近的邻邦即斯堪的纳维亚各族人民显得很少关心，实际上对他们了解得极少。关于这一点，人们是无能为力的。丹麦的语言现在开始吸收了一些英国字，奇怪得很，那些英国字中有些被证明是一千年前传到西方的古代的丹麦字。这些字现在又传回来了，同时其发音也带来了显然是英语的腔调。

在 1933 年，一位奥地利的政治空想家在“战斗到胜利”(“Der Tanz ins Glück”)的口号下开始德国的新生。鉴于欧洲任何较大的国家没有第一流的政治家能立刻认识到这种前景，而指责丹麦的政治家没有那样做是不公允的。在石勒苏益格北部，人们觉察出最初的反应。边界以北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得到各种合理的特权：有他们自己的礼拜、自己的讲德语的学校，后者就象普通的丹麦私立学校一样，从丹麦政府得到财政支持，

并且没有一个丹麦人会想到去做任何阻止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那样的蠢事。尽管从人数上来说，德意志少数民族几乎没有资格取得代表权限，然而他们仍有代表出席丹麦议会。那些来自南方的新近的、响亮的、铜管乐般的声音使得这些德意志少数民族很自然地（并且完全可以理解地）带着兴趣聆听，并开始梦想着轮到他们与德国重新结合的时机即将来到。公开扬言“丹麦胜利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的德国演说家不乏其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占领

在紧接着大战的前几年中，每个普通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显然没有一个政治家能预料到：战争已迫在眉睫。

1939年，战争爆发。正是战争爆发的前夕，希特勒送给丹麦一件礼物即“互不侵犯条约”，丹麦不很乐意地接受了，也许应当加以拒绝（象其他一些国家①所作的那样）。然而到现在，不管怎

①这里指的是瑞典和挪威。——译者

样，署有希特勒名字的任何条约终于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因此一个人说“是”或说“不是”，似乎没有多少区别，为什么硬要把一个疯人弄得更疯呢？

1940年4月9日，希特勒向北进军。他的目标是挪威，并要途经丹麦。一天清晨，德国部队越过丹麦的边界蜂拥而进，德国的舰队开进了哥本哈根的港口。当德国轰炸机在首都上方低空盘旋的时候，丹麦的政治家被迫坐下来谈判。在石勒苏益格北部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几个飞机场受到轰炸，并且德国人同阿马连堡广场上国王窗户下的王室近卫队的士兵用来福枪互相射击。就在那一个早上，丹麦政府投降了，于是丹麦被占领。

这种反应在国外是不十分理解的。丹麦人自己也几乎不理解，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春天早晨，他们那平静的井井有条的小国家竟突然发现她遭受着象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的命运——这是在战前年代里每个丹麦人都仔细地考虑过的事情，但总相信不大可能。那天早上的反应的的确确是丹麦人的反应。正如通过一次庭的会议的决定将基督

教传入丹麦一样；正如宗教改革比欧洲别的任何地方更加和平地实现一样；正如 1660 年通过一个布告采用君主专制政体,而 1848 年应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大礼服的忠诚的公民代表团的请求又废除它一样;这样,丹麦在 1940 年 4 月 9 日确以

OPROP!

Til Danmarks Soldater og Danmarks Folk!

1940年 4 月 9 日，德国人在丹麦和挪威的上空投下一种说明德国的动机和意图的小册子“宣言!”（“Opraab!”）这份通告的本文非常简单，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丹麦文、挪威文和德文的蹩扭的混合物，它所得到的效果与它所要达到的意图恰好相反。

类似的方式作出了反应。那是一个极其清醒的反应，并且是对当前局势的一种清醒的估计，即没有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希望，而国外的援助是丹麦

早已多次徒然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国家援助另一国家，除非这种援助正合它自己的意图。1940年4月9日也许牺牲了人命，但国家并没有灭亡。国王和政府原封未动，国家未受损伤，只不过是其中有了一些外国客人。这些客人庄重地许诺说：他们只是作客，既不干涉这个国家的独立，也不干涉其政治。将来事态如何发展，还要等着瞧。当人们得到挪威人决定战斗并正在继续战斗这个消息时，这种平凡的常识性的反应就不得不引起一些苦恼。不过，挪威的地形与丹麦的地形有着差别。人们可以炸毁一条丹麦的道路，但大炮和坦克只需要开进田野绕过弹坑就可以行进。飞机能在一、两个小时之内从德国基地飞至丹麦的上空。挪威更靠北边，其地形就象瑞士的地形一样难以对付。许多山路可以用炸药炸毁，那样就会使周围根本无路可走，而且两个炮台和几挺机枪就几乎能无限期地固守一条山间通道。即使如此，尽管各种事情都可以予以解释，这两个国家对4月9日的反应的不同终于引起了痛苦。

但后来却是法国的崩溃，英国莫名其妙地退到英吉利海峡对岸。丹麦人认识到：在4月9日，

丹麦除了壮烈地自我毁灭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这种自我毁灭也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好处。欧洲的局势从来没有这样阴暗过。人们注视着的英国和法国已走投无路，于是丹麦的局势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很快地明朗化，就“不干涉”来说，德国人并不打算遵守占领协定的条款。一个丹麦的纳粹党在战前即已组成，现在它也力图施加影响，但其领导人都是些缺乏才干的人，甚至连德国人也讨厌他们。挪威崩溃后的局势甚至比丹麦更为严重。挪威纳粹党的领导人维德库恩·吉斯林被正式任命为挪威政府的首脑，于是这个国家就进行着一场人与人的生死搏斗。在丹麦，德国人的要求越来越无礼，而且曾为石勒苏益格北部的人民在其斗争和五十六年的流亡中所熟知的德国人的褊狭性竟又表现出来了。禁止挂红、白、蓝三色的同盟国①的旗帜，连小孩戴上这类颜色的帽子也要遭到逮捕。如果德国人度量宽大，能不采取这些和无数其他类似的卑劣的愚蠢行为，他们也许会发现事情要好办得多。其实，他们的行为不

①此处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法、波同盟。——译者

仅使人愤怒，而且正是自我暴露，其结果给予丹麦人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不管这种优越感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反正它传播开了，影响很大。

在整个危急的局势中，人们试图找到能令人接受的解释。丹麦的处境是使人为难的，在这一情况下找到的解释仅仅是：她曾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当人们不得不寻找解释时，通常是这样的情形，这种解释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或两者兼有。这就是为什么丹麦人不团结在他们选出的议会领导人的周围，却依靠惯例团结在国王周围的理由。克里斯田十世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他安静地度过了显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特征的文化革新浪潮——并不是那么非常支持王室的浪潮。当挪威崩溃时，他的弟弟国王哈康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放弃自己的国家跑到英国去，克里斯田十世却依然留在丹麦。每天他骑着马经过这个为德国人所占领的首都的街道——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只要他是在哥本哈根时，他生活中的每个早晨都曾这样做。尽管大街上偶尔爆发枪声，他还是继续这样做。当他独自一人、无人随从、没有任何警卫或任何形式的护卫、骑

着马镇静地从丹麦人身边经过时，丹麦人就在人行道上停下来，举起自己的帽子向他们的老国王致敬。这是正在欧洲表演的惊人的戏剧中的一件小事，但对于被德国占领的丹麦人民来说却具有很大的意义。

这不是议论的时候。既然人们看到丹麦人想在统一的欧洲占有一个位置的美梦正开始现出一个梦魇的影子，这一美梦就破灭了。人们知道，丹麦可能正在经历其悠久而多事的历史中最后的不能改变的一章。

丹麦和挪威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瑞典却没有。从实施灯火管制和有德国占领痕迹的哥本哈根，丹麦人每天晚上能够眺望松德海峡的对岸，看见古老的丹麦城市马尔默和赫尔辛堡闪烁着灯火。每天夜间许多小船非法来往，把难民载到瑞典，并通过瑞典同自由世界保持接触。中立的瑞典人对所有丹麦和挪威的难民予以照料，表示无限的殷勤。这股难民的洪流不久就受到控制。只允许那些有重大的逃避理由的人渡越松德海峡，当然也有一些人自动地这样作。

由于丹麦的大殖民地——格陵兰接近美洲，

德国自然把注意力转向它。然而，格陵兰的地位在德国采取行动之前即已决定。当丹麦被占领时，丹麦驻美国大使就声明说，由于他的政府不能自由行动，他本人愿意负责代表丹麦政府行事，把格陵兰置于美国保护之下。法罗群岛和冰岛也以同样的方式为西方列强所占领[1]。这就阻止了德国在北大西洋获得基地。

德国人开始有组织地掠夺丹麦。丹麦的农业和工业已失去自己的主要销路(即西欧),于是同德国达成一项贸易协定；德国愿出高价，由丹麦国家银行支付。这实际上意味着，丹麦政府要付钱给那些向德国交货的丹麦货物供应者。自然，官方的协定是，德国将在适当时期偿还给丹麦政府，可是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件事的实际的真相。

一个更为明确的策略

起初，丹麦政府指望：在德国保证的基础上引导国家度过困境，将确有可能——或多或少，甚至无论如何是可能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① 1940年英军先后占领法罗群岛和冰岛，次年冰岛英军为美军代替。—— 译者

这一协定的毫无价值，就越来越明显了。有人提议采取两面手法，但这对许多丹麦人来说是困难的；很自然地首先要理解属于这种性质的狡诈的策略方针，其次要照这种方针行事。

居民渐渐地变得不耐烦了。丹麦的舰队和陆军虽未受到损伤，但仍然被动。形势越来越不象样。抵抗运动以一些小型的、秘密组织的、独立的小组形式开始。虽然这些小组起初还不能做很多的事情，但很快就发展为有效的破坏小分队。这种初期的积极的抵抗，严格地说，是针对 4 月 9 日所达成的协定而来的。但从那时以后，形势已经有了改变。当丹麦政府开始谴责破坏行动和一切形式的抵抗并命令警察和法庭积极地进行干涉时，这个政府及其官方机关就开始失去控制居民的权力。

事情越来越明显，涉及继续针对 4 月 9 日协定的外交途径再也不切实际了。甚至政府也开始逐渐认识到，采取这种圆滑的外交策略的任何尝试都是浪费时间。1943 年 8 月丹麦的几个城镇，包括首都在内，出现了“骚动”和“群众罢工”，于是德国占领军沉不住气了。由于大街上扫射的结

果，许多老百姓给打死，并且约有五百人被抓作人质。丹麦政府辞职后，德国人正式接管了这个国家。丹麦的陆军营房和海军仓库突然遭到德国部队的袭击，在德国部队的这一行动中有二十三个丹麦人丧失了生命。8月29日,舰队在海港内凿孔自沉。

丹麦当时就为德国占领军所统治。起初，德国人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完全不知所措，而对于丹麦人自己来说，整个事态突然变得更加无比的清楚，这种情况的变动如释重负。9月18日,丹麦的"自由委员会"组成,这是一个自行组织的团体，其目的是为了指导在德国占领期间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无数的破坏、抵抗小组。破坏行动自然是为了阻碍德国在丹麦的计划和推迟德国对丹麦工业和农业的利用。还有"为自由而战",也想向全世界清楚地表明丹麦愿意站在哪一边①。

①"自由委员会"实际上成了丹麦的秘密政府，但为资产阶级政党（右翼社会民主党）所把持，力图限制抵抗运动，对外寻求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与帮助；而共产党则领导"战斗丹麦"的抵抗运动。作者这里不明确地提出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运动，显然是错误的。——译者

即使丹麦的境况从未带上象德国所占领的其他国家那种极可怕的残酷的痕迹，但情况仍然是够严重的。10 月 1 日，德国人干了一桩最愚蠢的事，他们按照纳粹党纲领的指令对丹麦的犹太人采取了行动。在德国人占领之前，丹麦没有“犹太人问题”。当德国人开始行动时，由于各方面的援助，大部分丹麦犹太人得以逃到瑞典去。这时，丹麦囚犯向德国集中营的“输出”正在增加，同他们一起被发配的还有德国人所捕的为数不多的犹太人。

接着，情况变得紧张起来了。人们得到关于在德国人所占领的丹麦监狱里，一些人因受折磨致死的种种传闻；对丹麦破坏者第一批判处死刑的人已执行枪决。大量非法的新闻小报散发到所有丹麦人的手里，提供了关于官方报纸所不准刊登的一切消息，而且纠正了在德国压力之下刊登在日报上的那些文章的各种说法。

1944 年 1 月 4 日，德国人又干了另一桩完全不可理解的蠢事。他们在日德兰半岛西海岸把丹麦的诗人、剧作家兼牧师凯·芒克从他的家里拖出来，朝他的脖子背后打了一枪，把他“干掉”了。



DE·FRIE·DANSKE

Store Strejker i Berlin

Til Fordel for Freden!

Frie Danmark

LAND og FOLK

在德国占领期间，丹麦官方报纸要经过德国人审查，然而大量的非法的新闻小报却传遍全国各地。其纸张和印刷不一定总是最好的，但其本文一般写得很好、简洁而尽量可靠。这些非法的新闻小报使得德国人的审查毫无效果。

人们发现他的尸体被丢在乡村小巷旁边的一条沟里。甚至连最谨慎最犹豫的丹麦人对于摆在面前的这条道路，现在也不再抱有任何疑问了。

破坏活动增多了，于是德国人开始进行“反破坏”,即为了报复对工厂和铁路的破坏行动而任意毁坏丹麦的财产。丹麦的城镇都弄得变了样。即使毁坏的程度固然不能同欧洲的城市所遭受的毁灭性的轰炸相比，然而损失还是相当大的，并

且人命的丧失不断增加。任意的报复行动越来越普遍了，但光靠采用的这些方法，其效果总是同企图达到的目的恰巧相反。德国部队开到哥本哈根的一条大街上，把它封锁起来，胡乱地拖出一些人来予以枪决。或者，德国的“反破坏者”买一张火车票，搭上某一列车——因为战争的缘故，火车交通大大地缩减了，所以全部火车拥挤不堪——这个“反破坏者”放一颗定时炸弹在手提皮箱里，然后在某一站下车，并把手提皮箱留在火车厢里，结果一个或几个装得满满的车厢的男女老少就会炸得满天飞。夜间逮捕是平常的，每天早上报纸登有一些简短的告白，大意是说下列人员（常是十二个或更多的人）夜间在家里被枪杀。另一方面，破坏者的炸弹每夜在那些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里爆炸。德国人解散了丹麦的警察部队，并将其大部分人员送到德国的集中营。没有被德国人逮住的那些人却转入地下，而且许多人成为积极的破坏者和丹麦抵抗运动的成员。

总　罢　工

到1944年6月底，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丹麦纳粹党人“志愿军团”的组成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怒，并出现示威游行。德国人对丹麦首都以强行宵禁相对抗。德国的巡逻队在街上开枪，打伤约一千人。于是，丹麦的工人每天比平常提早下班，以此回敬德国人的强行宵禁（由于宵禁，人们在傍晚或深夜都不得离开自己的家），“因为他们得料理自己的庭园和租种的小块土地”。德国人企图把宵禁信号延至下午11时开始,以弥补宵禁所引起的减产。然而，就在这时，哥本哈根的人们得到关于八个丹麦破坏者被处死刑的消息。于是，所有的工作都停顿了。德国人的答复是包围这个首都，阻止所有供应品入内和所有的人离开，不管是乘公共汽车、电车还是火车。哥本哈根处于被包围状态。在整个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最不平凡的互相合作的气氛遍布在这个被隔离的城市。人们在湖里和池塘里取水，卖牛奶的人开始采用他们自己的按定量分配所能办到的少量供应品的制度，使母亲们能绕到后门为其孩子们取得牛奶，人人彼此互相帮助。这时，工会企图使工人复工。丹麦的“自由委员会”根据“罢工者”即全体丹麦居民所提出的要求起草了一份清单，作为

答复。在复工之前，这些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一切都陷于停顿。重要的政治家向工人广播呼吁，请求他们复工，并指出继续罢工将会引起可怕后果。然而，罢工却继续进行。德国人终于让步了。由“自由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公告，于是工人们复工。这种形势再一次极其鲜明地表明：构成对丹麦居民举足轻重的唯一权威的，是“自由委员会”而不是丹麦的政治家。

德国人继续对丹麦人进行残杀和处决。一支通称为辅助警察（*Hilfspolizei*）①的警察队伍组成了，这些人是从丹麦居民里的一些不良分子中招募来的，主要是些过去的罪犯。这一群无赖是德国人用来对付老百姓的。

起初，丹麦人的破坏工作自然是不熟练的，其目标是任意地、偶然地选择的。但很快地建立了与英国合作的制度。此后，所有的破坏行动由英国用无线电讯指挥。丹麦人渡海到英国，接受训练，然后乘飞机使用降落伞返回丹麦。空投武器很寻常，抵抗小组彼此联系，并发展为一定的体

①即臭名昭著的德国“盖世太保”一类的秘密警察。——译者

制，特别是关于破坏重要的铁路交接地点，结果丹麦的破坏者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日德兰半岛铁路网失去作用——这铁路网是德国维持它同被占领的挪威联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当德国的各条战线在世界上一处接着一处地不断崩溃时，被占领的丹麦的希望自然大起来了。但同时这一事实也清楚地摆在面前，丹麦很可能被选为欧洲最后一场殊死战的战场。局势有所好转，在瑞典的丹麦难民给组成了一个经过专门的充分的训练的团，他们用最好的现代化的瑞典军事装备武装起来。这时丹麦已开始感到缺乏很多东西，尤其是煤和焦炭。衣服和其他许多物品也是不足的，但是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些东西的不足还比不上其他国家所感到的缺乏。1945年4月，在富尔克·贝纳多特①的领导下，瑞典红十字会获得允许去德国集中营领取挪威和丹麦的囚犯，其中包括丹麦犹太人。丹麦人民认识到德意志帝国已处在瓦解之中。恰好在这个时候，德国难民开始向北涌进丹麦；他们是乘火车和轮船到

①富尔克·贝纳多特(1895—1948)，瑞典国际活动家，1946年为瑞典红十字会会长。——译者

达的，人数成千上万。德国人征用了学校和其他建筑物，并将其改为兵营。这些难民随身带来了疾病，尽管他们的举止很奇怪，他们那可怕的惨境只能引起同情。其中许多人遭受炸伤的痛苦；他们饿着肚子，穿着破烂，满身虱子，肮脏透了，真是悲惨。他们的孩子象苍蝇一样死去。他们是处在如此可怜的境遇中的人，以致人们难以把他们看作敌人,而更象使 1812年东欧可怕的情景活生生地、影片一样地再现出来的临时演员①。整个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股难民的洪流或许使许多丹麦人清楚地看到这种事实：这次战争的残酷无情给世界其他各地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和恐怖，尽管丹麦曾经历过一切，然而丹麦人简直没有机会去替他们自己描述这些可怕的情景。同时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已遭到致命的打击；并且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难民是一个处在瓦解中的国家的居民。可是—— 尽管得到应有的同

① 1812年拿破仑出征俄国，结果惨败，法军大部兵力被歼，剩下的残部由于败退和饥饿，士气沮丧，向俄国西部边境狼狈逃窜。作者认为涌进丹麦的难民的情景和 1812年拿破仑法军溃退时的残兵败卒的状况极其相似。——译者

情——这样大群大群的衣衫褴褛的人成千上万地继续涌进丹麦。他们大部分是东德人，外表和心理都很怪。如果这些人群要留在丹麦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居民就会永远完全改变模样。

德国的崩溃

奉德国的命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死亡消息在丹麦同时宣布。当然，丹麦人已经从伦敦的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这一消息。虽然每个人认识到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但人们还不确切知道战争的最后一幕将在何地发生。德国纳粹党的首要人物和军官们也许决定在丹麦和挪威打到底，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有某些严重的问题等待清算。在丹麦，这些日子自然是激动人心的。在这些日子里，由于战线渐渐地越来越接近丹麦边界，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注视着战争进展的情况。战争的最后一幕的的确确是在丹麦边界上演出的。1945 年 5 月 4 日晚上从伦敦广播一则消息，其大意是说在德国北部、荷兰和丹麦的德国部队已在吕内布克荒地①向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投降

①在德国西北部易北河与阿勒尔河之间。——译者

了，当这一消息传遍了拥挤着德国人的各个车站时，英国飞机已在轰炸通过丹麦的北石勒苏益格州向北推进的德国摩托化纵队和装甲纵队。这个投降被公认应该从第二天早上 8 点钟开始生效，但是没人理会它。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丹麦还在实施灯火管制。在那个和暖的 5 月傍晚，黄昏开始降临的时候，哥本哈根及其他大城镇在景色上全然是些阴暗的斑点。在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备有许多蜡烛，因为人们决不会知道德国人什么时候会再次切断全部电力供应。不知为什么，人们都自发地开始在他们的窗台上点起蜡烛来，于是丹麦全国的城镇突然给无数房屋的窗台上闪烁着的柔和的金光照得通亮通亮。没有一个人呆在家里。人人都跑到街道上纵情欢笑——虽然有些人比较沉静些，因为街道上仍然有些使人提心吊胆的枪声。许多抵抗小组对丹麦纳粹党人和辅助警察人员进行清算。德国军官和丹麦纳粹党人坐着摩托卡在大街上咆哮，目的是想在第二天上午 8 点钟以前赶到德国边界。第二天早上，全国一片欢腾。枪声在继续。 车辆到处飞驰，逮捕告密者和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想与

之争辩一下的其他人。这些惊人的日子牺牲了几百人的生命。可是，丹麦获得了自由。

然而，在这万众腾欢的时刻却有一件令人扫兴的事：德国人的投降并没有包括挪威。几天以后，德国人才在挪威投降。全副武装的丹麦难民团从瑞典回来，但其效劳不再是必要的了。整个丹麦上空飘扬着国旗。

有一处例外：正当丹麦解放时，俄国的女飞行员掠过波恩荷尔姆岛上空，命令德国司令官向俄国人投降。这个司令官拒绝了，俄国人就将勒讷和讷克塞这两座城市炸得稀烂。于是波恩荷尔姆岛被俄国军队占领了。

在普遍的欢庆之中，这件事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情况使得人们意识到丹麦尚未完全摆脱困境，但应该说，在狂热的两天之后，比较和平的俄国部队取代了第一批俄国侵略军①。当然，不知

① 1941年6月22日，德国背信弃义地向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进攻，这时丹麦政府与苏联断绝邦交。1945年5月，当德国在丹麦最后准备投降时，一方面号召继续同苏军作战，一方面向英军投降。于是5月11日，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陆战队把丹麦的波恩荷尔姆岛从希特勒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16日，

道俄国人是否打算无限期地占领波恩荷尔姆岛。可是约一年以后，他们从这个岛上撤兵了。附带地说，俄国人对该岛的占领是很顺利地、以正确而有纪律的方式实现的。总而言之，俄国人所做的首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撤离每个德国难民。他们把这些难民装进俄国的船只，连同他们在波恩荷尔姆岛上用船所能找到的一切，送回德国的海岸。

另一方面，在为英国军队所解放的丹麦其他地方，有二十万德国难民给扣留在一些大营帐里；他们在这些营帐里呆了一年多，英国和美国占领军才对他们实行管理。

剩下来的还有清算丹麦居民中亲德分子的问题，如告密者和德国的应声虫。解放到来时，丹麦没有正式政府，但过去的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一直在非正式地起作用，这只是因为德国人一直不能应付此事，因此默认了丹麦当局继续发挥作用——当然，警察部队除外，德国人自动地解散了警察部队，从而为他们自己所造成的麻烦比给

苏联同丹麦恢复邦交。次年，苏联军队即从波恩荷尔姆岛撤退。这里把当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军队说成是“俄国侵略军”，完全是错误的。——译者

其他任何人造成的麻烦更多。

丹麦人指望他们的“自由委员会”作为国家的主要权力机构。事实上，丹麦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内阁就吸收了“自由委员会”的成员，作为内阁大臣，以避免任何不愉快的政治上的紧张局势。

要公平地解决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在德国占领的大部分时期内，丹麦的局势一直是“公认的不明朗”。因此开始采取的严肃的态度很快地变得温和起来，并且整个情况最后表明，既不能使那些坚持严厉政策的人满意，也不能使那些持有较温和见解的人满意。

丹麦成了联合国的成员国。然而，由于德国崩溃的结果，另一个涉及外交政策的问题提到了引人注意的地位：那就是石勒苏益格的另一部分或“石勒苏益格南部”，即1920年没有隶属于丹麦的那一部分。

据说同盟国已提出，将这整块领土给予丹麦，条件是丹麦得同意接收所有的德国难民（这些难民已经从他们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当时一起挤塞在石勒苏益格南部）。石勒苏益格南部——它显然在1920年和解时已投

票表决归于德国——之所以能再一次成为丹麦的一个问题，其原因是这个地区本身的舆论后来发生了变化。石勒苏益格南部的许多人，在看到来自东德的无数难民队伍的一些情况后，感到他们或许同丹麦以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毕竟有更密切的联系。在边界以南的城镇和教区议会里出现了丹麦人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从这个地区本身可以听到一种呼声，就是它现在希望再到北方来。于是，在丹麦这件事不可避免地会刺痛一个旧的实际上已治好了的创伤。关于石勒苏益格南部，无论官方和私人都激烈地辩论开了，而且意见分歧很大。可是，丹麦政府不愿意卷入这种以一时的舆论倾向为根据的站不住脚的边界改变的漩涡中去。人们感到目前的异常局势不能作为采取任何行动的充分理由而予以接受。不过边界以南的丹麦少数民族已有相当的增长；因此制定了一个为丹麦人的学校和丹麦人的礼拜事务等等提供补助金的文化规划。

对边界以北——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北部——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来说，1945 年 5 月 5 日德国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是一桩严重的事情。这

个德意志少数民族，完全可以理解地宣布它同占领国友好,这件事(同样可以理解地)除了作为一种对丹麦的不忠行为外，不能作其他的解释。但是这个少数民族也曾积极地支持过占领军。因此，在停止敌对行动之后，其处境是困难的，并且多年来双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深仇大恨。然而，这种深仇大恨终于消除了。边界以北的德意志人在教育、宗教礼拜和政治上的以往的特权得到了恢复;于是他们宣布忠于丹麦，即使后来有个别人表白说,这种宣布是“被迫做出的”,但这个问题还是渐渐地平息下来了。

战 争 的 后 果

在战争期间，丹麦有过这种痛苦的经历，即眼看着冰岛单方面终止了两国之间的联盟。冰岛和丹麦自 1380 年起一直是联合的，并且在前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两国之间存在的关系在法律上得到了改正，目的是为了使冰岛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冰岛与丹麦的联盟不过等于一个“身合国”，换句话说，其联系的环节只是有同一个国王。在这两个国家签订的并通称为《联盟条例》的

条约中，曾清楚地阐明了这种联盟可以通过相互协商获得解散。在丹麦，人们认识到冰岛会在适当的时候希望彻底摆脱与丹麦的联系，这种愿望被认为是很自然的。由于冰岛认为必须单方面终止这种有五百六十四年之久的老关系，尤其是在丹麦为她自己的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因此丹麦感到冰岛格外没有情义。在德国占领之初，即丹麦的态度和战争的后果明显地值得怀疑时，冰岛没有提出解散联盟的声明，而在 1944 年 2 月 26 日才提出来，这正是丹麦的局势最紧要的时候，是德国的失败有可能成为事实的时候，是丹麦为解放自己所作的努力显而易见的时候，同时也是冰岛可以与一个自由的联盟伙伴进行谈判并使自己的愿望付诸实现而显然为期不远的时候。在丹麦，人们感到两国联盟之终止象是一个人倒下了再踢他一脚。然而，国王克里斯田还是发了一份衷心的贺电。于是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战后，对于丹麦来说，格陵兰也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丹麦驻美国大使所参加缔结的协定是：美国得将格陵兰置于其保护之下，交换条件是，“在目前局势中”，允许美国在该地建立军

事基地。然而,“目前局势”或多或少地有无限延长的习惯。在美国参议院有人鼓吹根据军事理由占领格陵兰。丹麦过去没有感到这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而且现在也几乎不象是一个威胁。可是，通过对宪法的修正,格陵兰的地位也改变了。这个地方因此不再是丹麦的一个殖民地，而仅仅是丹麦的一个州，象西兰岛和日德兰半岛一样，就是丹麦的一部分。同时，有人提出一个使格陵兰现代化的规划，目的是为了使教育、医院、贸易和地方行政管理提高到具有丹麦各州的条件的同一水平。格陵兰现在正象丹麦其他各州一样，在丹麦议会里也有代表。另一方面，在丹麦国家内，法罗群岛是一个自治体。

在为格陵兰并入丹麦王国而修改宪法的同时，丹麦政府本身的制度变革也被提出来了。`前议会的两院中有一个已撤销，仅留下福克庭，即以前的下院。虽然国王及其大臣在宪法上的权利照旧不变，但是王位继承法有了改变，就象英国一样，给妇女以和男人同等的权利。国王克里斯田十世死于1948年,由他的儿子腓特烈九世继承王位，腓特烈没有子嗣。

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骤变和世界划分为有点僵硬地对立的东西两大势力范围，很明显地丹麦必须站在一边；同样很明显地她该属于哪一个阵营，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丹麦的地位依然是过去一千年来决定其历史进程的同一危险的老地位，即波罗的海大门看守人的地位。俄国无疑是极其关心地看着这些大门到底是如何开着或关着。

为了试图站在世界两大联盟之外，避免斯堪的纳维亚与所有政治集团接触，考虑要建立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即北欧的防御同盟。这是一个很明白的想法，可是挪威并不热心，她更感兴趣的是采取一种显然与西方列强一致的方针。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使丹麦和瑞典大失所望，尽管从经济观点来看，那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较大的负担。瑞典坚持其站在所有集团之外的无条件中立，而丹麦和挪威却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丹麦和挪威由于在战争中经受了同样的磨炼而结成了牢固的友谊；因此人们感到很自然的是，不仅为了这一点，而且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这两个国家应该采取同样的方针。

从贸易的观点来看，战争以来欧洲一直是动荡的。前途在不断地变化，并且丹麦曾一度享有过的那种旧的安全感，即其大多数农产品总是能销售到英国去的那种感觉，也不复存在了。战后，丹麦一直在输出极大数量的产品给同盟国在德国的占领军，然而这不是能永久持续下去的事情。

一个小国，必须正视事实，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其产品冒着在世界市场上成为过剩的危险，因此其产品要成为世界市场上必不可少的货物，就有赖于高明的买卖，并且全靠产品的质量。到二十世纪转折时期博得了名声的丹麦农业必须再一次对其发展方向来一个突然的改变，并将再一次完成这样一个改变。工业在注意寻找新的市场；丹麦的航运业进入了高潮，尽管自然要受到那些影响世界其他地方航运业的同样条件的制约。战后，这个国家经过了重建：社会福利法大大地扩充了；民众的启蒙和教育正在稳步前进，而且一些旧的“平民中等学校”正在全国重新获得普及;到处有出借书籍的公共图书馆，而且在初等学校教育方面正在进行实验,以期开辟新的道路;同时,高等教育也正在从自然科学着手努力作出新的推进，

而文科科目尚未进行同样的更新。

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正象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丹麦文学是属于探索问题这一类型的文学。正是这种世界形势给作家们带来了困难的工作条件；知识理论衰退，其他理论又没有什么效果。然而，在战争期间明显上升的书籍出版在战后的年代一直保持着同一水平。丹麦人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由于这个国家有相当充分的潜在能力、稳定的生产、较高的生活水平和一般稳定的形势，没有什么政治问题达到特别紧急的程度；因此，随着战争年代的不安与紧张的逐渐消失，对政治的兴趣也相应地减退了。严重的房荒——战后最直接的问题之一——正在逐渐地得到解决。丹麦关于她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的义务，她的大大地扩充了的社会福利计划以及不断增加的为国家和享有自治权的城镇行政部门服务而领取固定薪水的人数，这一切正象在其他国家的一样，都给国家的纳税人提出很大的要求。即使如此，人们仍有理由相信，只要国际形势许可，丹麦的前途是不会太暗淡的。

现　　状

扼要地概括一下：经过千年悠久的历史，丹麦一直保持了她的地位。她的居民代表着欧洲的从未遭受大规模侵略或人口迁移的少有的几个民族之一。因此他们今天的确可以声称，他们中的最大部分是石器时代“丹麦人”的后裔。这是对其镇定的、天生的信心（有时近乎鲁莽）所作的一种解释。这种信心就是认为丹麦情势决不会真的变坏。在过去，那怕是形势显得最暗淡的时日，她总是设法度过了重重难关。由于丹麦处于波罗的海的入口处，她一再卷入了欧洲政治斗争的旋涡。可是如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她远处于主要的欧洲斗争场所以北，因此大多数欧洲的大事变以及革命充其量不过是把阵阵回波送过她的边境而已。多少世纪中，丹麦必须保持两线的阵势以抵御包括来自东北及南方的连续不断的威胁。这犹如一把张开着的钳子悬挂在她身上。丹麦和瑞典一再为争夺斯堪的纳维亚及波罗的海的霸权而战；直到最后波罗的海对于世界海上贸易的重要性开始减退时，争夺没什么意义才停止。

接着丹麦被迫将斯堪尼亚诸州让与瑞典，这是她曾经遭受的最严重的领土损失。在南方的边境，其形势是：在接近一千年时间中，尽管有欧洲强大的、有势力的、主要的大国，即德国作为她的邻国，丹麦只是从丹内维尔克退却约二十八哩的距离而至目前的边境。考虑到两国实力的对比，用冷静的眼光看问题，这倒是十分体面的结果。在历史的进程中，丹麦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斯堪的纳维亚为自己成功地建立了实力地位。这种地位已经丧失了。尽管丹麦中部的基本国土曾被迫割让了若干地方，这个国家仍然存在着。她经常遭受外来军队的蹂躏，经常被她的邻国将其从独立国家之林勾销掉；但她毕竟未完全被消灭掉，从来没有完全被征服，从来没有完全屈服于外国的统治。在每次大事变以后，包括最近的一次，她总是设法恢复过来。拥有在一万五千年的整个过程中为她的居民的生活、情况和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的每一时土地—— 日德兰和五百个青葱的岛屿，丹麦，丹麦人的国土，她总是设法度过难关，转危为安。

附录：英国及丹麦的国王和女王

英国的君主比丹麦的君主能够追溯到更远古的年代，但在那早期的几个世纪中英国被分为大小不等的几个王国。阿尔弗烈德大王是遏制丹麦的猛烈进攻的第一个国王，继他之后是许多撒克逊国王。殉道者爱德华于975年即位(后为丹麦海盗所杀)。

现在将这位爱德华以后的英国国王和女王与丹麦的国王和女王同时并列如下。这或许有助于英国读者了解他们与丹麦历史的关系。

英国		丹麦	
撒克逊诸王		古德弗烈德	约死于810年
阿尔弗烈德大王	871—901	老王戈姆	约死于940年
殉道者爱德华	975—978	青齿王哈拉尔德	约935—985
傻子爱泽尔来德	978—1013(1016)	八字须王斯汶	约985—1014
丹麦诸王			
八字须王斯汶	1013—1014	哈拉尔德	1014—1018
卡努特大帝	(1014)1017—1035	卡努特大帝	1018—1035

兔足王哈罗德	1035—1040
哈迪卡努特	1040—1042
撒克逊诸王	
信士爱德华	1042—1066
哈罗德·戈德温森	1066
诺曼诸王	
威廉一世	1066—1087
威廉二世	1087—1100
亨利一世	1100—1135
斯提芬	1135—1154
金雀花王朝	
亨利二世	1154—1189
理查一世	1189—1199
约翰	1199—1216
亨利三世	1216—1272
爱德华一世	1272—1307
爱德华二世	1307—1327
爱德华三世	1327—1377

哈迪卡努特	1035—1042
善良王马格努斯	1042—1047
斯汶·埃斯特里德森	1047—1074
软磨石王哈拉尔德	1074—1080
圣王卡努特	1080—1086
饿王奥拉夫	1086—1095
埃里克·伊戈德	1095—1103
尼尔斯	1104—1134
埃里克·伊谬恩	1134—1137
羔羊王埃里克	1137—1146
斯汶·格雷思，卡努特，瓦耳德马一世	1146—1157
瓦耳德马大王	1157—1182
卡努特六世	1182—1202
胜利王瓦耳德马	1202—1241
犁地金王埃里克	1241—1250
艾贝耳	1250—1252
克里斯托弗一世	1252—1259
剪削王埃里克	1259—1286
埃里克·门维德	1286—1319

理查二世 1377—1399

兰加斯特王朝

亨利四世 1399—1413

亨利五世 1413—1422

亨利六世 1422—1461

约克王朝

爱德华四世 1461—1483

爱德华五世 1483

理查三世 1483—1485

都铎王朝

亨利七世 1485—1509

亨利八世 1509—1547

爱德华六世 1547—1553

马利 1553—1558

伊丽莎白 1558—1603

克里斯托弗二世 1320—1326，1330—1332

瓦耳德马·阿特达格 1340—1375

奥拉夫 1375—1387

马格丽特 1387—1397(1375—1412)

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 1397—1438

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 1439—1448

奥尔登堡王朝

克里斯田一世 1448—1481

汉斯 1481—1513

克里斯田二世 1513—1523

腓特烈一世 1523—1533

克里斯田三世 1535—15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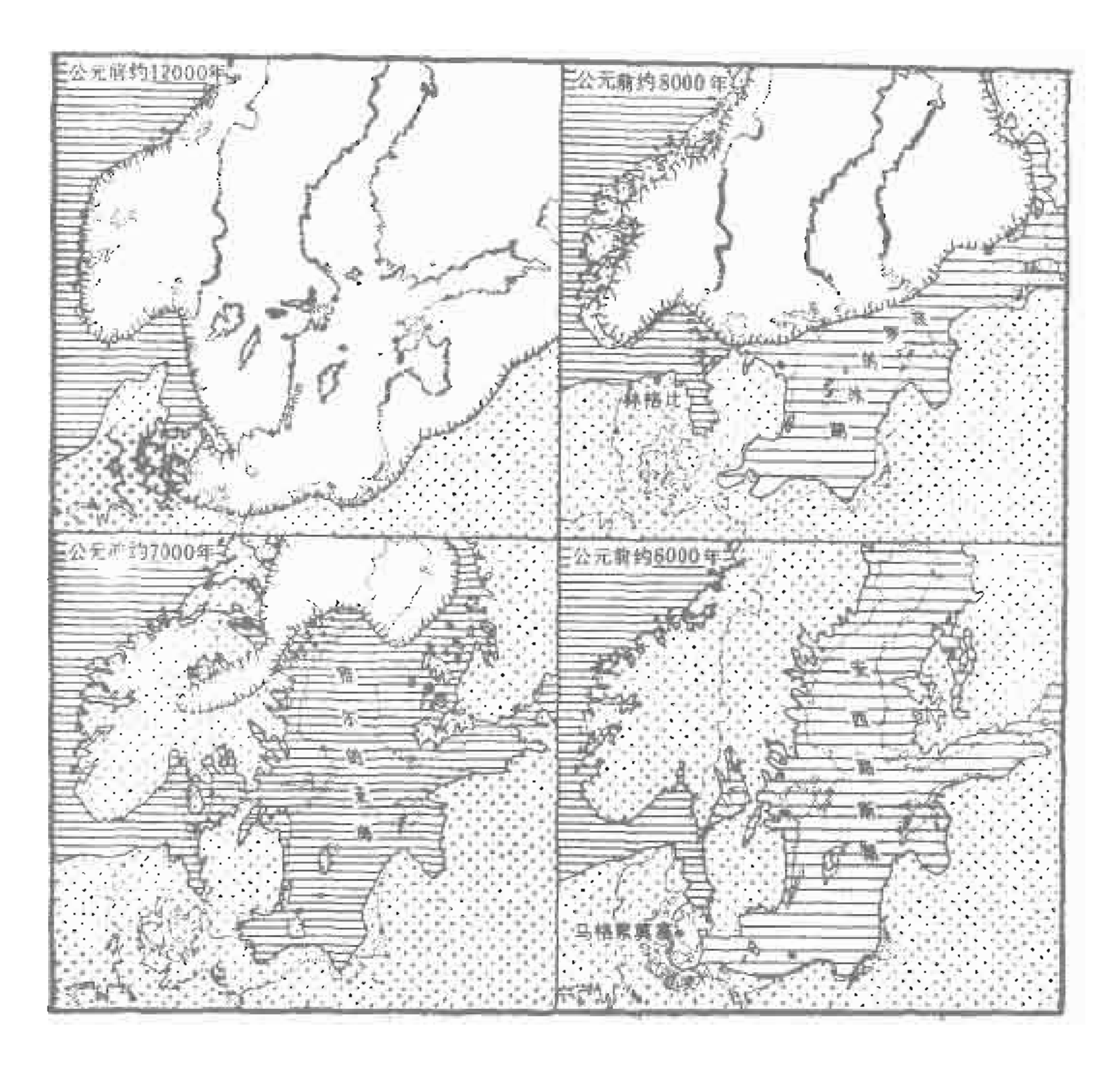
腓特烈二世 1559—1588

斯图亚特王朝			
詹姆士一世	1603—1625	克里斯田四世	1588—1648
查理一世	1625—1649		
共和政治			
（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	1653—1658	腓特烈三世	1648—1670
理查·克伦威尔	1658—1659）	克里斯田五世	1670—1699
		腓特烈四世	1699—1730
查理二世	1660—1685		
詹姆士二世	1685—1688		
威廉三世（及至1694年为止的马利二世）	1689—1702		
安妮	1702—1714		
汉诺威王朝		克里斯田六世	1730—1746
（从1917年起为温莎王朝）		腓特烈五世	1746—1766
乔治一世	1714—1727	克里斯田七世	1766—1808
乔治二世	1727—1760	腓特烈六世	1808—1839
乔治三世	1760—1820	克里斯田八世	1839—1848
乔治四世	1820—1830	腓特烈七世	1848—1863
威廉四世	1830—1837		
维多利亚	1837—1901		

爱德华七世(科堡)	1901—1910
乔治五世	1910—1936
爱德华八世	1936 退位）
乔治六世	1936—1952
伊丽莎白二世	1952—

格吕克斯堡王朝

克里斯田九世	1863—1906
腓特烈八世	1906—1912
克里斯田十世	1912—1947
腓特烈九世	1947—



斯堪的纳维亚最后一次冰川期将近末尾的
各个时期

（白色的为冰川覆盖地区，横线条的为水面，网纹处为陆地，虚线条为目前水陆分布轮廓。—— 译者）

1. 公元前约 12000 年
2. 公元前约 8000 年
3. 公元前约 7000年（雅尔的亚海 Yoldiahavet，即刀蚌海。—— 译者）
4. 公元前约 6000年（安西路斯湖 Ancylus—söen，即楯螺湖。—— 译者）



日德兰南部地图

（100 公里 = 62.14 哩）

荷尔斯泰因自中世纪起就大体同丹麦结合在一起，通常由丹麦国王为其公爵。1864年脱离丹麦并入德国。石勒苏益格原先就是丹麦的土地，自早期中世纪起，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国而治理，在最近几个世

纪由丹麦国王兼作其国王及公爵，然而它同荷尔斯泰因关系密切。1864 年被德国征服。1920年经过公民投票，划分为石勒苏益格北部和石勒苏益格南部；前者重新并入丹麦，后者并入德国。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按笔画排列）

二　画

卜尼法八世　Bonifacius VIII

三　画

马尔斯特兰德，弗　Marstrand, F.

马利一世（“血腥马利”）　Mary I (“Bloody Mary”)

马格丽特　Margaret

马格努斯（善良王）　Magnus the Good

马略　Marius

马蒂尔达，卡罗琳　Matilda, Caroline

门尼科芬　Mönnichhofen

门维德，埃里克　Menved, Eric

四　画

贝纳多特　Bernadotte

贝纳多特，富尔克　Bernadotte, Folke

贝朗加丽阿（贝尔恩格尔德）　Berengaria (Berngerd)

瓦耳德马　Valdemar

瓦耳德马（胜利王，瓦耳德马二世）　Valdemar the Victorious (Valdemar II)

瓦萨，古斯塔夫　Vasa, Gustav

乌尔班　Urban

乌耳菲尔德，科菲茨　Ulfeld, Corfitz

厄兰森，雅各布　Erlandsen, Jacob

厄楞士雷革，亚

Oehlenschläger, A.

韦尔斯利 Wellesley

韦塞尔，彼得（托登舍耳德）

Wessel, Peter

(Tordenskjold)

戈姆（老王） Gorm the Old

戈野，莫根斯（库库，马格努斯）

Gφye, Mogens

(Cuckoo, Magnus)

尤尔弗森，斯汶（埃斯特里德森，斯汶） Ulfson, Sweyn

(Estridson, Sweyn)

什未林的亨利

Heinrich von Schwerin

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

Christopher of Bavaria

不来梅的亚当

Adam of Bremen

五 画

卡努特大帝

Canute the Great

卡努特（圣王）

Canute the Holy

艾贝耳 Abel

艾基尔斯别尔格，克·弗

Eckersberg, C. V.

布吕格曼，汉斯

Brüggemann, Hans

布克班德，安布罗修斯

Bookbinder, Ambrosius

布拉赫，蒂霍 Brahe, Tycho

尼布尔，卡斯滕

Niebuhr, Carsten

尼尔斯 Niels

兰格尔 Wrangel

兰措，约翰 Rantzau, Johan

加尔文 Calvin

古耳德伯格 Guldberg

皮娄 Pilo

六 画

吉卜林，J.R

Kipling, J. R.

吉耳登斯提尔恩，克努德

Gyldenstierne, Knud

吉斯林，维德库恩

Quisling, Vidkun

托尔瓦德森，贝

Thorvaldsen, B.

托尔斯滕逊，伦那特

Torstensson, Lennat

托基尔（高个子）

Torkil the Tall

伊戈德，埃里克

Egode, Eric

伊拉斯谟 Erasmus

伊谬恩，埃里克

Emune, Eric

约翰（无地王）

John Lackland

约翰（温和者）

John the Mild

约翰尼斯（汉斯）

Johannes (Hans)

芒克，凯 Munk, Kai

芒克，詹斯 Munk, Jens

乔治二世 George Ⅱ

乔治三世 George Ⅲ

安徒生，汉斯·克里斯田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安德森·维德，施蒂格

Andersson Hvide, Stig

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Ⅰ

西克斯图斯四世 Sixtus Ⅳ

丢勒，阿耳布勒希特

Dürer, Albrecht

七 画

克里斯田一世 Christian Ⅰ

克里斯田二世 Christian Ⅱ

克里斯田三世 Christian Ⅲ

克里斯田四世 Christian Ⅳ

克里斯田五世 Christian Ⅴ

克里斯田六世 Christian Ⅵ

克里斯田七世 Christian Ⅶ

克里斯田八世 Christian Ⅷ

克里斯田九世 Christian Ⅸ

克里斯田十世 Christian Ⅹ

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克里斯蒂娜，利奥诺拉

Christina, Leonora

克里斯托弗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二世 Christopher II

克尼珀多利克 Knipperdollick

克耶尔基高尔，泽伦 Kierkegaard, Soeren

克莱门特 Clement

阿尔弗烈德大王 Alfred the Great

阿布萨朗 Absalon

阿恩法斯特 Arnfast

阿特达格，瓦耳德马 Atterdag, Valdemar

阿道尔夫，古斯塔夫 Adolphus, Gustavus

伯格，克劳斯 Berg, Claus

伯恩斯托夫，约·哈·厄 Bernstorff, J. H. E.

伯恩斯托夫，安·彼（小伯恩斯托夫） Bernstorff, A. P. (Bernstorff the Younger)

君士坦丁大帝 Emperor Constantine

苏内森，安德斯 Suneson, Anders

纳尔逊 Nelson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希特勒，阿道尔夫 Hitler, Adolf

杜普拉特 du Plat

八　画

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彼得三世 Peter III

罗耳夫 Rolf

罗退耳 Lothar

英格堡 Ingeborg

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拉瓦德，卡努特 Lavard, Canute

拉姆齐，亚历山大 Ramsay, Alexander

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 Eric of Pomerania

波德巴斯克，亨宁 Podebusk, Henning

杰森 Jessen

杰德 Gjedde

帕克　Parker

佩曼　Peymann

凯瑟琳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九　画

查理二世　Charles Ⅱ

查理五世　Charles Ⅴ

查理十世　Charles Ⅹ

查理十二世　Charles Ⅻ

查理十三世　Charles XIII

哈兰的雅各布

Jacob of Halland

哈迪卡努特　Hardicanute

哈拉尔德（青齿王）

Harald Bluetooth

哈康（哈康七世）

Haakon (Haakon Ⅶ)

哈德拉达，哈拉尔德

Hardradi, Harald

威拉姆斯达特，西格布里特

Willumsdatter, Sigbritt

威廉（征服者）

William the Conqueror

威雷莫斯　Willemoes

洛埃费，亨里克

Loeve, Henrik

洛德布罗格，雷纳尔

Lodbrog, Regnar

保罗（沙皇）　Paul (Czar)

恺撒　Caesar

十　画

埃瓦耳德，约翰尼斯

Ewald, Johannes

埃布森，尼尔斯

Ebbesen, Niels

埃里克十四世（瑞典的）

Eric XIV of Sweden

埃里克（羔羊王）　Eric Lamb

埃里克（犁地金王）

Eric Ploughpenny

埃杰德，汉斯　Egede, Hans

埃斯基尔德　Eskild

埃德蒙（铁汉）

Edmund Ironside

格龙特维　Grundtvig

格兰德，詹斯　Grand, Jens

格洛克　Gerlach

格特（格哈特）

Gert　(Gerhard)

贾尔，乌尔夫　Jarl, Ulf

贾尔，埃里克　Jarl, Erik

特里格维逊，奥拉夫

Tryggveson, Olav

特罗累，古斯塔夫

Trolle, Gustav

莎士比亚，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诺厄亲王

Noer, the Prince of

莫尔斯沃思，罗伯特

Molesworth, Robert

悌里　Tilly

爱泽尔来德（傻子）

Ethelred the Unready

恩格耳布雷克特逊，恩格耳布雷克特　Engelbrechtson, Engelbrecht

俾斯麦，奥托·冯

Bismarck, Otto von

十一画

梅克伦堡的阿耳布勒希特

Albrecht of Mecklenburg

萨克斯　Saxe

鄂图大帝

Otto the Great

菲彻，奥耳弗特

Ficher, Olfert

康拉德(康拉德二世）

Conrad (Conrad Ⅱ)

十二画

腓力二世（西班牙的）

Philip Ⅱ of Spain

腓力二世（奥古斯都）

Philip Ⅱ August

腓力帕　Philippa

腓特烈一世　Frederick Ⅰ

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Ⅱ

腓特烈三世　Frederick Ⅲ

腓特烈四世　Frederick Ⅳ

腓特烈五世　Frederick Ⅴ

腓特烈六世　Frederick Ⅵ

腓特烈七世 Frederick Ⅶ
腓特烈八世 Frederick Ⅷ
腓特烈九世 Frederick Ⅸ
奥古斯都(铁腕)
Augustus the Strong
奥托，容克 Otto, Junker
奥克斯，托本 Oxe, Torben
奥克斯，彼德 Oxe, Peder
奥拉夫（胖子）
Olav the Fat
奥拉夫（饿王） Oluf Hunger
奥普达姆 Opdam
奥斯忒，汉·克
Oersted, H. C.
斯皮德，约翰 Speed, John
斯汶(八字须王)
Sweyn Forkbeard
斯克拉姆，彼得
Skram, Peter
斯拉格赫克，迪德里克
Slagheck, Didrick
斯图雷，斯顿 Sture, Sten
斯图雷，斯顿（小斯图雷）
Sture, Sten (Sture the Younger)
斯特鲁恩西，弗里德里克
Struensee, Friedrich
斯诺里 Snorre
斯梅克，马格努斯
Smek, Magnus
斯顿博克 Stenbock
塔夫森，汉斯
Tavsen, Hans
塔西佗 Tacitus
舒马赫，佩德（格里芬菲尔德）
Schumacher, Peder (Griffenfeld)
黑斯廷斯 Hastings
琼森，雷内 Jonsson, Rane

十 三 画

詹姆士一世 James Ⅰ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蒙勒德 Monrad
雷文特洛，安娜·索菲
Reventlow, Anna Sophie
路德，马丁 Luther, Martin

十 五 画

德拉戈米尔（达格玛） Dragomir (Dagmar)

墨索里尼 Mussolini

十 六 画

霍尔 Hall

霍尔堡，路德维格 Holberg, Ludvig

十 七 画

戴梅扎 de Meza

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

（按笔画排列）

二　画

几内亚　Guinea

三　画

大贝耳特海峡
Belt, the Great

大诺尔兰(地区)
Nordland, the great

小贝耳特海峡
Belt, the Little

马尔默　Malmö

凡尔赛　Versailles

下萨克森　Lower Saxony

四　画

巴比伦尼亚　Babylonia

巴伐利亚　Bavaria

巴芬湾　Baffin Bay

巴黎　Paris

厄兰岛　φland I.

厄尔息诺耳（赫耳辛格）
Elsinore (Helsingor)

瓦尔贝里　Varberg

瓦特林街　Watling Street

文兰　Vinland

文得王国　Vendland

丹内维尔克
Danevirke (Danewerk)

什未林　Schwerin

比利时　Belgium

不来梅　Bremen

尤姆斯堡　Jomsborg

乌普萨拉　Uppsala

韦德贝克　Vedbaek

日德兰半岛　Jutland

五　画

布里塔尼(地区)　Brittany
布拉格　Prague
布朗切山　Brunke Hill
布勒金厄　Blekinge
布勒姆塞布罗　Broemsebro
布鲁塞尔　Brusels
卡耳马　Kalmar
卡耳斯克鲁纳　Karlskrona
卡特加特海峡　Kattegat, the
卡勒湾　Kalö vig
卡隆堡　Kalundborg
弗兰伯勒角　Flamborough Head
弗伦斯堡　Flensburg
弗里斯兰　Friesland
弗里敦斯堡　Fredensborg
弗朗德勒(地区)　Flanders
圣托马斯岛　St. Thomas I.
圣彼得堡（现名列宁格勒）St. Petersburg (Leningrad)
尼科巴群岛　Nicobars
尼堡　Nyborg
尼德兰　Netherlands, the
石勒苏益格　Slesvig
石勒峡湾　Slien Fjord
古布兰斯达尔　Gudbrandsdalen
兰次克鲁纳　Landskrona
加利胡斯　Gallehus
卢卑克　Lübeck
汉诺威　Hanover

六　画

西兰岛　Zealand
西印度群岛　West Indies
西班牙　Spain
米兰　Milan
米德兰兹　Midlands
米德耳法特　Middelfart
伦次布克　Rendsberg
伦敦　London
邦贝城　Pompeii
伏尔丁堡　Vordingborg
安达卢西亚（地区）　Andalusia

约克 York

讷克塞 Nexoe (Nexö)

冰岛 Iceland

达拉那(地区) Dalarna

多佛尔 Dover

迈锡尼 Mycenae

亚眠 Amiens

设得兰群岛 Shetland Is.

好望角 Cape, the

伐斯特纳 Vadstena

伊斯特德荒地 Isted Heath

七 画

阿马格岛 Amager

阿尔汉格尔斯克 Archangelsk

阿尔科纳角 Arkona

阿耳土纳 Altona

阿耳斯岛 Als I.

阿耳斯海峡 Als Sound

阿克斯胡斯 Akershus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格尔堡 Aggersborg

阿奎塞克斯替（埃克斯） Aqua Sextia (Aix)

阿维尼翁（亚威农） Avignon

阿斯科夫 Askov

克里斯蒂安斯堡 Christiansborg

克来德河 Clyde

克林根 Kringen

克耶 Koege (Köge)

利厄岛 Lyoe (Lyö, I.)

利纳 Lena

利耶尔 Lier

利物浦 Liverpool

利姆峡湾 Limfjord

希尔希荷尔姆 Hirschholm

希尔兹 Shields

希腊 Greece

吕内布克荒地 Lüneburg Heath

吕岑 Lützen

吕根岛 Rügen

芬玛克 Finmark

芬德济萨 Vendsyssel

芬德鲁普 Finderup

君士坦丁堡（现名伊斯坦布尔）

Constantinople (Istanbul)
纳尔瓦 Narva
沃尔姆斯 Worms
汶岛 Hven I.
里伯 Ribe
但泽（现名格但斯克）
Danzig (Gdansk)
彻奇尔河 Churchill River
劳恩布尔克 Lauenborg
坎特伯雷 Canterbury
佛雷德里夏 Fredericia
贡德斯特鲁普 Gundestrup

八 画

罗马 Rome
罗斯托克 Rostock
罗斯基勒 Roskilde
罗森堡 Rosenborg
波尔塔瓦 Poltava
波希米亚 Bohemia
波的尼亚湾 Gulf of Bothnia
波恩荷尔姆岛 Bornholm
法耳彻平 Falkoebing
法耳斯特岛 Falster
法耳斯特博 Falsterbo
法罗群岛 Faroe Islands
林第斯法恩 Lindisfarne
林斯特德 Ringsted
林德尼西 Lyndanisse
耶耳姆岛 Hjelm
耶林 Jelling
耶姆特兰 Jämtland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迪特马希 Ditmarshes, the
迪博耳山 Dybboel Hill
锡兰 Ceylon
委内瑞拉 Venuzuela
易北河 Elbe
英吉利海峡 Channel, the
果特兰岛 Gotland
欧登塞 Odense
明斯特 Münster
欣默兰 Himmerland
松德海峡 Sound, the

九 画

哈兰 Halland
哈里季 Harwich

哈拉尔德斯特德　Haraldsted
哈德斯累夫　Haderslev
哈默尔斯胡斯　Hammershus
科尔贝克(科沃布热克)
Kolberg (Kolobrzeg)
科尔塞　Korsoer
科耳林胡斯　Koldinghus
科隆　Cologne (Köln)
洛兰岛　Lolland
洪利贝克　Humlebaek
胡苏姆　Husum
柏林　Berlin

十　画

诺夫哥罗德　Novgorod
诺兰　Nordland
诺尔弗克　Norfolk
诺累波特　Noerreport
诺曼底　Normandy
诺森布里亚　Northumbria
格吕克施塔特　Gluckstadt
格吕克斯堡　Glucksburg
格陵兰岛　Greenland
格雷德荒地　Grade Heath
索勒　Soroe
索堡　Soeborg
埃斯伏尔　Edisvoll
埃斯堡　Esbjerg
埃德尔河　Eider River
荷兰　Holland
荷尔斯泰因　Holstein
特兰基巴尔　Tranquebar
特雷勒堡　Trelleborg
高卢　Gaul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夏弗特斯堡　Shaftesburg
爱沙尼亚　Estonia
桑基耳马克　Sankelmark
莱斯科夫荒地
Lyrskov Heath
海德比　Hedeby

十一画

维也纳　Vienna
维切利　Vercellae
维尔京群岛　Virgin Islands
维莫塞　Viemose
维堡　Viborg

维斯比 Visby
维斯特维格 Vestervig
维滕堡 Wittenberg
勒讷 Roenne (Rönne)
勒讷比 Ronneby
勒罗斯 Röeros
萨耳林 Salling
萨汤胡 Sutton Hoo
萨克森 Saxony
累发尔（塔林） Reval (Tallinn)
累塞岛 Laesoe I.
基尔 Kiel
梅克伦堡 Mecklenburg
菲英岛 Funen I. (Fyn I.)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康斯堡 Kongsberg
隆德 Lund
鹿特丹 Rotterdam

十 二 画

斯文堡 Svendborg
斯卡讷堡 Skanderborg
斯卡诺厄 Skanoer
斯卡晏角 Skaw (Skagen)
斯托马恩 Stormarn
斯伏耳德岛 Svold
斯特拉尔松 Stralsund
斯塔姆弗德桥 Stamford Bridge
斯堪尼亚 Scania
斯德丁（什切青） Stettin (Szezecin)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奥尔胡斯 Aarhus
奥尔堡 Aalborg
奥尔登堡（奥耳登堡） Oldenburg
奥古斯滕堡 Augustenborg
奥地利 Austria
奥克尼群岛 Orkney Is.
奥得河 Oder River
奥塞耳岛（萨烈马岛） Oesel (Sarema)
博胡斯伦 Bohuslen
博格卢姆 Boerglum
博恩赫弗特 Bornhoeved

博雷斯荷尔姆　Bordesholm
森讷尤兰（日德兰南部）
Sønderjylland　(South Jutland)
森讷堡　Soenderborg
腓德烈纳哥里　Fredericknagore
腓德烈斯霍耳　Frederikshald
腓德烈斯堡　Frederiksborg
黑海　Black Sea
黑塞勒格　Hesselager
温契斯特　Winchester
温德兰　Wendland
提尔西特　Tilsit
鲁那　Luna
散威奇　Sandwich
策勒　Celle
葡萄牙　Portugal
塔斯特鲁普　Taastrup
普鲁士　Prussia

十 三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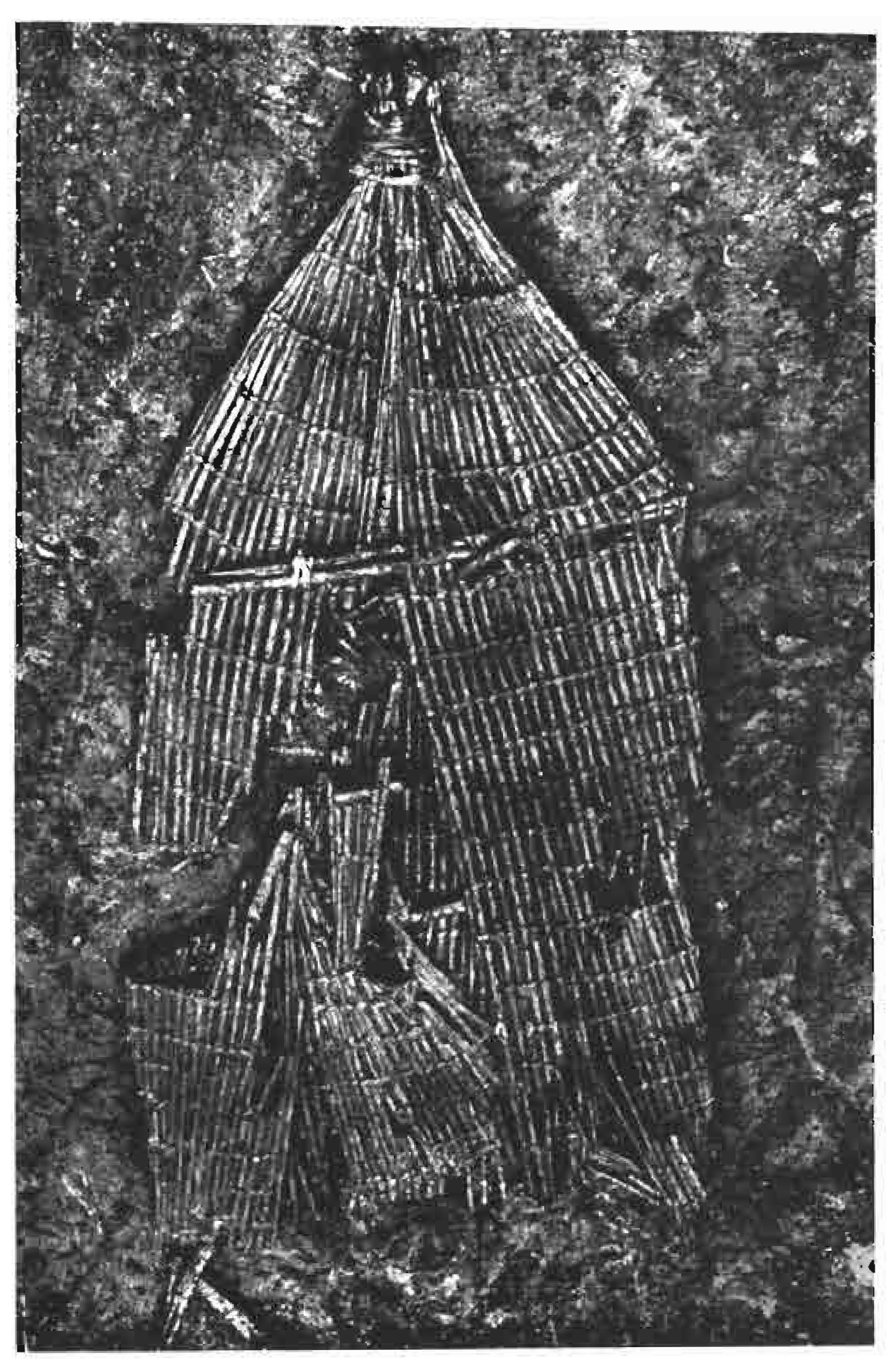
塞弗克　Suffolk
塞纳河　Seine
福德维格　Fodevig

十 四 画

赫尔辛堡　Hälsingborg
赫耳果兰岛　Helgoland, the island of
赫德尔　Härjedal

十 六 画

霍尔森斯　Horsens
默恩岛　Möen (Møn)
橄榄山　Mount of Olives



在一个沼泽里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柳条编的鱼笱。今天丹麦渔民所编的鱼笱与此完全同一类型。



（上图）用圆锯施行过手术的石器时代人的头盖。手术是成功的，但骨头没有愈合。

（下图）丹麦森林猎人用飞去来器打猎。





在坟丘里发现的青铜时代的服装的复制品：线裙、罩衫和腰带上的圆盘。



具有船只模拟图案的青铜时代的剃刀。

在日德兰半岛发现的凯尔特人用作祭品的大银壶的细节部分，图示：凯尔特人的有角的塞农努斯神像。





在日德兰半岛上托隆德的泥炭地里发现的大约是耶稣诞生时的尸体的头部。



在加利胡斯发现的金号角。它们在被偷走前保存于王家宝库。这是取自王家宝库金号角的旧图片。



耶林的北欧古字大石碑，其正反两面刻有基督像以及一头狮子同一条蛇扭斗的图景。这些北欧古字是："国王哈拉尔德（青齿王哈拉尔德）为父戈姆及母赛拉而立此碑。征服整个丹麦和挪威并使丹麦人成为基督教徒的哈拉尔德立"——在大石碑后面，可以看到戈姆为他的妻子赛拉树立的一块小耶林石碑。





（上、中图）海盗时代用木料和镀金青铜做成的马轭（？）（mane-chair）及其青铜头之

（下左图）梭尔锤和基督教十字的铸形——银匠为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们备办的。

（下右图）梭尔的崇拜者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的银梭尔锤。





在日德兰半岛上奥尔堡的海盗时代的墓地。这些墓都是“船家”，也就是说，墓石都是按船形排列的。



北欧人的王和王后——在苏格兰刘易斯岛上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工艺品：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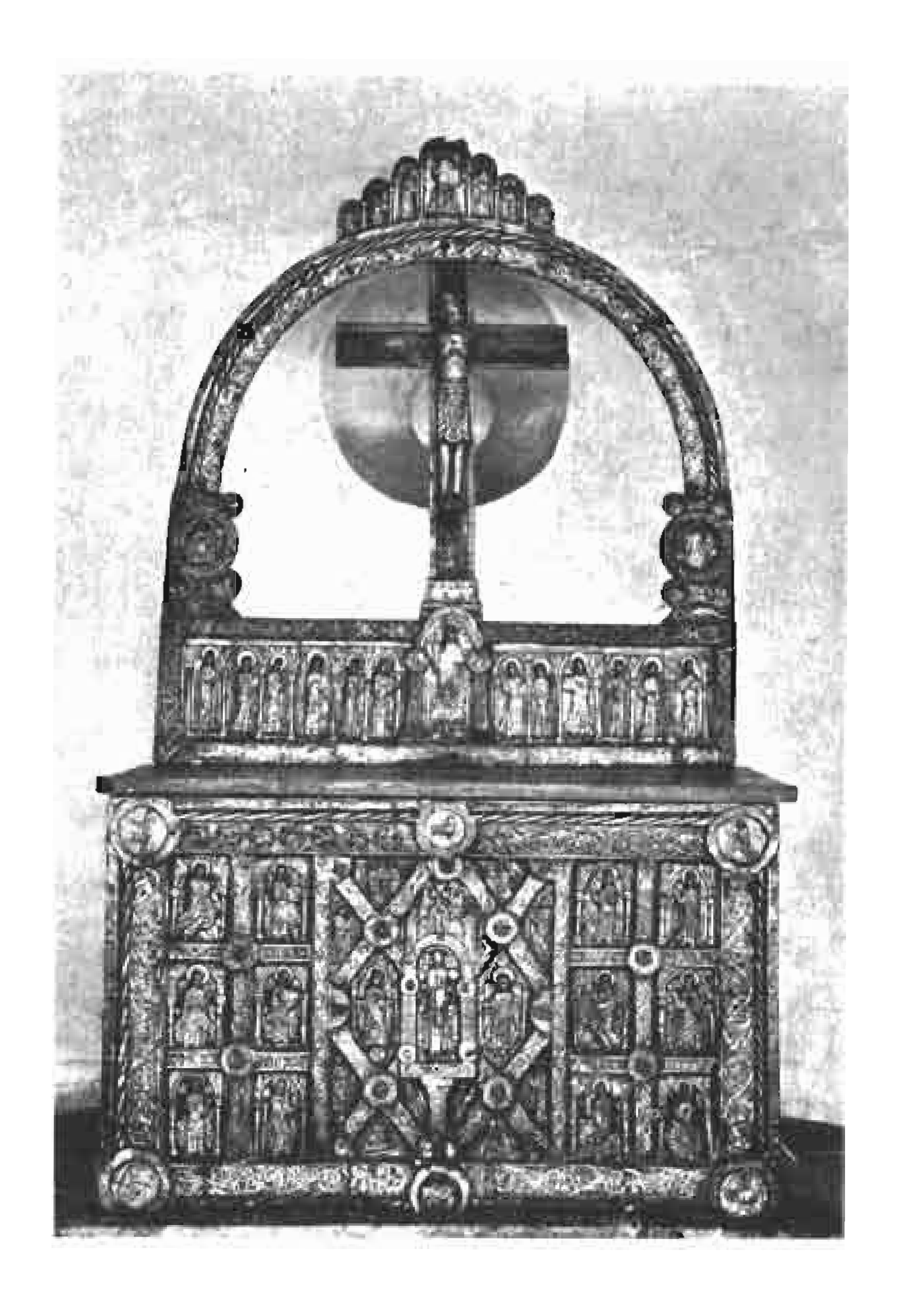
在日德兰半岛的一座海盗时代的墓中发现的丹麦镶银手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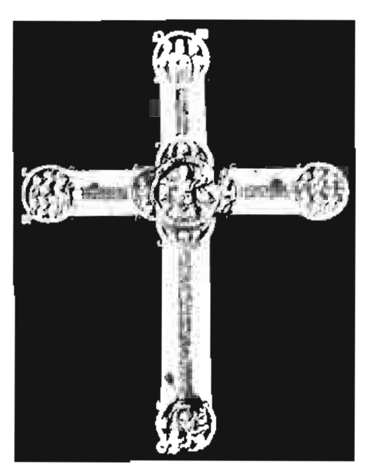


（上图）圣米迦勒与龙——日德兰半岛斯塔鲁普教堂的花岗石浮雕品。



（下图）菲英岛纳勒·阿耳斯勒夫教堂的花岗石洗礼盆。在丹麦原有的国土上，有近二千个早期中世纪的花岗石洗礼盆尚待发掘。





（上图）日德兰半岛利斯布耶格教堂的包有镀金铜箔的橡木圣坛。丹麦工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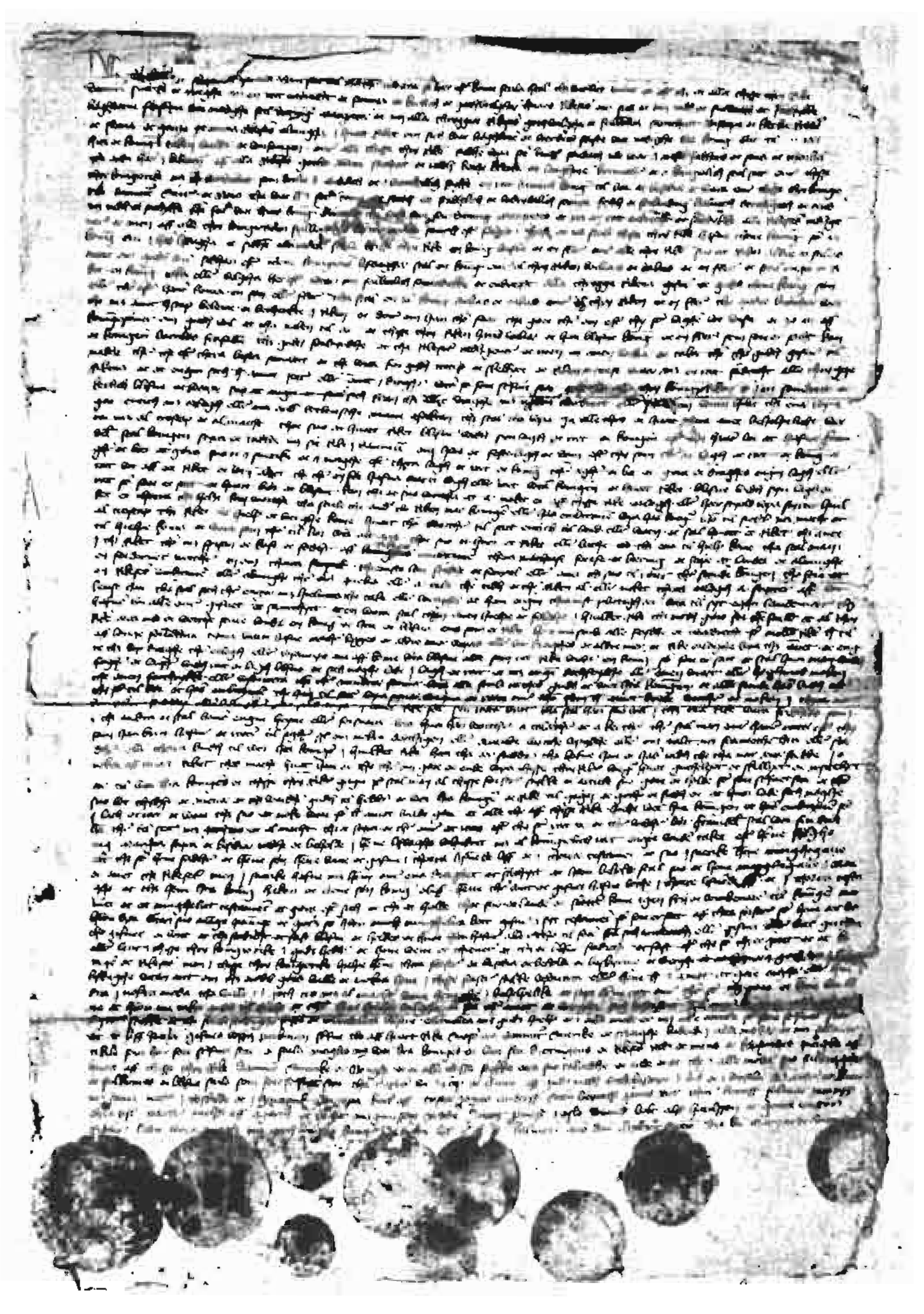
（下图）曾属于斯汶·埃斯特里德森的女儿冈希尔德的象牙十字架。



西兰岛塞比教堂的壁画。一些比较古老的丹麦壁画是按照拜占廷式的风格画的。



在中世纪，许多教堂里建有天花板顶拱；后期的丹麦壁画生动活泼，是故事体裁。部分地为拱形结构所遮住的墙上的图画，比较古老。这是默恩岛凯耳德比教堂。



“卡耳马文书”，这是形成 1397 年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卡耳马联盟的基础的文件。



克里斯托弗伯爵死于其父瓦耳德马·阿特达格之前，并安葬在罗斯基勒大教堂。





（上图）克里斯田一世在1474年旅途中，从意大利佣兵队长科利奥尼的一座城堡马尔佩格出发。这是在马尔佩格的稍后时期的壁画。

（下图）圣乔治与龙——为纪念1471年10月10日瑞典在布朗切堡的胜利，在斯德哥尔摩的斯托基尔卡大教堂里建立的纪念像。





（上图）国王汉斯建立了欧洲第一支国家舰队，这些船只与稍后时期的这块花毡上的船只大体属于同一类型。

（下图）克劳斯·伯格在欧登塞大教堂的祭坛雕刻”上刻画的圣徒像



（上图）一个圣餐台的正面图，图示：带有讲道、洗礼和路德教圣餐的经过改革的新礼拜仪式。156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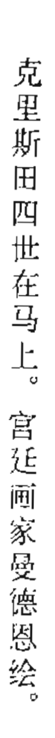
（下图）天主教的圣坛银杯，大约制于 1475 年。





（上图）文艺复兴时期丹麦的欢乐情景，取自为克朗堡城堡而织的一条花毡。

（下图）女王伊丽莎白赠给腓特烈二世的嘉德和圣乔治勋章的链条。于罗森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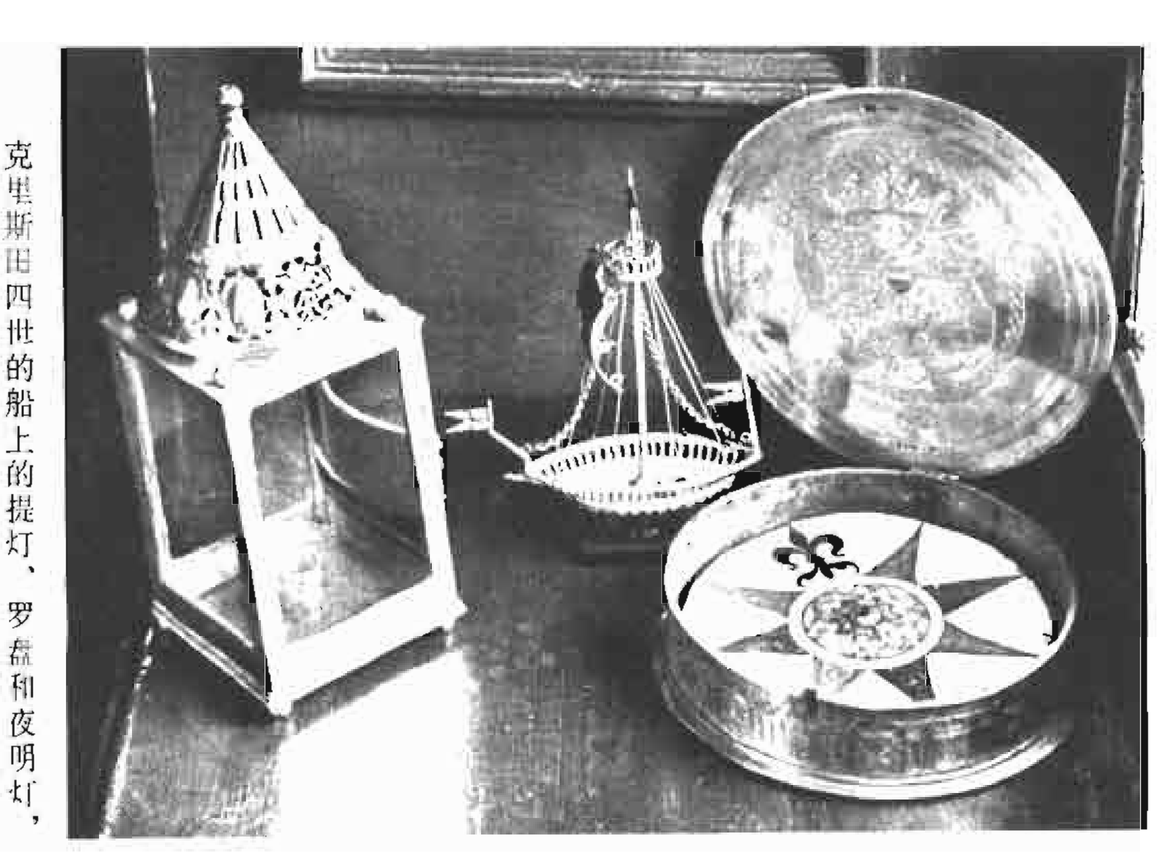
克里斯田四世在马上。宫廷画家曼德恩绘。



在挪威古布兰斯达尔谷地克林根城建立的纪念碑。挪威的农民曾于1612年8月26日在这里打败了苏格兰雇佣兵。



克里斯田四世时代的房间（天花板是稍后时期的）。四周墙上都是荷兰画。罗森堡。



克里斯田四世的船上的提灯、罗盘和夜明灯，都是银制的。罗森堡。



兰格兰岛农庄的门，上面有一些瑞典战争时期的弹孔。

这座门大约画于 1600 年，附有一首诗，叙述瑞典士兵如何击垮此门，如何把一位孕妇撵到草荐上并且胡作非为；但蒙上帝保佑，敌人在菲英岛尼堡战役中受到了公正的惩罚。国立博物馆。



发动斯堪的纳维亚大战的四位国王：丹麦的腓特烈四世，俄国的彼德大帝、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和波兰的铁腕奥古斯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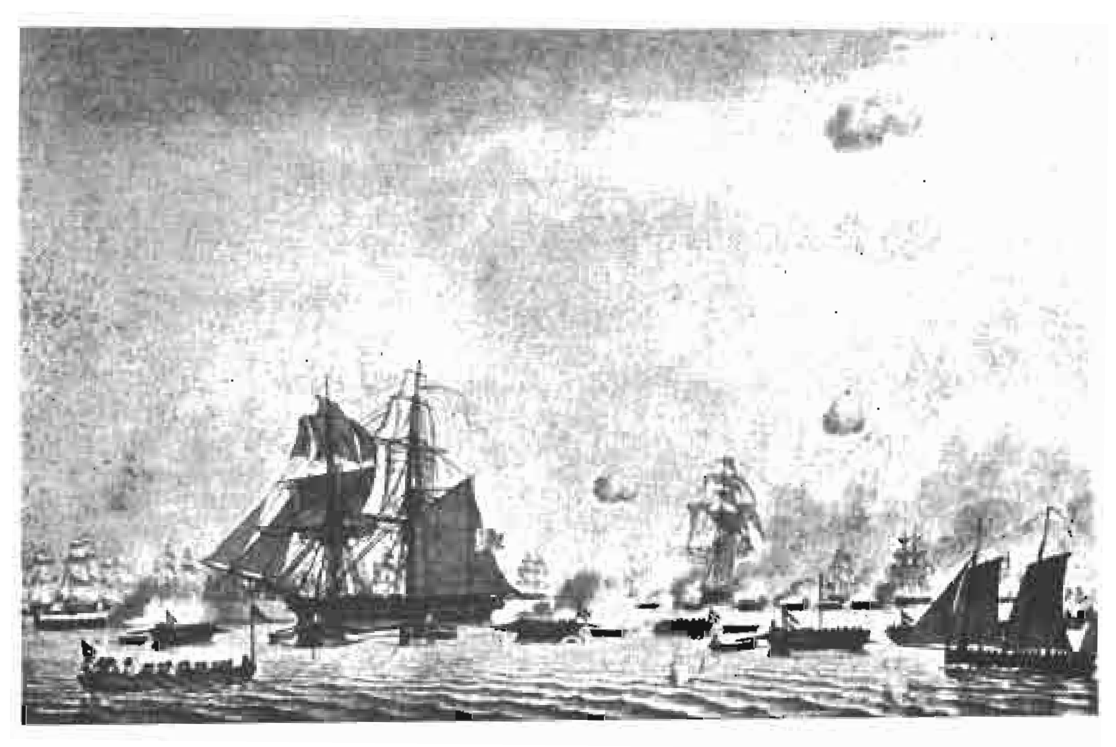
（上图）丹麦的二桅船“洛根”号（即“律令”号），在维尔京群岛中的圣托马斯岛的海面经过一场激烈的交战之后，迫使两艘英国船溃逃。18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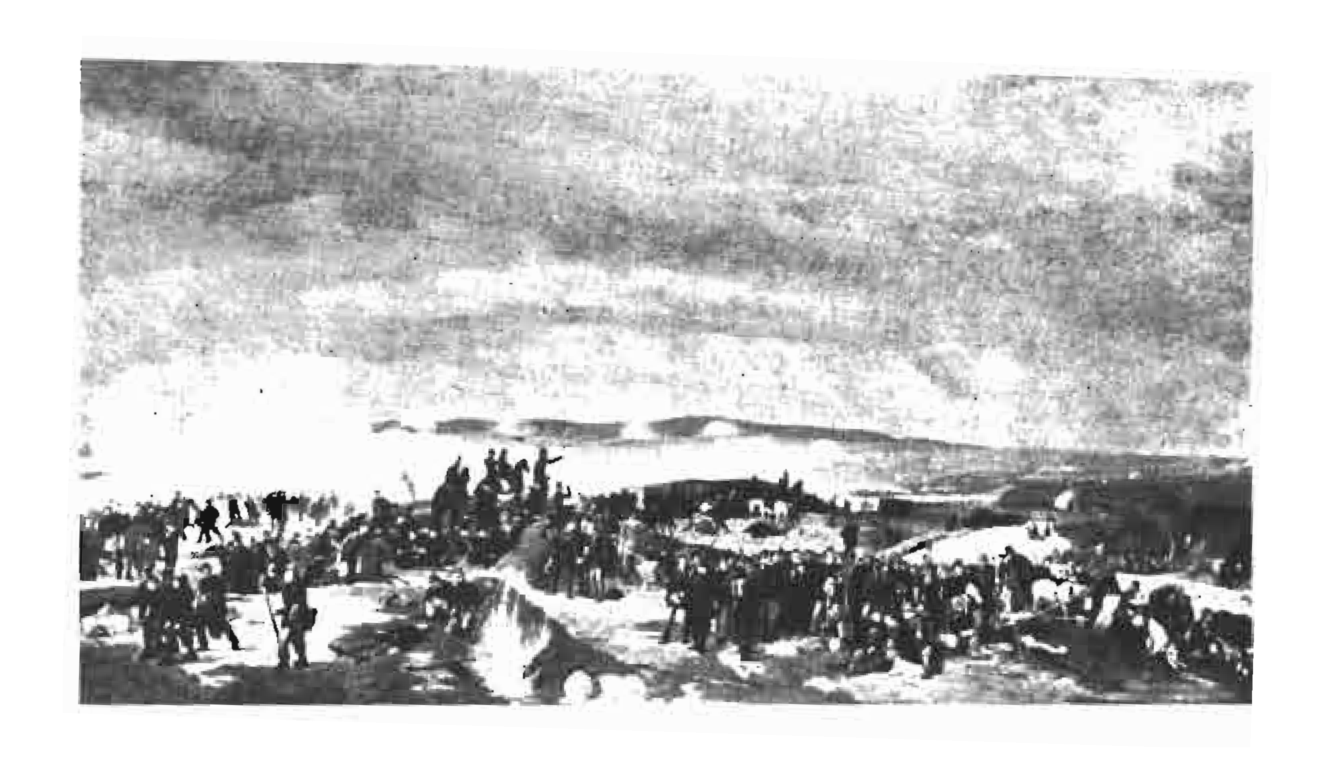
（下图）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于 1590 年捐赠给哥本哈根大学的银杯，此杯在 1807 年英国炮轰期间烧毁该大学时给熔化了。国立博物馆。



1807年在森讷马克的苏格兰人营地　他们带着妻子和儿女



在 1807 年至 1814 年的战争年代正在袭击一支英国护航队的丹麦炮舰。



（上图）1850 年伊斯特德之战。

（下图）厄尔息、诺耳的松德海峡海关钱箱。现存于哥德堡陈列馆。





1863 年从丹内维尔克的退却中推拉着大炮的丹麦士兵。
西蒙森画腓德烈斯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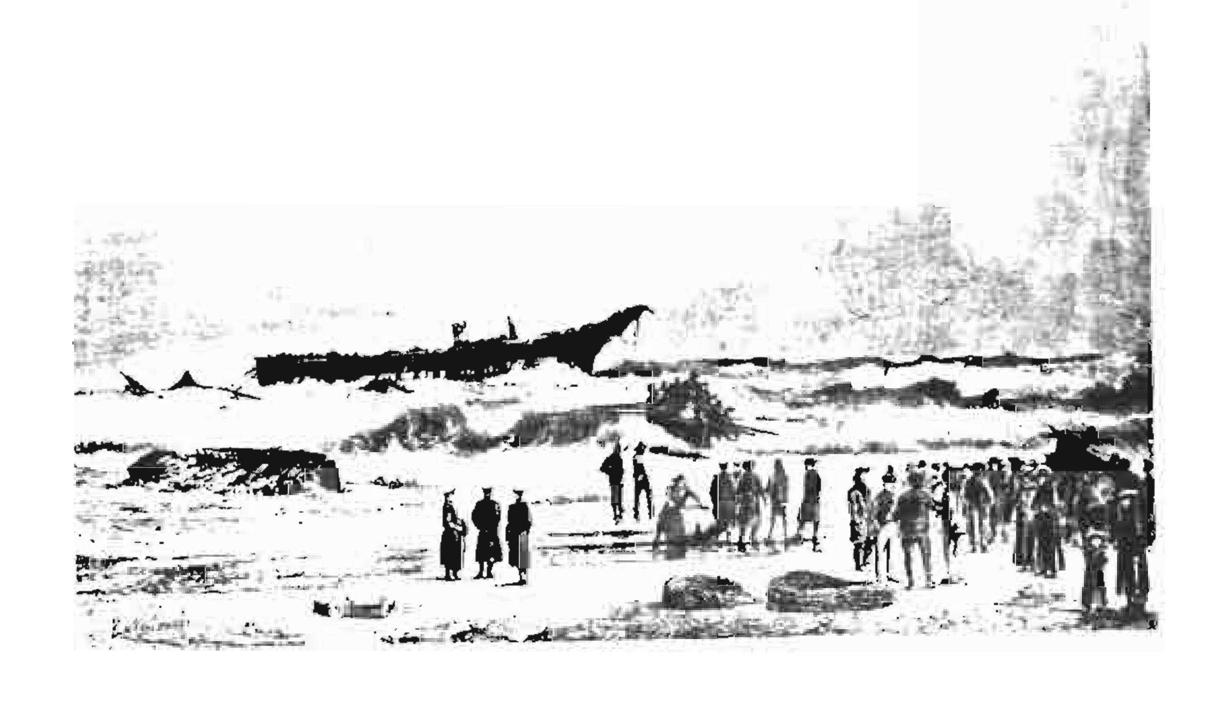


1864 年 4 月 18 日袭击之后迪博耳的堑壕。德国人摄。

(上图）两个格陵兰人。1724 年画于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



（下图）1868 年俄国海军巡洋舰“亚历山大·纽斯基”号在日德兰半岛西海岸触礁，七百二十二人得救。当代木刻画。





王族在弗里敦斯堡。在前排有国王爱德华七世，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国王克里斯田九世。



阿斯科夫“平民中等学校”的一次会议。



1917 年 3 月 31 日丹麦国旗正在圣托马斯岛被扯下来。左边是丹麦海军陆战队：右边稍成斜行的队是美国人。



国王克里斯田在 1920 年石勒苏益格北部与丹麦重新合并时，会见一些勇敢的石勒苏益格北部的退伍军人。



不顾德国人的占领，每天早上克里斯田十世依然独自一人骑着马通过哥本哈根的一些街道。

空中是一架德国飞机。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帕利·劳林是丹麦的资产阶级作家、历史学家。先后著有《维铁里乌斯》、《公民亚历山大》等历史小说和《丹麦游记》。关于帕利·劳林的历史著作，除本书外，尚有1968年出版的作为广播用的《丹麦史》。

本书是一部叙述丹麦从远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概况的简明通史。作者对丹麦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宗教、艺术以及文教卫生各方面的历史发展，都作了轮廓式的描绘与重点的述评，特别着力于说明航运业、渔业在丹麦的经济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作者在论述国内政治斗争的同时，还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对丹麦两次抗英战争以及丹麦与英国新老关系的叙述非常细致、生动。对人民群众为生活与生存而作的斗争、政教冲突和考古文物，也作了一些介绍。书中关于丹麦的国家建立、

民族形成、社会制度变革、科学文化源流等方面的简述，对于我们了解丹麦的过去与现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应该指出，本书也还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它的思想内容反映出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作者公开宣称丹麦国王中没有暴君，极力美化丹麦的帝王将相和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他们歌颂备至，把他们描写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对于丹麦劳动人民，却放在极不重要的地位，即使有时写到劳动人民的活动，也只是放在赞美王公贵人的背景上描写，作为突出王公贵人的陪衬。作者写的是丹麦王朝更迭史，仍然是王朝体系，并从政治改革之“实效”与人民暴动之“无效”两方面宣传丹麦的和平演进及改良主义，从而掩盖并否定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作者叙述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末前后丹麦的资本主义“繁荣”时，大肆渲染资产阶级的“合作社运动”，夸张那种合作社遍及全国，为全体农民共同所有。其实，当时丹麦大部分土地与合作社都被控制在少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手里，而劳动人民大批地无产阶级化，连小私有者也感到

日子不好过。列宁早在《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一文中指出:“丹麦资本家变得愈来愈富,工农则变得日益贫苦。”作者关于历史上丹麦殖民地问题的述评也是抱有阶级偏见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对于当时丹麦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和对殖民地人民的贩卖，总是设法予以开脱，极尽辩护之能事。此外，本书在材料安排上，详远略近，偏重于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丹麦当代状况的叙述过于简单。

本书中文译本，是根据戴维·霍嫩的英译本（哥本哈根赫斯特父子出版公司 1960 年版）转译过来的。书中插图、图片及其标题，均按原书原图译制。关于地图、“英国及丹麦的国王和女王”对照表，也都根据原书的图、表译制。英译本排印屡有错误，凡已发现的，都在中译本中予以改正；重要的问题，中译本已分别加注说明。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与参考，书后附有“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和“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

1973 年 5 月

前　　言

两年前我告诉一位英国朋友，说我正打算写一本供给英国读者阅读的丹麦史。他的意见是：“你的想法很好——但何必为此操心呢？”

在这里，没有必要对海盗远征或千年以前移居到英国去的数不清的丹麦农民和城镇居民作传奇式的引证。是一位英国作家偶然地指出，约莫在公元900年时，四分之一以上的英国居民是丹麦人或丹麦人的后裔，可是这种大量的移入是由农民、城镇居民而不是上层阶级（象事实上为数不多的法国移入者的那种情况）所组成的，结果丹麦人所作出的贡献就或多或少地给忘掉了。更为重要的是:虽在好几世纪中,曾有船只经常不断地往来于北海，可是在公元1000年之后不久,这种交往却突然终止。文化及商务的联系断绝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彼此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各写各的历史。中世纪及近世在英国和丹

麦王室之间也曾有过偶然的婚姻关系，但并没有从而产生两国间的政治或文化的新联系。他们觉察到尽管两国是近邻，但是共同性非常小，彼此简直不了解。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的混乱年代，这些昔日的亲族又在海上相遇——很有点激烈——这对丹麦和挪威来说是一次痛苦的相遇。以后又沉寂下来了，直到十九世纪的后半叶，这时丹麦的贸易又开始沿着北海旧日的航线进行；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对于英国文化生活的兴趣加强了。在这一千年中，这两个北欧的世界——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断绝了联系，发生了许多事情。英国成了一个大强国，英国人变得有远见，惯于向欧洲以外的遥远的地平线注视，注视着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一半以上的英国历史就是写于英国海岸以外；在许多英国人的心目中欧洲只是意味着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危急时还加上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只不过是“在北方的某地”而已。

对那些住“在北方的某地”的人们来说，这是有点难以理解的——这倒不是真的难以理解，因为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无论就历史或起

源来说都各自完全不同。斯堪的纳维亚总是停留在欧洲活动的主流之外，而冲洗欧洲的历史巨浪流到斯堪的纳维亚时，只不过是粼粼微波。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本国历史，以致他们对此总是津津乐道，不感厌烦。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人民说来，这样的想法是非常自然的：自从石器时代以来，他们就世世代代继续生活在北方的这些国土上——只有轻微的移民浪潮涌进来，并为他们所吸收。英国就遭受到完全不同的命运。她是一个古老的国家，起先为古代的不列颠人所居住，为凯尔特人所侵占，继而被罗马人征服、占领达四百年之久，又被盎格鲁人及撒克逊人侵占、征服，然后被丹麦人侵占、征服，最后又为诺曼骑士所侵占、征服——英国人的来源是如此复杂，这就不能指望他们对于那些征服人的民族及部落各自原来的出生地逐一表现出兴趣——这牵涉几乎半个欧洲。丹麦人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于英国的命运所起过的作用不过是微小的一部分，而且是留下了隐隐约约可见痕迹的一部分。千年以前丹麦的西方远征冒险活动，在英国人看来，一定

好象是一段简短、混乱的插曲，笼统地说，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插曲，在语言方面——以及在每个英国人的将近四分之一的气质方面，不管他会怎样忿怒地提出抗议——也许是最为明显的。英国人声称可以吃丹麦的奶油和咸肉，却不愿勉强费神去认真追溯丹麦农民或挤奶人的祖先，这也是合法的。

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民，除开本土人以外，却把英国人当作自己的至亲——这的确不是由于海盗等事，而是因为英国语言、文化、思想、人生哲学以及气质都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到异常熟悉。越过这一千年的时间，直到今天在英国发现有两千多个地名是用斯堪的纳维亚文，其中大部分为丹麦文，这样的事实深使丹麦人具有亲切之感，这是不足为怪的。正如一个丹麦农民在英国作了一次短暂的旅游之后向一个丹麦记者所说的那样，“他们差不多剽窃了我们乡村所有的古老名字——就是不知道怎样发音!”

这对英国人却毫无意义。不管你怎样试图摆事实，关系仍然是一边倒、不平衡的。过去百年中，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于英国历史和文学所表现

出的热烈兴趣，简直得不到英国人对斯堪的纳维亚发生相应的兴趣的反响。这种现象不难解释：斯堪的纳维亚并不是三个强大的国家。英国人用不着了解她们。因而剩下的只是一种说明丹麦人到底是什么样人的愿望（关于愿望我不想多作解释）。本书就是试图这么做的。

我得向戴维·霍嫩先生（他将此书译成了英语）的热情关怀和许多既俏皮又严肃的宝贵意见表示谢意。凡由于我过于固执而没遵循的地方，英国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承蒙哥本哈根英国文化协会杰玛·斯塔克夫人费心为我校稿，深致谢意。彼德·汉森硕士也为我校稿，并引起我一方面注意到一些可争论之点，一方面注意到一些错误，从而使我能够据此予以改正，我也向他致谢。

帕利 劳林

1960年4月于维拉姆